

醒世艷情  
長篇說部

# 海上花魁影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所 版  
有 權

版 再 月 一 年 四 二

點 標 式 新

影 魅 花 上 海

冊 一 裝 洋

角 八 價 定

人 主 盧 桐 者 點 標  
蝶 夢 周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店 總 支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  
路 州 福

！ 歡 較 蒙 之 少 準 檢 信 。 隨 一 且 美 潔 ， 印 對 圖 本  
迎 ， 惠 弊 發 確 貨 添 外 時 ， 定 觀 ， 紙 刷 嚴 書 社  
之 尤 顧 ， 多 ， 照 埠 加 並 價 ， 裝 張 精 格 ； 出  
至 所 比 如 塞 無 數 ， 來 碼 不 劃 並 訂 整 良 ， 校 版

章 簡 購 函 埠 外

帶，由信局。本件不費每書不。因視免票不。外二洋。足有實  
力本購資匯一社，會洋件掛（四）收之油受須（三）收國角十（二）照餘價（一）  
之社書洋款如不掛八另號（四）如不寄，油經如經寄一。票上通郵。以足補寄加  
義無者力購由負有號分加寄如欲將者，不開來如經寄一。票上通郵。以足補寄加  
務代自，書民責遺之。掛奉。號，將者，不開來如經寄一。票上通郵。以足補寄加  
。付均，信任失郵（一）號，將者，不開來如經寄一。票上通郵。以足補寄加  
。付均，信任失郵（一）號，將者，不開來如經寄一。票上通郵。以足補寄加

！ 竭 善 臻 迅 力 涇 河 批 另 展 訂 者 猥 局 託 書 各 本  
誠 惠 供 速 圖 路 南 發 關 營 購 嘉 家 經 籍 種 社  
歡 顧 ， 應 益 檢 口 泗 所 本 業 為 日 許 讀 售 益 標 樣 出  
迎 ， 荷 完 配 。

# 序

青樓乃商業資本社會之產物，無論中外，如同一轍。吾國自純粹之封建社會開始崩潰，商業資本社會萌芽之際，即有管仲治齊，設女閭三百，以安商旅制度之濫觴；秦樓楚館之發生，蓋已二千餘年於茲矣。顧描寫青樓之文學，初不多觀。唐宋說部，元明傳奇，間有取爲題材者，大都將妓女之人格，過於渲染，人物境地，盡出虛構。試問自古青樓女子，如紅拂霍小玉輩，能有私人相傳明鄭若庸作玉玦記，痛敘妓女之薄情，聯致青樓無宿客院中人惡之，乃共餽金求薛近哀作繡繡記，叙李雅仙厚待鄭元和，以雪其事，於是狎客復麇集而至。可知自古妓女薄情者多，揮金如土，不免金盡床頭倚紅偎翠，總是淪落天涯。凡是過來人，莫不飽嘗個中風味。是故描寫青樓文字，以寫實爲重，非特逼真動人，於文學本身上，自有價值；亦且以燃犀之筆，燭照魍魎，使迷戀烟花者，作一富頭捧喝，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惜乎歷代作家，鮮克臻此。迨清乾隆年間，有綠野仙蹤一書出，中敘溫如玉嫖妓受欺事，筆墨橫恣可愛，不過該書係神怪小說，是類描寫篇幅不多，猶未愜人意。矧該書旋即列爲禁書，今之坊間版本，并此不多之妙文，亦有改竄者矣。及光緒初年，慕真山人作青樓夢，乃開青樓小說之鼻祖，顧文筆既枯澀而無生氣，結果又一了却塵緣，同列仙班，不脫傳奇小說之窠臼。迨後十餘年，雲間花也憐儂著海上花列傳，乃一洗舊作家之纏壁虛構，方是青樓社會之現實寫照，文筆生動，描寫逼真，讀之若置身於脂粉窟中。其後同類之小說，紛然而出，如九尾龜等，爲三十年來嗜讀小說者人人所讀之書，其魔力不亞於紅樓水滸二國西遊，第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書，大都隨時掇拾社會新事，作爲題材，情節若斷若續，結構散漫，亦一疵點。是書作者，已佚其姓氏，攷書中事跡，蓋亦成於光緒年間者。其描寫青樓人物之毛髮衣履，舉止口吻，纖毫畢現，且以甘瓊林寶珠宋中金小寶賈書陸蘭芬鄺武林黛玉蕭化金如玉五對妓女相好，作主人翁，結構謹嚴，寫來亦各

具個性，弈弈如牛，卽龜鵝，房葉，幫閑，公差，流氓等，莫不維妙維肖。余尤愛其描寫林寶珠，心腸之毒辣，陸蘭芬，心腸之生硬，可作冶遊之殷鑒。而金小寶，矢志之從良，殉節服毒，亦將妓女墮落火坑之痛苦，舊禮教社會之黑暗，曲曲傳出，其種種非常之行爲，皆係環境實迫所致，非若他書之描寫過於超現實，而近於理想化也。洵爲青樓小說之傑作！余故樂爲標點作序，付諸梨棗焉。民國廿三年桐廬主人識於海上。



# 海上花魅影目錄

- |      |          |          |    |
|------|----------|----------|----|
| 第一回  | 佻達少年怡情風月 | 過時老叟演說烟花 | 一  |
| 第二回  | 宋心明茶坊逢舊友 | 吳耕雨廟內說新聞 | 六  |
| 第三回  | 也是園甘瓊探友  | 知非軒鄆武吃烟  | 一〇 |
| 第四回  | 鬧麵館心明討私債 | 封車行蕭化逞官威 | 一四 |
| 第五回  | 靜安寺義結金蘭  | 迎春坊情留玉佩  | 一九 |
| 第六回  | 甘受萊議謀妓女  | 鄆泮君約聚青樓  | 二六 |
| 第七回  | 吃花酒猜拳行令  | 打茶圍尋事生風  | 三一 |
| 第八回  | 好勇鬪狠搶物傷人 | 排難解紛設席賠罪 | 四〇 |
| 第九回  | 諸把勢傳單斂費  | 衆刀筆鳴保與師  | 四五 |
| 第十回  | 紅綃帳佳人驚異夢 | 白衣庵大士發靈籤 | 四九 |
| 第十一回 | 議梳櫛浪子揮金  | 做媒灼度婆索謝  | 五六 |
| 第十二回 | 燕相硬寫龍船分  | 寶珠初試雲雨情  | 六一 |
| 第十三回 | 賀端陽甘瓊看龍舟 | 作生日寶珠開壽宴 | 六七 |
| 第十四回 | 寶珠偶染風寒疾  | 莫愛亂逞虎狼威  | 七五 |
| 第十五回 | 送花籃蝦蟆打抽豐 | 做喜事度婆收賀分 | 八〇 |
| 第十六回 | 百子堂和尚化緣  | 大雄殿馬披鬪法  | 八四 |

第十七回	寶珠吃醋鬧阿金	蕭化爭風打密子	九〇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賈兄勸友	尋根究底甘姑詢僕	九五
第十九回	倒醬罐姑姪參商	潑醋瓶夫妻反目	一〇二
第二十回	宋心明蓄意納寵	金小寶矢志從良	一〇五
第二十一回	牀頭金盡度婆白眼	夢裏情濃浪子心癡	一〇九
第二十二回	湊盤川甘瓊歸里	借青蚨鄢武結仇	一一四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鬧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一二〇
第二十四回	賄禁卒私鬆刑具	囑經承翻改口供	一二六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娼蘭芬賃屋	爲賭博鄢武遭刑	一三一
第二十六回	贈金釵姊妹喜重逢	修墳墓姑媳爭閒氣	一三七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貧賣女	藍小姑好色勾郎	一四三
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蘭芬探病	意綿綿賈書贈詩	一四七
第二十九回	背盟誓蘭芬另嫁	捲費財如玉還鄉	一五二
第三十回	慶中秋心明染病	燒夜香小寶祈神	一五八
第三十一回	短命郎檢券遺囑	癡情女服毒捐軀	一六三
第三十二回	遵國法罪犯發配	沐皇恩烈婦入祠	一六九

# 海上花魅影

## 第一回

佻達少年怡情風月

過時老叟演說烟花

詞曰：

「慣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翠偎紅；年來迷戀綺羅叢，受盡粉頭欺哄。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走西東；百般  
恩愛總成空，誰識烟花如夢？」

右調西江月

話說東周列國時，管仲治齊，設女閭三百，以安商旅，原爲富國便民而起，孰知流毒四海，歷代相沿，近來竟至偏處有之。上海俗尚繁華，花街柳巷，楚館秦樓，遠勝蘇杭，江甯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戀烟花，蕩產傾家，損身喪命；自己不知悔過，反以甯在牡丹花下死，從來做鬼也風流，強爲解說。雖是禁令森嚴，亦有賢明府縣，頒示禁止，無如俗語說得好，龜通海底，任憑官府如何嚴辦，這些開清門渾名堂的人，却有這手段，可以將衙門內幕友官親門印，外面書差，打通關鍵。這破費些銀錢使費，也不過是算紙上談兵，虛演故事而已。但凡人家子弟，到了十五六歲，出了書房之時，全仗着父兄家中管教，第一擇友要緊。從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子弟，若能交結良朋佳友，可以彼此政磨，勤讀詩書，謀幹功名，顯親揚名，士農工商，各自巴結，亦有興家業，創基產。倘若遇不務正業朋友，勾引嫖賭，家裏上人，又溺愛他的，不甚稽查，更有種不知上人創業如何艱難，只顧自己揮霍，日漸學壞，必致成爲下流。賭博的「賭」字雖壞，尙是有輸有贏，獨有「嫖」之一字，爲害非輕。在下曾經目覩，有那些少年子弟，仗着父兄撐有家資，到了十六七歲時，愛穿幾件時新華麗衣裳，起初無非在十里洋場，三朋四友，吃吃喝茶，在跌博籃子上面，跌些盜器果品，頑意物件，看見四馬路書寓裏邊，出來的女妓，坐了轎子，或有已梳頭的，

也有未梳頭的，也有男裝的，旗裝的，也有廣東裝，東洋裝的，又有髦兒戲，唱書場，笛韻悠揚，歌聲嫵娜，引得這些子弟青年，心癢難熬。因此大家商議，雇輛馬車，追隨於後；這還算是眼望，不過破費些銀錢飲食，尚不至于大害。最怕內中偶有一人，認得這些門戶，引着他們一進了門，打了一二個茶圍，漸漸熟識，擺酒住廂，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那些烟花粉頭隊裏，他有那些花言巧語，將你銀錢騙哄到他腰裏，騙得你將家中妻子，視為陌路，疑惑這些粉頭，可以天長地久。還有可笑的事，家中父母叫兒子做件事，買件衣物，還要說得沒得閒，每有許多推托；若是相好的粉頭，放下差來，要甚衣裳首飾，縱然沒有銀錢，也要百般的設法挪借，立刻辦了送去，以博歡心。誰知那些粉頭，任憑你將差事應了送去，從來沒有一人說過好的。若是衣服，必是說裁料顏色不好，身份花邊不好，或是長了，或是短了；若是首飾，又說是金子顏色次了，銀子成色醜了，花樣不時式，金燒的不好，翠點的不好，簪子長了短了，手鐲圈頭大了小了，兜索子瘦了肥了，耳挖子輕了重了——真所謂將有益銀錢，填無窮之慾壑。人家養的兒子，到了長大的時節，縱然不學好，不務正，做錯了事件，就是父母也不忍輕易動手就打，開口就罵，任憑怎樣氣壞了，說幾句，罵幾句，有的那忤逆兒子，就要回言回語。獨有在這頑笑場中，被這些粉頭，動則扭着耳朵，打着罵着，掐着咬着，還是笑嘻嘻着，假裝買溫柔，說甚麼打情罵趣，生恐言語重了，惱了這些粉頭，就沒有別處頑笑了。世間的人，若能將待相好粉頭的心腸，去待父母，要衣做衣，要食供食，打着不回手，罵着不回言，可算是普天世間第一個大孝子了。還有些朋友，只知終日迷戀烟花，朝朝擺酒，夜夜笙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顧。真是外面搖斷腿子，家裏餓斷腸子。常在花柳場中，貪戀粉頭，在外住宿，忘記家中妻子，獨宿孤眠。有那賢淑的婦人，不過自怨紅顏薄命，悶在心裏，在人前不能說丈夫不是，因為要顧自己賢名。還有那種不明大義的婦人，因丈夫在外貪玩，等他丈夫回家，見了面，就同丈夫吵鬧，百般咒罵，尋死覓活。更有那種不識羞恥的下賤婦人，他說丈夫在外玩得，他在家裏也頑得，背着丈夫做下許多瀆上桑間，傷風敗俗的事來；被人前指後戳，說

甚麼賣花錢兒買花帶。殊不知在這些地方，初落交之時，銀錢又揮霍，差事又應手，這些粉頭，就百般的奉承，口裏說刻刻難離，也有要跟着住家，也有要從良，恨不同生共死。及至你還坐他家房裏，那邊房裏來了別的客人，他們也是這等言語。還有那聰明能幹的朋友，用盡無限機謀，也不知費了多少良心，弄了洋錢來，輸心服意的送與這粉頭受用；他又明知這粉頭都是花言巧語，灌的迷湯，哄騙人的銀錢，他偏說是這些粉頭，同天下人皆是灌的迷湯，惟獨與我是真心實意。若不這樣想頭，人又不是癡獸，怎肯甘心，將銀錢與他們受用？這些地方，不拘你用過多少銀錢，到了你沒銀錢的時候，或是欠下銀錢，或是差末應手，這些粉頭，就變了面孔，將平日那些恩愛，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一般的冷眼相看。連那些內外場，也是這般勢利。莫說沒有銀錢，被那些粉頭譏笑，就是身上衣服稍爲褻褻，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更有一種蜜臉，爲了一個粉頭，吃醋爭風，甚至打架吵鬧，動刀動槍，弄出事來，跪官見府；還有在這些地方得罪了官親幕友，或是遇見官府查夜，拿去了，問了笞杖徒流罪。這些粉頭，不拘與你何等恩愛，見你鬧出事來，他不是捲捲資財，回歸故里，就是另開別的碼頭，做生意去了；弄下禍來，讓你一人擔當，他竟逍遙事外。還有許多朋友，在這地方浪費銀錢，還是小事；只因平日在這粉頭身上，不肯多用銀錢，枕席間，又取這粉頭厭惡，惹下一身風流果子，楊梅結毒，魚口疔瘡，輕則破頭爛鼻，重則因毒喪命。有些公門朋友，以及把勢光棍，平時在這些地方，倚勢欺壓，吃白大花酒，住白大廂。這些粉頭，懼他威勢，明是極力奉承，暗則含恨在心；若能接着上憲幕友，委員官親，告個枕頭狀子，送個訪案，及至捉拿到官，還不知禍從何起。正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試問貪戀烟花，有幾人遇見女妓，倒貼銀錢，或是帶些錢財，跟人從良，莫說近日絕無這等便宜事情，就是萬中出一，竟有個粉頭帶了若干金錢，跟你從良，也要想想他是將父母遺體換來的銀錢，如今既將身體伴你，又用他的銀錢，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婦兒女，於是貼人銀錢，陪人睡覺，跟着別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如今嫖之一字，有這許多損處，却沒有一件益處。那知還有比嫖之一字

爲害更強！目下時風，大興鴉片烟，在頑笑場中，更是通行。但凡頑友到了這些地方，不論有癮沒有癮，會吃不會吃，總要開張烟燈，喊個粉頭，睡下來代燒。那有癮的，不必說了。那沒癮的，藉着開了燈，來同這粉頭說說笑笑，可以耽擱一刻工夫。今日吃這麼一口二口，明日吃這麼三口四口，不消數日，癮已成功，戒斷不得。這是一世的大累，要到除死方休。豈不是害中又生出害來？在下也因幼年無知，性耽遊蕩，在這些烟花寨裏，迷戀了三十餘年，也不知見過多少粉頭，與在下如膠似漆，一刻難離；也不知罰了多少海誓山盟，也有要從良跟我，也有跟着住家，將在下下的銀錢，哄騙過去；也有另自從良，也有席捲資財，回歸故里；也有另開別處碼頭去了。從前那般恩愛，到了緣盡情終之日，莫不各奔東西；因此把這頑笑場中，看得冰冷，視爲畏途；曾作了七言律詩一首道：

迷魂陣勢豈平康？

埋伏多般仔細防！

柳織花旖威莫敵，

輕刀辣斧勇難當；

頻舒笑臉勾魂魄，

輕啓朱唇吸腦漿。

陷入網羅誰打破，

能征莫若不臨場。

這日閒暇無事，偶到郊外閑步。忽然想起當日烟花寨內，那些粉頭，與在下那般恩愛；越想越迷，信着脚步，不知不覺，走到一個所在。遠望一座險峻高山，怪石嵯峨，順着山根，有一道萬丈深潭，波濤滾滾，一望無際。由着潭邊，行到高山脚下，只見有一塊五尺多高的石碣，立於山根。石碣上鐫有六個大字，凝神細看，是「自迷山，無底潭」。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遂扳藤附葛，步上高山，曲曲折折，行了數里，只見山頭上有許多參天古樹，有兩位老叟，對面坐在一棵大樹根上。一位鶴髮童顏，仙風道骨；一位是髮白齒脫，面容枯槁。手裏捧了一部不知甚麼書籍，兩人正在那裏一同觀看。此時在下走得足酸腿軟，又不識路徑，向着二位老叟施禮問道：「二位老丈，在下因迷失路，望祈二位老丈指示，前面是怎麼所在？」只見那鶴髮童顏的，舉首一望道：「前途遠大，後路難期；問爾自己，何須饒舌！」在下聽得言語蹊蹺，忙又施禮道：「敢問二位仙長法號，高壽？這裏是何洞府？所覽是何書籍？」那鶴髮童顏的道：「吾乃月下老人，經歷了不知多少甲子，原居上界，職掌人間婚姻。但凡世間男女，未

會配合之先，先用赤繩繫足，故而千里姻緣，全憑一線。吾因憐念下界，那些愚男蠢婦，前世種有夙緣，今生應當了結；或係三年五載，或係一年二度，吾一片婆心，總代他們結了緣頭，成全美事。不意從此釀出許多傾家喪命，傷風敗俗的事來。因此上帝噴怒，將我譴貶在此，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慾，方准吾復歸仙界。因在山中閒暇無事，常同這個老兒，盤桓盤桓。」那髮白齒脫的道：「吾姓過，名時字來仁，乃知非府，悔過野人也。年尚未登花甲，只因年幼無知，誤入烟花陣裏，被那些粉頭，舌劍唇槍，軟刀辣斧，殺得吾骨軟精枯，髮白齒脫，幸吾祿命未終，逃出生魂，看破紅塵，隱居於此。晝長無聊，將向日所見之事，撰了一部書籍，名曰『夢遊上海名妓爭風傳』。今日攜來，與吾老友觀看消遣，不期遇見爾來。」在下復又問道：「還要請問仙長，此書是何故事，出自何朝，敢乞再爲明示。」過來仁道：「若問此書，雖曰爭風傳，不涉邪淫，非比那些稗官野史，皆係假借漢唐宋明，但凡有個忠臣，必有個奸臣，設謀陷害，甚麼外邦謀叛，美女和番，擺陣破陣，鬧妖鬧怪，還有各種豔曲淫詞，不是公子偷情，即是小姐養漢，丫環勾引，私定終身，爲人阻撓，不能成就，男扮女裝，私自逃走，或岳丈岳母嫌貧愛富，另對高門，逼寫退婚，買盜裁賊，屈打成招，劫獄劫法場，在到了危急之時，不是梨山老母，就是太白金星前來搭救，直到中了狀元，點了巡按，欽賜上方寶劍，報恩報怨，千部一腔。在作書者，或是與人有仇，隱恨在心，欲想敗壞他的家聲，希圖洩恨，或是思慕那家妻女，未能如心，要賣弄自己幾首淫詞豔曲，做了許多演義傳奇，南詞北曲。那些書籍，最易壞人心術，殊於世道，大爲有損。今吾此書，是我眼見得幾個人的真情實事，不增不刪，編敘成集。今方成書，湊巧遇見爾來，諒有夙緣。吾將此書贈爾，帶了回去，或可警迷醒世，切勿泛觀。」說畢，將書付與在下。那時亦未及檢閱看視，就籠於衣袖之內，轉眼之間，一陣清風，那二叟不知何處去了。趕忙望空拜謝，仍由舊路下了高山，到了潭邊，那知不是先前那樣荒涼，兩岸皆植花柳，綠綠紅紅，見有許多房室。又有許多粉頭，翠袖紅裙，抹粉塗脂，將在下請到房間裏面，粉頭燕語鶯聲，扭扭捏捏，也有要首飾的，也有要衣服的，也有要銀錢的，也有要玩



物的，也有陪着吃酒的，也有留着住夜的。不由的情難自禁，同着一個麗色佳人，共入羅幃，翻雲覆雨，直睡到紅日東升，方才醒來。睜眼一望，那裏有甚麼房舍，有甚美女，只見睡在荒郊，身旁邊睡了一個白骨骷髏，嚇得在下，一聲大叫，驚醒來，却是一場異夢。惟覺衣袖中有物，取出一看，乃是一部書籍，面上寫着青樓魅影四字，不覺詫異；揭開書來觀看，見有四句寫道：

胡爲花魅影？盡是荒唐話。或可醒癡愚，任他笑與罵。

但不知這部書敍的些甚麼人，做的些甚麼事，看官們若不厭絮煩，慢慢往下看去，自有分解。

## 第二回 宋心明茶坊逢舊友 吳耕雨廟內說私情

話說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有一人姓宋，名中字心明；祖父宋元，府學廩生，父親宋同，中式武舉。宋中幼時溺愛讀書，未成，身體又生的瘦弱，不能習武，祖父代他援例捐職，從九品娶妻杜氏，尚未生育。宋中爲人，生得刁滑，性耽花柳，終日游蕩，仗倚祖父威勢，慣放火債，總是九折加二，八折加一，利息又交結了一班狐羣狗黨，捉賭擠娼，搭抬訛詐，無惡不作。到了二十餘歲時，奉臬憲行文上海縣訪拿收禁，他祖父父親不知尋了多少門路，化了不少銀錢，纔將宋中從輕革去從九品銜，問擬徒罪，徒配蘇州府常熟縣安置。三年徒滿釋回，祖父宋元已故。宋中拜見過父母，與妻子杜氏相見，謝其數年侍奉翁姑，一番辛勤，杜氏還禮，各訴別後離情，悲喜交集，家中擺了酒食，骨肉團聚，過了數日，宋中與妻子杜氏商議，將家中衣飾折變了些銀兩，依然又放火債，所得利息，足可過活。宋中本是游蕩慣了的人，每日仍是在外交結三朋四友，正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他所結交之人，無非那些慣放火債，以及眠花宿柳那一班好友。這一日午後，正同海防廳衙門清書賈書，海關差役鄒武，在廟裏四美軒茶館，一桌吃茶閒話，你言我語，總是談些花柳場中。這個說是那個堂名裏某校書，某先生，人品好，那個說是那個

巢子裏某妓女某先生酬應好那個又說是某先生的大曲唱得好某書場某先生小曲唱得好某里內某先生西皮二黃唱得好某班中某先生戲串得好某堂名某先生酒量好某妓寮某先生臺面好某書寓某先生拳豁得好某住宅某先生床鋪好三人正說得高興只見茶館之外走進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少年人雪白圓臉秀眉明目腦後一條大辮添了三掛鬚元色條頭辮線頭戴元貢緞瓜皮小帽大紅槓緯帽結身穿一件雪青時花緞夾袍子外加一件銀鎗海虎絨夾馬褂鈕口掛一只西洋金錶下面是玫瑰色花緞夾套褲天津式滾邊外國絲襪足上穿雙三套雲四鑲鞋左手大拇指帶了個赤金托乾綠翡翠班子第四指上又帶了一個金鋼鑽戒指二個嵌藍寶石金戒指右手拿了一柄全象牙三十二根骨子二面洒金真張子元杭扇後面跟隨一個俊俏小廝這少年進了茶館到了裏面驀然看見宋中連忙走到跟前作了一揖笑嘻嘻的說道「心明兄久違久違今日幸會」宋中一看不是別人是他問罪時在常熟結盟交好的此人姓甘名瓊字受萊今年尙未二十歲他父親在常熟縣承充刑房提牢吏因生得精明強幹百伶千巧歷任官府得用內外穿插因此家資饒裕甘瓊並無姊妹乃係獨出他父親溺愛任他終日在外游蕩放逸前與宋中在常熟妓院相逢結拜金蘭朝夕相聚勝如同胞後來宋中罪滿釋回之時甘瓊備席餞行又送贖儀路菜茶食親自送到船上依依不捨洒淚而別甘瓊自今因爲在家娶的妻子乃係讀書人的女兒容貌醜陋與甘瓊不甚和洽時常分房獨宿所以二載有餘并未有孕甘瓊的父親有個姐姐嫁在上海因甘瓊在外眠花柳宿且又望孫子心重把了五百兩銀子與甘瓊到上海買妾另外又給了數十兩銀子盤費叫他到上海來投奔姑爹代辦這事甘瓊因聞得上海係繁華之地悄悄又將他母親的私蓄拿出約有千兩銀子三四百塊洋錢帶在行囊裏面昨日方到上海他姑爹家住在小南門內南河下地方在新關內總理賬目甘瓊見過了姑爹姑母留在家中書房宿歇今日午後無事帶着跟來小廝小喜子到洋場閒頑看了幾處戲法洋畫西洋景聽了一段新聞又聽了那些男扮女裝花鼓扭扭捏捏唱了幾個小曲

此刻口渴腹肌，走進廟裏茶館，不期會見宋中，遂作了一個揖道：「仁兄！久違！久違！」宋中見是甘瓊，趕忙還禮道：「賢弟！幸會！幸會！」邀在一桌坐下。小喜子向宋中請了一個安，宋中叫與他的小廝，一桌吃茶。甘瓊與鄒武賈書，各道姓名。宋中向甘瓊道：「令尊令堂在家安好！愚兄前在貴處，諸承照拂，銘感五內。不知賢弟今到敝地，有甚貴幹？」甘瓊道：「家父家母，托庇平安。兄在敝地，一切簡慢，望乞恕罪。小弟自從仁兄旋里，無日不思，今奉家嚴之命，來申探視姑母。昨日纔到貴處，尙未踵府，拜請老伯父母金安，並哥嫂安好，罪甚！罪甚！」宋中道：「這也不敢當！」各談別後離情，宋中又問道：「令姑丈尊姓大名，府居何所？作何貴業？明朝到彼奉拜。」甘瓊道：「舍親姓郁，名熙文，在新關司賬，住居小南門。小弟明早到府，不敢枉駕。」正說之間，茶館外面又來了一個輕年，約有二十歲，白光面皮，頭戴元色緞小帽，大紅緯線帽結，自穿一件雪湖洋縐夾衫，外加一件齊尾色時花摹本緞夾馬褂，腰間挂着平金眼鏡袋，又平金錢袋，袋內盛着打簧金錶，墨綠素緞夾套褲，白襪，足下時式元緞鞋子，金絲眼鏡，口咬雪茄烟，手內拿了一柄全牙柄，全金面，名人字畫，大方尺，扇子，搖搖擺擺，帶了小廝，走進茶館。那些跑堂的，就連忙招呼道：「少爺來了！」那少年並不答應，一直到了裏面。宋中看見這少年人進來，遂立起身，向那少年道：「倍業兄請坐！」那少年見了宋中，笑容可掬，拱手說道：「心明兄請了！」大家讓坐，謙遜一番，遂在一桌坐下。那少年請問諸位尊姓大名。宋中指着賈鄒三人道：「此位姓鄒，名武，字泮，君此位姓賈，名書，字文士，皆是本地人。」又指甘瓊說道：「這位兄弟，姓甘，名瓊，字壽萊，府居常熟縣，昨日才到上海，向在常熟與小弟盟過的。」衆人又請問少年姓名，宋中代答道：「此位姓蕭，名化，字倍業，最愛交友，令尊現在兩江候補，公館在四牌樓。」各道名姓已畢，正在閒談。有些做小生意的人，也有捧着篋籃的，也有捧着托盤的，走到蕭化這桌旁邊，將些瓜子、蜜餞等物，就抓了好些放在桌上，喊了一聲少爺，也不說價錢，又到別人茶桌上，去賣了。蕭化就將瓜子等物，分敬衆人。只見又有些提着跌博籃，內有些五彩淡描磁器，洋縐汗巾，順袋針馬荷包，扇套，錢袋，錶套，

骨牌、象棋、春宮、煙盒等物，站在蕭化這桌旁邊，圍着蕭化跌成。蕭化在那籃子內，揀了四個五彩人物、細瓷茶盤，講定了三百八十文一隻。那跌博的拿那夾，在夾窩內一張小高板凳坐下，將小掃帚先將地下灰塵掃了幾帚，然後將耳朵眼裏六個開元錢，取了出來，在地上一洒，配成三字三模，遞到蕭化手內，用右手將蕭化手腕托住。那旁邊站有幾個拾博的，向着與蕭化跌博，這人呶嘴說着，那人點頭答應。蕭化將六個錢在手指上擺好，望地下一跌。那拾博人口數一，看清了字模，拾起來，又遞在蕭化手內。蕭化又跌，共跌了五關，只出了兩個成算，是輸了兩關。蕭化道：『不跌了。』那人不曾問着錢鈔，立起身來，拿了小板凳，提着博籃，同那幾個拾博的去了。宋中叫跑堂的買了些葱油燒餅、雞肉、大包子等物，各人吃過下午，彼此閒談，總是輕年愛頑耍的人，越談越覺投機，甚是親熱。忽然鄰桌上一個吃茶的，走到宋中的桌旁，挨着宋中坐下，也不同衆人招呼，便說道：『你們可曉得兩件新聞麼？』宋中回道：『不知。』那人道：『英界四馬路西蒼芳下處，有個分賬夥計，名叫金愛林，是蘇州人，跟了一個成衣有一年多了。這成衣的妻子吃醋，時常吵鬧。昨日晚間，金愛林關了房門睡覺，不知在那裏弄了些生鴉片吃下去。今日早間，成衣在妻子房裏起身，見愛林房門未開，叫喊不應，心裏疑惑，將房門打開，看見愛林已經死在床上。成衣着了忙，趕緊備了棺衾，將愛林收殮。此刻將棺材送到蘇州去了。不知這愛林家，有何人家裏可有話說，如何結局？還有一件旗盤街堂子家，新捆下來，有一捆帳夥計，名叫李秀紅，也是個蘇州人，今年一十有六歲，人品不疤不麻，下面四寸長一雙小足，是二十塊洋錢一季連包捆。那知捆價方才兌清，這李秀紅住在樓上，不意前夜他悄悄開了樓窗，不知怎樣爬上樓房，在屋上走到小衙堂甚麼人家，方才跳了下去。那人家嚇了一驚，疑是盜賊，點起燈籠細看，是個女人，大爲詫異，問其細底，秀紅說道：『堂子家逼他爲娼，朝打暮罵，所以黑夜逃走。』那個人家，不知在那個衙門裏做書缺，家裏又有秀才，就將秀紅交與地保，要鳴官究辦。那知秀紅的父親，將捆價拿去，並未回蘇州。次日早間，就鬧到堂子家要人，鬧得堂子家，家翻宅亂。後來保安

堂董事知道，將李秀紅帶到普育堂去擇配，要將他父親送官，說他賣女爲娼；他纔抱頭鼠竄的去了。他父親當日，原是放鷹，如今弄得人財兩空。堂子家還虧那個師爺相好，這師爺出來料理，向小弄堂那個人家說情免追，又化費了好些洋錢，與地保街坊，計連從前拿去的捆價，堂子家計算化用的錢不少，險些落了一場官司。據你們諸位看來，這兩件事奇與不奇？可算是新聞麼？衆人聽了，都覺詫異稱奇；那人說畢，仍到他原坐那桌吃茶去了。甘瓊便問：「此係何人？」宋中道：「他叫耕雨，是個武童生，慣在龜窩名堂，吃白大攪腿，跑擠鴉子，尋沒影兒錢。我們平日雖然與他認識的，不過見了面，點頭而已，從不與他親厚；不知他今日平空到我們桌上，向我們說這些不倫不類的話，好笑不好笑？」賈書道：「這種人可遠不可近，他這些話，只當沒有聽見罷了。」衆人又閒談了一刻工夫，漸漸日落。宋中邀請甘瓊吃晚飯，甘瓊道：「今日兄弟出來，並未留信，恐姑母懸望，明早登堂拜謁老伯父母，再爲叨擾。」宋中見甘瓊執意不擾，說道：「愚兄明早本欲到令親府奉拜，既是說賢弟明日光顧寒舍，愚兄在舍恭候，奉屈在座諸兄，明日舍間午飯，務望賞光。」賈書、鄒武、蕭化總各應允，明日定來奉陪。甘瓊辭別衆人，帶着小喜子去了。宋中關照寫帳，那跑堂的同賣水烟的皆答應。宋中同着衆人，各帶小廝出了茶館，又叮囑賈書們三人道：「明日務望賞光！小弟在舍恭候，不着小价奉邀了。」三人滿口應允，遂分路各散回家，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 也是園甘瓊探友

## 知非軒鄒武吸烟

却說甘瓊在老四美軒茶館，巧遇宋中，吃茶散後，回到姑丈家中，用過飯膳，同姑母談了些家常，安歇一宿。次日清晨備了盟愚弟盟愚姪兩封拜帖，換了一件二藍素緞夾袍子，一條魚紅天津絲帶，挂了平金錢帕，外加一件元色寧綢夾外套；小廝小喜子拿着拜帖，捧着小帽，夾着衣包，提着水烟口袋，跟隨出了姑爹家大門。由城河

下到了兵備道衙署前，那照壁緊對着小南門城外，那裏走水馬頭來往行人擁擠不開。甘瓊帶着小喜子慢慢的隨着衆人行走，但見那：

渡名南北，乃水陸之衝途；衙屬行轅，轄江海之關部。連楚接吳，達淮通魯；絡繹行人，稠密煙戶。稅務房稽查，越漏懸虎頭牌，示以揚威；門兵班嚴拿奸宄，挂狼牙箭袋而耀武。旅店燈籠，照往來之過客；鋪面招牌，攬經商之行賈。進城人，呵氣如雲；背負漢，肩挑漢，揮汗如雨。街市上，蘭花担，牛脯担，香風堪愛；路途間，屎糞担，惡水担，臭氣難聞。蔬菜担，魚蝦担，爭先搶後；井水担，河水担，逐隊成羣。七橫八豎，挑夫之捩杠擁擠；六抬三跟，洋商之飛轎紛紛。縫裙婦女，挽臂篋籃，供補綴；遊方僧道，手敲魚子化錢文。男裝女像，抹粉塗脂，人作兔兔，鼻首弄姿，車載驢駝裝貨物，大商小賈做生意。真是十省通衢，人湊集，兩江名地，俗繁華。

甘瓊行過小南門城外轉灣，到衍澤堂大街，見有戴春林香貨店，只見櫃台前許多人買貨的，買香油粉的擁擠。甘瓊初到上海，不知何故，又不便問人。遂過董家渡碼頭，到了四岔路口，問了店面上人路徑，兩人就即一直向北，到新開河橋朝西，到了新北門，走過了橋，問到了宋中家門首，進了大門，只見四扇白粉屏門關着，小喜子將屏門敲了兩下，裏邊有個僕人，將旁邊一扇門開了，問道：「是那位老爺？」小喜子將兩封拜帖遞與開門的僕人道：「我們大爺特來奉拜的，請回一聲。」那僕人將兩封帖子一看道：「請少待！」轉身進去，片晌功夫，見中間兩扇屏門大開，那接帖的僕人道：「請甘老爺進！」甘瓊帶着小喜子走進，宋中已迎至大廳簷前，邀至廳上；甘瓊要請宋中父親出來拜見，宋中道：「家父現有小恙在身，改日再見罷。」甘瓊又要到後堂拜見伯母大嫂，宋中再四謙遜，方才彼此見禮入坐。家人獻了茶，宋中道：「愚兄實是不知賢弟來申，尚未到令親府上拜謁，反蒙大駕光臨，罪甚！罪甚！」甘瓊道：「小弟拜謁來遲，亦望吾兄恕罪。」宋中請甘瓊除去大帽，換了小帽，又將外褂脫下，交與小喜子，在衣包內換了一件天青緞面子，玉色板綾裏夾馬褂，復又入坐。家人又獻一巡茶，聽得

廳口家人道：『賈老爺，鄢老爺來了！』宋中甘瓊纔立起身來，見賈書鄢武已經走進，上廳來了；彼此見禮，入座。茗閒話，不一刻工夫，家人來回道：『蕭少爺來了！』宋中們一齊迎至大廳簷前，蕭化上廳，與宋中行禮，又與衆人見禮，分賓主入座。家人獻茶，茶罷收杯，宋中邀請入到西首花廳裏面去坐，衆人立起身來。宋中道：『小弟引道。』衆人道：『請！』隨着宋中，但見大廳西首二扇白粉小耳門上，有天藍色對句，上寫着：

『風弄竹聲 月移花影』

進得耳門，大下一個院落，堆就假山，邱壑玲瓏，有幾株碧梧，數竿翠竹，還有十幾棵梅，杏，桃，榴樹木。此時四月天氣，花台裏面，芍藥開得爛漫可愛，朝南三間花廳上面，有一塊楠木匾，天籃大字，寫着：『吟風弄月』。下款古靈王應祥書。中間六扇屏門，擺列一張海楠香几，挂了一幅堂畫，是筠溪陳瓊畫的山水，兩邊挂着泥金硃箋對聯，上寫道：

『風來水而千重綠 月到天心一片青』

上款寫『佩紳學長先生教正』，下款是『教弟黃應熊拜手』。香几上，右邊擺了一個碎磁古瓶，海楠座子，黑漆方几，瓶內插了十多竿五色虞美人；左邊擺的是大理石插牌，中間擺了一架大洋自鳴鐘，一對鈎金玉帶圍玻璃高手罩，一對畫漆帽架，分列兩傍。桌椅，腳踏馬杌，茶几，都是海楠的。學士椅，馬杌上，是綠大呢，盤紅辦團壽字墊子。香几兩傍，擺列着廣錫盤，海楠立台，有八張紅木書廚，分列兩傍。書櫥上，白銅鎖鎖着，不知裏面藏的甚麼書籍。左邊墨山牆挂了六幅畫條，是竹禪和尚畫的梅花，胡公壽畫的山水，錢慧安畫的美人，任伯年畫的三秋圖，仇十洲畫的月季花，楊柳橋畫的石榴；右邊墨山牆挂了一幅橫披，是湯懋伯寫的阿房宮賦。右首墨欄干擺了一張楠木八仙桌，上面擺了一枝龍泉甕古瓶，紫檀座，磨硃高几，瓶內插了五枝細種白芍藥，靠着廳後學牆板，擺了一枝楠木大炕，炕上也是綠大呢，炕墊，炕面前，擺着腳踏痰盒。廳上挂的六張廣錫洋燈，大小玻璃



方燈雕欄湘簾清幽雅靜。宋中就請衆人至知非軒裏面坐下重新烹了上好香茗擺了四盆點心——盤是生肉笋包，一盆火腿糯米燒賣，一盆五仁荳砂，一盆螃蟹肉餃。宋中邀請衆人用早茶，衆人陪着甘瓊將早茶用畢，於是品茗閒話。鄒武跟來的小廝發子提着一個籃布口袋，走至花廳右邊，將口袋放在炕上，又將那炕上海楠炕几搬過半邊，在口袋內拿出一根翡翠頭尾金龍口湘妃竹大煙鎗，放在炕上，又拿出一個紫檀的小拜匣樣式小盒，揭開擺在炕中間，就像是個燈盤。這盤內有張白銅轉珠煙燈，玻璃燈罩，鋼籤小剪，斗挖水池俱全，安放好了；又拿了一個水烟紙煤，點了火來，將煙燈點着。鄒武看見燈已開好，就立起身來，走到炕上坐下，在腰間挂的一個戮紗五彩鬚燈盒，袋內拿出一個法藍紋銀轉珠煙盒，蓋子上有一個獅子滾球；那獅子的眼睛舌頭，同那一個球，都是活的。據說這烟盒，出在西洋地方上海銀匠，總不會打。鄒武將煙盒用手轉開，放在煙盤裏面，遂邀請衆人吃煙，衆人皆說是不會。鄒武再三相拉，將甘瓊拉了，睡在炕左邊。鄒武睡在炕右邊，用鋼千在煙盒內蘸些煙，在煙燈上一燒，那煙挂了一寸多長，在千子上一捲，在左手兩指上滾圓了；又向煙盒內蘸了一蘸，在燈上又燒又滾，如此數次，將烟滾圓成泡，拿着鎗，就着燈頭，將煙泡安在煙鎗斗門之上，又用手指捏緊，就拿鋼千，將煙戳了一個眼，自己先將鎗吹了一吹，用手將鎗嘴一抹，纔將鎗遞在甘瓊手內。甘瓊將鎗尾捧着，并將鎗用勁啣在口裏；鄒武將鎗的斗門對着燈頭，叫甘瓊吸煙。甘瓊使勁的吸了一口，斗門堵塞，鄒武復將鎗，就着燈頭，重新燒圓，復又打了一鋼千，隨手遞與甘瓊再吃。如此數次，半吃半燒，才將這口煙吃了，仍將鎗遞與鄒武。甘瓊笑道：「兄弟不會吃煙，反覺受罪。大哥不必謙了，老實的自己過癮罷！」鄒武又讓衆人吃煙，衆人皆不肯吃。鄒武慢慢的吸了七八口，請甘瓊到右邊來；鄒武睡到炕左邊，又在左邊吸了七八口。花廳上已將桌子擺好，擺了盃筯，宋中請衆人入座，鄒武才將煙鎗放下，甘瓊也立起身來。謙遜多時，一定請甘瓊首座，蕭化二坐，賈書三坐，鄒武在上橫頭，宋中在下橫頭掛酒。先擺了十二個小碟子，後上了四個小盤。衆人同問甘瓊，蘇州常熟風景

甘瓊也問上海故事古蹟，飲酒閒談，又上了五個大菜，吃了幾壺百花酒。衆人道：『午間不多飲酒，還是用飯吧。』宋中又敬了衆人，每人一大盃，然後上了四個小菜碟子，吩咐盛飯。衆人將飯用畢，家人打了熱手巾，挨遞衆人揩過臉，散坐吃茶。各家跟來的小廝，另有中席，宋中家僕人，邀在廊房裏吃去了。鄒武又睡在炕上，吃了十數口大煙，小廝們飯已吃完，鄒武教發子將煙具收了，仍將炕几擺好在炕上。宋中邀請衆人，仍到四美軒茶館吃茶，衆人所談，都是尋花問柳，買笑追歡，五人甚覺意氣相投。蕭化道：『受來兄與心明兄，本是結盟過的，今吾五人，不期相遇，亦屬前緣。小弟不揣冒昧，意欲高扳諸君，金蘭雅集，不知諸君可能賞光否？』衆人見蕭化父親，現在兩江候補，他今欲拜兄弟，誰不情愿，齊聲道：『好！』蕭化道：『明日我們雇一輛車馬，往靜安寺去進香，清早在新北門外，德元麵館聚齊，一切皆係小弟主人，不必效那些俗人湊分子，做豬頭會，惹人笑話。諸公意下何如？』衆人先原不肯，你讓我遜，後見蕭化實意，才都應允。吃過下午點心，宋中再請甘瓊吃夜飯，甘瓊堅辭道：『小弟今晚要與姑丈說話有事，明早會罷。』宋中不好強留了，關照跑堂賣水煙的，寫了帳，衆人出了茶館，分路各散回寓。一宿已過，次日清晨，蕭化先着家人到公一馬車行，雇一輛馬車，叫他配好了，在麵館等候，家人答應去了。蕭化帶着小廝，夾了一個五色洋印花面，玉色紬裏衣包，包了一件二藍摹本緞面，白紡綾裏夾背單，洋印飯單，小白銅面盆，西洋毛巾，廣錫漱口，金蘭譜，筆硯等物，又帶了一個藍布口袋，裏面裝的白銅水煙袋，盒子等物，出了公館大門，直奔打狗橋德元麵館。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鬧麵館明心討私債 封車行蕭化逞官威

話說蕭化帶着小廝，夾着衣包，提着水煙袋，離了公館，走上大街，轉灣向東，出了新北門外，到了打狗橋，進了德元麵館。走進後廳，早有跑堂的招呼。蕭化遂揀了正中一席八仙桌坐下，小廝另在前一進堂裏桌上坐下，將

衣包水煙口袋放在桌上。那跑堂的走近蕭化席前，用抹布擦乾淨了桌子，泡了一蓋碗的茶來問道：『少爺今日幾位尊客老爺？』蕭化道：『今日一共五位老爺。』跑堂的就擺了五雙牙筯，十多張席紙，八九個小菜碟子，站在旁邊伺候。一刻工夫，賈書宋中兩人走進，彼此見禮入坐，尙未坐定，甘瓊已到，蕭化就與三人招呼，甘瓊禮畢，大衆入坐，跑堂的又泡了三蓋盃茶來。賈書們向宋中道：『昨日多擾，謝謝。』宋中道：『簡慢簡慢。』正在吃茶，宋中忽然看見一人走到樓上去了，宋中立起身來，向着賈書甘瓊蕭化道：『三位仁兄，小弟暫遠，樓上一走，立刻就來奉陪。』說着，就到樓上去了。去未多刻，只聽得樓上拍桌敲台，又聽得宋中的聲音，與人喊吵。賈書聽得，趕忙上樓，看見宋中與那人正在吵鬧。賈書認得是熟人，他是招商局裏收支房書辦，姓馬名良字天驥。賈書與馬良招呼，便入席坐下。賈書問宋中爲着何事，宋中道：『去歲臘月，馬大爺愛厚我，托我代他借了三十兩銀子，九折三分錢，原允今年三月間歸還。那知到期，非但銀子不還，連人都藏躲了，累得我三番五次跑到他府上請安；他家這盛管，隨口答應，又說昨日在那個外室小奶奶那裏住的，又說在那個堂名裏吃茶酒，未曾回家。我找他尊駕，不知起了多少早，少睡多少覺，東跑西走，猶如趕獐，鞋子都跑壞了，找不着他尊駕。那銀主逐日向

我鬧，說我脫騙他的銀子，好容易幸至今日巧會馬老大爺同他要銀子，他還同我頑雲蛋。老實說的，今日有我銀子，便罷；若沒有銀子，我同馬老爺一同到縣堂門首去打滾龍，挑挑縣門首三班朋友，看看我中人犯法不犯法的。』宋中說畢，馬良道：『賈大哥聽我告訴你，我同宋中哥相好通財，已非一次，去臘承他的情，代我借了三十兩銀子，原約今年三月歸還。奈因我有件公事，尙未就手，所以耽遲到今。累宋老大跑了幾會，未曾會見，怪不得宋老大今日生氣。如今還要懇情，耽到節下，本利一齊歸趙。』宋中道：『馬大老爺不是我太很，任憑怎樣，今日總不得過去。』賈書道：『宋兄弟同馬大哥，當日是好上起，還要待他耽幾日，叫他上緊設法歸楚就是了。何必爲這幾兩銀子說閒話呢？』宋中道：『賈大哥，你不曉得兄弟的苦衷。這個象主，是個變種桀，紂脾氣，你借他

的銀子，約定三個月，到了三個月零一天，就還了他的銀子，心中總不舒服。不怕兄弟們譏笑，因為家寒，代他經手，落個月資，貼補茶水。他是一彈打個鵝兒，認帳不認帳，如今被馬大老爺這筆銀子，堵住嘴，連我都叫不响了。今日要說是回日期，斷不能行，除非別處騰挪，馬大老爺若是能吃點苦，才能過去。」馬良道：「聽憑大兄怎樣辦就是了。」宋中道：「如今只有一個方法，如非另自覓個銀子，借筆銀主，把這架紂人的銀還了。不知馬大老爺意下如何？」馬良道：「謹遵台命。」宋中道：「還有句不近人情的話，還要零外寫個憑據，讓我好尋門路去設法。」馬良道：「理該如此。」遂喊跑堂的，到聚盛簡帖店內，買了一張印花八行書，又向他拿了一個墨斗子，一枝舊筆，放在桌上。馬良正提起筆來要寫，宋中道：「老兄請緩，我代你算算。」喊跑堂的拿了一面算盤，宋中走過來，向着馬良算道：「前借本銀三十兩，已經過了五十八天日期，要認他三兩銀子，轉頭莫作三個月，只作兩個月，要把一兩六錢銀子兩個月的利息。現在必得要借五十兩銀子，扣去五兩銀子折頭，四兩五錢銀子中資，一兩五錢賞僕銀子，又要扣一平一色，計銀一兩。清還前借之項，去除淨盡，共去銀四十八兩三錢，還剩一兩七錢銀子，相應叨光，送與兄弟買雙鞋子穿罷。」馬良道：「只兩把銀子，你拿去就是了。」馬良遂提起筆來，將八行書寫成，上寫着：

憑票付漕平關紋銀五十兩正此照

某年某月某日立期票人馬天驥

包兌人宋心明

馬良又在自己名字下畫了花押，向宋中道：「宋大哥，還要借光呢。」宋中含笑道：「我的名字，該派把與老兄，與人家做墊箱子底的。」也就畫了押，馬良將八行書遞與宋中道：「一切費心。」宋中將八行書接過來，又道：「適纔冒昧，小弟實是不知受了那銀子多少氣，加了跑了幾十天白腿，今日才見了面，一肚子氣，得罪馬大

爺，望乞恕罪。」馬良道：「總是小弟不是，有累大哥等銀子清楚後再爲奉請。」賈書道：「你二位總是相好不，必說這些套話了。」宋中將馬良新立的票據收起，約馬良明日午後，在龍園茶館，將那前立的三十兩欠票退還。馬良忙喊跑堂的來，吩咐下麵。賈書宋中同道：「我們在樓底有朋友呢，相應各便罷。」馬良見他們不擾，又向賈書道了謝，說道：「今日不恭，改日再爲奉請罷。」賈書宋中辭別馬良，下樓到天井內，看見蕭化同着一個家人，在廳房檐前說話，蕭化面上似有怒色，那家人諾諾連聲，向外去了。賈書宋中復然入坐，蕭化也入了席道：「早間小弟着家人，到四馬路車行雇輛馬車，他方才回來告訴我，說是車行裏說：『公一行鋼絲車，要六塊洋錢。』我的家人還了二塊洋錢，那馬夫說：『二塊洋錢就想叫車，只好紮輛紙車坐罷。』他們就爭論起來，馬夫仗着人衆，就要打我的家人，所以他到這裏來回我。此刻教他回公館取父親名帖，到上海縣裏去，務必封這四馬路公一車行，看他們敢於不應。諸位兄台，你說可惡不可惡？」宋中道：「這些馬夫總是喂不飽的狗，到是裝差，他們反伏水龜兒似的。」正在閒談，見鄒武方才忽忽來到，與衆人見禮入坐，跑堂的又泡了一盞盃茶來。賈書道：「泮君兄到底有幾口煙的，不能起早。」鄒武道：「小弟因諸公今日有約，恐其起遲，昨夜便多吃幾口煙，未曾睡覺。那知今日黎明，舍親家老太太去世，到舍報喪，弟因今日要陪諸公，不能候殮，故而先到那裏一拜，急忙趕到這裏來。來遲累等，望諸位哥哥恕罪。」宋中道：「不必談了，我們腹中已飢餓，快些下麵罷。」蕭化趕忙吩咐跑堂的，盪一斤高粱酒，點了四個熱炒，下了五個一錢二分的麵，外面下人桌上，總下六分。那跑堂的問了各人愛吃甚麼，澆頭，辦麵起了。少停將高粱盪了上來，擺了五個小酒杯，用好湯又盪了麵碗乾絲，陸續將熱炒碟子捧上來，然後將麵放在各人面前。衆人吃着酒，將麵用畢，揩過手臉，正在品茗閒話，只見先在這裏回話的那家人，帶進一人，頭戴紅纓帽，身穿藍布袍，足下元布靴，手拿黑油單紙扇，一同走到廳上。那家人走近蕭化身旁，指着那人道：「他是上海縣裏的差人，小的回到公館，拿了老爺的名片，到了上海縣裏，會見門上說了。」

他那裏立即發封條，叫這差人同着小的，到了四馬路西首，已將公一馬車行封備現成，伺候少爺。蕭化聽了，點點頭，那差人迎上來叫了一聲：『少爺！』蕭化向着那差人道：『有勞你們，明日到公館有個茶敬奉酬。』說罷，吩咐那家人陪他前廳吃麵，那家人同那差人往前面吃麵去了。賈書道：『如今車已弄定了，今日就是我們五人坐在車上，甚是寂寞無味。我們何不將宋大哥的貴相知請出去頑頑？』鄒武道：『他又不會手口，把個啞吧帶上車去，更是沒趣。小弟聞得迎春坊新來一個妓女，名叫林寶珠，色伎兼優，我們何不將他拽到車上，瞻仰瞻仰？』衆人道：『如此甚妙！且到迎春坊一走。』鄒武道：『甚好！如此我們同去，喊他就是。』衆人也談了些閒話，蕭化吩咐小廝將前後桌子麵錢總寫過賬，邀請衆人出了德元麵館，到了四馬路車行門首，早有馬夫在彼招呼。那上海縣內差人，引着蕭化衆人，到了車行，馬夫趕着把馬車配成，邀請衆人登跳上車，進內入座。跟去的小廝，也有站在車外，亦有偷安躲在車後的，有一個馬夫向跟蕭化的小廝說道：『二爺，我們裝差，不管茶水，回聲少爺，可要別處停住再來些？』小廝進內，回了蕭化，吩咐給幾百錢與馬夫，買了點心水果來，又叫買一分大香燭，一掛旺鞭。不多一刻，買齊回來，問了一聲：『可等客了？』蕭化道：『客已到齊，吩咐開行。』那馬夫答應，即便掣鞭策馬。那上海縣裏差人，伺候蕭少爺開了車，方才回去。次日自必同小廝到公館去領賞，不必贅敘。蕭化在車內，向着衆人道：『諸位哥哥，不是小弟敢於冒昧，昨日既承諸兄慨諾，允結金蘭，請問諸位貴造，以便排行次序。』隨叫跟來的小廝，在印花布衣包內取出蘭譜筆硯，放在桌上，取水將墨磨濃，衆人各道生辰，遂敘次序。賈書居長，鄒武第二，三昇宋中，甘瓊與蕭化同庚，生辰比蕭化早二個月，四是甘瓊，五是蕭化。次序已定，蕭化提筆將蘭譜書成，放在車肚裏，而書架之中，吩咐小廝將筆硯收去。那時馬車已出了四馬路西市，蕭化即吩咐馬夫到清和坊吳喜鳳家，邀了鄒武的相好。於是衆人轉灣東向走過去，到迎春坊林寶珠門首，見有塊白礬石匾，嵌在門首，二個天藍字，衆人看是『蘭若』二字。他們五人帶着小廝進內，那裏早有底下人招呼，喊了一聲客。

到邀請五人上樓跟來小廝有人邀在樓下坐了。不知那裏可有林寶珠女妓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靜安寺義結金蘭

### 迎春坊情留玉佩

話說蕭化邀請賈書們到了林寶珠家裏面，外場引着他們上了高樓；有人邀請至樓上西首一間房內，揭開門帘，請到房裏坐下，打雜的人獻了一巡茶。只見一個大姐，約有十七八歲年紀，頭挽時新髻，正拴着一根包金簪，斜插了一枝銀挖耳，耳上帶燒金翠環，鵝蛋臉，織眉俏口，淡施脂粉，微微有些鵝斑兒，身穿一件平袖廣鑲元色縐紗夾緊身，加了一件四鑲元色熟羅馬甲，穿了一條元色縐褲子，腳上穿了湖色絨蝴蝶頭鞋子，手腕上帶着扭絲銀鐲，左指帶了個金印戒，拿了一根白銀打就的水烟袋來裝烟。衆人見這大姐，雖不十分縹緲，却生得風騷素雅，各人皆凝眸望着這大姐。那房外走進兩個女妓，進房叫了一聲：『五位老爺！』就在墨門椅上坐下，請問衆人尊姓住居已畢，衆人又問這二位芳名。一個說叫林金珠，一個說叫金湘娥，都是蘇州人，年紀都只十五六歲。衆人在此談論，那大姐手拿一根銀水烟袋，將賈書鄒武宋中蕭化水烟裝過，到了甘瓊旁邊。甘瓊用右手將水烟袋苗子接在手裏，欹着頭來嗅水烟，就斜睨着這大姐，忘記了嗅水烟。那大姐將水烟紙煤吹着，彎着腰，將紙煤靠着水烟袋嘴，見甘瓊望着他，他見甘瓊輕年美品，衣服華麗，也就癡蹉蹉的望着甘瓊，忘記了點水烟，把個水煙紙煤，燒去大半段。賈書望見他兩人這般光景，便喊道：『哦！看燒了手！』甘瓊同那大姐，兩小纔驚覺了，彼此一笑。蕭化道：『甘大哥帶了多少蒜瓣子來！』甘瓊不懂，呆望着蕭化。那大姐道：『老爺們初次到此，就拿我們小人開心。』甘瓊聽他這語，更加生疑，追問蕭化道：『蕭大哥你說帶蒜瓣子，是句甚麼話！』其時大姐已將五人水烟裝畢，到房外去了。蕭化道：『甘大哥你不曉得我們上海的大姐，像這樣妖嬈俊俏的，叫做蒜頭。你見他垂涎，豈不是帶了蒜瓣子來，想拼大姐的！』蕭化尙未說畢，宋中道：『甘瓊弟，敵地現在有個朋友，新



撰了九十九首上海煙花竹枝詞，內有一首，我念與你聽。」宋中遂念道：

「不愛姑娘愛大姐，  
纖纖玉手水煙裝。  
垂涎欲搭高抬價，  
雙倍廂錢留內場。」

宋中念畢，衆人道：「有趣有趣！」宋中又向金珠道：「你家有了這位大姐，可添多少生意？」金珠道：「老爺們不必拿鄉裏人開心了。」遂喊人拿琵琶。只見有個底下人，將琵琶送到房裏，遞在湘娥手裏，湘娥接過琵琶，將絃和准，向着衆人道：「唱得不好，諸位老爺包含！」衆人道：「請教！」湘娥彈着琵琶，唱了一個滿江紅，其詞曰：

「俏人兒！你去時，如癡又如醉，暗自淚珠垂。到晚來，悶懨懨，獨把孤燈對，懶自人羅幃。偌大床紅綾被，如何獨自睡？越想越傷悲。天邊雁唳無書寄，畫閣漏頻催，覆難成寐。最可憐，蠢了頭，說我還不睡，不知我受相思罪！說我還不睡，不知我受相思罪！」

湘娥唱畢，衆人喝采，有人將琵琶接過，又有人獻了一巡茶。宋中向着金珠便道：「聞得你們這裏有位寶珠先生，讓我們來見見。」那大脚姑娘喊了一聲：「寶珠先生，這邊房裏有客，過來走走。」少停一刻，只見一個男裝女子，右手揭開門帘，走進房來。衆人看時，只見他頭上烏雲盤了一條辮子，有二兩多，偌大一條元頭絲條辮，辮鬚拖在右面，太陽旁邊，四柄玫瑰花，約有三十幾朵，斜插了一根紋銀燒金點翠三根絲軟屨嵌八寶耳挖，兩耳帶的紋銀燒金點翠竹葉環，套着羊脂玉洗琢精工，三套雲夾板圈，身穿一件蛋青百福流雲花式，洋綉圓領，外托肩，週身元緞金夾繡二藍四季花花邊，掛黃綠藕色旗帶，腰三牙長大掛，加了一件天青面圓領托肩，週圍元緞金夾繡，五彩西番蓮花邊，掛白旗帶三牙辮，銀紅綉面青單，束一條青與布玉色緞絲，雙滾雙掛，襯褲係着豆綠色洋綉元緞花邊，掛三色樣芙蓉褲帶，穿一雙大紅洋綉面元緞金夾繡，三藍摘枝蘭花邊鑲滾，掛黃綠白三色旗帶三牙辮，訂琵琶帶，綠與布裏夾套褲，白水綉布襪套，穿了一雙美人臉貢緞面，金夾繡三

藍芙蓉鞋，滿幫花白綾，繡五色西湖景底，斷橋灌鈴，鑄木頭底的鞋子，杏黃洋緞，元緞，滾葉裝，訂了四個紋，銀洋，鑿燒金扣，印合人鞋鼻，松花綠洋緞鞋帶，那鞋子不滿四寸，大直週根，生成瓜子臉，柳眉杏目，人品風流，身材嫵娜，那一種妖嬈嫵媚，不由人一見魂消。這妓女進了房，滿面堆權，叫了一聲：「五位老爺！」就傍着甘瓊坐下，逐位請問了尊姓居住。衆人又轉問芳名年紀居住，答道：「賤字寶珠，癡長十六歲，敝地蘇州。」甘瓊又問寶珠：「可曾許過人家？」寶珠臉一紅道：「尚未受聘。」肅化道：「久慕芳名，色技兼優，今日一見，名不虛傳，意欲請教一曲，不知可賞光否？」寶珠尚未答應，金珠趕着喊人取琵琶過來，又道：「小孩年輕，粗草小曲，恐諸位老爺見笑！」早有人將琵琶送到房裏，遞在寶珠手內，寶珠將絃扣准，唱了一個滿江紅，其詞曰：

「俏人兒，人人愛，愛你多豐采，俊俏好身材。望着奴，嘻嘻笑，口兒也不開，不癡又不默；拿出對茉莉花，穿成大螃蟹，望奴頭上帶。我家殺蠶方將我怪，花撩地塵埃，不許你將探奴爲你害相思，何日兩和諧，纔了相思債？何日兩和諧，纔了相思債？」

寶珠唱畢，有人接過琵琶，衆人聽了他字句鏗鏘，柔媚可人，不由得齊聲連連喝采。賈書道：「我們今日特來請寶珠先生，到車上一聚，不知可否？」金珠道：「諸位老爺厚愛，豈有不去伺候之理？不知車在那裏？」那武道：「我們的車，就叫在這門內，就請同住罷。」金珠便向寶珠道：「你快些收拾，陪諸位老爺遊園，好好伺候！」隨又問下人道：「大小曲先生可在家否？」只聽見樓下有人答應道：「都伺候現成。」寶珠立起身來道：「暫違衆位老爺。」衆人道：「請便，快些收拾，我們拱候。」寶珠眼稍睜着甘瓊，微微一笑，走出房外，到了自己房內，重新用粉撲勻臉，嘴唇上又點了些胭脂，換了一件蛋青八寶花式洋緞圓領，外托肩，週身元緞金夾繡五彩紅樓夢人物山水，花邊掛黃綠藕色旗帶，三鑲三牙鍍金挂子口新大掛，加了一件佛青鏡面外國緞圓領，外托肩，週身藍緞金夾繡一藍松鼠偷葡萄花邊，叨剎四季花雲頂，掛金銀旗帶，三鑲三牙銀紅板綾裏鍍金桂子扣夾馬

挂；挂子扣上，掛了一掛綠翡翠骨提頭翡翠間子，金古老鑲玉色鱗魚骨打成雙尾燕，中有金履點翠海棠花式，嵌大紅寶石，背裏鳳尾鬚上，兩個鋪金疊翠，五瓣玉蘭花，擎着兩個茄子式，碧玉壘墜脚，二弦穿成真戴春林一百零八粒，細雕團壽字，叭嘛薩囉香珠，又掛了一個翡翠螭虎龍圈，套着一個紋銀小圈，扣着銀索吉祥牌，下墜十二根短銀索，掛了十二件紋銀洋鑲，全付鑲駕剔牙杖，兩手腕上帶的燒金蠟絲嵌八寶玳瑁，右手大拇指上嵌一個玳瑁假指甲，第四指上帶着紋銀燒金洋鑲九連環戒指，上墜三根燒金短銀索，扣着鐘鈴三件，一動一抖，左手第四指小指，帶着紋銀洋鑲金長指甲，約有一寸長，四指又帶着一個馬鞍式大紅瑪瑙戒子，兩個紋銀燒金藕節間戒，收拾已畢，又上了淨桶，洗了手，右手又拿了一柄象牙嵌銀絲百壽圖扇，骨泥金面子，一面是時下名人寫的蠅頭小楷會真記，一面也是名人畫的史湘雲醉眼芍藥，扇骨上有個蟠壽螭虎紋銀夾子，一個小銀鼻，扣了一條綠線繩，兩個全大紅鬚，下扣一個羊脂玉洗就鴛鴦戲荷扇墜，左手拿了一條大紅洋緞金夾繡三藍鳳穿牡丹手帕，出了自己房門，到了對過湘娥屋裏，向着衆人含笑，道：「有勞諸位老爺坐等，請罷。」衆人一齊立起身來，出了房門，金珠湘娥均道：「諸位老爺遊園後，莫嫌蝸居，請到這裏頑頑。」衆人道：「回來送寶珠先生回寓，再來取厭罷。」衆人下樓，金珠湘娥伏在樓欄，往下向着衆人叮囑，早回，衆人答應，帶着跟來的小廝，出了迎春坊大門，甘瓊挽着寶珠的手，並肩而行，到了馬車這邊，挽了寶珠下了石階，登跳上了車，寶書們同各小廝也上了車，那跟寶珠的人，同大小曲烏師，總皆上前，將一個五彩真印花洋布面，銀紅布裏琵琶口袋，放在車肚裏桌上，他們三人在車外邊坐下，買書們在車裏坐定，吩咐開行。那跟寶珠的人，復又進內獻了一巡茶，將琵琶口袋解開，取出一面嵌螺甸平安富貴，黑漆退光背，四個海梅玉簪花肘琵琶，放在桌上，那人將口袋收在身上，仍到車外，馬夫忙着策馬加鞭，望靜安寺去。寶珠拿起琵琶，將弦和准，向衆人道：「唱得不好，諸位老爺休笑！」衆人洗耳恭聽，寶珠遂唱了一個疊落其詞曰：

「瀟湘館，茜紗窗，瀟湘館，茜紗窗，啾啾鸚鵡籠前喚曉粧，愁腸林黛玉悶懨懨倚在雕闌上，小襲人，手捧着，小襲人，手捧着，啾啾一幅花箋字數行，姑媽怕奉寶玉之命，特地來前將你望，將你望。」

寶珠方纔唱着，那車已行至跑馬廳前，許多茶坊裏面吃茶的人，聽見絲絃音響，總對着馬路探頭探腦，向着馬車裏看望。賈書們因車上有個妓女，恐怕茶坊裏人招呼，總將臉向着車後躲着。過了張園朝西，聽寺內清梵鐘樓上，鐘聲響亮，行過各洋房，寶珠疊落唱終，琵琶放在桌上，衆人連聲喝采。甘瓊道：「果是詞出佳人口，寶珠先生唱來，非但聲音柔脆，字句鏗鏘，而且這詞曲清新，真令人心曠神怡也。」衆人望着甘瓊寶珠，兩人暗笑。這日風大，車行得慢，衆人望着南邊一帶荒園，甚是淒涼。賈書道：「想起當年這一帶地方，有積骨塔，土地廟，蘇州會館，曲池虹橋，拳石，還有輔元堂義塚，修禊許多景緻，如今亭台折盡，成爲荒塚，那海上竹枝詞內，有首詞令人追憶感嘆。詞曰：

「曾記當年此地遊，園亭十里景幽幽；如今滿目經荒塚，草白淒淒水自流。」

甘瓊道：「小弟因看上海淞隱錄，時刻想到貴地瞻仰勝景，那知今日到此，如此荒涼，足見耳聞不如目睹。」

賈書道：「十數年前還有許多園亭，不似此日這等荒涼。」正在閒話，那車已過了愚園，甘瓊吩咐馬夫，先到靜安寺去。馬夫答應用鞭幾下，那車已抵靜安寺。馬夫遂將車停住，大衆遂下了馬車。蕭化的小廝，捧了香燭，旺鞭蘭譜跟着，進了靜安寺大門，到了大殿，早有道人將香燭接了過去，裝香點燭。蕭化將蘭譜擺在供桌香爐旁邊，請賈書叩頭，兩旁鐘鼓齊鳴。賈書盟誓已畢，鄒武宋中甘瓊蕭化挨次叩頭罰誓。蕭化將蘭譜取來，與各人換過收起。甘瓊叫寶珠也在神前禮拜過了。道人將元寶焚化，放了旺鞭，和尚近前問訊道喜。蕭化把了香儀，又把一百文與道人，和尚謝過，邀請衆人到廳上坐下，獻上香茗。有賣水烟的上來，裝了水烟。蕭化在跌博籃子，跌了許多水老鼠，開發了茶錢，水烟錢，又到各處游玩。看過芍藥，到三層樓之下，望上甚是高峻。寶珠不敢上去，甘瓊挽

着寶珠的手，並肩上了高樓；遠遠望見愚園張園內中景緻，皆如在目前。大衆遂在風亭內少歇，一同下樓，回至車上。時日已過午，蕭化吩咐馬夫將車開到泥城橋大馬路，轉過四馬路聚豐園酒館。入內，蕭化隨便揀了後面的一張大八仙桌，邀請衆人入座。此時賈書首座，其餘挨次坐下。寶珠在下橫頭相陪。大衆跟去的小廝，並跟寶珠的人，並烏師們，另在前面堂裏坐下。那聚豐園酒館的堂子王小二，年紀約有五十餘歲，走了過來道：「諸位老爺點甚麼菜？」蕭化向賈書道：「大哥點菜。」賈書道：「你我既是結拜了兄弟，聚的日子多呢，嗣後不必拘這些俗套，各人愛食甚麼，弄甚麼，纔有趣味。」謙遜一番，大家議定，一碟炒蝦仁，一碟皮蛋，一碟火腿拌筍頭，一碟拌肚，一碗蝦仁炒腰子，一碟醃蝦，一碟炒雞片，一碗火腿燒莧菜，一盤魚翅海參，一盤掛爐鴨，一碗炒三絲，寶珠又點了一個葷菜水麵筋，先打二斤頂紹跑堂的擺下杯筋，小菜將碟子陸續捧上。大衆飲酒猜拳，寶珠輸了三拳與甘瓊，寶珠請底甘瓊道：「第一拳挂紅作底。」甘瓊吃了杯酒道：「第二拳如意作底。」寶珠道：「謝謝。」甘瓊道：「第三拳請你唱一個小曲。」寶珠銷了籌，有人遞過琵琶，寶珠將弦和准，唱了一個「登落」其詞曰：

「蘆雪亭，雪滿塔，蘆雪亭，雪滿塔，吹吹銅環輕扣把門開，善哉望仙姑，慈悲把梅花採，梅花採。」

寶珠唱畢，衆人喝采，各飲一杯賀曲。重又猜拳，寶珠又輸了拳與賈書，罰他唱大曲。烏師喊到席旁坐下，將笛子浪了調，寶珠唱了一套翠鳳毛翎。鄰桌上吃酒飯的人，總將眼睛望着這桌。寶珠唱畢，衆人喝采，飲酒賀曲，又各猜拳鬧酒。寶珠又喊烏師坐在席旁，拉皮琴，俗名二虎子。寶珠唱了一套二簧。唱畢，用飯，飯畢，揩了手臉。蕭化的小廝，關照賬房寫賬。蕭化邀着衆人出了酒館，上了馬車。此刻有許多馬車，方才出來。正是笙歌盈耳，彩袖成行。鄒武在車上將烟泡吞了，寶珠代他收拾。將車開到吳淞濱黃浦灘，外國大花園，各處游玩，看了各處芍藥，紅白相間，爛熳爭妍，寶珠折了幾枝玉樓春芍藥，帶到車上。各人用水烟紙煤點着，將跌來許多的水老鼠亂放。用

過午飯點心，頑到旁晚，將車放回，仍在四馬路公一車行門首，停住蕭化的小廝，吩咐馬夫，明日到公館領賞。馬夫連聲道：『是。』蕭化邀請衆人同行，賈書、鄒武、甘瓊、宋中、四人一同去了。衆人同着寶珠，復至迎春坊上樓。寶珠邀請衆人，同至房裏。衆人看見房中收拾得十分精潔，壁牆掛了四幅美人畫條，有一幅紅檳榔箋對聯，上寫着：

『月宮不許凡夫履，香味偏沾名士衣。』

上款是『寶珠校書雅玩』，下款是『惜花主人書贈』。兩旁邊又有題跋，寶珠邀請衆人入坐。那俊俏大姐到房裏獻茶，裝水煙，金珠、湘娥總在房裏相陪。鄒武先聽見湘娥喊那大姐，名叫阿金，此刻鄒武對阿金道：『阿金，開張燈來。』那阿金答應，就在寶珠床上擺了一塊小蓆子，開了燈。鄒武在腰間拿出烟盒，便睡了下去。金珠趕了過去，代他裝烟。蕭化吩咐擺酒，底下人來回道：『老爺們五位尊客，家中只有三位先生，還是別處接兩位來，還是就三個伺候呢？』賈書道：『就是三人，將就些罷，趕緊去辦，我們還要進城呢。』那人答應，下樓辦去了。這裏甘瓊與寶珠坐在一順椅子上，中間寶珠家中還有何人？寶珠道：『我自幼亡父母，並無姊妹弟兄，只有胞叔撫領成人，教習大小曲。前年將我捆到清江二年，他得了多少捆價私房銀兩首飾，今年又將我捆到上海，才來了月餘日子。』甘瓊聽了，不勝嗟嘆，一刻工夫，已將桌子擺開，擺了碟子杯筯。鄒武還在床上吃煙。湘娥還請入座，衆人催促，鄒武才將煙槍放下，立起身來，衆人依次坐下。蕭化年輕，又係主人，就在橫頭與金珠並坐，下去湘娥、寶珠二人，在下橫頭坐了。甘瓊坐的是四席，與寶珠坐的末席，靠得最近。大衆坐定，湘娥們三人輪流敬酒，敬菜，唱小曲。衆人只顧歡呼暢飲，那知寶珠却與甘瓊四目傳情，在桌底下捏手捏腳，兩情戀戀。甘瓊又在腰間解下一塊羊脂白玉琢成的車輪佩——那車輪是個活的，可以轉動，洗琢精工——悄悄遞與寶珠。寶珠接過去，收藏好了。甘瓊與寶珠猜拳，寶珠輸了請底，甘瓊罰他出席串佳期。寶珠聽了，架籌出席來串，又喊了烏師上樓，在旁

邊吹笛。寶珠拿一條大紅洋緞金夾繡，三藍蝴蝶穿花汗巾，在手裏轉動歌喉，唱「小姐小姐多豐采。」唱到「好叫我無端春興倩誰排。」將左手束在衣巾之內，彎着腰，右手拿耳挖子在頭上亂搔，那兩隻秋波斜眇着甘瓊，那輕狂之態，難以形容。甘瓊此時，意亂神迷，那魂靈已被寶珠勾攝去了一曲唱終，衆人喝采，寶珠入席，銷了籌，大衆賀曲，各飲一杯。賈書們總是久走煙花的，見甘瓊與寶珠兩情眷戀，這般光景，向湘娥道：「我們今日替你家寶珠先生，與甘老爺做媒。」湘娥道：「承老爺們盛愛，但有細情，尚未奉告。」不知湘娥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 甘壽來議謀妓女

### 鄆泮君約聚青樓

話說湘娥聽見賈書們代寶珠做媒，便道：「承老爺們抬舉，求之不得，那有推辭之理！但是一件寶珠，今尚未梳攏，他雖無父母，他叔子想他身上發一注大財，所以就擱到今。既是老爺們喜他，相應結過吳媽子，慢慢同他叔子商議，再爲恭喜罷。」賈書道：「如此甚好！」就叫寶珠與甘瓊兩人，先吃了個清和合杯，結了線頭，衆人各吃了一杯賀喜。彼此又猜拳飲酒，金珠湘娥各唱了一隻鬚情絲，酒罷席散，鄆武又去吃烟，甘瓊寶珠加倍綢繆，大衆催着鄆武將烟吃畢，一同下了樓。湘娥們送至樓窗口，伏在欄杆上，寶珠叮囑甘瓊，明日早些來，甘瓊連聲答應。那跟來的小廝，已將大把點了引路，出了迎春坊，過了寶善街，到棋盤街口分路各散。約定明早，各在同芳居茶館取齊。甘瓊回到姑爹家中，在書房內坐下，心中想着：「寶珠人品縹緲，舉止風流，我到上海，原是要買小的，今見如此尤物，何能捨此另尋？但他身落烟花，有這人品技藝，想必身價甚鉅，明日且同賈大爺們商議，定要設法成全，方遂心願。」胡思亂想，睡到床上，翻來翻去，一夜未曾安眠。到了次日清晨，趕早起來，洗漱已畢，帶着小喜子，來到同芳茶館，只見賈書鄆武蕭化早已到了。甘瓊向蕭化道：「多謝！」又與衆人見禮，入坐吃茶。見宋



中同了一個約年二十歲的少年人，身穿布服，布鞋，布襪，走進茶館，同到席前。衆人立起身來，招呼宋中，宋中同衆人見了禮，又向那個少年道：『兄弟，這四位都是我結拜過的弟兄，你過來見禮。』那少年人臉漲得通紅，向衆人作了揖，買書們忙問此位何人。宋中道：『這是舍表弟，昨日到寒舍來的。』衆人連忙還禮，邀請入坐。跑堂的叫穆偶仁，居住霍家橋南首。』指着宋中道：『他是我的表兄，我是他的表弟。吾因爲娶親，我家父親叫我上了上海來，買些零碎東西。昨日來了，就住在表兄家裏。』衆人聽他說了一番話，知他居鄉老實人，就不同他談。鄒武道：『今日奉屈買大哥，同三位兄弟，請仍到吳喜鳳敝相知那裏，永日一敘，務望賞光。』買書宋中蕭化聽了，欣然應允。甘瓊心原欲請大衆到迎春坊去，見衆人都允了鄒武，不便再說，也就答應，向買書道：『小弟有件事奉申。小弟在家娶親三載，並未生育。家嚴慈因小弟雁行失序，望孫甚殷，命弟到中，一則探視姑母，二則覓個小妾回去。』昨日見寶珠尙屬處女，弟欲將他拔去烟花，帶回家下，以慰家石之望。此事仰賴大哥諸兄弟，善爲小弟圖之，倘能成事，感佩深矣。』買書聽了這話，望着衆人道：『昨日愚兄之言，可爲先見矣。』鄒武道：『此事若是能成，真是才子得偶佳人，亦天地間一大快事也。大哥必須盡力爲甘兄弟圖之。』買書道：『但凡吃把勢飯的家中人，必爲奇貨，况寶珠有此色技，尙未破瓜，正是搖錢寶樹，非得重資，何能輕易放手。昨日金珠之言，可想而知。在愚兄看來，甘兄弟且不必性急，先以薄餽買寶珠歡心，甘兄弟如此美品青年，寶珠豈能無意待等兩情和洽，只寶珠心有所歸，聞彼有一叔父，賢弟破費一二百金，愚弟兄四人在寶珠耳畔爲撮合，何患不成。』衆人齊聲道：『好。』用過早點，宋中向穆竺道：『賢弟，請到寒舍去罷。愚兄今日有些小事，不能恭奉陪了。』穆竺立起身來就走。鄒武忙拉住向宋中道：『賢弟不是做哥哥的怪你，既是你的令親，我們就不好巴結，請去聚聚何妨。』宋中道：『二哥你不曉得，這些地方，不便與他同去。』鄒武執意不肯，關照了茶錢，拉着穆竺邀着衆人，

出了茶館門前，走過了寶善街口，一直朝西，到了新清和坊進內，走到第二庫門吳喜鳳家。望見裏面燈燭輝煌。那鄒武邀請衆人，進了大門，見是三間廳房，後面住宅廂房，共有五六個房間，衆人進內，早有底下人招呼，請到東首一間房內。只見湘簾翠幔，繡被錦衾，擺設精雅，學牆掛四幅美人畫條，有一幅珊瑚箋對聯，上寫着：

『桂樹臨風香愈遠，  
林花映日色偏嬌。』

上款寫『黛玉校書清玩』，下款是『惜花仙書贈』。對聯旁尚有題跋。衆人才進了房，見有一個女妓，約有十八九歲，挽了雙髻，尙未洗臉，兩道細眉，一對水汪汪的秋波，穿了一件白縐紗外托肩大鑲大滾小褂。加了一件楊妃洋縐面外肩，花邊滾銀紅袖裏薄絮背心，大紅洋縐夾套褲，元色縐裊褲，繫了一條玉色的洋縐花邊滾褲帶，大紅順袋鬚拖在半邊，尙未穿裙，有四寸大的脚，白水縐布襪套，鵝黃緞俏三藍滿幫花，木頭底的鞋子，鞞在脚上，尙未繫鞋帶，手腕上帶了一副包金鈕絲鐲。其人雖不縹緲，風韻甚是可人，坐在梳妝桌上，不知何故，默無言。見他們六人進了房來，連忙立起身來道：『五位老爺，請進請坐。』宋中口快道：『我等六人同來，因何請叫五位？想必是鄒二哥的貴相知了。』鄒武笑而不言，宋中道：『我還未請教鄒二嫂芳名。』鄒武道：『他叫林黛玉。』遂吩咐大姐開燈吃烟，只見黛玉向鄒武道：『你這幾日總不到這裏來，我着人日日來請，貴步難移。今日甚麼風，吹到我們這小地方來走走？』鄒武指着甘瓊道：『這甘兄弟初到上海，這兩日陪他頑頑，所以未到這裏。』黛玉道：『你的鬼話頗多。此刻我要洗臉，沒有工夫，回來等人在這裏再同你算帳。』忙喊老媽取水淨面，又見房外來了兩個女妓進房，一個年約二十三歲，梳的蘇場子髻，拴了一根綠押髮銀簪子，並未帶花圓圓的臉，兩道彎眉，一對雙箍子眼睛，臉上有幾個淺白細麻子，討喜不生厭，深深的兩個酒窩，一口白牙，兩耳帶了一付黃不黃白不白的環子，套着一付翠玉圈，穿了一件舊白與兒布，玉色縐絲鑲滾，外托肩小褂，加了一件新的蘇藍布面白布裏背心，繫了一條元色布洋布裙，露出一雙舊玉色洋縐套褲，不到四寸一雙小脚，穿一

愛漂白布襪套，洋藍布白絨情的蝴蝶穿花木頭底的鞋子，直底週根繫了一雙藕色洋縐鞋帶，手腕上並未帶鐲，其人雖是布服，素妝雅潔，並無烟花俗態。那一個年在二十左右，也是蘇場子鬆，拴了一根燒金簪，而前拴了一根燒金點翠如意，插了一柄玫瑰花，刷着劉海箍，鵝蛋臉，細眉圓眼，焦牙齒，耳帶燒金點翠九松亭銀環，套着白玉三套夾板圈，瘦苗條身材，穿一件漂白紬襪，元色縐絲鑲滾外托肩小褂，加了一件玉色洋縐面外托肩，元色緞大鑲大滾銀紬裏夾背心，束着一條元色洋縐百摺裙，銀紅洋縐套褲，有五寸大腳，白水縐布襪套，白洋縐繡五色花木頭底鞋子，釘着一團和氣銀鞋鼻，大紅洋縐鞋帶，手腕上帶着裏方外圓洋鑲銀鐲，二人走進房來，齊聲道：『五位老爺！一位姐夫！』就在學房門那邊椅上坐下，便請問了賈書宋中甘瓊蕭化穆竺姓名，居住事業。賈書道：『還未請問二位的芳名，年歲，住居。』那穿蘇藍布背心的道：『草字蘭芬，差長念二，本是揚州人，自幼到清江，今來上海，尙未半月。』那穿玉色洋縐背心的道：『草字如玉，今年十六歲，是清江人。』正說之間，聽得房外响叮噠，又走進一個女妓來，大約十七八歲，梳的元寶髮，帶着金簪，金如意，又斜插了一根燒金點翠丹鳳朝陽耳挖箍，帶了兩柄玫瑰花，又斜插了兩柄玫瑰花，圓胖臉，刷着虎爪，柳眉杏眼，貼了二張法瑯銀膏藥，肥胖身材，穿了一件銀紅杏布，元色縐絲大鑲大滾，外托肩小褂，加了一件藕紫大呢面外托肩，花邊滾着玉色板綾，裏夾背心，束了一條五色洋縐月宮裙，大紅線套縐褲，三個金响鈴，大紅的順袋，鬚拖在裙子旁邊，有四寸半脚，白洋布襪套，銀紅緞倩三藍滿幫花木頭底的鞋子，蝙蝠銀鞋鼻，紅洋緞鞋帶，手腕上帶着鍍金八寶金絲玦，玦鐲，左手第四指帶了一個赤金桶箍戒指，走進房來，滿面堆歡，請叫了一聲：『五位老爺！』就到床邊坐下，向鄒武道道：『姊夫！你這幾日不來，把我家黛玉小姐都想壞了。前日有人在這裏告訴，說是你又在這個地方，做下未完來了。』鄒武道道：『罷了！他適才已經哇咕過了，不要你這紅姐姐來灌隔壁迷湯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了，請問紅姐姐的芳名，年歲，住居，只見他答道：『草字金小寶，今年十八歲，敝地蘇州。』說畢，那先來的蘭芬如玉，

立起身來道：「五位老爺！一位姐夫！請坐坐！」都出房去了。鄒武吃了幾口烟，向黛玉道：「你將三子喊來！」黛玉叫老媽外面去喊三子。只見來一個有三十多歲男子，垂手站在房門外面，請教過諸位老爺。鄒武向穆竺道：「適纔幾位先生，足下懷喜那一位回來好陪你？」穆竺臉漲得通紅，並不作聲。鄒武將眼睛向三子擠了一擠道：「穆老爺不開口，想必是你家這幾位先生，總不如意，你到別處帶一個好的來奉陪穆老爺。你到迎春坊林家去，請寶珠先生，就說甘老爺在這裏呀。」甘玠道：「二哥不必去帶。」鄒武道：「請來鬧熱些，省得賢弟心懸兩地呢！」甘玠道：「二哥又說笑話了！」鄒武又向三子道：「你代我你上中辦八個碟子，四樣菜，晚上添二樣菜，四個小碗，到大館裏去辦，第一要好，不要你家那些例菜。我今日特地將五位老爺請來，關照家裏先生的好，好應酬，不可怠慢。」三子連聲答應，走出房去了。這黛玉梳洗已畢，帶了環子，插了兩柄玫瑰花，穿了裙子，繫了鞋帶，穿好鞋子，就睡到床上，與鄒武對槍過癮。宋中同小寶說頑話，嘻嘻哈哈。穆竺將宋中拉到房外天井裏，向宋中道：「表兄，你們同這女人，坐在房裏說頑話，倘或他的父母丈夫哥兒兄弟撞見，不可頭的表兄，讓我走回去罷。」宋中聽了這話，便笑道：「賢弟，你不要怕，儘管同他取笑，他是個表子，諸事總有哥哥。」穆竺道：「你是表兄，我是表弟，你今說他是個表姊，我却不要曉得這門親眷。」宋中聽了，忍不住笑，又不好罵他，仍將穆竺拉進房裏坐下。只聽得房外有人喊道：「洪先生來了，請這邊房裏坐罷。」門帘一啓，進來了一個女妓，年約有二十八歲，磨刀磚的臉，許多鵝兒斑，搽了一臉的粉，把臉搽青了，穿了一件西湖水洋布褂，繫了一條元色洋布裙，有六寸大的脚，穿了一雙洋布鞋子，底小幫大，全仗鞋帶着力。進了房來，請叫了一聲：「諸位老爺！」同黛玉小寶，彼此招呼。黛玉道：「姐姐請坐！」賈書門總不認得，請問他的名姓，居住在那裏。宋中道：「大哥，你當真不認得他，他叫洪豔珍，是興化人，現在這惠秀里。我那一日同幾個朋友，到那裏打茶會，看見他家，却有四五個夥計，要算這洪先生是個尖兒。那些夥計，我不怕洪先生見怪，都是些牛鬼蛇神，看不上眼。我聽見與洪先生相好，

的一個朋友說：這洪先生床鋪，要算考第一呢！豔珍含着笑道：『你老爺雖有些面善，却不知尊姓，見面就拿我細人評味兒，要是吃酒，我要罰你一大碗。』說得大眾都笑起來。豔珍請問過各人尊姓，又問了黛玉小寶名字。正在談話之間，只見三子走進房來，向鄒武道：『中晚的菜，總在小菜場辦。寶珠先生已經請過，即刻就來。』鄒武點了點頭，向甘瓊道：『甘兄弟，我若不把弟媳請來，兄弟不得滿意。回來弟媳來了，早間所談那話，賢弟須要下些深法，極力謀爲事成之日，我兄弟總要大大的擾你的東道。』甘瓊道：『大哥不必取笑，倘能倖成功，何能不請呢！』又談了半晌閒話，只聽得房外大眾笑語聲，响鈴叮噹聲，木頭底脚步聲，不知是甚麼人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 吃花酒猜拳行令

### 打茶會尋事生風

話說賈書們正在黛玉房內閒談，只聽得房外笑語脚步聲響，門帘啓處，走進一個男壯女妓，衆人見是寶珠，忙道：『請坐！』寶珠請叫過衆人，又與黛玉小寶洪豔珍彼此問名招呼，就在甘瓊旁邊坐下。房裏大姐坐下，趕忙獻茶裝烟。那跟寶珠的人，拿了一根銀水烟袋，遞與甘瓊了，真北永泰皮絲烟，遞到寶珠手內。寶珠啣在口裏，那人將紙煤吹着，將烟點着，寶珠嗅了二口，將烟袋遞與甘瓊，甘瓊接着，連忙就嗅，覺得清香撲鼻，心曠神怡。他們二人眉眼傳情，比昨日更加親密。那陸蘭芬金如玉聽說寶珠洪豔珍來了，總到了黛玉房裏。豔珍寶珠看見他們二人進房，立起身來招呼入坐，彼此道過姓名。黛玉向蘭芬道：『蘭哥哥過來吃烟。』蘭芬道：『哥哥，你請我已過癮了。』黛玉站起將蘭芬拉到床邊坐下道：『吃兩口頑頑。』蘭芬睡下去，先打了一口烟敬鄒武。鄒武道：『我吃了半會了，你老實些罷。』蘭芬又請衆人吃烟，衆人不吃。蘭芬遂吃了二三口，讓鄒武調邊。蘭芬睡到這邊來，打了一口烟敬鄒武，然後一遞一口吃。穆竺坐在房裏，看見他們爬起睡倒，在那小盒內挑的仿佛

膏藥，又在燈頭燒了吃，不知吃些甚麼烟？又不好問，癡呆呆坐在房裏。看見方桌上擺了一張矮紅漆几子，上面擺了一件物事，又不像個木頭盒子，又不像個小亭子，頂上四角，共有五個黃亮亮的，彷彿小銅蠟燭；而前二根黃亮亮的銅柱子嵌着玻璃，裏面是塊鑿化貼金黃銅，中間圓圓的一塊白磁，當中一個小洞，有兩根針晃晃轉轉；那白磁週圍有些直直灣灣黑痕子，又不像字，又不像符，又聽得那裏面滴滴落落，好像是打驟櫃聲音。穆竺正在心裏躊躇，不知是件甚麼物事，聽得那裏面叮叮噹噹了十一聲，只見三子走進房來，將八仙桌上擺的物件，搬到梳桌上，同大姐將方桌抬到中間，捧了四個茶食碟子進房，擺在桌上，重新換了茶，擺好椅子。黛玉邀請了寶珠、豔珍，並六位老爺，隨意拈拈。賈書道：「我們腹中尚飽，才吃過點，相應寶弟媳同洪先生老實些罷。」黛玉們將寶珠、豔珍扯了坐下，黛玉抓了些瓜子蜜棗敬他二人，又將雞蛋糕奉敬寶珠，又敬豔珍。蘭芬睡在床上打烟，拗起身來道：「二位姐姐老實些，恕我不敬奉了。」豔珍道：「姐姐請過癮，不要打岔。」寶珠道：「蘭芬姊是有福的人，吃的萬壽膏。」蘭芬道：「姐姐說笑話了，我已被這件東西抗死了。」說着，又睡下去打烟去了。寶珠剝了些瓜子仁，趁衆人不知備時，悄悄遞在甘瓊手內。他們用過茶食，碟子有人收過。豔珍就坐到床邊，鄒武看見他的臉色，知是吃烟的人，隨即立起身來說道：「洪先生這裏讓你吃兩口。」豔珍也不推辭，就睡下去，與蘭芬對槍。賈書們與小寶們談笑談話，只有穆竺一人，呆坐不言。此刻打十二下，三子進房，向鄒武說道：「鄒老爺菜已來了，還是擺，還是緩些？」鄒武道：「既來了，就擺罷。」三子答應，同打雜的抬了一張圓桌，而子擺在八仙桌上，擺十二張椅子，十二雙杯筋，擺好圍碟，燙了兩壺百花酒，放在桌上。鄒武邀請衆人入座。賈書說道：「圓桌不分上下，甘兄弟是寶珠先生相陪，不必說了；穆兄弟是遠客，豔珍先生是請來的，相應就陪；鄒兄弟、宋兄弟、蕭兄弟歡喜那位，就那同位坐。」他就着蘭芬道：「我同你坐罷。」蕭化道：「如玉先生同我坐罷。」宋中道：「黛玉子是有主顧了，小寶先生是壞蠶豆，同我同坐罷。」賈書道：「不是我們不把結小寶先生，怕他太紅，要烙

人呢！小寶道：『今日初會，就拿我細娃子評味，回來再說罷。』黛玉向鄒武道：『我們老夫老妻，沒有謙遜了，老實些罷。』大家總入了坐，穆竺還站在那裏。豔珍道：『穆老爺請坐。』宋中道：『兄弟，你請坐。愚兄方在天井裏，同你說過，我何能把苦你吃呢？』鄒武將穆竺拉了坐下，豔珍與穆竺並肩而坐，穆竺臉漲得通紅，心裏跳跳的，生怕靠着豔珍，要想到右邊讓讓，那知右邊又是小寶，弄得穆竺躊躇不安。那房裏大姐，看見穆竺這般伸縮縮的模樣，遂道：『穆老爺不是我代豔珍先生說，人粗俗些，請你老爺包含。吃過酒，我與你老爺做媒。』穆竺聽了，急忙說道：『我已定了業，已看了七月裏年庚就娶，如今我何能再定一個呢？我且是爲娶妻，才來上海買零碎東西的。』衆人一聽，忍不住哂笑。黛玉隨與衆人姊妹謙遜敬酒，你謙我遜，黛玉遂執着酒壺道：『在房裏有僭衆位姐姐，我先敬了普席掛酒。』黛玉端起自己酒杯，先飲乾了，候着衆人將酒杯乾了，才將酒杯放下，又將普席的酒杯掛滿，蘭芬們各將果碟敬送，又各敬過酒。黛玉道：『還是我僭各位姐姐敬拳，每人猜了三拳，各有輸贏，互相請底，罰酒唱曲。獨穆竺不肯猜拳，連猜瓜子亦是不懂，拳到他面前，他情愿吃一杯酒，衆人不好強他。』寶珠蘭芬豔珍小寶如玉等，總敬過拳，也有輸的，吃酒的，也有輸的，唱曲的。上了一個菜，衆人略吃了些。鄒武道：『猜拳殊覺沒趣，我們行個令頑頑。』賈大哥同四位兄弟，意下如何？賈書道：『有趣。』衆人齊聲道：『好！但不知還是連他們先生呢？還單是我們呢？』鄒武道：『我們六人，各行一令，比如我的令行過，黛玉先生唱個小曲，大哥的令行過，請教蘭先生唱個小曲，照樣挨行，豈不最妙？』衆人均都依了，穆竺並不噴聲。鄒武道：『穆老兄弟怎樣？』穆竺道：『我不懂得甚麼令不令，老實吃杯酒罷了。』衆人道：『既是穆兄弟不行令，我們公敬一大杯。』喊人取大杯來掛滿，穆竺並不推辭，一飲而乾。衆人道：『好酒量。』請鄒武說令，鄒武飲了一杯，令酒道：『一個要水滸人綽號，一句四書，一句六才子，要串意，如說不出，及說錯者，均罰一大杯。』衆人道：『請教。』鄒武道：『玉麒麟，子哭之慟，那管衫兒袖兒，搵溼重重淚。』衆人讚好，黛玉唱了一個軟平調，其詞曰：

畫梁對對翻新燕，桃紅似火，柳綠如煙；對菱花，不覺瘦損如花面。盼歸期，雁杳魚沉書不見；滿懷春恨，愁鎖眉尖。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黛玉唱畢，衆人喝采。鄒武道：「這些門生小曲，我們都聽厭了。回來那個再唱，罰他一大碗酒。」衆人道：「有理呀有理！」到賈書說令，賈書道：「聖手書生，威而不猛；筆尖兒橫掃千人軍。」大衆讚好，蘭芬喊人提過琵琶，將絃和准，唱了一個疊落其詞曰：

「我爲你把相思害！我爲你把相思害！我爲你懶旁妝臺，傷懷我爲你夢魂常繞巫山——巫山外！我爲你添愁眉黛，我爲你添愁眉黛，咳嗽我爲你瘦損形骸，悲哀我爲你何時了却相思——相思債！」

蘭芬唱畢，衆人喝采。鄒武道：「蘭先生可謂善灌迷湯了！不曉得你爲那個害的相思？今日在我們賈大哥跟前賣虛情。」蘭芬道：「鄒老爺不必在這裏瞎挑眼。有句話我若告訴了黛玉姐姐，只怕同你就不得好開交了。」賈書道：「不必說這些敲弦擊月的話了。宋兄弟快接令罷！」宋中道：「花和尚先修其身，不禮梁王懺。」衆人讚好，小寶唱了一個滿江紅，其詞曰：

「俏人兒！我愛你風流俏俊，豐雅是天生；我愛你人品好，作事聰明，說話又溫存；我愛你，非是假，千真萬真，夙世良緣分；易求無價寶，真個難覓有情人。何日將心趁？我有句衷腸話，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小寶唱畢，衆人喝采。鄒武道：「小寶先生，你不必煩！我這宋兄弟肯而又肯，包你今日趁心就是了。」賈書道：「趁心不趁心，回來再講；工夫各自忙，甘兄弟說令。」甘瓊道：「浪子鑽穴隙相窺，不想姻緣想甚麼？」衆人都說好，賈書就回寶珠道：「你可聽見我甘兄弟的肺腑話了？」寶珠微微一笑，喊跟來的人，遞過琵琶，將絃準了，唱了一個劈破玉，其詞曰：



「情人兒，忘記了當初相交時候；那時節，你愛我，我愛你，恩愛綢繆，癡心腸，實指望天長地久；誰知你半路途中，把我丟下，你罷休時，我不休，貧花賊，負義仇，喪盡良心，騙女流，但願你早早應了當初咒！」

寶珠唱畢，琵琶有人取過。鄒武道：「寶珠先生這個小曲，唱得少興。我廿兄弟豈是這等薄情人，要罰你一大碗酒。」寶珠道：「怪我唱得不好，實是量窄，要請推情。」賈書道：「這個情，非廿兄弟不能講。」甘瓊道：「他唱得不好，再罰他唱個好的罷。」賈書道：「廿兄弟捨不得把酒他喝，便宜他了。」寶珠道：「諸位老爺不必哇咕，我唱二簫賠罪。」宋中道：「你揀拿首唱罷。」忙喊烏帥，坐在席邊，拉起提琴，寶珠取過琵琶，將絃對準，寶珠遂唱道：

「林黛玉，悶懨懨，心中愁悶；聽窗外，風弄竹，無限淒涼！喚紫鵲，推紗窗，且把心散。想當初，進榮府，何等關在；與寶玉，日同食，夜同炕，枕他愛我，我愛他，一刻難忘；癡心腸，實指望，終身有托。到如今，均長大，男女有別見了，面反說些，虛言巧語，平白的，又來了，薛氏姨媽，他有女，名寶釵，容貌端莊，說甚麼，金玉緣，可配鸞鳳，癡寶玉，聽人言，心生妄想，可憐我，苦伶仃，早喪爹娘，無限的心中苦，誰訴衷腸，奴只得，常垂淚，暗自悲傷，可恨那王熙鳳，折散鴛鴦！」

寶珠唱畢，衆人喝采，琵琶有人取過，烏帥退出房外去了。衆人催着蕭化說令，蕭化道：「我不說，吃杯酒罷。」鄒武不肯，再三催促，蕭化道：「托塔天王，每日五更清早起，勾引張生跳過粉牆。」衆人笑道：「蕭化弟，你要罰多少？」蕭化道：「我並未說錯，因何要罰？」托塔天王，是晁蓋的綽號。每日五更清早起，難道不是句書？引張生跳過粉牆，難道張生不是西廂上人？」賈書道：「蕭兄弟，你不要張辯了，晁蓋不是天罡地煞正傳之內，然而尚係水滸人，還可將就，這每日五更清早起，是後人撰的女兒經，並不是四書，該罰一大杯。這勾引張生跳過粉牆，是那唱的鮮花上的，並非六才詞句，又該罰一大杯。」蕭化道：「理應遵命，無如兄弟實是量窄，不能吃。」如玉道：

「我代你一杯。」鄒武道：「本來派你一個小曲，如今你又代酒，你必須先串個小曲，我們才能依你。」如玉道：「謹遵台命。」賈書道：「蕭兄弟執意不肯飲，也應說個笑話罷。」衆人齊道：「如此甚好。」如玉道：「串得好，衆位老爺包含。」遂架籌出席，拿了一條湖色洋縐，金夾繡五彩鳳穿牡丹手巾，出了一個二八佳人巧梳妝，串畢衆人喝采，如玉入席銷了籌，飲了一大杯，衆人催着蕭化說笑話。蕭化道：「說得不發笑，諸位哥哥莫怪！」衆人道：「頑意兒，那個怪呢？快些說罷。」蕭化道：「獻醜了！」衆人道：「洗耳恭聽。」化道：「諸位聽者。」

假斯文朋友在路遇相識，一揖之後，這個問題道：「兄呀！近日有甚佳作？」那個道：「前日有個朋友托我撰副對聯，他是父母俱全，一妻數妾，要在對句內，包羅閤家懂的意思。我就將「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那副對聯，改了幾字，是「爺增歲月娘增壽，妻滿乾坤妾滿門」。可是將閤家懂包在其內了？」這人拍掌大笑道：「足見斯文有同心，前日家母六十壽辰，各色齊備，只少一副壽聯。我兄弟又不屑求人，也是將這一副春聯，改了兩個字，是「天增歲月娘增壽，春滿乾坤父滿門」。」

衆人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個父滿門！」蕭化將一小杯酒飲乾，衆人道：「穆兄弟不行，我們要公敬一大杯酒，請藍珍先生唱小曲。」穆道：「實在好酒量，端起大杯一飲而乾。」藍珍道：「派到我獻醜，唱得不好，諸位老爺包含。」賈書道：「不必說這些套話，快些唱罷。」藍珍唱了一個剪剪花，其詞曰：

「姐在房中悶沉沉，烟癮來了沒有精神，真正坑死人呵！欠打了無其數，鼻噴連連不住聲，兩淚紛紛；四肢無力過身軟，喉嚨作癢肚裏痛，彷彿像臨盆。欲要買土無錢鈔，欲要挑烟賒斷了門，烟灰吃盡了根。那位情哥同我真相好，挑個箬子救救我命殘生，同他關個門。」

藍珍唱畢，衆人讚好。宋中道：「藍珍先生那一天脫了烟，我挑一大盒子，讓你吃了，好同我來關房門？」藍珍道：「難道是你會說？」將眼一漂，小寶道：「你們這個令甚是有趣，我也想了，不知用得用不得？」賈書們聽

了詫異道：「請教請教。」小寶道：「及時雨、迅雷、又驚又愛。」賈書聽了，連讚連好道：「文簡意申，敏捷之至！我們肉眼，不知你有此奇才，可謂埋沒英才，要公敬一大杯。」我們大衆陪你一大杯。」忙喊人取了些大杯來，自己拿自斟壺來，斟了一杯，遞與小寶，小寶連忙立起身來，將大杯接過，又在賈書手內，將自斟壺奪過，在各人前斟了大杯。大衆陪着小寶飲乾，鄒武又吃了一杯，圓令酒，然後賈書宋中、甘瓊、蕭化，每人出了一個令，挨次行終，蘭芬、黛玉如玉、寶珠、小寶、豔珍們，又唱了幾個小曲，豔珍又唱了一個「寡婦哭五更」，唱畢，衆人喝采。宋中向豔珍道：「我聽見人說你，有個甚麼常隨嘆五更，又新又好，我們今日要請你唱與我們聽聽。」豔珍推說不會，宋中定要他唱，又叫蘭芬、寶珠二人，各將琵琶彈起，並喊烏帥坐在席旁，拉起提琴，自己用一雙牙筋，一個五寸細瓷碟，在手中敲着催促。豔珍道：「唱得不好，諸位老爺，與衆位姐姐包含！」衆人道：「洗耳恭聽。」豔珍遂唱道：

「一更裏，窗前月光華，可嘆我們命運差，受波查，跑海投不着主人家，背井離鄉，遠拋撇爹和媽，悔當初不學耕和稼，南來北往，全靠朋友拉，行囊衣服，一樣不能差。我的天呀，顧不得含羞臉，只得把棹書下。」

「二更裏，窗前月光輝，可嘆我們武藝灰，派事微，初來吃些合漏水，開印無我分，掛號沒我爲，流差問了充軍罪，押解囚徒，上下跑往回，犯人動怒，笑臉相陪。我的天呀，就是長短解，我也不敢將他來得罪。」

「三更裏，窗前月光寒，可嘆我們跟官難，好心煩，百般巴結派，跟班烟茶親手捧，彎腰帶笑顏，有種官府愛嬉頑，朋友都恥笑，哇咕言雜煩，自己心中氣，不好向人談。我的天呀，說甚麼少屁中龜老討飯。」

「四更裏，窗前月光圓，可嘆我們小長隨，空老官派了門印，有了權，衣服時新換，書差做玩伴，烏烟嫖賭都學完，女妓小旦夜共歡，浪費銀錢，忘記家園。我的天呀，碰頂子，就把行李捲。」

「五更裏，窗前月光沉，可嘆我們不如人，苦難伸，打了門子派，差們接回官話，時刻要留神，差來差去鬧紛紛，終朝忙碌碌，四處喊掉魂，門印尋銀子，看見氣壞人。我的天呀，不是大烟累，久已別處滾。」

天明窗前月光遲，可嘆我們落臺時，苦誰知？住在寓所怎支持，行囊都當盡，衣服不勝時。烟癮到了沒法施，想起妻和子，不覺淚如絲。尋朋告友，沒處打把子。我的天呀難道跟官人，應該落在他鄉死。

豔珍唱畢，衆人齊喝采道：『妙極！妙極！』蘭芬寶珠的琵琶，有人接過，宋中將牙筋瓷碟，放在桌上；烏帥拿了提琴，退出房外去了。衆人斟了一大杯酒，公敬豔珍，每人又吃了一杯賀曲。蘭芬寶珠每人又唱了一齣大曲，並西皮二簧。衆人都有了幾分醉意，說道：『我們拿飯吃，晚間再鬧罷。』大衆用了飯，揩過了臉，散坐吃茶。鄒武黛玉，仍到床上過了癮。穆竺定要先走，衆人款留不住。宋中道：『他既要去，二哥讓他去罷。』穆竺聽了，也未辭別衆人，連忙去了。蘭芬悄悄將賈書扯到房裏，賈書看見雖沒甚麼擺設，收拾十分潔清，壁中挂了四幅美人畫條，一付黃蠟箋對聯，上寫着：

『鳳鳥和鳴鸞率舞，  
林花爛熳蝶常飛。』

上款是『蘭芬女史雅玩』，下款是『愛花生書贈』。蘭芬邀請賈書坐下，喊老媽烹了一壺濃茶來，親自取了一個五彩細盜茶缸，斟了半大茶缸子茶，恭敬賈書，又叫老媽將燈開了，請賈書吃烟。賈書道：『不會！』蘭芬道：『吃兩口解解酒。』將賈書扯到床上睡下，蘭芬打了一口烟，敬賈書吃了。賈書道：『我不會吃烟。』此刻吃了一口，覺得比黛玉先生房裏的烟香些，是何道理？蘭芬道：『我是前日有個客，送我的大士，我纔着煮的，故而香些。你再吃一口。』賈書又吃一口，覺得酒意散些，向蘭芬道：『你家中還有何人？』蘭芬默然不答。賈書又問，蘭芬嘆了一口氣道：『賈老爺！你莫笑我！自幼母親早喪，我父親貪酒好賭，將我許與堂名裏梳頭的藍四姐家做養媳。七歲將我帶到清江開門家，叫我彈唱，也不肯學，我不知挨了多少打罵。我家婆在清江開門家裏有十幾個夥計，十三歲就逼我做渾生意，也不知代他家尋了多少洋錢，只因我家大伯同我家丈夫，又嫖又賭，又吃大烟，亂回家裏先生睡覺，鬧了幾次，爸毆，打了幾場，惡官司，累了一千多洋錢債來，門也不能開了，逃回至上海。現

在我家婆同了丈夫大伯租了人家半間破屋，每日要四五百文費用。我在這裏雖說是分賬，是借的印子錢做的鋪蓋，我在清江首飾衣服均已當盡。現在每日要打印子錢，吃早茶，帶花胭脂粉零用，又有幾口倒頭烟，家裏每日鬧着要錢。我來的日子又淺，身上也沒有熟客，叫我如何敷衍得過去？」說着，淚珠欲墮。賈書道：「我看你雖落風塵，恰無烟花俗態，不必性急，自有好處。如不厭棄我的意思，想來巴結，不知你意下如何？」蘭芬道：「你老爺樓梯子高，我腳大臉醜，恐怕巴結不上。」賈書道：「這些話，我聽厭了。如若同我扳個相好，一切小事件，我還可以幫忙。」那房裏高媽正在裝水烟，遂道：「我們這蘭芬先生，人是極好的，但是初來，家累又重，你老爺與他扳相好，就是他的造化了。」賈書道：「我們是對面成交，不要你說現成話。明日又說要謝媒，放我的差了。」高媽道：「那有個新娘走上轎的！」正在房中談笑，只見甘瓊挽着寶珠的手走進房來。甘瓊道：「大哥談到好處，我們不該來取厭的。」蘭芬趕忙起身道：「甘家老爺，寶珠姐姐請坐。高媽裝烟獻茶。」蘭芬請甘瓊寶珠吃大烟，兩人總不肯吃，仍叫蘭芬睡下過癮。又談了些閒話。三子走來道：「那老爺請賈老爺甘老爺寶珠先生們用下午。」蘭芬叫老媽將烟燈收起，就請賈書甘瓊同到黛玉房裏，衆人用過點心，閒談取笑。晚間點了蠟燭，擺下杯筋圍碟，仍照各人陪客原坐入席。飲到半酣，正在歡呼暢飲之際，只聽得房外天井內的聲音，有七八個人脚步響，又有火把幾條，撩在天井內的聲音，又聽得三子道：「請在這邊房裏坐。」又聽得那些人走進對過房裏去了。又見三子到黛玉房裏來，悄悄將如玉小寶喊了出來。一刻工夫，如玉進房，銷了簪入坐，使了個眼色，叫蘭芬出席。過去了片刻，又聽得對過房裏吵鬧之聲，茶碗擲在地下，又聽得有人喊道：「你家狼不懂事，我們又不常來，拿我們不曉得當個甚麼人，瞧不起我們？」又聽小寶說道：「諸位老爺甚麼事情動怒，諸凡不是，看我乾女兒分上罷！」又聽得那些人說道：「這家只認得睜眼睛的金剛，認不得閉眼睛的佛。我們走了，看你們可頑得長就是了！」七言八語，走到天井內，將火把點起，唧唧咕咕，忿忿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好勇鬪狠攬人搶物 排難解紛設席賠罪

話說賈書們在黛玉房中，聽得對過房裏，不知何人吵鬧，寶珠嚇得戰戰兢兢。聽得那些人點了火把去了，那武忙將一子喊來問道：「適纔是許甚麼人因何吵鬧？」三子道：「我只認得兩個，一個是當過鄉勇的，尤得壽人都喊他尤不透；那一個是在茶館裏捏過點心的，名叫燕相。同了幾個短打不尷不尬的少年人來打茶圍，進了門來，就瞎搶瞎捧，趕忙請他們到房裏坐下，纔倒了茶去，就怪水烟來遲了，有意拆梢，把茶碗擲碎在地，唧唧咕咕的去了。」鄒武道：「你家東家喜鳳到那裏去了？」他因何不出來會他們呢？」三子道：「東家不在家，到浴室洗澡去了。」鄒武道：「他們去了未必干休。」三子道：「這些不相干的，不要緊，由他們去呀！」鄒武道：「寶珠先生的轎子，可曾來呢？」三子道：「早已來了。」鄒武向寶珠道：「寶珠，你不必怕，早些回去罷！」甘瓊拿出一塊洋錢來，把與喜鳳家底下人，算江湖禮，又把了兩塊洋錢與跟寶珠來的烏師，並底下人，又向寶珠道：「你的局包，我明日送來。」寶珠點點頭道：「你送我回去。」甘瓊道：「今日遲了，我明日到你那裏罷。」寶珠與甘瓊附耳，不知說甚麼言語，叮囑甘瓊明日早去，甘瓊諾諾連聲。寶珠辭別賈書們衆人，又與黛玉們作辭。方纔出了房門，走到大門外，上了小橋，三子停了四包茶食，點了兩枝安息香，遞與跟寶珠的人，回迎春坊去了。這裏鄒武們酒也不喫了，各要回去。黛玉不肯讓鄒武走，鄒武說有要事，不能在外住宿，說之再三，黛玉氣急臉紅的說，了許多醋話，纔讓鄒武同賈書們出了喜鳳家大門，約定明日早間，各在第一樓茶館取齊，分路各散，暫且不表。再說尤得壽們出了喜鳳家大門，大衆氣忿忿的商議主見，尤得壽道：「龜是脊背朝天，不喫他，他要效尤，我們約些朋友到他家裏，攙他兩個人，挑挑縣門首該班的朋友，自然有攔停出來了，事劃劃他的翅，纔曉得利害，嗣後纔曉得起我們呢！」燕相道：「現在道衙吏皂班該班的朋友，與我做過會的，你們儘管辦，總是我承擔，不叫弟

兒們作難。衆人道：『好』。遂到了寶善街約了些初出市的把勢，十幾個流氓在雜貨店內買火把，腰內挖出二三十文一大錢少，小錢多，帶槍帶拿一點起了幾條火把，抓了米店裏十幾根米籌，蜂擁來到喜鳳家門首。他家大門本是開着，遂一闖而進，人聲嘈雜，火光沖天。有些玩友，同女堂官們不知何事，嚇得屁滾尿流，尖伶的總躲下漏子去了，還有躲在床後，並柴堆裏，只有金如玉未曾躲避得及，被回去的兩個二等把勢，一個姓唐名叫唐統，一個姓史混名史肉頭，抓住頭髮，將銀簪耳挖，全除了去，安安担。尤得壽領着衆人，將些窗櫺什物，打得乒乒乓兵，前後找尋喜鳳，未曾找着。那金小寶房裏，有個人在那裏打茶園。此人姓白名白實新，弟兄幾個，他居長，人總喊他白大，專在清渾堂名裏打白茶園，喫白食，傳簽打知單，逢時遇節打秋風，不拘那家堂名鬧出事來，他總擰着做攔停，兩邊費情討好。今日正在這裏打茶園，聽得外面喧嚷，趕着出了房來，看見是尤得壽燕相們，就將尤得壽攔住問道：『尤大哥爲着何事？』尤得壽道：『白大哥你不必管他家事，我弟兄們不打帳，過於叫人下不來。今日拚打幾十，叫他家這牢門開不成。』白實新聽了，就往地下一跪，將衆人攔住道：『尤大哥們暫歇雷霆，喜鳳雖是不懂人事，還要看他家照應的庚四老爺分上。他是個朋友，最肯結交朋友。如今哥哥們權且將如玉先生交與兄弟，此刻茶前酒後，不便說話，明日大早，請在旭日同昇樓，我兄弟同庚老四過來，總叫弟兄們過得去。』尤得壽總不肯依，正欲將如玉攙了出去，却那素日代喜鳳家掌門的庾家福，同兩個差夥王七、趙八，跑得喘吁吁的趕奔前來。到了裏面，有庾家福見了衆人，就跪在地下，攔住衆人討情。白實新王七趙八再三說合，有那尤得壽同去的，做好做歹，也將金如玉纔放了手，交與白實新，大衆執着火把米籌，洋洋去了。庾家福邀着白實新，到如玉房裏坐下。那些打雜的，先不知躲在何處，如今見人已去了，趕忙進房獻茶裝烟。庾家福向白實新道：『今日到難爲兄弟，若不是大兄弟在這裏，不知鬧成甚麼樣子了。』白實新道：『我是一則到此玩玩，二則想同喜鳳說話，不意到了這裏，既然有了他們鬧事，你四哥又不在這裏，我又不是活人，何能不管』

「四哥！你是如何曉得的？」三子站在旁邊道：「我看見他們進內，來意不善，我就溜了出去，想到四老爹府上去請四老爹。可巧在路上撞遇，請了來的。」原來這庾家福在府裏當門房，官名庾仁，排行第四，代喜鳳家照應。每月送他月錢，節下送禮，平時還要放差，很有出息，所以三子一請即到。三子開了燈來，與庾家福喫烟。這邊如玉哭哭啼啼，趕進房裏，向白實新庾家福道了謝。庾家福道：「如玉先生，你可曾吃苦了？缺些甚麼東西？」如玉道：「多虧白乾爺攔着，沒有喫甚麼苦。簪子耳挖，鑷頭，都沒有了；順袋裏還有一塊洋錢，二三十個角子，也被他們拏去了。」庾家福道：「你不必哭，明日包管照數還你。」如玉道：「總要拜托衆位乾爺，幫幫窮乾女兒的忙，我只好磕兩個頭罷。」庾家福叫三子將喜鳳喊來，喜鳳到了房裏，跪在地上，磕了個頭道：「謝謝諸位老爺。」立起身，向庾家福道：「四老爹，我這牢門，真是不能開了。今日他們來，纔到了房裏，就趕着喊先生去應酬裝烟獻茶。平空拆梢，將茶碗摔碎，嚷嚷咕咕去了。那時我不在家，我洗了澡回來，方纔曉得。那知一刻工夫，他們約了許多人來，外面打到裏面來，虧我眼亮躲的了，被他們將家內窗櫺什物打壞，還搶去好些東西。若不是白大爺在這裏攔着，如玉先生已被他們攙去了。這幾天一點生意沒有，昨天晚上打醉炭盆火，好容易今日擺了一台酒，纔吃到半盞，被他們一鬧，總散了。還不知開發可弄得到呢？越想越氣。如今同老爺商議，縣裏有幾個師爺，常在這裏，我想同他們打場官司。」庾家福道：「你要打官司，我也不能攔你。你就要先將如玉先生交與白大爺，讓白大爺交與他們，你再准備打官司。不然，你叫白大爺怎樣對他們呢？要說仗着這些師爺的力，他們何能常在這裏？千明日，萬萬後日，除非你不在上海，打把勢，可以打場官司散夥。你自己想想，你現在欠人多少債？務打了官司，難道債主就不要錢了？氣是好忍的。依我說，明日請白大爺同我到茶館去會他們，向他們說，將拿去的東西還你做個主人，叫他們以後照應你些就是了。」三子道：「老爹說的話不錯，他此刻氣昏了，不要睬他；老爺酌量辦就是了。」庾家福們喫了一會烟，到三更多時分纔走，約定明日大早，在茶館，先到先等，分路回



家，一宿已過。次日清晨，庾家福同王七趙八到了旭日同昇樓茶館，見白實新早已坐在那裏，招呼入席吃茶，各用早點。一刻工夫，尤得壽燕相同着昨晚去的衆人陸續來到。庾家福白實新起身招呼，坐了幾桌。衆人喊跑堂的下麵買點心，下水餃，做蔥油燒餅，有如餓虎爭食，吵嚷不清。庾家福等他們各人用過點，立起身來，到尤得壽燕相們各人席前，斟了茶道：「諸位兄弟，做哥哥的今日特來討個情。喜鳳不懂人事，一切都要望光，看我薄面。所有他的不是，罰他賠席賠罪；弟兄們昨日拏的他家東西，也要討情還他。」尤得壽道：「我兄弟年輕，出來頑的日子又淺，並不曉得你四老爺在他家照應。我弟兄們實是爲喜鳳瞧不起我們，誠心昨日要攙他家兩個人，叫他牢門開不成。不意撞見改惡星君白老大，在那裏攔着；又是你四老爹趕了來。我們這些少年弟兄，那個能違做你老人家？今日又賞賞臉，到茶館裏來，我兄弟也久慕你四老爹是個大朋友，未曾過來巴結；你四老爹吩咐，理當遵命。無如這樣說法，並非我們大樣，實是叫兄弟們過不去。所有他家的東西，我們也不就這臭名，照數還他；只叫他唱兩本髦兒戲，備十桌酒席，就饒了他。再不然，叫他送我們個訪單，我們領他的就是了。」庾家福道：「尤大哥你說到那裏去了？喜鳳雖是不懂人事，我兄弟素昔不劣賴，忝教還可以帶着交情，愿可以遵命唱戲。念喜鳳實是事壞，非我代他哭窮，你們問白老大就知道他的事了。」尤得壽直意不允，就要往茶館外跑，被白實新扯住膀臂，兩捏道：「弟兄們這件事不必把難字與庾四哥寫。自古道：巧媳婦難煮無米粥。若論喜鳳素昔不懂人事，我就可惡他。如今不看頑罷，的要投帖的；諸凡百事，要推四老爹分上。念喜鳳實是事壞，唱戲不起，罰他備四桌酒席，在泰和館賠罪。弟兄們抬抬膀子，讓他過去罷。」隣席又有許多常在這些清淨堂名裏，喫白食的朋友，走過來推現成情，做現成攔停，等了了事，好一同前去喫一頓。又有昨晚同尤得壽去的兩個人，做好做歹，向尤得壽道：「一千二百樁事，都推庾四老爹分上罷。」尤得壽委委曲曲的，將兩個小把勢喊過來，關照他們，將昨晚所拏衣飾照數送還喜鳳家內，我們在泰和館等着你們。」那兩個小把勢，一人姓錢名貫之。

父親在日是慣放火債，創成家業，一生最喜討小便宜。買人田房，總要有待到除夕幾更天，方纔成交；銀色是低潮的，錢色是攙和私鉛的。可憐那賣主不知多少事件，等這田房價償還，若是嫌他銀錢色不好，他就不肯成交了，逼着忍氣，就他算是暗中吃虧。這錢老爺死後，遺下約有萬金，到了錢貫之手內，比他父親更刁滑太過。未到一年，把父親推下萬貫家資，更不知怎樣刁滑得乾乾淨淨，還虧娶的妻子，有幾分姿色，暗走過把人。這錢貫之在外結交了尤得壽一班朋友，跟他們跑跑腿，做做粗活。人因他父親將許多家資丟與他，掌不住，不喊他錢貫之，總喊他錢串之。那一人姓余，名兆，家中母親同妻子總做媒伴生意，他在縣門首做過幾天差夥，自己疑惑他是個把勢，嫌腔厭調，因此人不喊他余兆，都喊他蛇調。當時錢串二人聽了尤得壽的話，一聲答應，匆匆去了。庾家福見喜鳳家三子在傍吃茶，悄悄向他說道：『你趕緊回去，看他們將東西送去，可少些甚麼？你趕來告訴我。』三子答應去了。庾家福將茶錢關照跑堂的，到喜鳳家拏錢，邀請着尤得壽們，並白實新同那些學騙的朋友，出了旭日同昇樓，到了棋盤街上泰和館進內，滿滿的坐了四桌。庾家福跑堂的打酒弄菜，只見錢串之蛇調兩人跑得雨汗交流，氣喘吁吁到了館裏，回過尤得壽的信，在下橫頭擠着坐下。又見三子來，悄悄將庾家福請到酒館外說道：『他們已將物件送去家裏，所少零星不過一二千文的東西，這是如玉先生的首飾，腰內洋錢角子未曾送去。』庾家福道：『此刻說了還有那個肯拏出來？該應晦氣，只好由他去罷。』三子道：『東家還請老爹去，有要緊說話。』庾家福道：『我這裏散了，到你家來。』三子答應去了。庾家福復進酒館，執着酒壺，要到各桌敬酒，尤得壽衆人立起身來，連稱：『不敢！不敢！』白實新將酒壺拏了過去道：『四哥！你請坐，我代敬罷。』庾家福向衆人作了一個箍桶揖道：『諸位兄弟！一切看我面上，嗣後照應喜鳳些罷。』尤得壽道：『我們既和了，一切都扯了。』將庾家福扯入席，大眾猜拳鬧酒，直喫得酒醉殺飽，方纔散席。庾家福將衆人送出泰和館，又向白實新道了謝。白實新道：『四哥！兄弟昨日因爲攬住件事，到喜鳳那裏，想他幫我個忙，不意遇見他們一鬧，』

如今拜托哥哥罷。」庾家福道：「兄弟！在我寬一兩日會罷！」白寶新道：「拜托拜托！」辭別去了。庾家福算清了酒飯帳，一齊寫了，叫到喜鳳家拏錢，同着王七趙八，出了泰和館到喜鳳家內，不知庾家福說怎麼話，下回分解。

## 第九回

### 謝把勢傳簽斂費

### 衆刀筆鳴保興詞

話說庾家福同王七趙八離了泰和館，到了喜鳳家，在小寶房裏坐下。喜鳳走進房裏，向三人道了謝，喊人獻茶裝烟，開了燈來，與庾家福過癮。金如玉聽見他們來了，趕過房裏請叫過衆人。庾家福道：「爲你的首飾洋錢角子，我同他們吵了一陣，總沒人認帳。該應你是小破財，改一日我捉個野豬來還你罷罷。」如玉道：「到費乾爺們的心。」看見床上燈已開了，遂道：「我來代乾爺打烟。」走近床前睡下，拏杆子打烟，庾家福也就睡下去過癮。喜鳳在旁邊坐下，向庾家福道：「四老爹！我這個門如何開法？生意是日見其壞。這幾日把勢的知單傳簽，紅白喜事，酬應不清，並且有些簽上人的名字，莫說不認識，從來也未曾聽見過。更爲可笑，在那上海縣門首，賣過水烟的廬州老，名叫紙老虎，簽上名字叫劉詩傳了一條簽，昨日來收簽分子，我把了八十個錢分與他，就在這裏南腔北調，大鬧大吵，還是又撞見個客來認得他，腰內抓了幾十個錢，纔拏去了。是人也，很是鬼也很，不知他們心裏想要怎樣？昨日地保方尙送了個知會來，說是畢老頭子的，尙未曾告訴老爹。今日方尙又送了一個知會來，說是武秀才包瓊的。這些事雖不要緊，究竟非錢不行。節下如何辦法？」庾家福道：「你且將知會拏了來。」喜鳳到裏面拏出兩張白紙寫的知會，到了房裏。庾家福叫喜鳳遞與王七道：「我認不得字，你念與我聽。」王七接在手裏，將一張先念道：

「具知會武生包瓊

抱告雇僕李升

知爲姪遭娼誘，特衆逞兇事。竊生胞兄弟已故，遺姪包靜生，領回撫養，現已成丁。讀書未成，性耽游蕩，屢教不改，竟或徹夜不歸。當將家中衣飾攜出，已非一日。擬思首忤，奈因孀嫂珍護。本月初八日，胞姪胆將生妻金環、銀鐲、金戒子等物，暗攜往外，數日不回。生四路訪尋，知係近處開窩之喜鳳，引誘藏匿家內。生隨往彼找尋，目見生姪在彼，與女妓金如玉、小金小寶等同桌飲酒。生當將姪叱，不意喜鳳挺身向前攔阻，將姪藏匿。復敢向生兇毆，生稍向理論，喜鳳喝令男女僕婦多人，欲奔生毆。生因孤掌，未便私較，急奔方脫，追鳴該處地保，庇護不理。似此窩娼，引誘良家子弟，率衆逞兇，均干例禁，不叩究追。生姪必遭伊等毒手，爲此具知交保轉報，伏乞

父臺大老爺賜差拘喜鳳研訊，交人交物，懲兇肅法，所具知會是實。」

王七念畢，庾家福問喜鳳道：「包瓊因爲何事，同你頑知會？」喜鳳道：「那一日在寄園烟館裏撞見他，在那裏喫烟，叫我代他會兩個盒子烟錢，我却沒有錢。他想必是因此作怪。」庾家福道：「喫把勢飯，全要眼亮。你說他是代他會兩盒烟錢，也不過幾百文，你如今要幾百文了結不掉了。」又向王七道：「你將那一張再念與我聽。」王七遂將那一張知會念道：

「具知會候補通判畢慶嘉

抱屬王順

知會龜棍逞橫，追叩究逐事。竊職原藉徽州，寄居上海西門斜橋地方。昨晚回歸，路由英界遙見火光焰熾，人語喧嘩，職疑係人家失慎，近前查詢，始知係積貫窩娼之龜棍喜鳳家，女妓林黛玉、小金小寶等出局回歸。轎夫在門前手持火把打降，路爲塞阻。職令伊等家女妓讓路，該轎等恃蠻行兇，喜鳳在旁除不叱外，反敢喝令他轎夫，並外場打雜多人，奔職攢毆，火把燒燬職衣。臨審呈電，幸遇路人解脫，鳴保不理。伏思窩娼本干例禁，率衆逞兇，更屬不合。不叩究逐，閭閻難安。爲此具知交保轉報，伏乞

父臺大老爺電賞飭提究逐，肅法扶風所具知會是實。」

王七念畢，庾家福道：「畢老頭子又是爲甚事呢？」喜鳳道：「他節下總拏我的節錢。去歲年節，是送灶那日就拏去了；二月裏傳簽，我也酬應過了。前日有一天，在烟館裏會見我，叫我借幾百錢與他，幫他個忙；我說連日沒有生意，未曾允他，想必是這個緣故。」庾家福道：「這又是你不是你不見亮，他既同你開口，你就弄二百文與他，也就沒事了。如今要多化幾個了。他們這些人，先頑個知會，算是塊敲門瓦；你若不買他的帳，他拏七個錢，買個手本，或是走到上海縣，或是新衙門，或是巡防局捕衙裏，遞進去，那裏算是收到一張銀票，差出個差人來，不怕你不化錢；至非要用十塊八塊，還要同原告頑錢，纔得了事。這叫做爲小失大。開這個牢門，總要識事，順袋繩子要放鬆些，俗語說得好，把勢錢，把勢用。這碗倒頭飯，若是沒有這些花使消費，開門的人，個個總要發財了。這兩個知會，交與我，明日到茶館去會他們，弄幾倒頭錢，把與他們買牢食喫。」喜鳳道：「這兩件事，要多少錢？」庾家福道：「至非每人一兩塊洋錢，纔推得下這個情來。還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你，有個郭學猷打知單，硬要四塊洋錢一家。」喜鳳道：「郭學猷是個甚麼人？」庾家福道：「不知他是個廩生，是個秀才；二年前還是個鴉子，很在清堂名裏，頑的好大一秤銀子。如今乾了，學做假壞人，代人寫寫詞狀，包攬打官司。今年春天，在上海縣，搭了富興堂，一個抬花的，他家花了許多洋錢。如今這個知單，不能不應他。已經向我說過兩次，若再不辦了，與他恐怕他自己到這裏來，他的烟癮又大，開張燈來，像你家這樣小盒子，不知要喫幾盒子呢！稍須恭惟不到，又要頑那術飛兵了。在我的意見，這幾件事，是不能不辦，相應送他兩塊洋錢，還要我去代你告苦講難，還不知他可依呢！」喜鳳道：「這兩日實是沒錢。那王僧士的印子錢，我還少他十幾個印；前日向他說了，我叫他允我後日送錢來。老爹將這幾件事，耽遲兩日，等印子錢過了，我開發他們罷。」庾家福道：「那畢老頭子包瓊兩個，人炒蝦子總等不得紅，如何等得連那郭學猷打知單的事，我總代你墊了再算罷。」喜鳳道：「如此更好，拜托

老爹罷。」庚家福道：「你適纔告訴我那些把勢傳簽，也要看人行事。大的大酬應，小的小酬應。就是那簽上名字認不的，說不得幾句話，也要算個例分，省得爲這點小事，又生出別的枝葉。豈不是爲小失大呢？如若說是沒有主意，打起精神，慢慢的往前敷衍，這要託天保佑，生意能穀轉轉頭，把身上的債洗洗再說。此刻你身上欠人多少利債，要算是騎在虎背上，欲罷不能。你想想我這話可是的？」喜鳳道：「老爹的話，原說得不錯。只是照現在這樣生意，如何過得下去？」庚家福道：「那個開門的人家，不欠人的債，要像你這樣焦愁，還要焦死人呢！」喜鳳又問道：「今日茶錢飯錢，共用多少錢？」庚家福道：「約莫七千多錢。」喜鳳道：「真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就像是走路碰着了個老頭子一樣。」庚家福道：「險些忘記告訴你，還有好笑的事。白實新向我說，叫你幫個忙，算是暗要謝儀。我聽了暗笑，又不便回却，允他過一兩日會，也要弄幾文開消他。」正說之間，那保方向來找喜鳳，聽見庚四老爹的聲音，便走進房來請叫過三人。庚家福道：「方夥計，你來做甚麼事，有甚話說？」方尚道：「我一則爲昨日晚間的事，我不過心，故來問問。二則今日早間，畢老頭子來找我問信，正同他吃茶，那包瓊又送知會來。我回他們說：『這裏是昨晚鬧事，等了結的了，自然有人過來會你們。』吃了幾十文茶錢去了。我午前將知會送到這裏，未曾會見喜鳳，所以此刻又到這裏來會他的。」庚家福道：「昨晚的事已經了結了，難爲你耽心。那畢老頭子、包瓊兩個人，我到茶館裏去會他們，斷不叫你作難。」喜鳳你拏一百個錢來。」喜鳳隨即拏了一百文，放在桌上。庚家福將錢遞與方尚道：「你拿去將早間茶錢會的了，寬一天叫喜鳳候你。」方尚道：「我同吳喜鳳也不是一天的交情，不曉得多少事，承他的情，幫我的忙，若是件件事同他要錢，到不成個相好了。」庚家福道：「你怎麼說就罷了。我是我的江湖禮，不能不這樣說。」方尚將錢拏着告辭去了。金如玉正在房裏代庚家福打烟，只見三子走進房裏，向如玉道：「蕭少爺們來了。」如玉問道：「可是昨日在這裏吃酒的？」三子道：「正是。」庚家福道：「如玉先生，快些去罷。昨晚你被他們拿去的洋錢首飾，今日放他個

差，奸補補數。」如玉聽了一笑道：「乾爺們請坐坐，乾女兒少陪了。」喜鳳要另外喊先生來打烟，庾家福道：「不必喊了，我自己喫罷。」庾家福自己喫了一回，將癮過足，將兩個知會帶在身邊，同王七趙八離了喜鳳家，到了萬華樓，找着畢慶嘉入了席。庾家福道：「老朋友，不是我怪你喜鳳家你既拿他節錢，又要叫他幫忙，就是他未曾栽培你，也該告訴我，又做這些懈怠事，做甚麼？」畢慶嘉道：「我雖是每節拿他的錢文，因却不過你的情，近日因擠住件事叫他幫個忙，他把這臉打得高高的，故而我纔同他頑的。」庾家福道：「如今長話短語，不必說了。這裏有幾個角子，推我的情罷，嗣後心照。」畢慶嘉接過四個角子，啣嘴道：「四哥太菲了！」庾家福道：「你莫嫌菲，還是我熱的呢！」說着，將知會遞與畢慶嘉道：「又化了一文本錢了。」畢慶嘉將知會收回，庾家福同他拱手而別。又找着包瓊，向他說道：「包兄弟，你們近日尋錢，總不分散了，又拿人家節錢，又鬧知會，叫那開門的人，總沒路走了。」包瓊道：「四哥，你莫怪我喜鳳忘記了當初在人家打雜，如今做了東家，弄到錢了，眼底無人，那一日在寄園烟館裏，被他拿的那個苗，令人過不過去，誠心想劃劃他的翅，也不想節下沾他那點光了。」庾家福含笑道：「兄弟，你莫見怪，不要這等說法！一家不沾光，兩家不沾光，那裏打把勢去？」遂拿了兩個四開，並那原知會，遞與包瓊道：「拿去喫鴉片烟罷，嗣後不必做這些蛇事了。」包瓊將角子知會接過去，向庾家福道：「莫怪！莫怪！」打恭作揖的去了。庾家福又找尋郭學飲，料理知單事件，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紅綃帳佳人驚異夢

### 白衣庵大士發靈籤

話說賈書們昨日在新清和喜鳳家喫花酒，因為尤得壽們一鬧，衆人臨散時，約定今早在英界一壺春茶館取齊。衆人陸續來到，喫過午飯，在四馬路清泉園混堂裏洗了澡，剃了頭，又在了一品香番菜館用過晚飯，約到同安里美仁里公陽里惠秀里，又到兆貴里久安里幾處清堂名裏打茶圍。真個是笙歌盈耳，彩袖成行。頑到十

一點鐘，路過畫錦里，見許多人圍着門首，貼了一張十八印梅紅單帖，濃墨書寫「紅梅館」三字，下面又貼一張小方梅紅紙，寫了一個「請」字。甘瓊不知何故，遂向賈書道：「大哥這地方是甚所在？貼這幾個字做甚麼？」賈書道：「賢弟，你有所不知。此是洋貨公所。敝地有些斯文朋友，在裏面出社，俗語打燈謎。」甘瓊道：「敝地也有這個頑頭，我兄弟亦略知一二。我們何不進去瞻仰？」賈書鄙笑，宋中蕭化齊道：「既是賢弟豪興，我們奉陪。」一聲說請，衆人進了大門，到了裏面，遠遠望見廳房檐口，并兩檐柱上，皆牽着藤線上用竹夾兒夾着數百張，有一尺多長，一寸多寬，白杭連紙條，上面皆係寫的七個大字，下有註脚小字，又有紅綉書，並一個小紅戳，印着筆墨、字畫、箋硯、茗香等字。有許多人在裏看望，也有點頭趨趨，也有三三兩兩交頭接耳。賈書們走近廳房檐下，那廳上有人拱手招呼，賈書們亦拱手答禮，站定在中一間階沿石上，向上觀看，但見這條藤線上掛的紙條，上寫着：

精鐫書法價高昂

禮記

硯

那樣生涯似昔年

成語

箋

簪鐸之聲古寺中

童讀

茗

掃清海面卒兵齊

言

香

賞玩青山畫舫停

成語

字

那有情懷臨勝境

紅樓人

畫

邗上梅花兩度看

六才

筆

多子何能恨丈夫

四書

墨

莫貪色慾少冤牽

言

箋

杏花天氣上粧樓

爾雅

硯

臉皮近日有些默

食

香

愛這稍頭數點疤

人事

箋

關隘重重隱畫船

幼學

筆

行過上界神仙府

言

墨

閉起熏籠檢曲牌

物二

茗

燕子桃花滿上方

言

香

情郎送別任蘇州

四書

字

秀士衣衫似古時

毛詩

畫



終日無聊欲最高

四書

筆

素日盈餘皆費去

言

箋

內庭消息誰傳出

新書

茗

烟鎖長堤傍野村

幼學

硯

揪枰再擺依棋譜

言

香

不覺寒門語勸獎

幼學

箋

自家步入幽葛選

談口

茗

相知復又往京都

易經

墨

黃金方可救燃眉

新書

筆

姓字標紅第一圈

幼學

箋

而今不喜邗江地

詩

字

贅婚方能像已兒

紙

茗

閒來戀看妄敲枰

算法

香

偷情堂想同相見

市招

箋

賈書們望了半響，甘瓊凝神思想，見那一條「黃金方可救燃眉」註脚是「新書」二字，悄悄問賈書：「新

書是何書籍？」賈書道：「就是時憲書。」甘瓊聽見有人喊：「聽商。」他遂也喊道：「聽商。」廳上有人答應，甘

瓊高聲道：「黃金方可救燃眉」可是「寅不祭祀」？那廳上社主人答道：「正是。」遂將這一條竹夾下了，將

這社條遞在甘瓊手裏，又照那紅小戳「筆」字，遞了一枝筆與甘瓊收了，遂又換上了一條新社，仍用竹夾夾

好。甘瓊正在看戳，只聽得賈書喊道：「莫貪色慾少冤牽」可是「無營無業」？那社主人答道：「是。」將這條

下了，同一捧箋紙，遞與賈書手裏，又另換一條新社掛上。甘瓊還在那裏揣摩思想，鄒武爲不知喜鳳家昨晚那

些人，曾否復來鬧事，不放心黛玉怎樣，他又不曉謎理，扯着賈書甘瓊道：「大哥兄弟不用在此打這悶葫蘆，我

們走罷。」賈書不更回却，向社主人拱手道：「承教。」那社主人拱手道：「恕笑恕笑。」衆人出了他家大門，沿

路走着，談着。賈書道：「昭陽格最好，不過是「傷心細問兒夫病。」甘瓊道：「心賦格莫妙於「一片丹心後

代傳。」賈書道：「曹娥格後又做的，那裏能及「黃絹幼婦，外甥齊白。」如今做曹娥格的已少了。」甘瓊道：「

蘇黃格再好的也不能及那「齊人有一妻一妾」了。」賈書道：「敝地近日做那反照傳神的頗多。賢弟適纔

商的這一條，要算是反照。總而言之，謎者迷也。此乃係遊戲偏才，不是實學，不能如何考較。」談談說說，不覺日已將落，已進了喜鳳家門首。鄒武邀集衆人進內，三子看見他們來了，趕忙請教衆位老爺，仍請到黛玉房裏坐下，娘姨獻茶，裝水烟。三子將先生總喊過房來，請叫過了。黛玉喊人開燈，與鄒武過癮。鄒武道：「今日飯位，我已清芬堂喫了四五口烟，就罷了。」賈書們問及昨晚的事如何。黛玉道：「不必提起了。昨晚你們散後，約有頓飯工夫，外面來了有幾十個人，火把不計其數，打到家裏來，打壞了許多窗櫺物件，我們局高都躲下漏子了。蕭老爺的貴相知如玉姐姐，未曾躲避得及，被他們抓住，簪子，耳挖，鐲頭，順袋裏洋錢角子，都被他們搶去。還虧有個姓白的，在這裏打茶圍，跪在那尤得壽跟前懇情，纔將如玉姐姐且丟下來。今日庚四老爹到酒館辦席招賠，他們東家化去七八元洋錢，纔得了事。如玉姐姐從昨夜裏哭到此刻，現在蕭老爺來，弄幾張通商銀行鈔票，打些首飾，代你家相好的壓壓驚罷。」蕭化看見如玉髮髻鬆鬆，還未梳頭，遂說道：「風吹鴨蛋壳，財去人安樂，所少的手飾，我明日辦了來。你歡喜甚麼樣式？」如玉道：「只要你歡喜，我是不拘甚麼樣式，只要有得帶就是了，那個還講究呢！」他們正在這裏閒談，賈書使個眼色與陸蘭芬，走出房門。蘭芬會意，也就跟隨向外。賈書道：「你房內可有客？」蘭芬道：「沒有人。」遂邀請賈書到了自己房裏坐下，高媽獻茶，裝水烟。賈書等高媽裝過水烟，到房外去的時候，在腰內取出六塊洋錢，向蘭芬道：「我不怕你見怪，你耳朵上帶的，諒必是副銅環料，玉圈你把這洋錢拿去，叫你家裏人代你換副銀環燒燒金，先包他一副銀鐲，架着勢，餘多幾文，買兩把土煮煮，慢慢的敷衍罷。這要我手裏寬餘做得來，可以常常幫你的忙。」蘭芬將洋錢接了道：「賈老爺我同你萍水相逢，承你盛情，你可算是雪中送炭了，我倘能稍有好處，絕不相忘。」賈書道：「些微小事，何必掛齒，不必在別人跟前提及。」蘭芬道：「我又不馱子，賈老爺你可喫烟？我喚人開燈。」賈書道：「不必開燈，我不喫。」兩人又談了些閒話，仍同到了黛玉房內。只見三子走進房來道：「諸位老爺今日是東家的主人，請老爺們在這裏便晚飯。」

『賈書道：『昨日被那些混帳忘八蛋一鬧，頑得不暢快。今日我的主人，你照昨晚的菜一樣辦法，快些將寶珠先生請來。』三子答應去了，衆人在房內談笑依諧。過了刻工夫，林寶珠來了，走進房裏，請教過衆人，入坐房裏，點上蠟燭，擺下杯筯，各人總有主顧，照舊坐定，猜拳行令，飲酒唱曲，歡呼暢飲，大衆比昨日頑得豪興，直飲到酒酣興盡，方纔散席。甘瓊開發了兩個局包，寶珠、寶珠辭別衆人，定要甘瓊送他回去。甘瓊口說不肯，心裏要送得很。賈書道：『甘兄弟既是寶珠要你送回去，你就送他回去罷。明日我們仍在茶館，先到先等。』甘瓊辭別衆人，帶着小喜子等，代寶珠上了小橋，跟着轎子到迎春坊去了。這裏鄒武還在黛玉床上喫烟，黛玉留鄒武在那裏住宿。宋中已有了幾分酒意，說是今日不走了，如玉留蕭化，先原不肯，後來已答應在這裏住了。鄒武道：『我們三人今日總不走了，賈大哥該必也在這裏了，蘭芬先生因何不開口呢？』蘭芬道：『我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釣。』賈爺若是愛厚我，我就不留他，他也不走；若是不愛厚我，我就再留他些，他也不在這裏。』賈書道：『三位兄弟在此，理當愚兄奉陪，實因有件要事，未曾關照家裏，定要回去。鄒兄弟不必扳弓擊絃，我同蘭芬先生的交情，要算心照，不在於住不住的。』蘭芬道：『賈老爺這話說得有理，心照心照，時辰未到，日子長得很呢。』賈老爺既有正事，我也不敢強留了。』賈書道：『這話纔碰我的心肺呢！』遂與衆人作辭。鄒武因賈書未帶小廝，吩咐自己跟來的小廝發子道：『你點火把，送賈老爺回府，你就回家去罷。家中門戶火燭小心。』發子答應，執着火把，照蕭化去了。宋中蕭化叫小廝回去，鄒武睡在床上過癮，小寶請着宋中，如玉請着蕭化，各到自己房裏。蕭化看見如玉房子中，收拾得十分雅靜，掛了六幅美人畫條，有一副蘋果綠蠟箋紙對聯，上寫着：

『文迴織錦堪稱巧，夢入巫山不見雲。』

上款是『如玉女史雅鑒』，下款是『夢花居士書』。如玉邀請蕭化坐下，着人買了四碟茶食，款待蕭化；又將燈開在床上，請蕭化喫烟。蕭化勉強喫了一口道：『真正不喫了。』如玉遂自己過了癮，洗過手脚，卸去釵環，

重新用粉撲勻了臉，嘴唇上搽了胭脂，收拾睡覺，暫且由他。再說宋中到了小寶房中，看見只掛了幾幅美人畫條，問道：『小寶先生因何不掛對聯？』小寶道：『我是粗人，沒有人送我對子。』宋中道：『你不用謙了！我明日辦了送來。』因有幾分醉意，又喫了兩盞碗熱茶，覺得臉上闐闐，彷彿像似要嘔吐的光景，遂倒在小寶床上，說是心裏難過。小寶叫娘燒了一碗醋湯與宋中喫了下去。小寶自己本不喫烟，因宋中喫多了，又開了燈來打了一口烟，勸宋中吃。宋中吃了，覺得頭昏眼花道：『我真不能吃，要吐得很呢！你相應收拾床鋪，讓我先睡罷。』小寶忙喊娘，快將烟燈收過。娘把宋中扯起來，將床被鋪好。宋中到房外，踉踉跄跄小解過了，解衣就寢，上了床，呼聲如雷，竟自睡熟。小寶慢慢的洗過手脚，除卸簪環，重新勻了臉，唇上又搽了些胭脂，關掩房門，也就睡了。直到二更多時分，宋中一覺睡醒，酒已散了，那被窩裏事，不消細說。小寶起來用水，復又上床，朦朧睡熟。這覺同着宋中挽手並肩，一同遊玩，到了一所花園，園中景緻十分幽雅，見一座假山，山石嵯峨，古樹參天，傍有一座高樓，兩人挽手同登，上得樓來，見中間有一塊匾，上有『風月樓』三個大字，有一副對聯，分列左右，那對句是：

『暮雨朝雲，堪笑烟花情不厭！  
黃金白鐵，可憐風月債難償！』

小寶同宋中二人憑欄賞玩，只見樓下是寬闊池塘，一池綠水，紅白蓮花，綠葉青蓮，有許多並蒂的，開得芬芳爛漫，清香撲鼻；有一對鴛鴦，在池內交頸而眠。兩人正在賞玩，只聽得假山背後彈弓聲响，有一個彈子打到鴛鴦身上，將一對鴛鴦雙雙打死。小寶被那彈弓聲响，一嚇驚醒來，渾身是汗，聽得街坊上更夫鑼聲，正是三更。宋中正在酣睡，不便驚動，心中思想夢中光景，恐非佳兆。胡思亂想，驀然想起昨日老闍北送子觀音菴裏的尼僧大空，在這裏化緣說他菴內觀香菩薩約籤靈應。我今做此異夢，不知主何吉凶？明日喊乘小輪，到那菴裏來求條籤，問問菩薩，看我終身如何結局。翻來覆去，一夜未曾合眼。到了天明，紅日方升，即便起來伏侍。宋中已醒，穿

好衣裳，下床洗漱，小寶將蓮子羹裏煨的湘蓮，拿茶缸來盛了，送與宋中吃。宋中因昨晚酒吃太多，未曾吃着晚飯，此刻腹中覺得有些飢餓，正用得着。正在吃蓮子之時，蕭化同着如玉、鄒武同着黛玉，一齊來到房裏，各道恭喜，互爲嘲笑，催着宋中穿好衣裳，同到茶館吃茶去了。黛玉如玉亦各回自己房裏梳洗。小寶在房中梳好頭，洗了臉，換了兩件新衣，同喜鳳說明，出去燒香，叫三子喊了一乘小轎，帶着王媽，到老闌北送子觀音菴，到了菴門首，王媽用手去敲菴門，小寶下了小轎，只見有個老師婆，開了菴門，迎接小寶進去，到了大殿，那住持女尼法名大空，迎着小寶問訊。小寶還了禮，向他請了香燭，就在觀音大士座前點燭燒香。小寶在蒲團上跪下，拜了幾拜，又向女尼要了籤筒，捧在手裏，默默通誠祝告道：「女弟子生長名門，自憐薄命，墮落烟花，年已十八，飄泊無偶，不知終身如何結局？昨夜偶得異夢，未卜吉凶，今特虔誠頂禮，求菩薩指示，倘能脫離苦海，發條上上籤，如若應派女弟子終老烟花，亦求菩薩發條下下籤。從此死心實意，削髮爲尼，斷不在風月場久戀。」祝告已畢，遂將手中這籤筒搖了幾搖，只見那籤筒裏有一根籤條落於地下，小寶用手拾起，又拜了幾拜，立起身來，將籤筒籤條遞與女尼大空。大空接過了，將籤條一看，在籤盒裏查出一籤條來，遞與小寶。大空道：「恭喜姑娘，是條上上籤。」小寶接過籤條一看，只見上寫着：

第八十一籤 上上

不是姻緣也是緣，前生註定總憑天；求官謀利皆成就，六甲生男病可痊。」

小寶將籤句看過，隨即收起。大空邀請小寶至客堂入坐，道婆獻了茶擺上桌盒，談了幾句套語，小寶取出香儀，把與大空，又把了二百文錢，封與老佛婆。大空道：「姑娘輕易不到小菴，今日光降，我這裏預備粗素麵，望姑娘賞個光。」小寶道：「多謝師太，改日再來叨擾。」起身告辭，大空送至菴門外，候着小寶上了小轎，將菴門關閉。小寶帶着王媽，回至喜鳳家內，開發了轎錢，換了家常衣服，在房中坐定，將籤條取出，細細參詳，心中想道：

我去求籤，原是爲我終身。如今菩薩發的靈籤，首句就說是姻緣。獨巧我昨夜留的是個姓宋的，我就得此異夢。這『也是緣』三字，莫非是我終身如應在這姓宋的身上？但是鴛鴦原是比较夫妻，既是我若同這姓宋的有姻緣之分，因何又被一彈子將一對鴛鴦雙雙打死？躊躇了半晌，又回想到：『夫妻本是同生共死，我若終身有託，就是同這人像那鴛鴦死在一時，我也情願。強如在這苦海，何日纔得脫離？但不知這姓宋的可曾娶妻？道若何？此是我終身大事，不可輕忽，且慢慢的留意試探，再作道理。』不說小寶心中之事，亦不知林寶珠要甘瓊送他回去，有何事件？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 議梳櫛浪子揮金

## 做媒妁虔婆索謝

話說寶珠甘瓊送回至迎春坊，在寶珠房裏坐定，說了些笑話。寶珠叫人買了四碟茶食，恭惟甘瓊；又將瓜子咬出仁來，遞與甘瓊吃。甘瓊同寶珠捏手捏脚的鬧笑，因見寶珠勝臂，帶的是銀鐲，甘瓊道：『你因何不帶金鐲？』寶珠道：『你還默呢！我若有金鐲，怎麼不帶着架勢呢？』甘瓊道：『我明日弄副金鐲把你，你可要不要？』寶珠道：『我說同你是線頭，我穿得好帶得好，也是你的臉面。別人還要向線頭說要衣服手飾，名爲放差，像我這樣拙口鈍腮，礙口識羞的，不會做人，要這樣那樣。如今承你愛厚，弄了金鐲來給我，我若是不，我豈不是要跌了？』甘瓊道：『只要你歡喜，我明日定辦。』寶珠道：『你弄金鐲給我，我有甚麼不歡喜呢？我若是不歡喜，我豈不是真要跌了？但有一件，那號名不號利，包的我是不要；你要弄就弄副寶的，至少要八兩重橫豎也是多謝你。』甘瓊道：『包你如意。』兩人又說說笑笑，頑頑鬧鬧，此時已將近四更時分，甘瓊纔立起身來說走，寶珠又扯住他，說了許多閑話，纔讓甘瓊走。寶珠送至樓口，甘瓊纔下了樓梯，寶珠又將甘瓊喊上樓來。甘瓊道：『你有什麼話？』寶珠並不噴聲，過了半晌纔道：『你明日早些來，同你有要緊話說。』甘瓊連聲答應下樓，帶着小廝

出了迎春坊，他有那個人跟隨。他主僕到了老北門，見門關着；那個人將城喊開，讓甘瓊主僕進了城，纔回到迎春坊去了。甘瓊回到姑爹家門首，小喜子敲開大門，那看門的僕人向甘瓊道：「甘大爺回來了，太太因你大爺每日回來得遲，不知大爺在何處，屢次盤問我，小的們怎敢在太太面前說甚麼呢？」甘瓊道：「難爲你們，我明日頭重，謝謝你。」那僕人道：「大爺是自家家人，說到那裏去了。」甘瓊由他說着，匆匆回至書房宿歇。一宵已過，次日黎明，即便起身洗漱已畢，帶了洋錢，同小喜子走到拋球場楊慶和銀樓，買了八兩重一副赤金時式手鐲，又把了一百錢與小喜子吃飲食，自己到同芳居茶館，因來得太早，賈書們尚未來到，遂在那裏泡茶。等候了許久的工夫，賈書來了，彼此招呼入席坐定，泡了茶來。賈書道：「昨晚賢弟送寶珠先生回去之後，他三個人總在那裏住的，今日到了此刻，還不會來，等他們來了，今日要罰他們做過東，請請我們二人。」甘瓊含笑答應。又等了半晌，鄒武宋中蕭化一齊來到，纔入了座。賈書道：「三位賢弟昨夜辛苦了，睡到此時，方纔起來，今日還是我同甘兄弟代你們賀喜，還是你們請我兩人呢？」宋中道：「大哥不必取笑，今日我兄弟的主人。」賈書道：「我只要有得吃，就不說了。」大衆一笑，各自用過早點，談了些閑文，日將交午，宋中邀着衆人，到了喜鳳家內。纔進了門，宋中就叫三子去請林寶珠，三子答應去了。衆人仍到黛玉房裏坐下，有人獻茶，裝水烟，又開燈與鄒武過癮。一刻工夫，寶珠已到，進了房來，彼此招呼入坐。大衆在那裏用過中酒午飯，散坐談笑。到了太陽將落的時候，甘瓊看見小喜子站在房門外，甘瓊趕着走出房外，將小喜子喊到無人之處，小喜子將金鐲遞與甘瓊道：「小的在錢店裏央人比過分兩，絲毫不少。」甘瓊點點頭，將金鐲一看，擺在袖內，仍到房裏，坐到寶珠旁邊，挽住寶珠的手，悄悄的將金鐲遞與寶珠。寶珠會意，趕忙收藏好了。到了晚間席散之後，賈書與蕭化各自回家，鄒武宋中仍在那裏住宿。寶珠仍要甘瓊送他回去。到了迎春坊，甘瓊將昨晚送他到城門首叫城的那人，喊至寶珠房內說道：「昨晚難爲你，賞了他一塊洋錢。」那人道了謝，下樓去了。甘瓊叫寶珠將銀鐲除了，換了金鐲，在那裏

談談笑笑，又頑到四更時分，方纔起身。仍是昨晚送他的那人，跟到城門首叫城，讓甘瓊進城回去。次日甘瓊又請衆人在喜鳳家，將寶珠帶來，擺了中晚兩台酒，頑了一日。酒闌席散，也有在那裏住的，也有回去的。他們是朝朝擺酒，夜夜笙歌，不必贅敘。且說宋中因允了小寶送對聯，自揣這筆墨之事，不甚通徹，做不出對句，懇求幾位斯文朋友，代換對句。因小寶二字，難以對仗，過了數日，那朋友胡亂撰了兩副對句，送與宋中。也不知好歹，買了兩副裱現成了的對聯，送到字館內，將對句寫好，落了上下款，興匆匆帶到小寶這裏。小寶將對聯展開一副，只見上寫着：

「霜管畫眉春睡足，菱花照面曉妝遲。」

小寶看了對句，冷笑了一笑道：「把我的名字改掉，這也罷了。我們吃這碗飯的人，誰人不知是殘花敗柳？你如今明明的露在對句上，可算是嘲笑足了。」宋中道：「我實不瞞你，我因筆墨生疎，不能自撰對句，請人代做的。我若有心嘲笑你，叫我不逢好死，如今反要請教你，如何將你比做殘花？」小寶道：「你不必假着急，我且問你，那菱花經了霜，豈不是殘敗不堪了？」宋中聽了這話，連忙將這副對聯撩過半邊道：「怪我太粗，未曾想到，你不必動氣了。」又將那一副對聯展開與小寶一看，只見上寫着：

「雪滿雙峯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小寶看了這一副對句，話也不說，走近床前睡倒，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宋中不解何故，坐在床邊追問小寶：「爲着何事？」小寶總不肯說，宋中急道：「不拘甚麼事，你不說叫我如何曉得？真要急死人了！」小寶道：「宋大老爺，你不必在我面前假着急，千不是，萬不是，怪我不該混要臉，你大老爺送對子，怪不得你大老爺同我開心了。」宋中道：「那一副對句『霜菱』兩字，據你說，將你比做殘花。如今這一副對句，我雖是才粗學淺，不大懂得；看只對句是現成的兩句千家詩。那撰對句的人，因我囑託，將你芳名嵌在裏面，故將山中兩字，故作雙



峯，我不知怎樣就與你有什么的大關礙？你就氣成這般模樣！小寶道：『我氣的就是這「雪滿雙峯」四字，我如今說了，你自己想想，若不是你在人前瞎嚼蛆，那代你做對句的人，如何曉得這隱情？將那一首「曲徑通幽處，雙峯夾小溪」的詩句嘲笑我呢？』說畢又哭，宋中仍是不解，將「雪滿雙峯」四個字，在口裏念來念去，抓耳撓腮，只是說不懂。小寶扭着宋中耳朵，附耳說了幾句，宋中方纔明白，立起身來，將兩副對聯扯得粉碎，向小寶打躬作揖，再三勸慰，賭了多少咒，發了多少誓，小寶方纔住哭。宋中挽住他的手，同到黛玉房裏，賈書衆人總在那裏說是擺酒，又叫三子將寶珠喊來。大衆吃了晚酒，寶珠仍是甘瓊送了回去。他們朝朝相聚，不覺多日，寶珠向甘瓊，也不知要了多少衣服首飾，甘瓊是無一不辦，也不知花費了多少銀錢。那迎春坊的東家吳老媽子，同金珠湘娥，以及內外場，不知放了多少差。寶珠見甘瓊年紀又輕，人品又好，說話又溫柔，銀錢又揮霍，自想年已十六，且在烟花數年，知識已開，心中豈不愛慕？但凡甘瓊見了面，他就一般親熱，相偎相依，只怕有人礙眼，不得成就。甘瓊本來愛着寶珠，那裏經得起他如此挑逗，越加弄得心癢難熬。這一日，甘瓊們正在寶珠房裏閒談，只見那吳老媽子來到房裏，請叫衆位老爺。寶珠忙立起身道：『老乾娘請坐！』吳老媽子道：『不必拘禮。』遂坐下道：『難得諸位老爺們，總在這裏，我老媽子有句話奉申。』衆人道：『老東家有甚話說？』吳老媽子道：『昨日甘老爺爲寶珠先生恭喜的事託我，恰好寶珠先生的叔子，昨日已到上海，我再四同他商量，他如今開了個盤子，要五十元洋錢開包，另外要一根金押髮，一副金戒指，一件外國繡金緞大襖，一條洋縐百摺裙，一件杭羅大褂，一條杭羅百摺裙，好讓小姐改裝，還要做一頂縐紗帳子，大紅緞帳額，新被褥。若甘老爺肯照他的話聽擇日期，恭喜。這一邊我費了多少唇舌，捏合妥了，不知甘老爺意下如何？』甘瓊聽見他業已說成，心中十分喜悅，也不打算要用多少洋錢，即便滿口應承。那吳老媽子道：『甘老爺我老媽子說了千言萬語，好不容易纔將寶珠先生的叔子勸妥了，如今稱了你老爺的心愿。寶珠先生在我們這裏，你老爺量酌怎樣照應我呢？』

「甘瓊道：『聽憑你要甚麼，我總辦就是了。』吳媽子道：『甘老爺！我老媽子年幾已將近七十歲了。前年我女兒身上，有個客，是糧船上旋了，帶了一副枋子，把與我，合了一個對拚的壽材，漆過二三次了。如今你老爺做個圓滿，把三十塊洋錢與我老媽子，趁着今年是個閏月，做幾件壽衣罷。也是苦了一輩子，落個好收成，保佑你老爺同我家寶珠先生，好一世。』甘瓊們聽他這些話，都笑起來了。甘瓊道：『這些小事，包在我身上就是了。』吳老媽子聽了，呵呵大笑道：『甘老爺真稱是個大頑客！我權且謝謝。』甘瓊又向寶珠道：『那衣服鋪蓋，你自己向成衣司務說，愛甚麼花色做甚麼花色，講明了共要多少洋錢，我明日將洋錢帶來，把與你交代他。所有首飾，我自己辦了帶來。』又喊人取了歷日過來，選定五月初一日黃道吉日，向吳老媽子道：『我已看定了五月初一日。到那一日，你代我叫庖人多備酒席，連他們衆男女班子，總要辦席。只要精緻，又要豐盛，不可顧省錢鈔，用多少錢，都是我開發。』又向賈書們道：『初一務望哥哥們同衆位嫂嫂，並如玉弟媳賞光，永日一聚。』賈書們道：『又何消說得，我弟兄們總是要來賀喜的。』談談說說，已點上燭火。甘瓊又擺了一台酒，留衆人吃畢，大衆出了迎春坊，進了新北門，到三岔路口，甘瓊辭別衆人，帶着小喜子，由城隍廟那條路回去。賈書鄒武宋中蕭化，仍舊到吳喜鳳家內，進得門來，鄒武便問：『那個房空着？』三子道：『個個房總沒客聽，老爺們愛在那個先生房裏，就在那位房裏坐。』鄒武聽得黛玉房裏笑語聲，就邀着衆人，到了黛玉房裏，一進房門，就看見黛玉蘭芬如玉小寶四人，在那裏鬪紙牌。見他們進來，各人將紙牌擲在桌上，各將錢文收起，立起身來招呼。賈書道：『你們還看嘍，讓我們來看敲頭。』蘭芬道：『我們在這裏昏悶，小頑意兒，老爺們來了，何能還看呢？』早有姑娘忙忙將紙牌收起，將桌子搭在原處，請衆人坐下，獻茶，裝水烟，問道：『諸位老爺用過晚飯呢？』鄒武道：『適纔在林寶珠那裏吃過了，你快些開燈，讓我過癮。』姑娘答應，趕着將烟燈開了。鄒武睡下去，黛玉就去代他開燈。賈書同蘭芬咕咕咕，不知說些甚麼，宋中同着小寶，蕭化同着如玉，總各在那裏鬪趣，停了一回兒，只聽得窸

外雨聲瀝瀝，越下越大，三子進了房來，向衆人道：『外面已交三鼓，雨又下大了，老爺們今日總不能回去了。』鄒武道：『蘭芬先生同我們賈大哥，至今還是個乾線頭，可巧今晚天做媒人，我們陪大哥今日總不走了。』賈書聽得雨已下大了，不便推辭，也依允了。鄒武叫三子吩咐各家跟去的小廝，各自回去。衆人將賈書送到蘭芬房裏，闌了半會，方纔各歸各房去了。蘭芬叫人將燈開了，請賈書喫烟。賈書道：『薛司務代你做了兩件小褂，兩條褲子，可曾送來呢？』蘭芬隨即在衣箱內拏出一件漂白紬縑機絲，鑲滾外託肩小褂一件，白縑絲，玉色鑲滾外託肩小褂一件，元色縑絲褲，送與賈書看，說道：『今日午後薛司務纔送來的，說是你叫他做了送來的。我承你各種週全，叫我如何過意。』賈書道：『些微小件，何足掛齒，嗣後這些俗套語不必說了。』仍叫蘭芬將衣服收了。蘭芬將賈書扯了，睡在床上，打了兩三口烟，敬賈書吃了，然後自己過了癮，在梳桌抽屜內，拏出一碟雞蛋糕，一碟百菓糕，賈書略吃了些。蘭芬洗過手脚，將烟燈收起，鋪床疊被，催促賈書解衣上床，隨即關掩房門，陪着賈書睡了。不知他二人在被窩裏做些甚麼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 燕相硬寫龍船分

### 寶珠初試雲雨情

話說蘭芬因賈書把了幾回洋錢，買了幾回土，又做了許多衣服與他，心中十分感激。今日賈書初次在這裏住宿，蘭芬就賣弄床舖祕術。這一夜是百般恭惟，直到鳴雞三唱，纔相偎相依，相摟相抱，睡熟。次日清晨，蕭化先起，跑到蘭芬房門首，推開房門，悄悄走至床前，揭開帳子，見蘭芬將右臂，肱肘，露在被外，摟住賈書頸項，兩人面對面，睡得正熟。蕭化輕輕喊了一聲：『好恩愛呀！』蘭芬驚醒，將眼睛抹了一抹，問道：『蕭老爺，你何不睡睡，起這麼早，做甚麼？』賈書聽得蘭芬說話，也就醒了。蕭化道：『我同如玉先生，是春王春月，天子萬年，老對子，老實睡覺，比不得你同我們賈大哥，是新婚宴爾，夜裏辛苦，所以睡到此刻，還不會醒。』賈書道：『兄弟不必鬧了，將

帳子放下，讓我們起來。」蕭化將帳子放下，賈書蘭芬穿好小衣下床。鄒武宋中已却到了房裏，互相嘲笑，催着賈書洗臉。穿好衣裳，蘭芬捧了一碗煨湘蓮在手內，向着鄒武們道：「你們三位姐夫，諒必總用過了，我也不敢虛邀。」遂將蓮子送到賈書手內。鄒武道：「你這蓮子是爲我們大哥煨的，我們也沒有福氣吃你的，大哥請老實些罷。」賈書道：「有徧三位兄弟。」遂將蓮子喫了一半，將碗遞與蘭芬，同着鄒武們出了房門。走到天井內，賈書又回頭進房，腰內拿了兩塊洋錢，遞與蘭芬換錢零用。纔出了房門，蘭芬又將賈書喊了回來。賈書道：「你何有話說？」蘭芬欲言不言，疑了半晌道：「你早些來，再說罷。」賈書諾諾連聲，出了房門，同着鄒武們一齊出了喜鳳家大門，到了同芳居茶館喫茶去了。賈書們去後，約有一個時辰，那前次在這裏鬧事的燕相尤德壽，同着四五個人，雄赳赳的到了喜鳳家內。三子看了他們來了，敢怒不敢言，趕忙笑嘻嘻的招呼，請在小寶房裏坐下。獻了茶，喊娘姨裝水烟，把家中幾個先生，總喊到房裏，請叫衆位乾爺，請問衆人尊姓。衆人又問各先生芳名已畢。三子擎了一張琵琶，遞在蘭芬手內道：「蘭芬先生揀好小曲唱一個，奉敬衆位乾爺。」蘭芬接過琵琶，將弦和准，向着衆人道：「唱得不好，衆位乾爺包舍。」衆人道：「請教請教。」蘭芬彈動琵琶，唱了一個南京調，其詞曰：

春色惱人眠不得，滿腔心思，獨伴銀燈。聽聲聲狸貓，叫得人心愁悶。薄情人，狠心一去無音問。欲睡不穩，好夢難成。恨蒼天求籤問卜全無准。

蘭芬唱畢道：「獻醜獻醜。」衆人道：「好。」琵琶有人取過，燕相喊道：「把你家東家喊了來，我們來同他說話。」三子道：「東家往外吃茶去了。老爹們有甚話說，吩咐下來，等東家回來，代老爺們道達就是了。」燕相道：「沒有別的事。我們大衆在吳淞港虹口，頑了一條五色金龍，寫你家八塊洋錢分子。我們要算是在這本碾兒上，比不得別的龍船，一千八百，就可以過去了。辦與不辦，等你家東家個信。」三子道：「等東家回來告訴他，自

然是許辦的。」燕相道：「要會我，明日在萬陽茶樓會罷。」立起身來，同着那幾個人去了。三子同幾位先生罵道：「前日的事，化的多少錢，墨迹還未曾乾，虧他們有這副老臉，趕大早跑到這裏，耀武揚威，不曉得那一天凌巧，弄個訪案，同他們頑頑，纔曉得喇叭是個銅打的呢。」小寶因他們坐在他的房裏，等他們出了房門，燒了兩張草紙。三子等喜鳳回來，將燕相們說的話，告訴喜鳳。自必仍請庾家福料理不提。再說賈書們，到了同芳茶館，只見甘瓊早已坐在那裏，立起身來，招呼見禮，入座談談閒文。用了早點，甘瓊請衆人同到拋球場楊慶和銀樓，打壓髮戒子，仍教小喜子等着。甘瓊邀着衆人同到迎春坊寶珠房裏坐下。金珠湘娥共來相陪。寶珠向甘瓊道：「成衣業已講明，共總多少洋錢，他還要先付洋錢，衣服鋪蓋可以趕月底送來。」甘瓊回寶珠道：「有兩封洋錢，在小喜子腰內。此刻我叫着你看打金手飾，回來，到這裏，我叫他將洋錢交與你。那一封是三十元，你先把與成衣，所少的明日我就付。那一封是五十元，你拿去，把與你叔子，讓他早些回去罷。」寶珠道：「我不曉得輕重，回來再說。」甘瓊一笑，留住賈書們衆人，又在那裏吃了一日酒，方纔各散。光陰迅速，不覺已到了五月初一日。這一日早間，甘瓊同着賈書們，在同芳居茶館，用過早點，到渾堂裏洗了澡。吳老媽子同金珠湘娥，公送大蠟燭，安息香，內外場送大寶蓋，五彩鬚，一個大香珠，一軸大美人。那吳喜鳳家黛玉蘭芬如玉小寶，各送了禮物。甘瓊將禮收正，隨即發過力錢，忙趕着喊人去請黛玉們四人去了。好一刻工夫，只見蘭芬小寶兩人，坐了小轎，來到下轎上了樓來，向甘瓊道了喜，又與衆人招呼人坐。說是：「黛玉如玉，今日有事，不能過來道喜，托我二人轉致甘老爺莫怪。」甘瓊道：「他們不來，明日再請罷。」遂將各款洋錢，總交與吳老媽子，所有他同金珠，及並內外場送的禮物，另外又回了洋錢。吳老媽子千歡萬喜，將洋錢收起。衆人用過午飯，吳老媽子，喊了梳頭的媽媽，代寶珠梳了一個時新髮髻，換了簪環，帶了時新鮮花卉，並鮮花簪子，透體換了新衣。這些衣飾，總是甘瓊辦的。打扮已畢，吳老媽子，帶着寶珠，來到房裏。賈書道：「這纔縹緲，真如嫦娥降世，儼若仙女臨凡。但凡女子，到底是梳

頭好看。縱有十分姿色，男妝也要減去幾分。」寶珠見着衆人，反覺有些腴腫；蘭芬們挑逗他說頑話，寶珠總不噴聲。到了傍晚，甘瓊們邀至寶珠房內，衆人一齊看，雖不是新娘洞房，也就收拾得十分華麗。錦衾綉被，蘭麝香濃，梳桌上點着幾對大蠟燭，帳子內掛了幾軸美人，壁上掛了幾幅美人條，並對聯；又有賈書新送來的一副黃絹邊，蘭花萬年紅對聯，上寫着：

『月窟常延攀桂客 香閨喜過探花郎』

上款寫『撰句書賀寶珠女史吉席』，下款寫『翠琅書屋主人贈』。房中間擺了一張圓桌，甘瓊邀請衆人入坐。擺下酒席，飲酒猜拳，又鬧了一回喜字流觴，衆人將甘瓊已灌得有幾分醉意，直到興盡酒闌，方纔散席。賈書宋中代蘭芬小寶開發了他喜禮，蘭芬小寶辭別衆人，上了小轎；甘瓊叫人買了茶食點心，安息香，交與跟來的人捧着，隨着小轎回去了。賈書們四人辭別甘瓊，送着蘭芬們到喜鳳家去了。這裏娘姨將些殘殺收過，揩抹過桌子，泡了濃茶來，又燒了醋湯，遞與甘瓊解酒。娘姨又遞了一塊白絹與甘瓊道：『恭喜甘老爺，這是狀元印。』甘瓊接過，揣在床席邊裏，此時漏已三催，娘姨收拾床鋪，甘瓊寶珠解衣就寢。一個慣走烟花浪子，一個是久在風塵少女，甘瓊化去許多洋錢，此刻醉裏糊塗，也不知他是個處女，不是處女？今日初次落交，你貪我愛，直到興盡情闌，方纔雲收雨散。娘姨夜短，早已紅日高升，兩人穿好衣裳，下了床來。娘姨道過喜，取水與甘瓊洗面，寶珠漱口。娘姨捧了兩碗冰糖煨湘蓮，與他二人喫了。甘瓊賞了娘姨一塊洋錢，那梳頭的媽媽，走進房來，向甘瓊寶珠道過喜，甘瓊也僱了一塊洋錢。那婦人謝過，寶珠理開頭髮梳鬆，又有賣花的送了一條花箍，四柄鮮花，到房裏道喜，甘瓊也賞了他一塊洋錢。寶珠將頭梳起，洗了臉，搽了胭脂和粉，戴了鮮花，並花箍穿好衣裙，陪着甘瓊用過早點。只見賈書、鄒武、宋中、蕭化四人，一齊來到，進了寶珠房裏，各道恭喜。甘瓊邀請衆人入坐，賈書們與寶珠說了許多頑話。甘瓊又着人到喜鳳家將黛玉如玉請了來，備了酒席，宴請衆人。衆人用過午飯，洗過手。

臉，黛玉如玉要到靜安寺愚園等處去玩耍。賈書鄒武宋中蕭化隨帶着黛玉如玉金珠湘娥，出了迎春坊，先到靜安寺，前後殿宇總隨喜過了，又到放生園，把許多錢與看堂的和尙，方纔將堂門開了，讓他們進內。看見有許多老牛、老豬，以及多年羊、鵝、雞、鴨，又趕着叫人買了許多燒賣、饅首，望着這些畜生亂撩，紛紛搶着爭食。黛玉們呵呵大笑，頑了好一回，方纔出了寺門。又到張園內各處游玩，過了跑馬廳，到了泥城橋，黛玉挽住鄒武手，仍要向東去玩耍。鄒武道：『向東去並沒有好頑的所在。沿河邊一直就到了黃浦灘，你們在家裏住船，到上海這裏，都是車馬的游玩了。』說畢，同着衆人，仍至迎春坊，用了下午點心，晚間仍在那裏吃了酒飯。鄒武蕭化黛玉如玉，把了喜禮，辭別甘瓊，四人送着黛玉如玉回去。甘瓊仍在寶珠這裏住宿，儼然新婚宴爾，同寶珠如魚得水，們漆如膠，也曾將要帶他回去的話告知寶珠，寶珠也賭咒發誓，情願跟他從良。說是等他叔子這一次來申，講明身價，即同他回去。因此甘瓊爲色所迷，一連三日，並未出着迎春坊的大門。看看節近端陽，上海俗尚繁華，有熱鬧的龍舟競渡，寶珠要看龍船，向甘瓊道：『我今年纔到上海，未曾看過龍船，你同我去看看。』甘瓊允了，僱船同去觀看。初四日早間，吳老媽子上樓，向甘瓊道：『有句話同你老爺商議。現在過節，應用各款使費，又要送禮，又要開發節帳，想同你老爺付筆洋錢過節。』甘瓊點點頭。寶珠道：『老乾娘，你莫提過節，我的未完纔多呢！我欠成衣多少，欠賣花的多少，欠做鞋子的多少，欠銀樓的多少，欠賣玉器的多少，欠賣菓子的多少，還要買幾樣非禮，孝敬你老人家，還要送乾娘家節禮，還要開發家裏衆人節錢，共要多少洋錢，纔得過去。』甘瓊道：『這些小事，你們總不必心焦！等小喜子來，我就叫他回去拿洋錢來，與你們過節就是了。』吳老媽子道：『喜爺已經來了，現在樓下呢。』甘瓊道：『你將他喊上樓來，讓我吩咐他話。』吳老媽子隨即下樓，將小喜子喊上樓來。甘瓊道：『你去將賈鄒宋蕭這四位老爺，立刻請了來，說我在這裏候着呢。』又向小喜子耳邊吩咐了幾句話，小喜子答應下樓去了。過了好一刻工夫，賈書鄒武宋中蕭化四人，一齊來到。甘瓊立起身來招呼，寶珠請

教過衆人，邀請入坐，娘姨大姐獻茶裝烟已畢。甘瓊向衆人道：『小弟請哥哥們到此，非爲別事。寶珠先生明日要看龍船，小弟不知貴處風俗，特地將哥哥們請來商議。要雇一隻大船，還要請嫂子弟媳們一同出去玩玩。』

賈書道：『上海的遊船，遇着龍船市，同六月十八、七月十五這幾個日期，價錢甚貴。還有一件，有了這些先生們在船上，玩龍船的人看見他們，必要鬧標，賢弟這一玩，非數十金不可。』甘瓊道：『罷罷！小弟在貴處過個端午，如此勝景，不可不去瞻仰瞻仰。小弟只圖熱鬧，多化幾塊洋錢何妨？』賈書聽他這話，遂不便攔阻。鄒武道：『既是甘賢弟豪興，我同宋兄弟先到碼頭，將船僱定，省得明朝沒有船叫。那纜掃興呢？』甘瓊道：『費二位哥哥心，』鄒武們同了宋中下樓，出了迎春坊，到了畫錦里朝北，鄒武向宋中道：『這頑笑場中要做大老官，原要揮霍。我看甘兄弟這般頑法，竟有些獸他代寶珠梳妝，連衣服、首飾、糜費，我代他算算，將近要用二百洋錢。不知要他從良，還不知要多少洋錢呢？我想他到上海，無非是探親，又不做生意買賣，那裏有這些洋錢化的？』宋中道：『自從甘兄弟來了結拜之後，日日總是擺酒頑笑，我也未曾同他細談。』二人走着，談着，已到了吳淞港新橋口，早有素識的船家，向前招呼道：『二位老爺出去頑頑罷！』宋中道：『今日不頑，明日要隻大船，要多少錢？』那船家道：『你二位老爺來，我也不能三釐繞九釐的。老實些，把十二塊洋錢，酒錢外加。』鄒武還了四塊洋錢，船家不肯再三再四，講定了連下午茶葉炭，共總六塊洋錢。船家又道：『論理不該，無奈明日初五，是滿船紅的日子。此刻講定了，回來再有人來僱，就是把紫金子也不能答應。先要同老爺們付幾塊定錢。還有一說，風雨總無更改。』宋中道：『那是自然，即刻叫人先送了兩塊洋錢來，做定錢就是了。』那船家點頭答應。鄒武向宋中道：『兄弟！我同你說話。』將宋中拉到天妃宮內僻靜所在，說道：『我看甘兄弟這樣頑法，必頑出湯老爺來。我們兩人，自從他到了這裏，天天陪大老官頑耍，要算是醬油碟子，跟着蹄子，拖拖就拖乾了。我們把勢局，比不得賈大哥蕭兄弟二人，總是有錢，米頭大。我們那有這些閒錢，在外面頑耍喜慶家那裏過節，不無所費，現在手頭



又拮据，我想何不將船錢同明日擦標，多算他幾塊洋錢，我們兩人貼補過節。不知賢弟意下如何？」宋中聽了，胸中躊躇：「我在常熟多少事件，承他父子的情，今甘兄弟在此，禮上不能賺他洋錢。若說不行，那二哥既說出口，恐他無趣；若是依他，自覺居心有愧。」因又迴思道：「橫豎他遲早總是要壞事的，明日倘若壞乾了，沒有盤纏回去，我多送他幾塊洋錢，補這個數罷。」遂向鄒武道：「這也能了，兄弟跟着你說就是了。」兩人商議已定，復至迎春坊，到了寶珠房裏。甘瓊看見他二人來了，趕忙立起身來道：「費心累步，不知船果曾僱定？」鄒武道：「這些游湖船的人，都去糟了。不知說了許多話，再三再四，才講定了是十六塊洋錢正項，酒錢等在外，還要先付十塊洋錢做定洋。明日或是下雨不上船，也要照數把錢，一文也不得少。」甘瓊聽了，作揖道：「兄弟頑耍，有費二位哥哥大心。」遂在腰內拿出十塊洋錢，交與鄒武。宋中隨即下樓，把了兩塊洋錢，悄悄叫他小廝，送到馬頭，交與船家，算定錢，復又上樓。甘瓊道：「大哥說，龍舟要鬪着擦標，小弟不懂，還要拜托哥哥們開發了。」鄒武道：「還是我同宋二弟効勞，你今日包些錢封，明日好把弔船的孩子。」甘瓊道：「明日務必請嫂子，弟媳們一同出去頑頑。」賈書們均各依允。甘瓊趕忙喊人開燈，與鄒武吃烟，留衆人吃過午飯，方纔告辭，約定明日仍在迎春坊取齊。衆人又別了甘瓊，同到喜鳳家內，各人向相好的告知：「明日甘瓊請看龍船。」黛玉蘭芬如玉小寶聽了，總歡歡喜喜，忙着料理衣裳首飾，準備明日早起來看龍船。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 賀端陽甘瓊看龍舟

### 慶生辰寶珠開夜宴

話說甘瓊因寶珠要看龍船，初四日已將各事辦齊。初五日清晨，拜過姑爹姑母節，假說朋友家請賞端午，趕到迎春坊來。吳老媽子同着衆人，總道過喜，上樓到了寶珠房裏。寶珠迎着道喜，娘姨獻茶裝水烟。寶珠叫娘姨剝了一盤粽子，又拿了一個五彩細磁碟，盛的是上白洋糖，醃的玫瑰醬。寶珠用牙筯戳起一個粽子，蘸了些玫

瑰醬自己吃了半個在口內，那半個粽子靠着甘瓊的臉，送到甘瓊口內。兩人正在嬉笑，只見賈書、鄒武、蕭化、宋中總進了房來，忙將粽子咽下，彼此見禮道喜。寶珠邀請衆人吃了粽子，叫人開燈，讓鄒武吃烟。寶珠忙着梳粧打扮已畢，賈書道：「我們到船上去，誠恐他們轎子來，不曉得上那隻船呢！」大衆起身，寶珠請着吳老、媽子、金珠、湘娥，一同出了大門，到了碼頭，下了石坡，登跳上船。看見那船後有些庖人，宰雞殺鴨，備辦筵席。衆人坐在那裏閒談。半刻工夫，只見蘭芬、黛玉、如玉、小寶，各坐小轎，到了碼頭歇下。三子同老媽媽在轎後。賈書們四人忙忙上岸，各將相好的攙上船來。今日衆人總打扮得金翠輝煌，衣衫華麗，互相道喜，入坐，吩咐船家開船。那船家趕着解纜，掣跳撐篙，將船開出虹橋，到了裏虹口，大衆起舟登岸，前後游玩。但見榴紅似火，艾綠如旗。甘瓊、蕭化在跌籃子上，跌了許多水老鼠，黃烟兒帶回船上吃酒賞午。用過午飯，那些大小遊船紛紛來往，又聽得鑼鼓喧天，遠望旌旗蔽日，各色龍舟，在水上如飛而至。有兩條龍船，上有洋樓旗傘，總是簇新。龍船尾上掛的像生人子，那站龍船的朋友，穿着華麗衣服，腰裏掛着金表扇套，手帕等物，頭戴時式羽纓涼帽，足穿的時式緞鞋。年紀又輕，衣服又新，站得又穩，出色好看。還有幾條龍船，旗傘雖不簇新，也還顏色鮮明。龍船尾上扣着一幅顏色布，扣着一根小紅木棍。上面坐着一個十二三歲小男孩，頭上紮了兩個小髻，大紅鬚子，拖在面傍。身上穿着一件銀紅羅小衫，玉色縑絲褲，赤足涼鞋。那立龍頭的朋友，有穿着二藍寧綢文袍，有穿着沉香素緞單袍，有穿着茶青寧綢單袍。還有一條龍船，是五色旗幟，紅色已經黑了，白色已經黃了，大約是在典當內贖出來的，頑了幾日，尚有徽州紋，沒有舒開。那稍後小孩船袴，也是半新半舊。那站龍頭的朋友，年紀約有二十多歲，歪帶着一頂紅纓涼篷，身穿着雪青紡綢小衫，加了一件半新舊二藍質地紗夾背心，雪青紡綢棍褲，繫着茶青絲帶，穿了一雙時花洋縐夾套褲，荷蘭布襪，天青緞天津式圓頭鞋，左手大拇指上，帶一隻假翠翡翠班指，手腕上帶了一隻綠磁的鐲頭，右手拿了一柄櫻竹骨黑油紙扇子，上面畫的水滸一百單八將。這少年人，立在龍船頭上，手中扇子不住的

擲着；看見來往的船上人，滿口招呼鬪樑。共是九條龍船。後面有一隻沒篷子小船，上面擺了兩個篋籠，內裏有幾十隻活鴨。那船頭上拜着一對黃紙糊的高蠟燈，上畫五彩龍，剪貼紅字，是「勅封息浪候送子甚麼顏色龍。」那船內擺設香案花供，供奉太子神像；也有清香十番，也有六蘇，俗名馬上戳，在船內吹吹打打，唱着大曲西皮二簧。這九條龍船在江灣鎮至蓮花橋一帶，划來划去；那些游人的划船，跟着龍船，或來或往。賈書們坐的大船，本是在江灣鎮東鎮尖地方，早有一條龍船，站頭的朋友看見他們的大船停泊這裏，知道寶珠身上開苞，好客，現在船裏趕忙叫划四槳的人，捺了兩槳，將龍船靠住甘瓊們大船，招呼過賈書們。衆人敲起吊船的鑼鼓，船後那小孩在那小紅木棍上吊船，頑的甚麼紅孩拜觀音，鯉魚三跌子，張飛賣肉，各樣花色，總頑過了。宋中們將錢封把與他們。隨後凡有吊船小孩兒的龍船，總靠着他們大船，吊過船。那隻鴨子船，也就划近大船，跳上兩個人來，站在他們的船頭，望着船裏招呼過衆人，向着寶珠道：「寶珠先生特地爲你送標的。」就將鴨子船內兩個篋籠，提上大船，擺在船頭。那九條龍船，總敲起搶標鑼鼓，在他們大船前划來划去；那些游龍，聽見這裏擦標，總紛紛起來，團團圍繞。那站在甘瓊們船頭兩個人，見有隻青龍划近大船，就將篋籠內鴨子，抓了一隻，往河裏一撩。那青龍船上，先早有一個划船的朋友，精赤着身體，只穿了一條褲，頭上髮辮，繞了一個鹹菜把子，在龍頭上；見鴨子一撩，他就跳下河去，將鴨子搶起，復跳上龍船。這條龍船就划了過去。後面那條綠龍，又划上來。了。那船頭兩人，又抓了一隻鴨子，撩下河去；那條綠龍船頭上的人，也就跳下河去，將鴨子搶起，將船划了過去。後面那隻紫金龍，老烏龍，銀紅龍，玉色龍，黃龍，白龍，五色龍，魚貫而來。那撩鴨子的人，也有將鴨子撩在河內，也有將鴨子搶在那搶的人手內，纔往河內一跳，冒起來的。九條龍船來來往往，每船搶過兩隻鴨子，那兩個人，仍將篋籠提下小船。那武們向着那兩人道：「我們明早在北誠信烟館會罷。」那兩人答應，拱一拱手，跳上小船，開到別處奪標。那龍船總划到蓮花橋一帶去了，那些游船也就紛紛散開。宋中吩咐船家，將大船開了，也就跟着龍

船觀看人景。今日是端陽佳節，上海風俗，人衆聚齊。兩岸遊人，男男女女，有攬着男孩，有肩着女孩。那些村莊婦女，上帶着昌蒲、海艾、石榴花、蕎麥、弔掛、打回羅蠟、搽的鉛粉，在那河岸上，靚着一雙紅布、滾紅葉、倩五色花、新青布鞋、寸亂跑、呼嫂喚姑、推姐撥妹，被太陽晒的黑汗橫流。還有些醉漢，吃得酒氣薰薰，在那些婦女叢中亂擠亂碰。各種小本生意人，趁市買賣，熱鬧非常。時人有端陽看龍舟五言律詩道：

序屆端陽節，

龍舟五色射，

旌旗光蔽日，

鑼鼓响喧天，

弔屈傳今古，

奪標競後先；

頑童真膽壯！

水上打鞦韆。

甘瓊們大船跟着龍船，在外虹橋那裏，又看了別的遊船上，撿了兩艘標；又看見有人蹬在龍船頭上，一個筋斗，跳下河去，多遠纔冒了上來，名曰『跳水頭』，比搶鴨子還熱鬧。到了太陽將落時分，龍船紛紛划回，甘瓊們在船上吃了晚酒，將船放回。到了小東門碼頭，早有接蘭芬們的小轎，在那裏等候。蘭芬們四人，向甘瓊寶珠道了謝，要買書們四人送他們回去。鄒武道：『你們先回去了罷！我們送甘兄弟回去，回來一齊都來就是了。』蘭芬們各同相好的附耳，不知說些甚麼，方纔各上小轎回家去了。甘瓊挽着寶珠，邀請衆人棄舟登岸，回至迎春坊寶珠進房，忙喊娘姨開燈，鄒武吃了一回烟，向甘瓊道：『兄弟！你把我的六塊洋錢船找，另外打發夥計的酒錢，都把與我們去發了，省得他們到這裏爭多較少。你另外包二十四塊洋錢，讓我同宋兄弟，明早到北誠信開發龍船上人。你兄弟不必露面，仍在茶館等我兩人。你若露了面，他們不知要多少呢！』甘瓊千歡萬喜，將洋錢封了，總交與鄒武道：『諸事拜托二位哥哥，弟同賈大哥、蕭弟，明早茶館等候。』鄒武將洋錢收起，正欲告辭，只見金珠湘娥換了家常衣服，到了房裏，向甘瓊道了謝，又道：『姐夫，今日破費大了，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告訴。你初十日是寶珠姐姐生日。』賈書道：『虧你兩人告訴，不然，我們如何曉得我們四人公送一班髮兒戲熱鬧一天。』甘瓊道：『他的小生日，何敢又破費弟兄們呢？』賈書道：『好兄弟，不必說這些套話。』甘瓊不便再辭。

遂將吳媽媽請上樓來，向他說道：『初十日是寶珠先生生日，你代我喊廚子辦麵，晚間備幾桌酒席，連他們男女班子，總要款代，又要精緻，又要豐盛。』吳老媽子答應，下樓去了。賈書們辭別甘瓊，遂一路仍到喜鳳家內。蘭芬們先在船上時，曾向他們說明，將別的客辭去。因此他們來了，就各奔相好的房裏坐下，會吃烟的吃烟，不會吃烟的吃茶，談談笑笑，收拾睡覺，歡娛夜短，早已天明。鄒武一早起來，將宋中喊起，洗漱已畢，離了喜鳳家，先到錢莊，拿了幾十元洋錢，十多張一元的鈔票，同到北誠信烟館裏面。只見有十多榻，總是頑龍船的朋友。見他二人，立起身來，舉手招呼。鄒武宋中看見總是府縣門首朋友，以及武職營兵，文武秀才，大小把勢，彼此招呼過，另在一個堂裏坐下開燈。那昨日撩鴨子兩個朋友，走到鄒武宋中榻上坐下，端起茶碗，在二人面前坐了。鄒武忙喊開燈，那兩人道：『前面有烟，不必再開。』鄒武遂先拿出兩張鈔票，遞與二人道：『你兄弟二人，買些飲食吃。』二人接過，連忙收起。鄒武又拿出十張鈔票道：『九條龍船，同鴨子船，拜托二兄開發罷。』那二人道：『二位哥哥太菲了些，我兄弟兩人做不來。』宋中又添兩張鈔票道：『推分些罷。』二人方纔拿去。鄒武把了兩盒烟錢，出了烟館，有兩三個有頭臉的把勢，趨出來向他二人道：『這麼一個鴉苗，落在你們手內，把勢錢沒有分過家。我弟兄們，要沾你兄弟光呢。』鄒武不好回却，每人把了一張鈔票，他們復進烟館去了。鄒武宋中同去，將髦兒戲的約定日期，說了路腳，方纔同到同芳茶館。見賈書甘瓊蕭化，俱已到了，見禮入席。鄒武向宋中道：『大虧賢弟，未曾同去。他們將你當個大財主，不曉得胡打亂說，要多少洋錢。我與宋兄弟再四推情，纔開發清了。』甘瓊道了謝，眾人各用早點。甘瓊又扯到迎春坊，吃了午飯方散。次日，甘瓊到姑母家取洋錢，午後到了迎春坊。上得樓來，見寶珠房門帘放着，又聽得房內笑語聲。甘瓊疑是房內有別的客，不好揭開帘進去。那娘姨見甘瓊站在房門首，便說道：『甘老爺房裏沒人，儘管進去。』甘瓊揭起門帘進內，看見寶珠坐在床邊，面泛桃花，兩頰通紅。床面前斜擺了一把椅子，坐了一個約二十餘歲年紀男子，雪白淨光面皮，烏油油一條大辮，有二兩多辮。

線，拖在背後；身穿雲青紡綢小衫，雪青紡綢褲子，束着一條秋香色絲襪帶，白襪元緞襪帶，元鑲元薄底鑲鞋，坐在那裏，代寶珠搥腿。甘瓊進房，兩人均未看見，那娘姨跟着甘瓊進房，喊了一聲：「甘老爺來了！」寶珠忙看着那少年人將眼一眯，就不搥了；那少年人趕忙立起，在抬上將刀包拿着，匆匆去了。遂即趕忙將床前那張椅子，端在原處，獻茶裝烟。甘瓊向寶珠道：「你纔十幾歲，就要搥腿，將來上了年紀怎樣呢？」寶珠道：「我喊他刮臉，因身子困倦，叫他搥搥。那個時常搥呢？」甘瓊不便再說，仍在那裏迷戀，幾日皆未回去。初十日清晨，寶珠梳洗畢，週身換了甘瓊送的生日禮——新衣裙。吳老媽子並底下人，各送了酒燭桃麵；甘瓊總收下，把了洋錢，算回禮。房裏點了一對大蠟燭，一枝長壽香。寶珠下樓，在家神灶前焚香點燭，禮拜過了，又與吳老媽子、金珠、湘娥三人拜過壽，上樓與甘瓊見禮。正在鬧笑，湘娥也來拜壽，衆底下人上樓道喜，隨後賈書、鄒武、宋中、蕭化陸續來到。鬚兒戲班子人，將行頭扛到樓下。黛玉、陶芳如玉、小寶各乘小轎，到迎春坊門首下轎上樓，拜過壽，擺下點心，衆人用畢。寶珠向四人道：「小生日又破費四位姐姐！」蘭芬們道：「些微薄禮，何必掛齒？」正在閒談，只見那鬚兒戲的戲子，都已到齊，各道了喜，隨即開場。第一本八仙上壽，第二齣至團圓，均是上等名角。點的是謝素娥、黃鶴樓、郭少娥、文昭關、小蘭英、黃金台、林雅琴、虹霓關、吳新寶、三擊堂、膠翠鳳、過江赴宴、周處單鞭救主、謝筱蘭磨房串戲。那鬚兒戲做好，換了三個人上來，將桌子擺在中間。有一個人拿一担大鼓絃子，坐在中間。那一人拿着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那一人抄着手，站在右邊。那個坐着的念了幾句開場白，說了幾句吉祥話，彈起大鼓絃子，左邊那人敲動八角鼓，那坐着的唱着京腔，夾着那許多笑話，那右首的人說閒話，打拉被，坐着的人在頭頂裏打了多少手掌，引得衆人呵呵大笑。這叫做鬪鞭兒。上海不行，北京城裏王公大臣宴客，總少不了的。三人說唱了一回退下，又換了一個人，手拿一柄紙扇，先學了些各色鴿鳥聲音，並雞鳴犬吠，又學推小車、大車、牛車、驢車，輕重上下，各種聲音。然後掛起小網帳，那人走進帳子裏面，衆人先聽得兩個狸貓趕着叫，有一個七十八歲

老婦人哮喘，喊了幾聲媳婦，有個泰州口音輕年婦人，自言自語道：「我家大爺出去了幾天，未曾回來，也不知是戀嫖，還是戀賭，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這好春天，叫我孤眠獨宿，如何睡得着，覺得此刻軟哈哈的，你聽那不知趣的貓子，儘管在這裏亂叫，越加叫得人不知如何是好！」又聽得那老婦人，擰着喉音，喊道：「媳婦，快些來呀！」那年輕婦人道：「老媽，媽子又在後面叫魂了，來了，來了，太太叫我做甚的？」那老婦人道：「媳婦，我想睡睡中覺，也睡不着，渾身疼痛，喊你到後面來，代我搥搥。」那年輕婦人道：「你坐好了，我代你搥。」又聽得搥背响聲，老婦人道：「上些！」年輕婦人道：「就上些。」那搥背聲，或上或下，老婦人道：「媳婦，乖乖，你唱個小調兒，我開開心。」輕年婦人道：「青天白日，唱小調兒，鄰居家聽見要笑呢。」老婦人道：「乖乖，你低些唱，那裏就被人看見了。」輕年人道：「唱得不好，你老人家莫要笑呀。」老婦人道：「好不好，無非頑皮，那個笑你。」輕年婦人，搥着背，唱了一個南京調，其詞曰：

風月二字，人人戀，不貪風月，除非是神仙。戀風月，朝歡暮樂，情不厭；戀風月，千金買笑，都情愿；貪戀風月，比蜜還甜，怕只怕，風狂月缺，心改變；怕只怕，風狂月缺，心改變。

那年輕婦人唱畢，老婦人道：「乖乖，你搥着唱，就像拍板，真唱得好！我少年時候，最喜唱個小調，如今唱不動了，你去歇歇罷，我到房裏躺去呢。」輕年婦人道：「太太，你在後面房裏睡，我也到前面房裏躺一躺，弄下午你老人家吃。」老婦人道：「乖乖，你去罷。」輕年婦人低言道：「老厭物，睡覺去了，等我到門首去，要子要子。」聽得拔拴開門响聲，輕年婦人道：「我們這條街上，冷清清，到要出鬼了，你看那邊來的和尚，背着盞飯簍兒，生得眉清目秀，比我家大爺俊俏多哩，等他到我家打齋飯，讓我引誘引誘他，不知他可知趣呢？」又聽得有個少年男子道：「大奶奶齋飯，阿彌陀佛！」輕年婦人道：「小和尚，你帥父因何不來？」少年男子道：「他的小腸氣發了，睡在寺內，叫我來的。」年輕婦人道：「小和尚，你跟我家來。」少年男子答應了一聲，又聽得關門。

上拴聲音。少年男子道：『大奶奶！我收了齋飯就走，不用關門。』輕年婦人道：『掩門賊多得很呢；是關起來謹慎些。小和尚！你將齋飯簍子放下來，同你說話。』少年男子道：『大奶奶！你把齋飯把與我，讓我早些回家去。倘遲了，師父要罵我呢。』輕年婦人道：『今日早得很呢。齋飯簍子，就放在桌上罷。我問你今年十幾歲了？』少年男子道：『我今年十六歲了。』輕年婦人道：『小和尚！你可曾定親呢？』少年男子道：『阿彌陀佛！我們出家人不曉得甚麼定親不定親。』輕年婦人道：『小和尚！跟我到房裏來，把齋飯與你。』少年男子道：『阿彌陀佛！齋飯不放在廚房裏，爲何放在房裏？不當人子化的呀！大奶奶！你怎麼倒睡在床上去了，齋飯在那裏呢？』輕年婦人道：『哎！我肚裏痛得很！小和尚！你估點好事來，代我揉一揉。』少年男子道：『我是個出家人，怎能代你揉呢？』輕年婦人道：『不妨事！你快些來。』少年男子道：『我不能代你揉。』又聽得那婦人將和尚抓住的聲音道：『乖乖！你快些來呀！』少年男子喊道：『哎！那老婦人喊道：『前面是那個喊呀？』輕年婦人道：『不相干！我在這裏同小貓子頑的。』少年男子道：『大奶奶！你讓我走罷。』輕年婦人道：『你來得，還去不得呢？』少年男子道：『咳！你莫拉褲子。』輕年婦人道：『我偏要扯！』聽得正在拉扯之時，忽聽得叩門聲响。少年男子道：『大奶奶不好了！外面敲門呢。』輕年婦人道：『莫噴聲！等我問是那一個。』是那個敲門呀？聽得是個三十餘歲山西僚男子聲音道：『是個快些開門呀。』輕年婦人慌道：『不好了！小和尚！我家當家的回來了！你快些躲在床底下，莫要噴聲。』少年男子道：『我今日是那裏悔氣，不好了！碰了頭了！』輕年婦人道：『快躲好了！莫噴聲呀！』聽得連連叩門，僚男子喊道：『爲甚麼不來開門？』輕年婦人道：『你回來了！』僚男子道：『快些把這種巧事，我坐在馬桶上站不起來。』聽得開門聲响，輕年婦人道：『你回來了！』僚男子道：『回來了，快些把門關好了。』又聽得關門聲音，僚男子道：『齋飯簍子是那裏來的？』因何放在咱家桌上？』輕年婦人道：『是打齋飯的老和尚，寄在這裏，他說有點事去，即刻就來拿的。』僚男子道：『咱看了兩夜十湖子牌，咱要睡覺了。』



輕年婦人道：「你到後面太太房裏去睡罷。」僚男子道：「咱自己的床不睡，反到後面去睡，做甚麼大娘這床，幃動呀！動的是甚麼東西？在床底下動呀？」年輕婦人道：「你睡你的，想必是貓子捉老鼠。」僚男子道：「我到不相信，等我揭床幃，看是甚麼？」你是那個？還不滾出來呢！少年男子道：「齋飯阿彌陀佛。」僚男子道：「好！好！打齋飯，頭到人家床底下來了。打你這禿驢！」聽得拳打脚踢之聲，少年男子道：「施主老爺，冤枉呀！」那老婦人喊道：「前面爲甚事吵鬧？」僚男子道：「你只顧睡覺，家裏有個人了。」老婦人道：「那個要臨盆了？快些請穩婆去。」僚男子道：「你莫瞎牽，你媳婦房裏捉住人了。」老婦人道：「王樹仁到我家來做甚的？我家裏又不過生日滿月，要他這唱隔壁戲的來做甚麼？」只見帳子一揭，那人將頭向外一伸，走了出來，原來這人就叫王樹仁；他自己打趣自己，引得衆人闐然大笑。這人將帳子收起，此刻鐘打二下，甘瓊吩咐擺酒杯、筷、麵碟、醬油、醋，小碗，邀請衆人用酒用麵。那些頑雜耍的人，酒麵用畢，又要了四百錢去洗澡。洗了回去，又頑水盤球、軟硬工夫，變了好幾套大小戲法。衆人用過下午點心，那唱隔壁戲的，又唱了一套調姨。晚間先擺酒席，與頑雜耍的衆人先吃過了，後纔擺酒款待衆人。賈書們猜拳行令，那些頑雜耍的，又變了許多燈彩戲法。還有一對玻璃高手，照裏面點着蠟燭，又變了一個大玻璃金魚缸，並九大碗水，衆人齊聲喝采，總賞了洋錢。又唱了幾齣扇子戲，甚麼壽星上壽，張仙送子，跳財神，跳魁星，打連相，打花鼓，唱到和尚燒肉。甘瓊衆人，又賞了錢文鈔票，扇子戲唱畢，甘瓊賞了他們八塊洋錢。那些人謝過，收拾雜耍擔子，挑着散去。甘瓊寶珠將酒敬勸賈書們，衆人歡呼暢飲，又問壽字流觴，直至鐘打二下，方纔辭別甘瓊去了。老媽同打雜的，將房內收拾清楚，將床上薄綿被鋪好。甘瓊寶珠解衣上床，甘瓊自然要與寶珠拜生日，禮尚往來，寶珠又要謝壽。兩人忙了一夜，黎明方纔睡熟，直睡到日上三竿起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 寶珠偶染風寒疾

### 莫愛亂逞虎狼威

話說甘瓊終日在迎春坊迷戀，不覺又是一月有餘。這一日早間，甘瓊出去，在四海昇平樓吃過茶，又同寶書們在飯館內吃了午飯，散後到了迎春坊，進了寶珠房裏，看見寶珠和衣睡在床上，尙未梳洗，見甘瓊進房，並未起身招呼。甘瓊不覺詫異，遂問道：『你爲何到此刻還不梳頭洗臉？』寶珠道：『我今日有些頭眩眼花，身體發寒，早間吃了幾個點心，登時就吐的了。此刻還是作惡心要吐，四肢無力，中飯也沒有吃着，何能梳頭洗臉呢？』甘瓊摸他頭額身上，並不覺得很熱，趕着叫人去請醫生。一刻工夫，請了一位先生來了，姓張，名叫玉書。上了樓，到了房裏，甘瓊與他招呼，邀請入坐。老媽獻了茶，談了兩句浮文，用耳枕墊着，代寶珠診過脈。張玉書道：『寒暑夾滯，要服一、二日，將表邪解了纔好。纏綿下去，恐生別事。』有人取過筆硯同紙，放在桌上，張玉書提起筆來，開了藥方。甘瓊開發了醫金，跟封轎錢，醫生辭別去了。甘瓊看那藥方上寫着：

『某日初診。寒暑夾滯，嘔惡作吐，速以祛邪解表，延恐生變。

柴胡錢五分

青皮錢二分

桔梗錢五分

藿香二錢

荊芥錢五分

枳殼錢五分

香茹錢五分

防風錢五分

焦查二錢

引灶心土五錢代水

生薑二片

甘瓊看畢，趕着叫人配了藥來，眼望着底下人煽着風爐，用炭將藥煎好，捧在桌上。寶珠不肯吃藥，甘瓊百般哄他，只是搖頭不吃。甘瓊十分着急，遂自己捧着藥碗，先吃了一口，復哄着寶珠吃了兩口，搖頭道：『我真不能吃了，再吃就要吐。』趕着用水漱口，甘瓊又將冰糖與他過嘴，伏侍寶珠脫了衣裳，睡上床去。甘瓊坐在床邊，代他抹抹胸口，招招被頭，沒精沒神，吃了點晚飯，也就睡了。次早，甘瓊起來問寶珠道：『你今日可會好些？』寶珠道：『今日似覺好些，只是頭暈得很。』甘瓊正在洗漱，吳老媽子上樓，到了房裏，向甘瓊道：『甘老爺我告訴你句話。寶珠先生是從恭喜之後，月事還未曾來過。昨日見他嘔吐，莫非是個人病，在我老媽子的意思，不要胡亂

吃藥。」甘瓊道：「今日仍將張先生請來，將這話告訴他，看他說可是恭喜。」吳老媽子道：「此話不錯。」下樓去了。甘瓊隨即着人將張先生請來，就將寶珠經水未到的話告知。張玉書將脈細細診過道：「今日寒暑稍解，有點積滯未清，再淨餓一日，有了大解，就沒事了。若說是喜脈，尚在數日之間，此時脈尚未現，我兄弟學淺，不敢妄擬，另請高明斟酌。」將昨日原方上的荊芥防風減去，加了一錢五分半夏，三錢萊菔子。張玉書辭別去了，甘瓊又將吳老媽子請上樓來，向他說道：「我看這張先生，言語含糊，也分不清是喜脈，不是喜脈。此地可有奇名醫呢？」吳老媽子道：「上海第一個名醫，他那姓就奇，姓光明的明字，名叫馳遠，也不知看好了多少奇奇怪怪的症候。去年南京，不曉得甚麼武職大官，有位小姐，腹中膨脹，不知多少醫生，未曾醫治得好。差了四個帶白頂的委員，坐了一隻大船，到了上海，將明先生請到南京，到了衙門，這面隔着帳幔，代小姐診了脈，請到應上來開藥方。明先生向那武官說：「小姐不是蟲脹，是恭了喜了，是個男胎，已有七個月了。」遂開了個保胎藥方。那武官聽了，不動聲色，請官親師爺，陪明先生在書房飲宴。那武官拿了一把鋼刀，走到小姐房裏，不問清白，用刀將小姐肚腹剖開，果然有個四肢長全的男孩。那武官到書房，向明先生道：「先生高明之至，拜服！拜服！」便將剖腹見胎之事，告知明先生，明先生嚇得魂不附體。那武官道：「先生不必驚慌！」還喊家人拿了五百洋錢出來相謝，仍差那四個委員坐船，將明先生送回上海。這個名傳揚出去，生意擁擠不開，人請他看病，藥金跟封轎錢，要比別的醫生多着幾倍。俗語薦賢不薦醫，你老爺自己斟酌。」甘瓊道：「只要他脈理精通，不在乎要多少洋錢。你快些着人去，將他請求，看他如何說法。」吳老媽子答應下樓，着人去請，直到傍晚時分，明馳遠方纔乘轎來到。即下轎上樓，甘瓊遂接入請坐，老媽獻過茶。甘瓊將寶珠月事未至，嘔吐頭暈告知，又將張玉書開的藥方，與他看過。明馳遠代寶珠診過脈，向甘瓊道：「貴相知的寒暑表邪已解，張敵友用藥的並不錯。若說是恭喜，但凡婦人受胎，一月如滴露，二月似桃花，三月分男女，總要交到三個月，那脈像纔分明清白。貴相知尚在四

五十日之間，脈尚未現。總宜寒暑自知，飲食均勻；那勞力之事，諒來他是不得的。一切小心要緊！遂在張玉書藥方上，寫了妄加連翹一錢五分，寫畢辭別甘瓊去了。那藥金跟封橋錢，甘瓊又化用許多。從此甘瓊心中總疑惑寶珠是懷了孕了。趕忙着人將藥配來煎好，正在哄着寶珠吃了下去，只聽得對過金珠房裏來了一人，在那裏喧嚷。此人姓莫，名愛，字須有；父親在日，是個弄筆管子的朋友，多起數千兩銀子家資；只生莫愛一人，同一個女兒。莫愛到了十六歲，他父親就亡過了，無營無業，眠花宿柳，將家產敗得罄盡。虧得有銀錢的時候，結交了一班執鞭子弟，因為莫愛喜於談笑談諧，故而在花柳場中，離他不得，由如幫閑一般。從前在迎春坊看見寶珠，尚未改妝，姿色頗佳，心中十分愛慕，知他尚未破瓜，又無錢鈔，只好想想空頭心思罷了。後來弄得無可奈何，將胞妹賣到蘇州，講明身價，莫愛跟去，得了二三百洋錢，在蘇州嫖興復發，將洋錢花用若干，只剩了幾十塊洋錢，回到上海，還了些欠債，贖了幾件衣服。因聽見人談說寶珠業已梳妝留客，莫愛聽得不勝歡喜，帶了二三十塊洋錢，興匆匆走來，要想留寶珠的廂。有人請在金珠房裏坐下，金珠、湘娥都來，請叫過了，老媽獻了茶，裝過水烟，莫愛問道：『你家寶珠先生呢？』湘娥道：『寶珠姐有病睡了。』莫愛立起身來道：『我到對過房裏看看他呢。』湘娥攔住道：『他房裏有客。』莫愛遂生氣道：『好紅先生！老爺來了，他假裝有病，不過來請安，既有大病，因何又將客留住房裏？老爺今日定要留他的廂，叫他快些來。』湘娥道：『莫老爺不必生氣，寶珠姐實是有病。他房裏是個熟客，因他有病，是這裏住乾廂的日子多。你老爺改日請過來罷。』莫愛聽了，愈加氣惱，拍着桌子喊道：『甚麼混帳忘八蛋，留得廂我老爺難道沒有錢？』就在腰間拏出一包洋錢，望桌上一擲道：『我這不是洋錢！今日偏要住廂，有好老，不服氣，快些出來與老爺鬥口氣，不要躲在房裏不出來。』甘瓊在寶珠房裏，聽見對過房中這些語句，不由得無名火發；又不知是個甚麼人，說的話句句關礙着自己，十分忍耐不住，就要出去，同那人打降。寶珠纔吃得藥下去了，見甘瓊生了氣，軟哈哈的趕着，將甘瓊膀臂抓住道：『你要出去同他們鬥氣，我

就一頭撞死』硬不肯讓他出房。甘瓊因寶珠有病，又怕他因動胎氣，不便掙脫，也在房裏亂罵。那迎春坊的外場姓花，因他爲熱鬧，會說笑語，人都喊他花打鼓。在樓下聽見樓上吵鬧，趕忙上樓，先走進寶珠房裏，向甘瓊道：『甘老爺，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在這些頑笑地方，難保沒是非口舌，這個人不曉得是你老爺在這裏。他若是曉得是你老爺，他也不敢放肆。諒必他是吃醉了，等我到對過房裏去，三言兩句，打發他出門。你老爺如此動怒，豈不把寶珠先生急壞了？』甘瓊聽他這話，氣纔漸平道：『你快過去看看，究竟是個甚麼人？』花打鼓答應，走到金珠房裏，金珠將那個人擦着，坐在床邊。花打鼓近前一看，認得是莫愛，便道：『莫老爺，許久不到我們這小地方來了。今日是甚麼風，吹到這裏來頑頑？』莫愛見是花打鼓，遂道：『你家好紅先生，我老爺帶了洋錢來留廂，連面也不出來一見，瞧不起老爺。他是仗着甚麼大頑皮的勢兒，我們要會會他呢？』花打鼓道：『莫老爺說到那裏去了？你老爺平昔那一回來，寶珠先生不來恭惟，無奈他今日實是有病，方纔吃下藥去睡了。他房裏是他身上一個熟客，在此服侍他的就是他沒有病，既有了廂，也不能再留你。老爺將心比心，你老爺在這裏留了廂，後來又有別的人來要住，你老爺可能讓他呢？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今日你老爺不知在那個相好的那裏，多用了一杯酒，諸事看我分上，改一日來，包在我身上，代你老爺做媒。與寶珠先生明日頑好了，要大大的謝我呢？』莫愛聽了，微微一笑，花打鼓又拏過水烟袋，要裝水烟與他吃。莫愛站起身來道：『我們再說罷。』花打鼓將桌上洋錢遞與莫愛道：『莫老爺將洋錢收好，我送老爺下樓。』莫愛將洋錢收起，下了樓來，花打鼓送到大門說道：『莫老爺好生走，不送你。老爺改一日請過頑頑。』莫愛囔囔咕咕去了。花打鼓復又上樓，到了寶珠房裏。甘瓊道：『那忘八蛋滾了他姓甚名誰？是個甚麼人？』花打鼓道：『甘老爺，大人不記小事，不必再問，由他去罷。』甘瓊再三追問，花打鼓道：『他叫莫愛，又叫莫須有，是個無營無業之人。平時同些老爺們來，他就像個幫閑，俗稱篋騙的光景，這種不堪的人，你老爺抬抬膀子，讓他過去罷。』甘瓊道：『我曉得了，你下樓歇息去罷。』

「花打鼓下樓去了，甘瓊伏侍寶珠，一同睡在床上，心中十分懊惱，想道：『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想我在家裏，在這些玩笑地方，只有我鬧標勁，翻小姐，再不然為爭風，與別的客家鬥氣，從未曾像今日吃這悶蛋。明早定要同買大哥們商議，找這姓莫的出這口氣。』胡思亂想，等到天明起來，沈漱畢，吃過蓮子，吩咐人請醫生，代寶珠診脈，遂離了迎春坊，到了茶館，來會賈書們商議，要與莫愛鬥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 送花籃蝦蟆打秋風

## 做喜樂虔婆收賀份

話說甘瓊離了迎春坊，到了怡珍茶館，只見賈書鄒武宋中蕭化齊在那裏。甘瓊與他們見禮入坐，泡了茶來，吃着茶。甘瓊道：『三位哥哥！一位兄弟，要代兄弟出氣，兄弟昨晚被人欺負。』衆人慌問何事？甘瓊將昨晚莫愛在迎春坊如何要留寶珠的廂，如何罵他，後來還是花打鼓勸開的事告訴衆人，並道：『兄弟氣悶了一夜，我在此處，人地生疎，要仰仗弟兄們大力。』當時賈書鄒武蕭化三人聽了道：『這還了得！甘兄弟在我們敝地，被人欺負，我兄弟們怎麼過得去？不要甘兄弟出面，我們約幾個朋友，先將這小莫子找尋着了，一打一拖，將他拉到縣門首，拚着花幾塊洋錢，總要把他個樣子，他總曉得利害，嗣後纔不敢得罪人呢。』宋中道：『賢弟，你不知道那莫愛，是起身來，走近甘瓊面前，深深一揖。甘瓊趕忙立起道：『三哥，這是何故？』宋中道：『賢弟，你不必生怒，諸事包含，看愚兄分的姨弟。他與賢弟素不相識，並無芥蒂，諒非有心冒犯，大約也是酒後狂言。賢弟不必生怒，諸事包含，看愚兄分上。我將這畜生找着他，到弟媳那裏負荆請罪。』甘瓊聽了這話，忙道：『三哥請坐！既是令親，不必說了。』賈書們道：『就是宋兄弟的令親，也不該得罪甘兄弟。禮是要服的，若不服禮，我們也不依。』宋中道：『茶後，哥哥們先請到迎春坊，我去將這畜生找去服禮。』甘瓊再三攔阻，賈書們催着宋中先出茶館去了。衆人又談了許多閒話，同着甘瓊出了怡珍茶館，到了迎春坊寶珠房裏，見寶珠的病尚未全好，和衣睡在床上，見他們來了，趕

着立起身來招呼過衆人，邀請入坐。甘瓊向寶珠道：「醫生可曾來過？」寶珠道：「適纔來診過脈，叫我吃點清米湯，再吃一二劑藥，就沒事了。」甘瓊將藥方接過一看，喊人拏去配藥。喊老媽將燈開了，與鄒武們過癮。到了午初時候，只見宋中同着莫愛，上了樓來。到了寶珠房裏，宋中向甘瓊道：「賢弟！我們莫舍親，昨晚實因酒後，不知賢弟在此，言語冒犯，今日特地過來賠罪。」寶珠們看見他兩人進來，趕忙立起身來招呼，又見莫愛在那裏打拱作揖，甘瓊趕入還禮道：「總是自家弟兄，宋二兄何必如此？到是反叫兄弟過意不去。請坐請坐。」金珠湘娥總請叫過了，莫愛又與寶珠們施禮入坐，各道名姓，彼此說些套語。莫愛喊外場吩咐擺酒，甘瓊道：「在敝相知道裏，何能要哥哥作東？今日我的地主，改日再擾哥哥罷。」謙之至再，仍是甘瓊做東，吃了一台酒。用過午飯，莫愛謝過甘瓊，辭別先行。鄒武在那裏過了癮，纔同着寶珠宋中齋化去了。甘瓊仍在這裏，伏侍寶珠的病，未曾回去。次早起來，寶珠的病已全好，那梳頭老媽來到房裏，正代寶珠梳頭，甘瓊立在梳桌旁邊裝水烟，與寶珠吃。兩人正在有趣，見素昔在夷場裏提跌博籃子的王小虎子，知道這甘瓊與寶珠相好，拿茉莉花穿成一個大花籃，週圍有許多蝴蝶，想打甘瓊的秋風。王小虎子將花籃送到寶珠房裏，說道：「甘老爺在這裏呢，特地送來與老爺同寶珠先生聞香的。」寶珠忙將花籃提過來一看，穿的十分精巧，將近有二千多個茉莉花，遂喊老媽將花籃接過，掛在帳子裏面。甘瓊在裏衣內拿出兩塊洋錢，遞與王小虎子道：「難爲你，拿去打個酒吃吃罷。」王小虎子道：「多謝甘老爺！」拿着洋錢去了。甘瓊見寶珠病已全愈，百般好飲食，弄與寶珠滋補調養。這一日，甘瓊請寶珠們四人，在寶珠房裏吃酒。用過午飯，過癮的過癮，閑談的閑談，只見吳老媽子上樓，到寶珠房裏請叫過衆人，遂坐下道：「五位老爺！我有句話奉申。我家年例，要做平安喜樂會。前日因寶珠先生身體不爽，我老媽子在家神灶君前，也不知磕了多少頂，禱祝保佑寶珠先生病體全愈，趕緊做會還福。莫道無神却有神，果然菩薩有靈，第二日寶珠先生的病就好了。如今我已擇定日期，六月十一日安壇，十二日一天一夜大會法事，謝

謝菩薩。我家的事，不能多叫甘老爺一人破鈔。甘老爺你大大的出我老媽子一個賀份，其餘香燭牲醴等一切糜費，總是我老媽子包足。十二日，還要請諸位老爺同貴相知，衆位小姐賞臉，來看會頑頑。不知諸位老爺，可賞我老媽子光呢？」甘瓊聽見，代寶珠還福，也不知道這上海做喜樂會，要用多少洋錢，便說道：「我諸事不管，貼你十塊洋錢罷。」吳老媽子道：「就是這樣，那裏還同你老爺較量呢？」賈書鄢武宋中蕭化道：「我們四人定來道喜。蘭芬先生們，也是要來的，你不必打發人去請，我們代你道遠罷。」吳老媽子道：「人熟禮不熟，那有不請之禮！」又叮囑幾句，也下樓去了。賈書們要請甘瓊到喜鳳家擺酒吃晚飯，寶珠不肯讓甘瓊出門，賈書們將甘瓊寶珠嘲笑了一陣，辭別去了。時光易過，已到了六月十一日期。這日午後，有四五個道士，一個香火，挑了一担所用物件，以及神畫軸，到了迎春坊裏。在樓下中間，掛了東嶽齊天仁元聖帝，都天玉皇大帝，泰山娘娘神像，又擺了各部神祇畫像牌位，掛起長旛榜文，又向吳老媽子要了許多白米，並紅紫辦扣的本命錢，結一桿小秤，一面布鏡，要設斗案，擺好壇場，鑼鼓喧天，開壇洒靜，召將請神，安了壇，吃了晚飯，道士散去。次日黎明時候，有八九個道士，早已來到，敲鐘擊鼓，開壇請神，又用一根長木，縛着竹枝，扯起大紙旛，念了一回，各用早點早麵。甘瓊寶珠聽那鑼鼓聲敲，也就早起來，寶珠忙着叫人梳頭，打扮已畢，到了午初時候，賈書鄢武宋中蕭化一齊來到，每人送一塊洋錢賀份，吳老媽子收下謝過，邀請衆人到寶珠房裏。甘瓊寶珠招呼入坐，吃烟閑談。還有別的客家，各人均有賀份，另在金珠湘娥房中起坐。黛玉蘭芬如玉小寶們，早間就着人送了賀禮，吳老媽子又着人去邀請。到了午正時候，黛玉們四人方纔各乘小轎，到了迎春坊，下了小轎進來。金珠湘娥接着，看見蘭芬們總皆打扮得花團錦簇，邀至裏面，賀喜已畢，請到樓上，與賈書們一處起坐。擺過點心，總請至樓下看會。只見那些道士，頭上用元綱包頭，紫石紙帽子，身上穿着道士法衣，口裏不知念些甚麼，說是申文上表。又有一個道士，將髮辮扣了紅頭繩，同幾個青銅錢，捧着辮子，赤着膊，繫着青布裙子，擎了一把廚刀，說是開財門，在那膀臂割出血



來用茶杯等着；又將那些血，汰在各人房門框上，在那各人房裏亂躑躅，又將紅竹篋放在各門坎上用，廚刀一斬兩段，那兇惡之像，叫得這些女妓輩，各人抓住相好的，藏藏躲躲。道士跳畢，放了旺鞭，寶珠邀着衆人上樓，用過午飯。那些道士們，將一張方桌抬，放天井之中，擺設香案，又擺了一盤豬大腸小腸，敲着銅鼓，轉着方桌，哼着念着，叫做轉花盤；又有一個道士，敲着一面大鑼，坐在神前，唱的甚麼，祥寶嫁妝，被白寡婦謀害，那些先生們聽了，疑是真事，吁嗟感嘆。這道士唱畢，又有一個法師，穿着青布褂裙，帶起娘娘帽兒，胡言亂語，跳娘娘，引得蘭芬們笑不住口。晚間擺了酒席，湘娥邀請衆人，入席歡呼暢飲，席散之後，賈書鄒武，宋中蕭化，代黛玉蘭芬如玉小寶，開發洋錢，汰化道士，又給了抽豐禮，大衆告辭。金珠湘娥寶珠，留他們看夜會，衆人不肯辭別去了。別的房子裏，客家擺了晚酒，汰化過道士，也各散了。只有甘瓊，小寶珠房裏未走，到了夜裏，那些道士們，又跳五十三參，裝神裝鬼，翻筋斗，采蠟燭台，變戲法，各種玩意；又裝了幾個燒肉香的和尚，打趣衆人要錢。甘瓊寶珠，又賞了兩張鈔票，金珠湘娥，也賞了錢文。那上海烟花竹枝詞九十九首內，有一首道：

百計千方哄客銀，

藉名喜樂說酬神；

財門開過娘娘跳，

總是玄門惑女人。

一夜鑼鼓喧天，直鬧到天明，方纔結壇了會。甘瓊又代寶珠，把了喜錢，那些道士們挑了担子散去。甘瓊爲色所迷，只顧朝歡暮樂，竟忘記了來中所做何事，也不打算帶回的洋錢，已經化用若干。寶珠看龍船那時，聽見買書們說是上海六月二十四日，城內大爲熱鬧，遂向甘瓊道：『我前日患病，曾允下往雷祖殿燒香。這兩日睡覺，纔合上眼，就夢見雷祖大帝，站在面前。大帝是廿四日聖誕，我同你商議，廿四日僱一乘轎子，同我去燒香了愿。』甘瓊道：『我聞得六月廿四日上海城內，甚是熱鬧，我們兩人前去燒香，寂寞無趣，不如多叫幾頂轎子，將買大哥們同蘭芬們總請了去，一則讓你燒香了愿，二則大家熱鬧一日，見這些上海風俗，豈不好嗎？』寶珠道：『如此甚妙！』甘瓊隨即叫小喜子去請買書們商議僱轎，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 百子堂和尚化緣

## 大雄殿馬披鬥法

話說甘瓊因寶珠要到雷祖殿燒香了愿，隨卽着小喜子將賈書鄒武宋中蕭化請來商議僱轎。鄒武道：「甘賢弟！你歡喜熱鬧，必須陪兄弟一行，但城中船不通行，不若到轎行僱了幾頂轎子，喊十班清音十番，讓他們在街道裏吹唱罷罷的。六月廿四日，城中是個最熱鬧日期，我們奪了趣，纔有玩頭。」甘瓊聽了，歡喜非常道：「二哥這話，說得碰兄弟心脯，就拜托哥哥去辦。」鄒武向宋中道：「兄弟，還是我同你去僱轎。」兩人一同離了迎春坊，到打狗橋轎行，將轎僱定，復到寶珠房裏，回了甘瓊信，付了定錢。甘瓊又吩咐擺酒，衆人擾了午飯。臨行之時，鄒武向甘瓊道：「十番孩子，我同宋兄弟喊定了，廿四日早會罷。」甘瓊又叮囑他們，請黛玉蘭芬如玉小寶同去游城，賈書們均各答應，辭別去了。到了廿三日，甘瓊就忙着叫人請了香燭大錠，備了香儀錢封，喊了庖人明日還要辦席，一應預備齊全。廿四日清晨起來，寶珠梳洗已畢，穿的是新做的淡青杭紗褂裙，白紗小褂，大紅紗褲。正與甘瓊吃早點之時，只見賈書鄒武宋中蕭化一齊來到甘瓊寶珠招呼入坐，請吃點心。賈書們道：「業已吃過。」甘瓊向賈書們道：「蘭嫂們可快來呢？」賈書們道：「你兄弟豪興，代累我弟兄們作了多少難。」甘瓊忙問道：「這是何故？」鄒武道：「大哥說的玩話，不過是他們因為要遊城，放差做衣服。此刻總忙着梳頭呢，大約也來得快了。」甘瓊道：「我們還是同到城內去等他們罷。」賈書道：「若在城裏等人，甚是沒趣。不若先着小廝們進城，等他們來了，送信與我們，再進城去，豈不好嗎？」甘瓊道：「如此甚妙。」遂向小喜子道：「你們先進城去，看見蘭芬先生們轎子來了，立即送信。」小喜子答應，同着各人跟來的小廝去了。甘瓊叫人將烟燈開了，賈書因與蘭芬常在一處，現在也有了幾口烟，就與鄒武睡下，去對鎗過癮。一刻工夫，只見小喜子匆匆上樓來，站在寶珠房門首，向甘瓊道：「大爺四位先生的轎子，總到了城了，小的請他們總在城等候，那十番小

孩也都來了。』甘瓊聽了點點頭，鄢武們將烟具收了，用口袋袋好，叫小喜子帶着上轎。甘瓊邀請衆人下樓，寶珠邀着金珠、湘娥一同出了迎春坊，到了新北門，進城去了。城內黛玉、蘭芬如玉、小寶在殿裏看見，早已迎出殿來，彼此招呼。賈書們同寶珠、金珠、湘娥進殿燒了香，那十番五個小孩，總上來請叫過了衆人入坐。甘瓊道：『聞上海浦東欽賜仰殿極爲熱鬧。今日弟欲盡瞻名勝，煩鄢二哥到大東門碼頭，僱一遊船，到彼一覽。』鄢武道：『如此甚好。』遂同宋中出城，到大東門碼頭，見一隻大船，船家上來，請問尊客幾位。鄢武道：『十餘位。』於是講定船錢，就此開船。那十番孩子，總上了划船。那大船划船，一齊解纜，盪漿的盪漿，撐篙的撐篙，划船的在前吹唱，大船緊隨在後，由下黃浦灘經過。那些茶館裏吃茶的人，聽見絲竹聲音，總向着河邊看望。有些年老長成人說：『這些浪子，如此化費，今日這一玩，非幾十塊洋錢不可。』有那些浮蕩少年人說道：『人生在世，像今日這個日期，必須如此玩法，纔算款式，恨不能也像他們這樣玩法，纔如心愿，無奈力不從心，又捨不得今日這般熱鬧。』且說賈書們大船出了虹橋，此時尚早，遊船纔出來不多幾隻。甘瓊吩咐船家，先將船開到龍王廟碼頭停泊，扣攬搭跳，大衆乘舟登岸，跟寶珠的人捧了香燭元寶大香，引着寶珠先生，在龍王廟裏進了香，把了香錢，同衆人到仰殿門首，見左邊牆上掛了一塊木板，上貼告示，衆人立定，看見上寫着：

「欽加五品銜，特授江蘇松江府上海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某爲查案嚴禁，以昭誠敬事。照得

欽賜仰殿乃

翠華巡幸之地，爲滬濱名勝之觀。每年六月廿四日，

恭逢

雷祖大帝聖誕之期；各處遠近男女，燒香祈福，絡繹不絕。聞有不法棍徒，擁擠喧嘩，藉端滋鬧；以及剪絡扒

匪，乘機剪扒銀錢物件；並有各衙門小班皂役，硬搶各要貨攤賣物，稍不遂意，卽肆行兇；更有乞丐化夫，強討硬要，種種不法，歷經拏究，示禁在案。茲將屆期，誠恐若輩故智復萌，除飭差查拏外，合行查案示禁。爲此示仰該山住持、地保、坊快、皂頭人等知悉：如有前項不法棍徒，仍蹈前轍，故違不遵者，許卽扭稟赴縣，以憑嚴究。枷示地保人等，倘敢容隱，一併重究。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後面年月，印信、硃標日期。那右邊牆上貼的是上海營守副府，並西南總巡廳及總捕廳告示。衆人無心觀看，進了仰殿，見兩旁壘山坡，有許多男女乞丐，攜男抱女，以及啞聾痴癱，爛頭破鼻，老弱殘廢，在那裏喊着要錢。又見有許多提着朝山進香燈籠，點得亮亮的，引着拜香的男男女女，髮辮打着大紅頭繩，穿着松江小布褂褲，捧着小紅板凳，幾步一拜，與大衆擠擠挨挨，到了大雄寶殿，只見燭影輝煌，香烟縹緲，男女紛紛禮拜，鐘鼓響聲不斷。早有道人將香燭大錠，接了過去，裝香點燭。黛玉蘭芬如玉小寶金珠湘娥各人，向和尚買了香燭，兩邊撞鐘搥鼓。寶珠們七人，在雷祖大帝座前，總禮拜過了；那五個十番孩子，各請了香燭磕了頭，和尚邀請衆人至後殿百子堂各處燒香禮拜。大衆見送子觀音龕內，塑着許多童兒泥像，有帶着紅布黃布帽子的，也有光着頭的，也有騎馬的，也有打傘的，也有玩龍燈的，也有打虎跳的，也有翻筋斗的，也有拷鑼鼓的，共有一百多個。賈書望着蘭芬們道：「你們那個想養兒子，偷過小帽子回去，就包管有孕了。」黛玉蘭芬如玉小寶金珠湘娥聽了這話，各人笑嘻嘻的，走到龕子面前，搶着拏了小帽子，惟有寶珠站在那裏，聲色不動。黛玉道：「寶珠姐姐不偷帽子，我明白了；姐夫多早晚把蛋我們吃呢？」甘瓊寶珠總笑着不言。他們正在這裏嘲笑，只見又有許多婦女，也到送子觀音座前燒香。內中有一婦人，年紀尚不足二十歲，是新開的臉，衣飾總是簇新，磕過了頭，站在那龕子面前，鬼鬼祟祟的，想偷帽子，又像怕人看見的光景，羞羞怯怯，偷了一個帽子，同着那些婦女，嘻嘻笑笑，又到別殿上燒香去了。賈書道：「諸位賢弟，看這新開臉的婦人，大約是個新娘，嫁之未久，方纔偷帽子這種羞怯光景，

甚是有趣。愚兄口占七絕贈之。」衆人道：「請教請教。」賈書遂口吟一絕云：

『女娘新嫁尙含羞，

送子觀音默默求。

伸手欲偷羅漢帽，

通紅粉面幾回頭。』

衆人道：「妙極妙極！」和尙邀請衆人到客堂裏面坐下，道人獻了茶。那兩張桌上，總擺了桌盒，和尙將桌盒內茶食品敬過衆人，向那道人使了個眼色，道人隨即捧了一個冊頁，遞與和尙手裏，和尙向着衆人，復又問訊道：「荒山後樓，蒙各位施主老爺太太重建，尙少油漆粉飾，神像裝金，望諸位老爺，各位先生，隨緣功德，百子千孫，福壽綿長。」說着，將那冊頁擺在桌上，道人取了筆硯過來，賈書們看那冊頁，是楠木面子，貼着白紙襯的，梅紅簽，寫着「福緣善慶」四字，揭開一看，無非是些俗套疏引，後面貼着許多紅簽，寫着某老爺喜助若干，某太太喜助若干，還有許多紅簽，未曾有字。」賈書道：「我們也不必寫了，相應現開發罷。」甘瓊就在鈔袋拿出五塊洋錢，固封現成的香儀，遞與和尙道：「這些錢算我大衆功德，你收着添補罷。」和尙接過洋錢，還要請衆位先生作作福，甘瓊又把了一張五塊頭鈔票，和尙接了道：「請將各位台銜登簿，等圓滿了，代衆位老爺各位先生祝懺。」甘瓊道：「些須小事，不足登簿，俗語說得好，錢入山門，功歸施主就是了。」和尙喊道：「擺碟子，下蔬麵。」賈書道：「我們船上飯已現成，改日再來擾罷。」立起身來，同着衆人出了客堂，和尙送至大殿，衆人看見此刻，比先更覺擁擠，不知那裏來了兩班觀音會，有兩個香亭，擺在大殿，有兩個人精身赤足，用銀紅布繫着青布褲，有二尺多長鐵錐，穿通臂膊手腕，手裏各持鐵鞭，在大殿天井裏，熱烘烘香堆子旁邊亂跳。那一個將竹節鐵鞭，放在香火堆裏，燒得通紅，右手用一張元化，在這燒紅了的鐵鞭尾一抹到頭，但見一縷青烟，手上皮肉毫末傷損。那一個將一雙赤足，跳到香火堆裏，又跳出堆外，脚上皮肉也未傷損，這却不知是甚邪法。蘭芬們見這兩人吟吟喝喝，跳來跳去，嚇得戰戰兢兢。黛玉向宋中道：「這兩個人因爲何故亂跳？」宋中道：「他們名爲馬披，自稱帥爺，這是陰犯陽譴，將父母遺體錐上，這麼些錐子，在他們自己說來，有因爲父母有病，也有爲着自

己有病，許下來的心愿。不知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他們這種人，要算世間大忤逆兒子了！

小寶道：「他們身上這些錐子，疼與不疼？」宋中道：「據說有符不疼。我却沒有埃過錐，疼與不疼，你該自己曉得。」小寶聽了，就要用手來擰宋中的嘴，因礙着衆人，不好意思，遂道：「讓你說得快活，回來家去，同你再說。」

只見那兩個人跳上大殿香亭前，等會上各人磕了頭，又跳到天井引路，衆人將兩架香亭抬起，跟着那兩人出了山門去了。賈書們在左右保護蘭芬們，離了大殿，出了二山門，兩旁許多耍貨攤子，擺列着各種頑器東西。這七位女先生，五位男相公，看見這些耍貨，這個說這樣好頑，那個說那樣好頑，恨不能將各樣買全。那賣頑貨的人，見他們要買，故意高抬價錢；這些男女等人，他買這樣，他買那樣，各人揀了許多耍貨，算明共計七塊半洋錢，總是甘瓊付錢。各人攜着耍貨，到了山坡，那些男女乞丐，見他們燒過香下來，總各喊着老爺太太相公姑娘，要討錢文；甘瓊喊小喜子散給他們錢文。那知善門難開，小喜子遂拿出錢來開發這些乞丐，就將小喜子團團圍住，拿過又要喊喊吵吵，開發不清。小喜子過身是汗，急得推倒一人，方纔跳出圈子；後面還有許多男婦小孩跟着到了碼頭，小喜子跳上了大船；那些乞丐扳住船頭，不容解纜；又把了許多錢文，方纔解纜開船。將船放過六里橋，緊對石灰港停泊，見岸上有許多人在那裏鬥牌。賈書們在船上用過午飯，過了癮，蘭芬們手臉洗畢，大衆上岸，各處遊玩。正在三清觀憑欄眺望，只聽得遠遠鑼聲，來了一班觀音會，到了聚龍橋，這裏那馬披在香亭前燒符上錐。此刻蘭芬們以上視下，又不害怕，又看得清楚，看見那些馬披，每人上了許多錐，跳過橋去了。隨後又有幾班會接踵而來。聽見人說是楊樹浦廣東街黃浦灘，張家波，三里橋，三茅閣各處的衆人看過了會，賈書着人將弦子、笛子、笙、鼓板、琵琶、琴提取來，放在雲山閣桌上，十番孩子唱了兩套大曲。蘭芬蒙興，叫十番孩子做傢伙，他唱了一套想當初慶皇唐，聲音洪亮，口齒鏗鏘，宛似男子聲音。寶珠等蘭芬唱畢，他唱了一套只爲你如花美眷，聲音柔脆，細膩可人，引得那些遊人叢聚，在那裏做蜜臉。那些看十壺牌的朋友，抓了一張二條，沒人開

招，碰他將手內一張一萬，一張九餅，擺下來吃老虎，連牌都看錯了。蘭芬寶珠唱完，衆人喝采，黛玉小寶如玉金珠湘娥，每人唱了一個小曲。船家送了茶食碟子上來，衆人用過，齋化甘瓊，在跌博藍子上，又跌了許多枝葉茉莉，夜來香，水老鼠，送到船上。此刻下午時候，只見大小遊船，紛紛出來，還有些划船，已將篷子拍去，三漿如飛，划來划去，船上也有小曲，真是笙歌盈耳，彩袖成行。又有一隻魚船，兩把槳，也跟在後面，船裏那些朋友，擠得汗流，流的黃腔走板，唱着西皮二黃。時人有六月廿四日上海夜遊，七言律詩一首云：

不分男女約同儔，半爲燒香半頑遊；山色青葱雲上下，水光蕩漾月沉浮；接天燈火搖蘭蕪，

徹夜笙歌醉酒樓；

賽會迎神人輦集，

繁華端的勝瀛州。

賈書們開發了雲山閣，那裏泡茶賣水烟的錢文，大衆上船，又到小普陀大王廟各處遊頑。早已金烏西墜，大小遊船，總各點了蠟燭，滿湖燈光，映着水內，好似千條火練，猶如萬道霞光。賈書們將大船停泊在熱鬧處，擺下酒席，猜拳行令。那划船上十番孩子，用過晚飯，在船艙裏吹唱，繞着他們大船打招。別的遊船也吹起笛子，彈起琵琶，賭賽歌喉。無論大的，小的，遠的，近的，都旁着他們大船。有唱生的兩個十番孩子，走上大船，到席間敬酒敬奉，復又唱了兩個小曲。甘瓊賞了四塊洋錢，十番孩子退上划船。那船家仍將划船划來划去，直頑到將近四更時分，那些遊船纔漸漸的過黃浦回去。賈書們此刻已頑得疲倦了，吩咐船家慢慢的行，將船放回。到了大東門碼頭旁岸，那接蘭芬們的小輪，早在那裏伺候。黛玉蘭芬如玉小寶，挽着賈書宋中鄒武蕭化，送他們回去。賈書們點了頭，各人方纔檢點，那裏貨茉莉花，夜來香，總交與跟的人拿着，辭別甘瓊寶珠，各乘小輪，同着賈書們到了新北城門首。看見門兵房外，擺着兩張眉公皮椅，北汎總廳洋燈；有個武職官，帶着幾個兵，在那裏彈壓。今日不關城，衆人轉灣到新清和坊去了。甘瓊寶珠檢清物件，同金珠湘娥棄舟登岸。那岸上來往行人，絡繹不絕。湖州會館門首，搭着施茶爐篷，掛了四個廣結茶緣篋絲燈籠。許多鄉村男婦，朝山進香，也有站在茶篷前吃茶。

的，也有走倦，席地捧着西瓜，香瓜乾糧吃的。甘瓊已無何觀看，挽着寶珠手，同着金珠湘娥，回至迎春坊，仍在那裏迷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寶珠吃醋鬧阿金

蕭化爭風打必子

話說甘瓊同着寶珠金珠湘娥，回至迎春坊，仍在那裏迷戀，朝歡暮樂，已非一日。初到迎春坊的時候，見那房內大姐阿金，生得風流俊俏，使有心要同阿金落交，常時同他說些戲謔趣話；後來因代寶珠梳櫛，又恐寶珠吃醋，未能如願。阿金見甘瓊輕年美品，銀錢揮霍，但凡與他說戲話，也是恐怕寶珠，惟以眉目傳情，不敢十分逗搭。這背地理，也不知向甘瓊要了多少銀錢衣飾；甘瓊是他放的，差無不一應他。兩人算是心交，因人礙眼，未得下手。這一日，甘瓊正同寶珠在房中鬥趣頑耍，樓下湘娥房裏，來了一起生客，叫寶珠下樓。寶珠向甘瓊道：「不知來了甚麼野種，大呼大叫。你且稍坐一刻，讓我下樓，三言五句，打發他們滾蛋，再來陪你。」寶珠將甘瓊安慰定了，方才轉身下樓酬應去了。隨後阿金，拿着白銀水烟袋，到寶珠房裏裝烟，與甘瓊吃。甘瓊正坐在寶珠床邊，見阿金走近身來，將水烟袋笛子，遞在他的口裏，樓上並無別人。甘瓊一時豪興，就將阿金拉了，與他並肩在床邊坐下，向阿金道：「阿金，你把我的病都想出來了！今日天緣湊巧，却好此刻，他在樓下，我同你偷個嘴，任憑你要甚麼，我總依你。」說着，就向阿金對了一個呂字。阿金趕忙閃讓，便要立起身來，早被甘瓊捺住，水烟袋捺在樓板上。阿金道：「你只圖口裏說得快活，倘若他走上樓來撞見了，叫我這個臉，放在那裏？」甘瓊道：「他才下樓去，有好一刻才上來呢。你做個好事罷！」就伏在阿金身上，用手來扯阿金的襯褲，不意寶珠悄悄的躡着足步，上了樓來，站在房門外，聽見他兩人這些言語，忍不住心頭怒起，揭開門帘，走到房裏，跑近床前，將甘瓊耳朵揪住，哭道：「你這下作東西，你既要同他相好，我又不曾阻攔着你，你們那裏不好做混帳事，偏偏要糟蹋我的。」



床鋪忙喊王媽來，代我將鋪蓋快些去漿洗，我不褻益別人哇烏打烏的贖被。」阿金見寶珠跑進房來，趕忙將甘瓊一推，掙脫了身子，跑下樓去。王媽進房，將床面前那根水烟袋拾起，放在桌上。寶珠抓住甘瓊，碰頭啞腦，哭鬧不休。金珠到房裏來勸解，寶珠不依。吳老媽子聽見樓上吵鬧，趕忙上樓來，將寶珠勸到對過金珠房裏。寶珠還是哭着喊着，罵阿金下賤，勾他的客，許多蠢話。阿金在樓下聽見寶珠哭罵不休，也就惱羞成怒，遂在樓下喊道：「我在樓上裝水烟，甘老爺同我說了句頑話，將我拉了坐在床邊，你就硬說我們有事。你也不必假正經了；你同剃頭的偷關門，我們總明白，不肯說破了，你罷了。我們在人家做底下人，聲名要緊。你如今將我的名說壞了，別處難尋生意；再者我尚未出門，倘若我的丈夫聽見，我在上海有甚風聲，我的命就沒有了！如今你既把我的臉撕破，我也不要命了，還怕你這紅先生償不起我的命呢！」說着，也就碰頭啞腦，尋刀覓剪，嚇得那吳老媽子、湘娥同金珠，並男女班子的樓上，勸到樓下。寶珠與阿金兩人愈吵愈凶。甘瓊趁着吳老媽子將寶珠拉到金珠房內，他就悄悄的欲想走下樓去，又被寶珠聽見脚步聲响，就趕出房來，將甘瓊拉住，哭道：「你往那裏走？你鬧開心取樂，漂肺子。如今他鬧起來了，你就想走，好脫乾淨身子，累我一人受氣，如今死也要死在一處。」又將甘瓊拉到房裏吵鬧。那外場花打鼓，見寶珠、阿金兩人總不依勸說，料想這事家裏人說不了結，趕至喜風家，却好賈書郡、武宋、中、蕭化四人，齊在那裏。花打鼓向四人告知。賈書們聽了，一齊到了迎春坊，才進寶珠房裏。甘瓊看見他們來了，連忙起身招呼，邀請入座。衆人看見寶珠髮結散了，頭髮披在半邊，眼睛哭腫，泪痕滿面，倒在床上，嗚嗚咽咽啼哭，又聽得阿金在樓下吵鬧。賈書們故作不知，向寶珠道：「甘弟媳爲甚麼事不理我們了？想必是我們常是來，討厭了。」寶珠連忙在床上，拗起身來，道：「賈老爺你這話，我細娃子就耽受不了。適在正與他陶了兩句氣，四位老爺來了，我細娃子未曾請叫得及，望四位老爺恕罪。」賈書道：「那個來怪你？就是要怪你，也要看甘兄弟分上。你兩個人因甚麼事煩惱了鬥嘴？告訴我們，代你兩人評評理。」寶珠並不言語，甘瓊也

不噴聲。賈書們追問至再，湘娥道：「甘姐夫寶姐姐不肯說，待我告訴你們。方才寶姐姐不在房裏，甘姐夫與阿金在房裏說頑話，被寶姐姐撞見，罵了阿金幾句。阿金聽了，要尋死覓活，正在這裏吵鬧。老爺們來得正好，代他們調處清白，省得瞎鬧瞎吵。」賈書笑道：「甘弟媳吃點醬油罷了，又吃甚麼醋呢？那個貓兒不吃葷，看我們分上，不必說甚麼了。」正說之間，吳老媽子走上樓來，悄悄將賈書們四個人請到樓下湘娥房中道：「四位老爺，令友甘老爺，一時豪興，弄出這種事來。寶珠先生的話，又過於利害，叫阿金過不下去。如今阿金要尋死拚命，我老媽子鵝兒頭上，沒多大的腦子，要拜托四位老爺，代他們說清結了。」賈書們將阿金喊到房裏，好言勸說，阿金不依，說之至再，阿金道：「四位老爺，我這裏生意已被他將我的臉撕破了，我也不能再在此地，叫他還找一個好好生意。他既說我同甘老爺有事，我也說不得了，叫他把筆洋錢與我，算遮羞禮；不然聽憑他官了私休，我總候着就是了。」賈書道：「凡事要依人勸，人是舊的好，衣服是新的好。我們代你把話說清白了，將就些，還在這裏罷。」阿金還執意不肯，鄒武道：「阿金既是實意不肯在這裏，事有湊巧，喜鳳家尤奶奶在他家三四年了，從未告假回家去過，平空時不知怎樣，有了身孕，要回去生養，辭了生意。如今我們將你荐到喜鳳家去，包管一說便成；另外叫甘老爺瞞着寶珠先生，送你幾塊洋錢，看我們分上，不必說甚麼了。」與賈書們商議，允了阿金十塊洋錢，阿金方才依允。賈書們復又上樓，到寶珠房裏，吩咐擺酒，代甘瓊寶珠和事。甘瓊道：「在這裏，何能要弟兄們作東？」謙之至再，仍是甘瓊的主人，擺下酒來。席間，金珠有心想勾搭蕭化，彈着琵琶，唱了幾句迷湯小曲，蕭化亦有意愛他，兩人調謔，蕭化已有了幾分醉意。席散之後，金珠要留蕭化在那裏住宿，蕭化因與賈書們同來，恐怕他們到喜鳳家告訴如玉，不能在此，要一同到喜鳳家，向金珠道：「既承你厚愛，你我心照，改一日我一人來罷。」金珠才讓他同着賈書們到喜鳳家去了。這裏寶珠雖是賈書們勸了許多言語，心中怒有未息，上了牀來，甘瓊被他揪着，咬着，恨着，罵着，捏着，氣着，哭着，說着，百般刁話，蠻話，甘瓊只是各種恭維，也不知賭了多

少咒，發了多少誓，枕席間用了多少工夫，才將寶珠哄住了。暫且不表。再說賈書們四人，到了喜鳳家內，在林黛玉房裏坐下，薛蘭芬、金小寶、金如玉聽見他們來了，總來到房裏問道：『你們可會吃過晚飯？』賈書們就在迎春坊，因為甚事，做調停，甘瓊留吃晚飯。這一夕話告訴衆人，聽了笑不住口。鄧武將喜鳳喊到房裏，公荐阿金做生意，喜鳳答應，退出房外去了。三子到房裏問道：『老爺們今日可回去了？』蕭化躺在黛玉床上，先說道：『我今日醉了，不回去了。』賈書們道：『既是蕭允弟不回去，我們總在這裏陪你就是了。』三子退出房外，如玉悄悄向蕭化道：『在這裏竊竊，我房裏有個熟客，許久未來，今日才來的，等我打發他走了，請你到房裏去坐。』蕭化道：『你快些叫他滾罷！我老爺要醒覺了。』如玉道：『我曉得，暫遠三位姐夫了。』說着，走出房外。那如玉房裏這個人，姓宓，名聖謨，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頭大臉大，一臉大麻子，身材又胖又矮，人因他殼子生得矮胖，說話又有些肉氣，排行第一，都喊他宓大臉，又送他一個混名，叫肉殼。父親在日，做過洋行買辦，掙有許多的田地房產，遺下許多借券，宓聖謨并無生業，只靠着房錢租錢，以及人欠的債務過日子。會在這裏與金如玉相好，如玉得過他許多銀錢衣飾，因出外索債，許久未來。今日到了這裏，就在如玉房裏坐了好一刻工夫。如玉意欲留他一宿，又怕蕭化到此要住，所以並未留他。宓聖謨今日蓄意是來與如玉敘舊，拿准了到了這裏，如玉必要留他。那知到了這裏，坐了半晌，如玉聲總未噴，且又到別房裏的去了，好大一刻工夫，將他一人坐在房裏，心中就有些不自在了。今見如玉進房，坐在椅上，不言不語，宓聖謨忍耐不住，就將三子喊到房裏道：『三子！我今日在這裏住呢！』三子道：『宓老爺今日不湊巧，如玉先生有了廂了。』宓聖謨聽了，越加生氣道：『他既然有了廂，爲何不早說？將我攔到此刻，叫我如何回去呢？』三子道：『宓老爺！你這話說錯了。你老爺到這裏來，并未說着要住的話，如玉先生，何能平空告訴你，說是有廂呢？若說是坐到這時候，是你老爺自己未走，我們何能催你老爺走呢？』宓聖謨道：『不管是那個留的廂，總要代我問的了。我老爺今日要住呢！』三子道：『這不講理話，我小

的不會說。凡事有個先來後到。你老爺許久不來，挑挑我家，今日不必打鬧兒了。」宓聖謨道：「我若是不挑你家，我到不留廂了；如今我要留廂，你又拿這些話搪塞我。還是怕我不與錢你家麼？你查查帳，我在你家住了那麼些廂，連半文開發總不欠你家的。今日故意要支我走路；如今我偏不走，看你家是個甚麼三頭六臂的人，敢在這裏住，我就算他是個好漢了！不伏氣，叫他到這裏來，同老爺鬥口氣，鬥得過我，我就讓他在這裏住了。」三子再三俯就，宓聖謨越說越氣，大喊大叫的吵鬧起來。蕭化因有了幾分醉意，躺在黛玉床上。鄒武因要過廂，就同賈書到蘭芬房裏吃烟去了。黛玉也同他三人同行；宋中是被金小寶拉到他房裏談心。蕭化獨身躺在黛玉床上，此時更深人靜，蕭化聽得如玉房裏有人喊叫，句句話總關礙着他。酒後生怒，將長衣脫去，跑在如玉房裏，見有一人坐在那裏，口裏南腔北調吵鬧。蕭化出其不意，奔到宓聖謨面前，將衣領揪住，望下一摔。宓聖謨未防備，被蕭化攢在房內地板上，蕭化就勢騎在宓聖謨身上，揮拳就打。宓聖謨仍罵不絕口。三子趕忙抱住蕭化手腕，跪在旁邊哀求。賈書鄒武宋中聽見此信，一齊跑到如玉房裏，勸蕭化因為何事。蕭化道：「哥哥們不必問，幫我打這瞎眼忘八蛋！」賈書將宓聖謨一望，並不認識，遂向蕭化道：「你且息怒，權且將他放起來。我兄弟們在此，不怕他飛到那裏去。」三人抬不動一個理字，放他起來，讓他自己說；如不在理，我們一齊動手就是了。」鄒武將蕭化的手攥開，拉了站起身來。宓聖謨被三子拉起，口裏還嚷嚷咕咕道：「好呀！好呀！」賈書將他拉了坐下，問他姓名。宓聖謨道：「我姓宓，叫聖謨。」賈書道：「足下因甚事同做友口角？」宓聖謨含糊不語。三子道：「宓老爺要留如玉先生的廂，小的回他有人留了。宓老爺就在房亂罵，被蕭老爺聽見了，到了房裏，不知怎樣，宓老爺碰到了。」賈書們道：「宓哥哥！非是我們庇護蕭兄弟。這麼談起，就是你的不是了。凡事總有先來後到，就是你先留了，我們蕭兄弟後到要留，你也不能讓他總之在頑笑場中，沒有甚麼鬥氣，若不是你出口傷人，我們蕭兄弟，何能造次動手？自古道：「相罵沒好言，相打沒好拳。」真是蕭兄弟年輕魯莽，看我們分上，拉了罷。」賈書

鄒武宋中向密謀作了一個揖，密聖謨還了一揖，心中愿想同蕭化較量，因見他們人衆，孤掌難鳴，沒奈何，忍氣吞聲，立起身來，出了喜鳳家大門，回家氣了一夜。次日欲想約人，到喜鳳家去撓蕭化如玉，同他們打場官司，再爲打聽，蕭化是現在候補道少爺，自知勢力不敵，悶在心裏，氣成一場大病，險些傷命，發誓再不到頑笑地方去了。幸虧挨了蕭化幾拳，却保住密聖謨的家財。這是後文，略過不提。賈書鄒武宋中將密聖謨勸走，各自歸房安歇。次日叫甘瓊把了十塊洋錢與阿金，將行李拿到喜鳳家裏做生意。過了數日，賈書過小生日，鄒武宋中蕭化商議，在喜鳳家公分慶壽，因這兩日未曾會見甘瓊，宋中寫信來約甘瓊，不知到與不到，且看下分解。

##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賈兄勸友

追根究底甘姑詢僕

話說甘瓊終日在迎春坊迷戀，這一日清晨，尙未睡起，王媽在帳子外喊道：『甘老爺醒醒！老爺叫他管家送書信來，要等回信呢。』甘瓊驚醒，趕着穿了小衣下床，把信接過來一看，只見信套紅簽寫着：『卽呈甘壽萊老爺玉展。』旁有四個小字：『立候回示。』後面寫着：『如瓶。』兩個字。甘瓊將信套拆開，將裏面兩張六行書拆出來，只見上寫着：

『海棠逞艷，桐葉初凋，伏稔。

壽萊四棣大人起居迪吉，福履亨嘉，定符私頌，憶自

棣臺初臨，敝郡再結金蘭，時與諸友朝夕盤桓，殆無虛日。孰意

吾棣種有夙緣，步入蓬萊，坐擁仙姬，陶情絲竹，怡性風月，竟無暇念及故人耳。茲因

文士賈兄華誕，兄與泮君二兄，倍業五弟，擬假喜鳳處，公設壽筵，永日一聚，敢望移

玉卽至第一樓取齊，但恐仙姬不使劉郎，雖桃源洞口，亦祈示知，專此佈達，伏希

霽鑿！兼候  
晨佳不宣！

甘瓊看畢道：『可是順子送來的？』王媽道：『是他。』甘瓊道：『你下樓去，向他說：我候候他家老爺，同各位老爺，說我立刻就到。』老媽答應下樓，回覆順子去了；取了水來，與甘瓊淨面漱口，便喊寶珠道：『寶珠先生起來罷！甘老爺起來半會了。』寶珠道：『我今日困倦得很，還要睡睡呢！』甘瓊道：『你不要喊他！我到茶館去呢！由他睡罷。』甘瓊洗漱畢，吃了蓮子，離了迎春坊，在石路口撞見小喜子，跟着到了第一樓，見賈書們俱坐在那裏。甘瓊趕近賈書而前行禮道：『大哥兄弟未曾到府祝壽，望乞恕罪。』賈書答道：『小弟生日，何敢驚動賢弟大駕請坐！』甘瓊又與鄒武宋中蕭化見禮入坐，泡了茶來。鄒武道：『甘兄弟不是哥哥怪你，這連日戀住妙人，不會我兄弟們了。今日賈大哥華誕，不是宋兄弟寫信到，連你大哥生日總忘記了，該罰不該罰？』甘瓊道：『實是兄弟昏了，今日罰兄弟做東。』鄒武道：『我們早已議定，今日公分，代大哥慶壽，不要你一人做東。』甘瓊道：『明日我請衆位哥弟，在迎春坊中晚兩席，替大哥補饅，又算陪罪，望哥哥們饒恕兄弟罷！』衆人一笑，忙喊跑堂的下了麵來，衆人用畢，一同到了喜鳳家。中晚兩台酒，至二更餘方散。甘瓊到了迎春坊，寶珠房裏坐下，寶珠道：『你今日跑到那裏去的？此刻才來。』甘瓊道：『今日是賈大哥生辰，公分在陸蘭芬那裏，代他做生日的。』寶珠道：『你只圖開心取樂，把我一個人擦在家裏。』甘瓊道：『賈大哥們却要叫人來接你，我因你早間說困，怕你勞神，假說你身體不爽，所以未曾來接。那知此刻，你反怪我。』寶珠冷笑道：『好日子，歹時辰，你平空咒我，有病，你不必之乎者也了；你若把我接到他家去，你到不能同心上人，大放花燈的頑了。』甘瓊急得賭咒發誓，寶珠冷言冷語，只是哇咕。忽然對過房裏來了一人，王媽將寶珠悄悄喊去。甘瓊獨自坐在房裏，心中煩悶，坐在床上，只聽得笑語聲，過了一刻，房門響聲，又過了一刻，聽得帳鉤聲，又聽得腳盆響聲，又過了一刻，聽得寶珠悄

悄送那人走出，又叮囑明日早來。那人脚步聲響下樓去了。寶珠到了自己房裏，甘瓊見他鬢髮蓬鬆，問道：「你的頭怎樣蓬的？」寶珠道：「金珠姐姐同我打了玩，被他一抓，將頭髮弄蓬了。」甘瓊道：「我在這房裏，並未聽見金珠的聲音，好像是個男人家，說話我也明白，你不必瞞我了。」寶珠道：「你這人陡然變了，亂起疑心，明日你在那裏，我連房門總不出，免得你亂疑惑。」說着，將臉往下一沉。甘瓊道：「你不必着急，我告訴你句話，我看見你們這裏上海烟花竹枝詞內，有一首道得好：

「校書能幹雙住廂，陪過張郎伴李郎；  
熟客關門生客住，讓生客刷鍋忙。」

你如今比他更加能幹，反其所爲，

「生客關門熟客住，

讓他熟客刷鍋忙。」

寶珠聽了，登時嗚嗚咽咽哭道：「我們吃把勢飯人，雖是下賤，也還有賢愚不等。我雖落烟花數載，仍係處女；自你梳櫳之後，並未留過別客，癡心腸尚指望你，將我提出火坑，從一而終。那知你同我相交數月，盡是花言巧語，今日平空的冤賴我，將我說得下賤不堪。我這日子，還有甚麼過頭？那裏還有出頭日子呢？」倒在床上哭泣。甘瓊反用好言百般安慰，才將寶珠勸住了嘴，仍在那裏迷戀。他是由四月底到了上海，通共帶了一千多兩銀子，三四百塊洋錢，怎經得他如此揮霍浪費，已將銀兩用得罄盡，現在欠下許多廂錢。吳老媽子道：「寶珠先生，我看小甘連日失魂落魄，我向他要過幾次洋錢，他總是含糊答應，不像從前那樣豪爽，一說就有。我想他是外路人，在此又無生意買賣，我代他划算，這些時在這裏用的洋錢，也不少了。倘若他玩乾了，儘管留他在這裏，日累日重，將來如何起結？」寶珠道：「老乾娘，你不說，我却忘記告訴你了。有半個月頭裏，我看見他帶的鑽戒，不在手上，我問他那裏去了，他說：「在澡堂洗澡，除下來擦皂角，忘記在涼池板凳上，未曾帶起來；過後去找，就沒有。」我還疑惑他把與那壞東西，同他吵了一夜。那知次日出去一走，回來時膀子上金鐲，連挂的那副金副牙杖總沒有了。我問他，他說是親戚家借去當了。我想他姑爺在新關管帳，家道饒裕，未必向他借當，想必是他

自己當的。這兩日那手上的翡翠班子，也不在手了。」吳老媽子道：「我有個主見。你大大的放他一個差，試探試探，再作道理。」寶珠應允。等甘瓊來了，加倍奉承，向他道：「金珠姐姐，前日接了一個外路客，打了一根金兜索子，把他在我跟前儘管擺方子。我如今同你要根金兜索子，要一兩六錢重，瘦的我不要，你一兩日就代我辦了來，讓我也氣氣他。」甘瓊平昔凡是寶珠所要之物，從未回過。今日聽見他要金兜索，須要八九十塊洋錢才殼，自己的洋錢，刷盡，那裏去辦？又不能回却，只好含糊答應。過了兩三日，寶珠催促討要，甘瓊道：「我已經着人回家去取銀子，等拿來代你辦就是了。」寶珠冷笑了一聲，從此待甘瓊比從前冷淡得多了。吳老媽子聽得寶珠說，甘瓊差未辦到，料想他已經玩乾，更加追着要錢。甘瓊總說未曾拿來，今三明的推諉。這一日早間，甘瓊到了萬華樓，只有賈書一人在那裏，彼此招呼入座吃茶，談了幾句閑文。賈書道：「愚兄有幾句話，賢弟不必見怪。」甘瓊道：「大哥有話儘管說，小弟何能見怪呢？」賈書道：「賢弟初到敝地之時，曾經談及係奉老伯之命來申，寵因見寶珠姿色可愛，意欲買他爲妾。愚兄不合教賢弟以薄餌釣之，孰知賢弟在彼，揮金如土，竟忘了正題。愚兄暗爲賢弟划算，這數月間費用，已不下數百餘金。這些地方，重在銀錢。前日愚兄在彼，見寶珠待賢弟，不似從前那般親熱。賢弟今在異鄉，倘若將銀錢用盡，非獨這粉頭冷面相看，就是賢弟回府，亦難對老伯。賢弟須當早爲斟酌，寶珠可圖，則圖之；如彼高抬身價，賢弟則當速爲另覓小星，早回尊府，以慰老伯父母懸望之心。切勿等待人財兩失之時，那就難了。賢弟今在迷戀之際，愚兄忝有一拜之交，豈能緘默不言？冒昧瀆陳，幸勿見怪。」甘瓊聽了，面色通紅，道：「大哥金石之言，弟懵懵焉敢見怪？但弟已向寶珠談回，看他並非無意於弟，屢次喊他叔子，說是八月可到，諒他來時，一言可就。故此小弟癡癡坐待，未曾另覓。今日兄言及此，真使小弟茅塞頓開，現在亦欲早爲打算。」正談之間，那武宋中蕭化陸續來到，各用早點已畢。賈書邀衆人到喜鳳家吃午飯去了。話分兩頭，且說甘瓊的姑丈郁熙文，在新關司帳，日日匆忙，無暇料理家務。甘瓊到中，他只說是探親姑



母留在家中，自有妻子照顧，故未問過。前因六月廿四日，總辦請帳房衆同事在張園宴飲，座中有人談及甘瓊在上海如何揮霍，熙文聽見，不由得怒從心起，道：「這畜生如此浪蕩，總是舍舅過於溺愛，現在甘瓊這般枉爲弟，實不知早晚定然着他回去。」那人道：「非弟冒昧多言，誠恐令親惹出事來，累及閣下受氣。」熙文道：「承蒙關切，心感之至！」剛剛甘瓊乘坐馬車，亦到張園各處遊玩，只顧快樂，裏料及他姑丈亦在此園。郁熙文回歸，將這件事記在心裏，今日空閑，早早回家，用過晚飯，就將甘瓊這些行爲，向妻子甘氏告知。甘氏聽了，不勝詫異。次早郁熙文起來，仍到新關辦事去了。甘氏將司閹的王福叫來裏面問道：「王福，你可知道甘大爺終日在外面所交何人？所作何事？每日是多早晚回來？」王福道：「甘大爺初到這裏，是清晨出去，晚間或是二更，或是三更回來，由五月初間，或是隔三四日回來住一宿，或是五六日才回來一次。小的已會問跟甘大爺的小喜子說他的主人，在這裏結拜了幾個兄弟，每日在於四馬路迎春坊，甚麼人家頑耍。太太要問細底，將小喜子叫進來一問就明白了。」甘氏道：「小喜子此刻在不在家裏？」王福道：「他每日總是晚間吃了晚飯，才回來呢。」甘氏道：「今日等他回來，你同他到裏面來，我有話問他。」王福答應退出，等到二更多時分，小喜子吃得酒氣醺醺，敲開大門，就要到書房睡覺。王福將他攔住道：「兄弟，緩些去睡，太太着你進去，有話問你。」小喜子聽了，吃了一驚，想道：「姑太太同我，想必是主人在外所做的事，有了風聲，故此問我。我還是瞞與不瞞？若是瞞藏，又恐姑太太究罪，若是直說出來，主人又要噴怒。」事在兩難，自己躊躇半晌，想道：「紙也包不住火，如今主人已將洋錢頑完了，我再隱瞞不說，明日還不得回常熟去呢？就是主人知道了，我只推着姑太太聽見外人說的就是了。」主見想定，跟着王福到了後面。此時郁熙文尚未回來，甘氏坐在堂屋裏，燈下拿了一副象牙牌，在那裏闌五關斬六將。王福走到簷前道：「太太！小喜子來了！」小喜子連忙請叫了一聲：「姑太太！」垂手站着。甘氏見小喜子來了，就將象牙牌推開問道：「小喜子，我有句話問你。你主人在此交結何人？平日所做何事？因何日

夜不歸？你是貼身伏侍他的，從實告訴我，若代他含糊瞞藏，我叫姑太爺拿帖，把你送到衙門裏打着問你，怕你不說？」小喜子聽了，連忙打了一個打，搶道：「姑太太不必動怒，小的不敢隱瞞。小主人到了上海，因到夷場閑頭，在茶館裏會見當初問罪到常熟去一個姓朱的，另外一個姓蕭，一個姓鄒，一個姓賈的。」甘氏道：「這些甚麼人？」小喜子道：「那姓朱的，據說靠着放債過日子，那姓賈的，海防廳裏清書姓鄒的，是海關差役，姓蕭的，是江蘇候補道。少爺他們五人，在靜海寺拜了弟兄，終日吃花酒頑笑。小主人在四馬路迎春坊裏，看見了一個妓女，名叫林寶珠。小主人打了金鑲，做了好些衣裳，與他初次在那裏住宿，又花了一百多洋錢。日日坐馬車，代林寶珠做生日，後來寶珠害病，做喜樂會，代寶珠還福，常在那裏住宿。將家太爺把的五百幾十兩銀子，大爺在家又私自拿了太太幾百塊洋錢，現在都花用完了，又將所帶的金鑲，金戒指，金牙杖，許多衣服，總當了洋錢，在那裏花用。小的是句句實話，不敢瞞藏。」甘氏聽了，詫異道：「你主人到上海，無非是到我家看看我，帶這許多銀錢做甚麼？」小喜子道：「姑太太難道不知？我家小主人與大奶奶不大和睦，未曾生着相公，家裏太爺，把了銀子，叫大爺到上海買個小姨娘回去的話，小主人可曾與姑太太談過？」甘氏道：「獸娃子！他若是將這些話告訴過我，我也何能讓他在外如此亂鬧？你是他貼身服侍，跟隨到上海來的，他在外如此亂鬧，你因何不早來回我？如今他將銀錢花用完了，叫我如何對你家太爺太太呢？你主人今日可曾回來？」小喜子道：「今日還是在那裏住宿，叫小的回來。」甘氏道：「你明日到那裏，將你主人請了回來，就說我有話同他說呢。」小喜子答應，同着王福退了出來，仍到書房宿歇。郁熙文歸來，甘氏將問小喜子這些話，逐細告知。郁熙文聽了，埋怨道：「我因關事羈纏，刻難分身，家務各事，倚托你有照管。你的姪兒到了這裏，住在我家多日，他竟日夜不歸，你在家中毫不覺察。如今他將帶來許多銀兩洋錢，浪費罄盡，雖說是他不成材，不學好，叫我夫妻如何對他父母呢？」甘氏道：「事已如此，追悔何及？」收拾安寢。次早，小喜子起來，洗臉，到萬華樓，只見賈書齋武宋中蕭化在那裏

吃茶，甘瓊並未會到。小喜子請叫過衆人，就跟買書們一桌吃茶，用過點心。茶散後，小喜子遂到迎春坊來請甘瓊，見甘瓊在房裏與寶珠鬥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倒醬罐姑姪參商

### 潑醋瓶夫妻反目

話說甘瓊正在寶珠房裏，站在梳桌旁邊，看着有個婦人，代寶珠梳頭。甘瓊手裏拿了一根銀水烟袋，灣着腰，裝水烟與寶珠吃。小喜子到迎春坊，上了樓來，站在寶珠房門首，才揭起門帘，甘瓊看見了他，自覺不好意思，臉一紅，問道：『你有何話說？』小喜子道：『大爺姑太太請大爺回去，有緊要話說。』甘瓊聽了，眉頭一皺道：『我曉得了，飯後回去。』小喜子答應下樓，坐在那裏等候。甘瓊等寶珠梳洗已畢，吃過中飯，小喜子上樓，催促數次。甘瓊方才帶着小喜子去到郁熙文家內。王福看見甘瓊，連忙立起身來道：『大爺！甘瓊答應一聲，直至後堂拜見了姑母，坐在旁邊。僕婦獻過茶來，甘瓊道：『賢姪到舍數月，你姑爹奈因事冗，不能分身，你表弟年紀又輕，未曾陪伴賢姪，往外遊玩意慢之至，但不知賢姪小敵地，另有那幾門親戚，那些朋友，因何日夜不歸？昨日你姑爹回家問我，我竟無言可答。今日特煩尊紀將賢姪請回談談。』甘瓊道：『小姪到中，因會見從前配到敵地，與小姪交好一個姓宋的，還有一個朋友，與小姪結盟，常同他們盤桓，或遲了，留小姪在那裏下榻，故此未曾回來。』甘瓊聽了，目中垂淚道：『哎！甘氏有何失德，出了你這不肖子弟，會玩遊蕩，浪費銀錢，還將這些謊言來搪塞我！想你父親將銀子與你，到上海買小，諒來是因你在家中亂鬧，想買個人回去，收收你的心。你到了這裏，理當就將這話告訴我夫妻，自必趕緊代辦個人，給你帶了，早些回去。那知你半字未提，在外面結交些狐羣狗黨，在那些沒相干的地方，將帶來的銀錢浪費罄盡。我且問你回去有何顏面，對你的父母？罷是也罷了，你係咎由自取。只是你父母，必要怪我夫妻，好說自家的內姪，帶了洋錢去，到上海買個人，又不要姑爹姑媽花錢，那知他』

們除不代我兒子辦人，反讓他在上海亂頂，把洋錢花用完了，他們袖手旁觀，不聞不問。憑心而論，就是我的兒子到你尊府，那裏去事未辦成，將洋一千多元花用，換了我也要噴怪，我也要這樣說法。那裏知道，你這畜生到了這裏，並未告訴我夫妻，如今落了一個不白之冤。」說着號啕痛哭，勞勞叨叨，猶如倒醬罐，三不了四不休，不住嘴的言講。那知甘瓊自幼父母溺愛嬌養，驕傲性成，在家時不論犯了甚麼大過，浪費了多少銀錢，父母從來未曾高言重語，訓叱辱罵。今見甘氏這番言語，自己不知愧悔，反惱羞成怒道：「姑母不必動怒，橫豎姪兒頑的是自己帶來的洋錢，并未曾向姑母借過一文半鈔。姑母恐怕我父母見怪，姪兒明日回去，將未曾告訴過姑爹姑媽這話，稟明父母，斷不有累姑爹姑母遭怪就是了。」甘氏聽了，越加生氣道：「我不過說了這兩句，你就如此動怒，少年人本不懂人事。明日我這裏寫封書信，致你父母，我着家人送你回去。任憑你在家鄉怎樣鬧法，省得在我眼睛頭裏帶累我生氣。」忙着叫老媽，將王福喊到裏面，吩咐道：「王福，你今日先到碼頭雇一隻船，明日着你送甘大爺回去。」王福答應道：「是。」甘瓊道：「不消姑母費心，姑母是恐姪兒住在尊府，日後沒有洋錢，要向姑母騰那借貸，小姪就此告辭。」小喜子快些收拾鋪蓋，喊挑夫來挑行李。」甘氏聽得這話，氣得四肢氣冷，連話總說不出口來了。王福正勸甘瓊，那知小喜子已將挑夫喊來，將行囊收拾好了，交與挑夫挑着。甘瓊氣忿忿的帶着小喜子，押着行李，出了大門去了。王福恐其主人回來查問，悄悄跟着他們，看將行李挑到那裏，再說甘瓊同小喜子押着行李，到了棋盤街，進了高陞樓客寓。王福站在門首，等了一刻，見那挑夫拿着扁担繩子，空身出來，知道是住在這裏，就回來稟明。甘氏又氣又悲氣的是甘瓊不成材，不學好，語言無知，悲的是娘家只此一脈，如此行爲，料難守業興家。等到二更多時分，郁熙文回來，甘氏將這些話逐細告訴一番。郁熙文道：「這小畜生固然不好，但是你家令兄也太荒唐，你既把了許多洋錢，叫他到上海買小，何妨寫封信與我，我知道此事，萬不能不代他辦個人，讓他回去。何故任他在申，耽擱這些時？如今洋錢花用完了，說也無益。明日等我找到高

陸棧去請他來家住三朝五日，勸他回去，省得他在寓所的越住越壞，明日頑的不像個樣子，我兩人如何對你家哥嫂呢？」甘氏道：「我看這畜生必不肯來的。」郁熙文道：「他若不來，再作道理。」一宿已過，次日清晨，郁熙文到高陸棧，只見小喜子在寓所，向郁熙文道：「姑太爺我家大爺昨日未曾回來。」郁熙文乃笑了一笑道：「你向主人說：我親自過來，請他還到我家裏去住，我家太太有甚閑言，望你家大爺諸事看我面上，好親戚不可參商。你代我說到了。」小喜子答應，郁熙文仍到新關料理已事。一連到高陸棧去了三日，總未曾甘瓊一面。問小喜子：「可曾向你大爺說過？」小喜子道：「小的已將姑太爺的話向主人說過幾次，他並未言語。」郁熙文回家，將甘瓊在中所做各事，不聽教訓，現在賭氣搬住寓所，一切細情，寫了一封書信，派人送到常熟甘瓊家去了。再說甘瓊因姑母說了他幾句，賭氣將行李發到高陸棧客寓，賃了一個單房，講明主僕二人，每人二百文房飯錢。甘瓊將寓所講定，又到迎春坊來，在寶珠房裏，坐了一刻工夫，寶珠才來，甘瓊道：「你做甚麼事到此刻未來？」寶珠道：「樓下湘娥姐姐房裏來了起把勢，打白茶圍，吃白大鴉片烟，喊我到那裏。若不稍爲酬應，又要亂起來，鬧鬧吵吵，回來又要辦席招賠，不如敷衍他們出去，省事一些。」正說之間，這見吳老媽子走進房來，寶珠立起身來道：「老乾娘請坐。」吳老媽子坐了，向甘瓊道：「甘老爺我前日向你說付幾十元洋錢，今日諒必帶來了。」甘瓊道：「我前日已曾向你說過，我着人回家拏洋錢，尚未會到一面來了，一面就把與你。」吳老媽子道：「甘老爺你說回去拏洋錢，知道幾時才來？我這裏迫不及待，不曉得多少事，等着洋錢用呢，請你老爺不拘在那個錢莊裏，先拏些洋錢，我等着要用。若不是急需，也不儘管向你老爺說了，還怕你老爺少我洋錢呢。拜托你老爺，明日幫我個忙罷。」那甘瓊見他絮絮叨叨，遂道：「是了是了。」那吳老媽子千叮嚀萬囑咐，下樓去了。寶珠道：「我的金兜索子呢？」甘瓊道：「就在這兩日代你辦就是了。」寶珠冷笑一笑，弄得甘瓊踟躕不安，吃了晚飯，住了一宿。次日清晨，到了同芳茶館，會見賈書鄒武宋中蕭化，一桌吃茶，用過點心，甘瓊將宋中

拉到旁邊道：『小弟現在洋錢用完了，吳老媽子叮着要洋錢。如今同哥哥商議，暫借三四十元洋錢，聽憑哥哥要甚麼利錢。明日等拏了洋錢來，本利一并歸趙，決不有誤。』宋中道：『愚兄雖有幾塊洋錢，都借在人身上一時不能索本。前日有兩處利錢，因我常在喜鳳家貪頑，未曾會見我，總送到家裏，你嫂子那裏收着，大約也只得十幾塊洋錢。等我今日回去，將這洋錢拏出來，明日仍在這裏會，你拏去就是了。若說利息，成爲笑話了。』甘瓊道：『拜托拜托。』兩人復又入席，談了些閑話，方才各散。却說宋中的妻子杜氏，因宋中在外眠花宿柳，時常在外住宿，與宋中吵鬧已非一次，公姑勸說不聽，如今習以爲常，只好由他夫妻兩人吵了。宋中又是接連三夜未曾回來，今日因爲允了甘瓊借洋錢，傍晚就回至家內，吃了晚飯，到了房裏，向杜氏道：『某人某人送來利錢拏出來把我。』杜氏道：『你要這洋錢做甚麼事用？』宋中道：『甘兄弟同我借洋錢，我已允准了他，所以要這兩處洋錢湊着，借與他的。』杜氏聽了個甘字，知是同丈夫在外頑的朋友，不由得心中生氣道：『這姓甘的是異鄉人，他在上海又不做生意買賣，終日飲酒宿娼，你將洋錢借與他，拏甚麼抵頭還你呢？』宋中道：『我在常熟許多事情，承他家父子的大情。今日他在這裏，初次開口，同我借幾塊洋錢，我怎好意思回說不借？況且他說已經派人回家去拏洋錢，拏了來就還我了，就是借去不還，我也是該派借與他的。』杜氏道：『你這話說得才多款式，你也不想家中並無田地房產，全是我將些粧奩衣服首飾，拆變的洋錢，原說在外面生息生息，貼補家內薪水。你這連日頑得失魂落魄，連利錢總沒心腸去要了，還虧得借戶信實，將利錢送到家裏，你不知在婊子那裏一連住了幾夜，也不知欠下多少洋錢，家裏來扯謊，想將洋錢賺哄出去，好做大老官。就算是甘姓的借洋錢是實，這般肉饅首打狗，有去無來的洋錢，我也不借。我還要搖搖你，從今以後，我也不想這利錢啣口墊背了。你作速代我將兩種本錢要了家來，橫豎你既拚得死，他也拚得埋。我將本錢收回，看你在這裏這空心大老官，做得長久不長久。那一日把我弄急了，鬧到婊子那裏，將這狐狸精撕開來，讓我出出氣。』宋中道：『婦人家須

要曉得三從四德像你這些醋話也不怕人聽見笑你。」杜氏見宋中說他吃醋戳了他的心便號啕痛哭道：「你終日打成坑，眠成塘，睡在姨子那裏，我何嘗管你今日家來，又想把洋錢哄了出去，到姨子那裏開心開心。你還窮了不怕可以靠着姨子吃飯去了；我們婦道家沒腳蟹，往那裏跑去？我不過勸說了你兩句，你就說我吃醋！但凡女人嫁了丈夫，總是望丈夫要好的。像我這樣苦命，那幾年你生事闖禍，遭了訪案，收在牢裏，把我嚇得肉跳心驚，晝夜無眠；後來問罪出去，我在家裏煮粥熬湯，巴山巴海，巴得你罪滿回來。當時你怎樣同我說？從今以後，再不貪頑亂鬧，打起精神，想日子過了。我只說是敗子回頭金不換，哄得將賠嫁來的衣服首飾，折變了洋錢，把與你在外生點利息，貼補家內薪水，敷衍窮過日子。誰知你自從這姓甘的到了上海，就是我家對頭星，你又吃了昏迷湯，把魂掉到姨子那裏，我也由你去了。你今日又想哄我的洋錢，我這日子還有甚麼過頭？我不要命了。」就將頭望着宋中懷裏撞來。宋中聽見杜氏絮絮叨叨，心中已經動怒，正要立起身來，想打杜氏，適值杜氏將頭撞來，宋中將身子一偏，趁勢就將杜氏頭髮抓住，那玉壓髮折斷在地，銀耳扒擲在半邊，杜氏更加急了，用手來抓宋中髮辮，不料手指在宋中左腮臉上抓了兩道指痕。宋中氣上加氣，將杜氏頭髮揪住一摔，擲跌在地。宋中騎在杜氏身上，正欲揮拳毆打，家中僕婦老陳媽媽趕着進房，將宋中手腕抱住。宋中罵不絕口，宋中的父母見他夫妻時常吵鬧，勸說不信，氣悶在心。他夫妻兩人先在房裏口角，老夫妻只當不知，此刻聽得宋中將杜氏擲地要打，恐怕弄出事來，老夫妻趕着前來，將宋中呼叱了兩句。宋中不敢向父母辯白，將手一鬆，立起身來，自外去了。宋中的母親將杜氏拉起，勸說了一番，杜氏賭氣倒在床上，和衣而睡。夫妻從此愈加不睦，宋中自此以後，不以杜氏爲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 宋心明留意納寵

### 金小寶矢志從良

話說宋中在家內，因拏洋錢，與妻子杜氏口角打架，又被父母說了幾句，不敢向父母辯白，忍着氣離了家，怒氣勃勃的到了喜鳳家裏。却好小寶房裏沒客，三子請他到房裏坐下，老媽趕忙進房獻茶裝水烟。小寶看宋中滿面怒色，不言不語；又見他左邊腮上有兩道指痕，不知他與何人淘氣？等宋中氣稍平，有好一刻工夫，先談了許多閑話，才從容問道：「你這臉上是怎麼樣的？」宋中又氣又愧道：「再不要提起了！因為有個至好朋友，同我借幾塊洋錢，我不好意思回他，允約明日借給與他。今日回家去拏洋錢，那知我家這不賢的妻子，除將這連日人送去的利錢，藏匿起來，反咕咕咕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話。說起我的氣來，抓住他的頭髮要打；那知他用手來搪隔，他的手指誤碰在我臉上。我愈加生氣，一時性起，將他擲跌在地，拳頭巴掌，打了不計其數；還是我家老爺，同我家老太太，說了幾句，我才將他放起來，我就到你這裏來。從今以後，我只當這不賢是死掉了；相巧我弄個人，另外尋一處房子，在外居住。倘若托天庇佑，該應我家不絕，一樣養個兒子，傳宗接代，看這不賢同誰吵鬧？」說着仍是怒氣勃勃。小寶聽了這番言語，心中沉吟想道：「我自從那夜得了異夢，次日到白衣觀音庵燒香，求了那麼一條籤句，我就時刻留心試探這姓宋的。看他性格甚是溫存，年紀又只比我大了十歲；若論家道，雖不大富，聽他逐日言語，看他人又能幹，也可以敷衍過活。想我今年已十八歲了，這碗把勢飯吃了四年，想起那到上海來的時候，在人家做捆帳，日裏關上幾個門，晚間還要留廂；不拘那人老少好歹，總不能不留；留個好客還罷了，若留下一個壞客，他那裏顧你生死，患了許多暗病，吃了許多的苦。好容易哄張騙李，纔改下分帳；這些酸鹹苦辣，那樣沒有經歷？二者如今外面浪子，越做越刁，除沒有潑浪銀錢花用，恨不能倒貼他些才好。更可笑，上海風俗，妓女身上，總要落個把勢。這把勢之中，十人到有九人不好，又要吃醋，又要放差；一百二十分的恭惟，若是一點不如他的意，就凸出凹進，做壞事，受不了這些瘟氣。若是不落把勢，這個也要相好，那個鬧着落交，弄得瞎鬧瞎吵。目下新出來的這一衆把勢，三個成羣，五個結黨，耀武揚威，不知他們有甚麼很處，來到這裏。」



就想吃白大酒吃白鴉片。曾記得那一日有幾個把勢，在這裏擺檯子，被我灌了幾大碗的酒，過後那一吐險些兒醉死了。想我父母俱故，又無兄弟姊妹，子身一人，儘我在這是非場中貪戀，何益處？倘若運醜，弄出點毛病來，連命送掉了，還不曉得呢！我苦了這幾年，僥倖沒有吃上鴉片烟癮，自己省吃儉用，些須積聚了幾塊洋錢，落了些衣服首飾，幸喜我未曾許配過人家，沒有丈夫，可以由得自己做主。久欲從良，脫離苦海，正是俗語說得好：「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這幾年以來，也沒有個知心合意人兒，我久已有意想跟着這姓宋的從良。只因聞得他的妻子太狠，所以從未啓齒。今日聽他這些言語，大約他弄人是弄定準了，好在他說是另好尋房，在外面另住；我若跟了他，他妻子任憑怎樣妬忌，好在他在裏面，我在外面，他不能日日跑到我這裏來吵鬧。況且菩薩籤句說我終身呢，是個姓宋的，如今我不可將機會錯過。光陰迅速，我眼睛裏曾經看見許多吃把勢飯的人，有多少猪不聞，狗不睬，弄得在街坊沿門叫化，那才難呢！我看那上海烟花竹枝詞九十九首內有一首：

錢財易得不爲遲

幾個存留防後資

鴉片癮成顏色老

有誰眷這下橋時

到那光景後悔不及。此刻趁他夫妻反目，他要弄人，一團豪興之時，且慢慢的探他口氣，將我終身大事弄定，省得到那人老花殘，下橋的時候，沒有收成結果。」主見已定，遂假意勸道：「不是我批評你，你家大奶奶說的話，也是些正經話，怕你在外貪頑，浪費銀錢。但凡婦人家嫁了丈夫，誰人不望丈夫好呢？你在外面常不回家，婦人家心路最窄，那裏沒有幾句閑話？你就該忍耐他些，千不是，萬不是，結髮夫妻，你也不該動氣打他，這就是你的不是。趁早歇歇息息氣，依我勸。張奶奶來裝水烟與宋大爺吃，在這裏頑一刻，我今日不留你，早些家去。夫妻無隔宿之仇，又道壞死了是家內夫妻，外面再好些，究竟是露水之情，一朝緣盡，就各走各的路了。」宋中聽了冷笑道：「罷了罷了，不要你說這些假道學的話了！自古道：『穿青的護黑漢。』不是我此刻在你面前說，從今以後，我要再同這不賢婦睡覺，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你今日另外有了好客，拏這話來攢我了。除了靈山

別有廟，到處有香燒；除了你這裏，我還怕沒有地方睡呢？」張媽媽正在旁邊裝水烟，聽見宋中這話，便說道：「宋大爺趁早不用說這些話。那家夫妻不淘氣？我家小寶先生勸你老爺，也是爲好的話；你老爺到看沒了。你們相好，也不是一天了，莫說小姐今日沒得客，就是有了客，你老爺來了，也不能留別人的。」小寶聽見宋中說這些話，就坐到宋中懷裏，將宋中耳朵揪住道：「我到不曉得你這個人，不肯吃好草，我不過因你家夫妻淘氣，勸你歇息氣回去，你反說出這些凸出凹進的話來！你在這裏住，無非被你大奶奶背後多罵我幾句罷了。」宋中道：「你丟了手來，我來問你，你怎麼知道他罵？」小寶道：「你不必哄我了，罵了還要罵，就是換了我也是要罵的。」小寶與宋中鬧笑了半會，宋中的氣才漸漸的平了。小寶道：「說了半會白話，你會吃過晚飯呢？」宋中道：「晚飯早已吃過，上了這些賭氣，此刻腹中覺得有些餓了。」小寶趕忙叫人買些茶食來，與宋中吃。小寶笑着向宋中道：「我到看不出你這個人，到會打堂客呢？」宋中道：「你今日才曉得我的利害；你若跟了我，也是一樣打法。」小寶道：「打打我門前過，你只好說了頑頑罷。」宋中道：「你不要強嘴，那一天弄個結實傢伙，與你嘗嘗，你才知道利害呢！」小寶道：「罷了罷了，不要惹人笑了！你那結實傢伙，我也領略過了，不過是銀樣蠟鎗頭。」兩人談談說說，收拾睡覺。到夜裏，小寶將要跟從他從良心腹細情，向宋中告知。宋中道：「我雖然曉得你父母俱過，並無兄弟姊妹，又未許配過丈夫，只有一個母舅，但不知他要多少洋錢？我不瞞你說，雖說有錢，總是借在人的身上，一時難以收拾得起來；若是你跟我，還要另尋房子，置備傢伙什物，暫時恐怕來不及。此事只好緩緩商議。」小寶道：「我雖是母舅領帶了我幾年，我也代他尋銀錢不少，等他來了，我早已打算多則八十，少則七十塊洋錢，由他依不依。橫豈要我情願，難道派我吃一世把勢飯不成？我也不能一世尋了銀錢與他用，若是作難不行，我就上清節堂去，叫他人財兩空呢！」宋中道：「清節堂到容易進去，只是到了夜裏，要人陪你睡覺，一時不能找個人來，這才難過呢！」小寶道：「我同你相好幾個月了，你也不知道我麼？醋也不過這樣酸，鹽

也不過這樣鹹；難道這幾年把勢飯，還沒有吃得酸呢？我如今已不得有個清淨地方，讓我這麼享幾年清福，就死也瞑目了。」宋中道：「此刻說得好聽得很，只怕口是心非。若是跟了我，明日同我家那個不賢一般見識，吃起醋來，那豈不是我命裏遭逢呢？」小寶道：「口說無憑，我同你拍個手掌。」遂將右手伸出，被外宋中將右手伸出，兩人對拍了手掌，復又各自發誓，一切講明，專等小寶的舅舅到了上海，把洋錢與他，立了憑據，就跟宋中從良。小寶又叮囑宋中，先將房屋租定，省得臨時沒有房屋居住。兩人說了一夜，直到天明方才睡熟，睡到紅日東升，宋中起來洗漱畢，吃過蓮子，離了喜鳳家，到了同芳茶館，只見賈書鄒武甘瓊鄒化早已到了那裏，坐在一桌吃茶，見宋中到了，招呼入座。五人共一桌，跑堂的泡了茶來，賈書看見宋中面上有兩道指痕，心中已有幾分明白，大約是夫妻淘氣，遂問道：「宋兄弟，你同誰人較量，被誰欺負，告訴我弟兄們，代你出氣。」不知宋中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 床頭金盡度婆白眼

### 夢裏情濃浪子癡心

話說賈書看見宋中面上有兩道指痕，追問宋中與何人淘氣，宋中嘆了口氣道：「家醜不可外揚。小弟因有個朋友，昨日向我借洋錢，我昨晚回家去取洋錢，不意我家不賢，除將洋錢藏匿起來，反說了許多蠻話，觸惱小弟一時性起，揪住他的頭髮要打他，與小弟手舞足蹈起來，碰在弟臉上，抓了兩道指痕，被小弟擺在地下，打了多少拳數，還是家父攔阻，小弟才放手。把小弟整數氣了一夜，告訴兄弟們不要恥笑。」賈書道：「宋兄弟說那裏話！那家夫妻不傷和氣，不是哥哥說你，我我在外貪頑，將洋錢勒住，恐你在外浪費，也是好事。賢弟也不該造次動手就打，這就是你的錯處，壞死了是結髮夫妻，賢弟千祈不可下次再鬧。」鄒武們亦將善言相勸，宋中唯答應。各人用過點心，宋中將甘瓊拉了半邊道：「賢弟，昨日所談之話，稍遲兩三日，等我在外面要兩處利錢，

淡與賢弟用就是了。」甘瓊道：「因為小弟之事，累及哥嫂有傷和氣，實是如何過意得去？」宋中道：「賢弟說那裏話來？這不賢與我淘氣，已非一次，豈是因賢弟才說閑話的？」兩人復又入坐，又談了些閑話，出了茶館，各自分散。甘瓊因宋中的洋錢未曾借得到手，回到高陞客棧，吃了午飯，將幾件衣服，叫小喜子拏到源大當內，當了十幾塊洋錢。在錢店內換了幾千錢，叫小喜子把房飯算訖，留些另用。甘瓊帶了十塊洋錢，到了迎春坊。在寶珠房裏，方才坐下，吳老媽子看見甘瓊來了，隨即跟着上樓，到房裏，向甘瓊要洋錢。甘瓊將洋錢取出道：「這十塊洋錢，你先收下，等我銀子來再找你。」吳老媽子將洋錢接過道：「甘老爺，我同你說了幾次，原想你付幾十塊洋錢與我。我這裏也不曉得有多少事情，抵住你的洋錢，誰知弄到今日，你把十塊洋錢，鋸不成，葫蘆，改不成瓢殼，做甚麼事呢？」甘瓊道：「你將這洋錢權且收下，隨後我再把與你就是了。」吳老媽子左也拜托，右也拜托，唧唧噥噥下樓去了。寶珠道：「我金兜索子呢？」甘瓊道：「我的洋錢還未曾拏了來，你要兜索子，如何能有呢？」寶珠道：「本來是我不是，也不該同你說這些白話，你就有洋錢，弄東西頑耍，送到那知心合意相好的那裏去呢？我們無非是混把結，就個名罷了。」甘瓊急道：「你這話，真正要燥死人，若說我在家裏時，或者這裏那裏亂頑，也是有的。如今在上海，除了你，那裏還有相好？真是發得誓的，你不必哇咕我。」寶珠道：「甘大老爺，你也不要假着急，你是個正經人，如今我冤賴了你，我只曉得離了我一刻，就鬼鬼祟祟，何況今日到了別處呢？你是心滿意足，自必揀他心愛的，差應去了，恭惟論理，我也不該同你要東西，橫豎是任憑怎樣說，辦與不辦，要在你俗語說得好：「任憑風浪起，只是不開船。」從今後，我再也不提了你大老爺也不必生氣了。」甘瓊聽了，心中十分氣惱，又不便同寶珠說甚麼，恐被人笑說沒精打采，倒在寶珠牀上，假裝睡覺。寶珠也不似平昔與他那般頑皮鬧笑，由他一人睡在房裏，啣了一根香烟，到金珠湘娥房裏說閑話去了。及至晚飯擺在房裏桌上，老媽喊了寶珠幾次，才到房裏，胡亂陪着甘瓊吃了晚飯，寶珠洗過手臉，重新用粉撲勻了臉，又啣着香烟，到金珠

房裏去了。將甘瓊丟在房裏一人獨坐。冷冷清清。老媽看不過意。勤來裝烟獻茶。尋些閑話。同甘瓊談說。說打岔。打了三更多時分。甘瓊自覺沒有興趣。遂叫老媽收拾牀舖。讓他先睡。聽得雞叫兩遍。寶珠方才歸房宿歇。甘瓊略會向他挑逗。寶珠怒言以拒。竟致同牀兩不相靠。又過了數日。宋中借了十塊洋錢與他。甘瓊把他二塊洋錢與寶珠零用。那八塊洋錢把與吳老媽子。吳老媽子把錢收了。又道：『甘老爺不是我老媽子不懂人事。儘管催逼你老爺。我們家裏寶珠先生。是你老爺常在這裏。不能另外留客。我家女兒湘娥。現在懷孕。不能過於留人。金珠雖說是個捆帳。一個月能住幾個廂。現在房錢欠下若干。房東追逼着要錢。若再不把。就要釘門。那一來。連住處全無。柴店。米店。肉案。魚攤。糟坊。酒館。水菓。雜貨。各店。逐日追逼要錢。還有各月利錢。索子的印子。差役使費。人情分子。知單等件。開着兩扇牢門。每日要幾千錢。才得過去。還有一件大心思。金珠不久就滿了季。他家要來拏捆價。我原指望你老爺付百十塊洋錢。讓我將這些碎事彌補彌補。留幾塊洋錢。湊好把金珠的捆價。那曉得你老爺過了幾天。把這麼十塊八塊。若要同你老爺算帳。你到又住了這麼些。應數。吃了多少頓。數便中。晚飯。這叫個陰天。駝稱草。越駝越重。如今要費你老爺的心。大大的代我老媽子設個法。同我清下了帳。幫助我一下子。不然我終過不去了。我老媽子被人逼住。你老爺是我家門裏一個好長客。那個不知道。連你也不好意思。甘老爺！你想想可有這個話呢？』又向寶珠道：『寶珠先生！不是我來怪你。你是我家裏人。曉得我這連日光陰。你就該望甘老爺說。請他幫我個忙。你說一句。要抵我十句呢？』寶珠道：『老乾娘！你却不要怪我。我且那一日不向他說呢？』甘瓊見他們絮絮叨叨。心中好不耐煩。遂道：『你們不必儘管說這些窮話。寬一兩日。我把這帳算清了。把你就是了。』吳老媽子道：『阿彌陀佛！保佑你老爺多養幾個大頭大臉的兒子。』立起身來。復又叮囑。方才下樓去了。甘瓊坐在房裏。寶珠同他猶如初來生客。連戲話也不說一句。在房話笑的時辰少。在別人房裏閑頑的時辰多。晚間才睡上牀。寶珠道：『你把幾塊倒頭洋錢。把與老辣貨罷。省得說這些窮話。你前日出

了門，他同我咕咕呱呱，說我不幫着他同你要洋錢，說多少熬不生袁不熟的話；我不惜聽他那些厭話，你明日做點好事，將洋錢把與他罷！你我相好，省得帶累我受氣。」甘瓊聽他這些言語，自己知道洋錢亦已用盡，現在那裏有洋錢開發？又不好說得沒有，只好含糊答應。次早起來，洗漱已畢，寶珠道：「昨日我沒有零錢，未曾叫人買蓮子煨，相應你到同芳茶館裏吃點心，回去取了洋錢再來罷。」甘瓊聽了這話，心中大不受用，叫了寶珠房裏，才下樓，吳老媽子迎住道：「甘老爺那事今日拜托你幫個忙，我等着開發人呢！」甘瓊唯唯答應，出了迎春坊，到了同芳茶樓，只見賈書駟、武中、蕭化四人，總在那裏，彼此招呼入座吃茶。甘瓊悶懨懨，不比得時常光景，衆人見他沒精打神，這般模樣，追問他爲着何事。甘瓊遂將吳老媽子如何追逼要銀錢，寶珠待他如何光景，怎麼樣冷落，他說些甚麼言語，逐細告訴衆人。賈書道：「賢弟，你今日信了愚兄那日勸你的話了，你若再不相信，你三天不到那裏去，到第四日空手再去，看他那裏是甚麼樣子待你，你就明白了。若說是吳老媽子寶珠，現在待你的光景，但凡這些地方，要同客家打帳，總是這些頑頭，才好起結呢。」甘瓊將信將疑，心中仍是眷戀寶珠，只因吳老媽子追逼要錢，現在囊橐蕭條，沒有洋錢，不能到那裏去，行止兩難。各人用過早點，賈書知道甘瓊的心意，邀着衆人，到喜鳳家吃午飯。進了門來，因黛玉房裏沒客，請到房裏坐下，娘姨裝烟獻茶。賈書駟武在那裏開燈過癮，宋中將三子喊到房裏道：「你到迎春坊去帶寶珠先生，說甘老爺在這裏等着呢！」三子答應，去了多時，方才回來，向宋中道：「寶珠先生不在家，到金公館出局去了。」賈書冷笑了一聲，心中早已明白，曉得是怕甘瓊沒有洋錢開發局包，恐其越累越重，故此推托不來，點點頭就不追問了。衆人在那裏吃了午飯，晚間又是鄒武做東，仍在那裏擺酒。賈書鄒武宋中蕭化，各人皆有相好的陪酒，皮頑鬧笑，開懷暢飲，惟有甘瓊想起這數月，逐日與寶珠朝夕不離，今日一人獨坐，沒談沒說，吃了幾杯悶酒，不覺有些醉意，席尚未終，他就辭別衆人要走；衆人知他心意，不便強留，讓他帶着小喜子先走，約定明日仍在茶館再會。賈書們送了甘瓊去後，重新入席。

鬧酒不提。再說甘瓊帶着小喜子，離了喜鳳家，因沒有洋錢，不能到寶珠那裏去，回到高陞客寓，進了房，對着一盞孤燈，無情無緒。叫小喜子將鋪蓋代爲鋪好，叫他去睡。甘瓊獨坐房中，越思想越悶，竟和衣睡倒在床。想起在申時候，每日在寶珠房裏，他與我百種恩愛，綢繆何等熱鬧！今日孤眠獨枕，就是這般淒涼，翻來覆去，方才合眼。朦朧之間，只見寶珠向着他道：「今日恭喜，你如了心愿了！我的叔叔，今日到了這裏，我已經同他說明，要二百塊洋錢身價。我曉得你現在沒有洋錢，我將平昔積聚私蓄，湊與叔叔收去，寫下一張憑據，聽憑我自己配人，與他無干。你可揀選個好日期，將我帶出去，同你動身回常熟去就是了。」甘瓊聽了，喜出望外道：「揀日不如撞日好。」忙叫小喜子雇了一隻船，喊了一乘小轎，幾名挑夫，到了迎春坊，寶珠滿面堆笑，忙將鋪蓋箱籠查交與挑夫挑着，辭別衆人。吳老媽子向甘瓊道：「甘老爺！你所少的一切酒席洋錢，總是寶先生還清了。我老媽子尚有不好之處，望你老爺同寶先生包含。」甘瓊聽得錢已還清，更加歡喜。寶珠上了轎，甘瓊同小喜子押着行李，到了碼頭，下轎登舟，將行囊物件，總皆搬到船上，將轎錢挑力開發清楚。正欲開船，忽然來一個年輕二十餘歲的少年男子，手持利刃，挑進船艙，揪住甘瓊道：「你把我的妻子拐到那裏去？」甘瓊道：「寶珠並無丈夫，我是用洋錢買他的。你是甚麼光棍，平空到此，持刀行凶，相搶我的人麼？」轉眼看着寶珠坐在艙裏，冷笑並不言語。甘瓊向寶珠道：「你因何在這裏嘻笑？口也不開，是何道理？」寶珠道：「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你叫我怎樣說呢？論理我應該幫着他，何能順着你呢？」甘瓊聽了，急道：「你平昔向我說，你沒有丈夫，並未許配過人家，只有一個叔叔。今日這丈夫是那裏來的？」寶珠道：「你是個聰明人，怎麼這般糊塗？當初你有洋錢，我就沒有丈夫，今日你的洋錢完了，我何能不跟着我丈夫過日子呢？我們吃把勢飯的人，接着一個客，總是哄他說是沒有丈夫，要哄騙着他；若不這樣說法，那客人怎麼肯把銀錢，任意在我們身上花用呢？若是當真說是從良跟他，今日說跟這個，明日說跟那個，就把我碎刮開來，還不穀分呢？」甘瓊道：「算他是你的丈夫，你同我

何等恩愛，今日如何對我呢？」寶珠道：「你這話更是好笑！你難道連「露水夫妻錢盡緣盡」這句話，總不曉得？你頑到今日，洋錢頑的若干，還是這樣迷迷糊糊的！」甘瓊道：「這些話總不說了。現在你身上懷孕……」寶珠也未等他說完，嗤的一笑道：「你這個人，真正是迷了！莫說我現在並未懷孕，就是我當真的有了身孕，我們喫把勢飯的人，但凡有了身孕，總要揀一個有錢的好客，硬裁說是他的，等到臨時足月的時候，才好叫他拿洋錢來，生產做月，一切費用。你如今洋錢已用完了，你還管我有孕沒有孕，做甚麼就依你說，我是懷孕了，養個女兒，我自然留着撫養大了，好接手尋洋錢；就是生個兒子，我也不能空手白脚的把你，就算我肯把與你，難道你還能將這娃子，帶着家去，好好撫養麼？」甘瓊聽了這些話，猶如渾身落在冷水裏面，連心多涼透了，心中百般惱怒，欲想與寶珠再為理說，被那揪住他的少年人道：「你這人，要算是個糊塗亡八蛋！我的妻子將父母遺體陪你睡交，你不過花用了幾個臭錢，如今還要哇酸，說這許多白話，想霸佔我的妻子嗎？」右手的刀望着甘瓊，當胸就刺，嚇得甘瓊一聲大叫，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 湊盤川甘瓊歸里

## 借青蚨鄢武結怨

話說甘瓊被寶珠的丈夫揪住，右手持刀當胸刺來，嚇得甘瓊一聲大叫，驚醒來却是一場大夢，週身汗如雨下。但見房中殘燈微明，窗外月光如水，好不詫異，因想道：「我看寶珠與我百般恩愛，萬種綢繆，曾經發多少誓，賭多少咒，何能像這夢中這些言語，如此薄情？這總是我自己疑惑，故有此夢。」忽又轉念想道：「寶珠從前待我雖好，自從同我要金兜索子，我未曾與他，現在光景待我大不似從前。或同這夢一樣，亦未可知。」胡思亂想，一夜何曾合眼。天色才明，就將小喜子喊起，小喜子道：「大爺今日有甚麼事，起這麼早？」甘瓊道：「你不必問，快些取水淨面。」小喜子趕忙取了面水，與甘瓊洗漱畢，出了高陞客棧，直奔同芳茶館。今日過於來早，賈書們



尙未會到，甘瓊泡了茶，等了好一刻工夫，賈書鄢武宋中、蕭化、方才陸續而來。彼此招呼，一桌坐下吃茶，各用點心。正在閑談，只見迎春坊的外場花打鼓，走近他們席前，請叫過衆人，走到甘瓊身旁，呵着腰，低低向甘瓊道：「老爺昨日打發人去帶寶珠先生，理應過來伺候，無奈出了局，不在家裏。老爺同衆位老爺莫怪！寶珠先生散了局回來，進門就問你老爺，見你老爺未曾去，哭了一夜。今日黎明，就催着小的來請老爺。」甘瓊道：「我在那裏幾個月，你家寶珠先生，總未曾出過局，偏是昨日我不在那裏，就有甚麼金公館銀公館出局了，你也不必掩飾，我已明白了，無非是怕我帶局沒有洋錢。」花打鼓道：「甘老爺，你說到那裏去了？想起來也難怪你老爺生疑，偏偏有這巧事，實在昨日是金公館帶局出去的。你老爺倘若不信，也可問得出來。你老爺同寶珠先生相好，已非一日，趁早不必生這些疑，就是你老爺帶局沒有局包，也要過來伺候的。」賈書聽了，知是花打鼓做詞，遂道：「你也不要羅唆了，待甘老爺回來，到你家來就是了。」花打鼓道：「諸位老爺賞個臉，就請到那裏去頑頑。」又向蕭化道：「家裏湘娥先生請老爺，千定過去走走，說是同你老爺有要緊話說呢。」蕭化含糊答應。花打鼓走了數步，復又轉身，向甘瓊道：「家裏老東家，前日同老爺說的話，拜托老爺，今日要抵用呢。」甘瓊道：「我曉得了。」花打鼓再三叮囑，方才出了茶館去了。賈書道：「你可曉得花打鼓先說寶珠記掛着你，請你，是真是假呢？」甘瓊道：「或者真是寶珠打發他來請我的，亦未可知。」賈書道：「賢弟，我勸你不必迷了，昨日帶局不來，我們就知道，那裏要遠你了。今日花打鼓請你那些話頭，都是假的，只有同你要洋錢這句話是真的。你今日有了洋錢，到那裏去開發，他們仍是照常一樣恭惟你；若沒有洋錢，未必不冷眼相待。況且你自己若果沒有洋錢，也就沒意思空手去了。我昨日已會談過，但凡吃把勢飯的人家，要與客家打帳，總是這般光景。」鄢武道：「吃把勢飯的，能有幾個好心腸？總是只認得洋錢，不認得人。」宋中道：「這也難說，自古道：『色不迷人，人自迷。』這些吃把勢飯的人，一般也有被客家迷住的。總然一句話，少張三，還李四，這些頑笑地方，也是前生注定的孽。」

緣。」蕭化道：「我看你甘哥哥待寶嫂子不錯，在他身上不知化了多少洋錢；寶珠未必能於好意思，暫時變臉，如此薄情。」賈書道：「你我不必亂議，再望後看就知道了。」甘瓊聽他們這一句，那一句，又想起了夜來夢中光景，恨不得插翅飛到迎春坊，試看寶珠真假；又因沒有洋錢，怕吳老媽子嘮叨，心中十分着急，坐立不安，行止難定。宋中就懂得甘瓊心意，遂邀約衆人同到飯館裏吃了午飯，仍在茶館吃茶。至晚，又約到喜鳳，擺酒散行。甘瓊回到高陞寓處，叫小喜子泡了一壺濃茶，悶懨懨的坐在房裏品茗。小喜子侍立在旁，甘瓊道：「你去睡覺，我稍坐一刻，也就睡了。」小喜子道：「小的該死，有句話，到了今日不能不說了。」甘瓊道：「你有話爲何不說呢？」小喜子道：「老爺在家裏，把洋錢交大爺到上海來，原是辦姨奶奶的。那知大爺到了這裏，人也不會看過一個，把那洋錢帶到此間，都花用完了。小的看寶珠先生那裏，近日待大爺的光景，比從前大不相同，大爺還是癡跌跌的戀在那裏。大爺的洋錢已花用完了，金器是兌換了，衣服是當的了，小的默想，寶珠先生那裏，也不能不要身價，白白的把一個人送與大爺。儘管在此住着，若再過幾天，秋風一起，那豈不是笑話呢？大爺如果歡喜寶珠先生，捨不得他，在小的愚蠢主意，不如回家，趕緊稟明老爺，拿幾百塊錢，再到上海來，將寶珠先生娶了回去，就是了。何必在此空耽擱呢？大爺想想，小的話是與不是？」甘瓊嘆了一口氣道：「跌娃子！我怎麼不想回去呢？如今洋錢已用完了，人也未曾辦得，現在又將些金器掉換，衣服當了許多，回家去，如何對得住老爺太太？再者迎春坊欠下許多洋錢，他那裏何能讓我走？三來連盤纏都沒有分文，如何回去呢？」小喜子道：「大爺若是回去，說對不住老爺太太，大爺到了上海，就該辦個人，早早回去。如今洋錢已用完了，說他無益。自古道：『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況且平昔大爺在家中，比這事大的也不知多少，老爺太太又何曾說過大爺的不是？在小的看來，却不消憂慮。若說是欠迎春坊的洋錢，大爺在他家花用若干，如今他就少幾塊洋錢，他敢不許大爺去？若說沒有盤川錢，大爺可同宋大爺們商議，小的看他們與大爺朝夕不離，又是結拜過的，自然要設法讓大

爺回去的。」甘瓊道：「我自有道理，你去睡罷！」小喜子答應，先去睡了。甘瓊吃了幾碗茶和衣斜在床上越想越煩，一夜無眠。待至天明，將小喜子喊起來，取了面水。甘瓊洗漱畢，到了同芳茶館，泡了茶等候。賈書鄢武宋中蕭化陸續來到，招呼在一桌坐下。正在閑談，只見花打鼓走近席前，請叫衆位老爺，就向甘瓊要錢。今日的話，不似昨日婉轉，勸逼要了，帶着走的光景。甘瓊當着衆人，不好回說沒錢，遂道：「你不必囉唆了。今日午後，我一定送洋錢到你家來就是了。」花打鼓不肯，儘管站在旁邊。賈書們說之再三，花打鼓方才去了。甘瓊此刻要想到寶珠那裏去，又沒有洋錢，不能前去。欲想回家，又無盤纏，進退兩難。將宋中約在另席道：「小弟欠迎春坊的洋錢，你看見如此催逼，小弟竟不好意思回他，欲想返舍，取了洋錢，再到上海歸給他們，只是沒有盤纏。又有些衣服，當在這裏，如何回去？思維至再，還望哥哥代小弟籌畫，幫扶小弟回去。改日來申，連哥哥那項一併歸趙。」宋中道：「愚兄那幾塊洋錢，賢弟還提起他做甚麼？至於那迎春坊的事，早知道你在他家花用不少了，就是欠他幾塊洋錢，也不爲虧負他家。但是盤纏贖當，約摸要多少方可敷衍呢？」甘瓊道：「小弟些金器不必說了，所有衣服當了十幾塊洋錢，高陞棧該幾千房飯錢，再加盤纏，需得二十餘金，才可將就動身。」宋中道：「賢弟且請稍坐，讓我向大哥哥們說，代弟打算。」甘瓊道：「一切拜托。」宋中入席，將甘瓊所談之話，向賈書鄢武蕭化告知。鄢武道：「不是我出頭，船兒先爛底，幫朋友要諒諒自己，不必立獅子想，應該各盡其道。」賈書蕭化均道：「如此甚好。」宋中道：「如今事不宜遲，今日就要叫船，明日好叫甘兄弟回去。你們看花打鼓逼着要錢，那般光景，若是明日遇見了，大家公然不好看。」賈書遂將甘瓊拉到了席，向衆人道：「我們今日仍在喜鳳家公分頭一天，代甘兄弟回府餞行，明早各備程儀，好讓甘兄弟當雇船回府。」甘瓊道：「承諸位哥哥盛情，兄弟心感之至，今日不必再破鈔矣。」賈書們定然要請，各用早膳之後，邀請着甘瓊回到喜鳳家裏，吩咐小喜子先到碼頭將船僱定。衆人在喜鳳家中，晚間擺了兩臺酒。臨散之後，衆人商議約定次早，在四馬路昇平樓茶館取齊，省

得到同芳館撞見花打鼓，又要嘮叨。甘瓊辭別衆人，回到高陞棧，住了一宿。次早起來，洗漱畢，將房飯錢算清，帶着小喜子到了昇平樓泡茶。隨後宋中已到，招呼入席。等了好一刻工夫，賈書鄢武蕭化方才陸續到齊。鄢武道：「甘兄弟不要歉然嫌菲，我這連日實是拮据。」拿出兩塊洋錢，放在甘瓊面前，那賈書送了三塊洋錢，蕭化四塊洋錢，遞在宋中手裏。宋中心中想道：「我原打算三人，每人送四五塊洋錢，我今日帶了十塊洋錢，湊着就可以敷衍，讓他回去。那知他們如今湊算起來，還湊不足二十洋錢，贖當尙且不彀，怪不得說酒肉朋友一朝有急難之中，一人無他，昨夜吃兩台酒，每人派三塊洋錢，何不昨日不請他，派在今日幫助朋友，豈不好呢？」心中雖是如此，又不得向他三人增添，只得轉遞與甘瓊，向三人道過謝。各人用點心，宋中會了茶錢，衆人同到高陞棧內。先叫小喜子拿洋錢向當典裏，將所當衣服贖了出來，又將房飯錢開發清楚，並未餘剩幾文。宋中道：「大哥們同甘兄弟，叫人發行行李請先上船去，等兄弟再爲設法，即刻就來，好開發船鈔，讓甘兄弟發船。」衆人答應，宋中帶着自己小廝，趕到平昔共交易的錢店內，再三言說，暫借十塊洋錢，叫小廝拿着，出了錢店，一路到了河邊。小喜子站在船頭招呼，宋中同着小廝上船，到了艙裏，將十塊洋錢交與甘瓊道：「你可敷衍殼回去了。」甘瓊感謝不盡，當將船錢開發清楚了，又叫小喜子將零星物件買齊上船。甘瓊道：「弟在貴處，諸蒙哥哥兄弟雅愛，今日又蒙厚賜，足感盛情。此刻小弟返舍，大約早只半月，遲則一月，卽到貴地，再爲奉謝罷。」衆人道：「一切簡慢，望勿噴笑。回到貴府，代請老伯父伯母金安，沿途順風，保重要緊。」甘瓊又向宋中附耳道：「小弟去後，拜托老仁兄到寶珠那裏，向他說我家內有信來，有件要緊事情趕回去一走，不久就來，所有欠項，我來時歸給，決不短少，叫他自己保重，不必記挂着。我至於我同他說的話頭，待我來申定辦，必他不必焦愁。」宋中笑道：「賢弟姑且寬心，那裏自有愚兄照應，所有賢弟這些話，定當轉達。」甘瓊千叮萬囑，宋中心中雖是好笑，不便當面說他，只是唯唯答應。賈書鄢武宋中蕭化向甘瓊作辭，甘瓊送至船頭，四人上岸，望着甘瓊開船去了。賈書們帶着

小廝進城，分路各散。他們四人，照常仍在喜鳳家聚會。花打鼓找尋兩日，未曾看見甘瓊，復來問賈書們，才知道甘瓊已經回家去了。花打鼓回去，將這話告訴吳老媽子。同寶珠聽了道：『罷了！罷了！算是打發冤家離了眼前，省得他在這裏胡牽。』從此寶珠又接別來的客人，且自不表。再說前次在廟內四美軒茶館，向賈書們說新聞的吳耕雨，住家相離喜鳳家不遠。他與喜鳳家分帳夥計黛玉相好。在那裏住宿，不把廝錢，是不消說了他。凡到那裏，總要黛玉恭惟他的鴉片烟，還要放個差，借個當頭，常到同寶玉要銀錢使用。黛玉懼他威勢，敢怒不敢言。這幾日因在攤局上輸多了，見鄒武是黛玉身上常客，又是個關鴉子，遂同黛玉商議，想同鄒武借個當頭。黛玉聽他這話，心中原不歡喜，又不好阻，遂凝了一凝道：『你自己同他去說，我是不管。』吳耕雨也未噴聲去了。又過了兩日，這一日午後，吳耕雨到了喜鳳家內，適值鄒武在房裏開燈吃烟。吳耕雨就揭起門帘進了房來，向鄒武拱拱手道：『大兄請了請了！』黛玉見他進房，趕忙立起，請叫了一聲：『吳大爺！』鄒武也就立起身來答應，邀請入座，老媽獻茶裝烟。鄒武請問過吳耕雨姓名，吳耕雨又談了些世務套話，遂向鄒武道：『久慕你大兄是個大朋友，我兄弟有件小事，特來同你相商。』鄒武道：『請教請教！』吳耕雨道：『沒有別事，我兄弟這連日輪滑脚，同你大兄相商，挪借二三十塊洋錢，不拘甚麼利息，大約兩個月歸趙。大兄如不放心，我兄弟請貴相知同喜鳳做個保，斷不有誤。』鄒武聽了，不好當面回覆，遂道：『是了，稍寬兩日再為覆命。』吳耕雨又拱拱手道：『拜托拜托！』出了黛玉房門，到別先生相好房裏坐下。黛玉瞞着鄒武送了一盒子鴉片烟，與吳耕雨過癮。鄒武仍又睡倒床上吃烟，向黛玉道：『我在外面頑，不是一年了，不這自己擺臉，我也不雅，還有三分把勢氣味，可笑這吳耕雨，不知把我當作甚麼人看待？好容易的錢，開口就是二三十塊，你說好笑不好笑！』黛玉道：『他們這種人，要算是糊粘粘，靠這把勢過日子，如今他既向你開口，據我說，不拘多少，弄幾文栽培他，省得為這些小事，惱個人呢！』鄒武道：『像你這樣說法，除非我不在外面頑笑，今日你借，明日他借，我還沒有這些洋錢來借。』

與人呢！像他這種把勢，這號光棍，我眼裏也不知見過多少；我就是不栽培他，看他怎能樣奈何我？若說是賍很，那前次在你家鬧事的，尤得壽燕相，不知被那家堂名裏送了個訪，前日被新衙門大老爺，差人提了去，每人打了幾百小板子，總是一面大枷，現在夷場裏示衆呢。我勸他放安靜些，不要碰到巧意頭上，不是頑的。」黛玉道：「既你沒錢借與他，方才因何不當面回絕他呢？」鄒武道：「適在我若當面回他，怕他過不去，所以含糊應他。明日必來問你，你向他說，就說我說是這連日沒錢，無處騰挪，叫他莫怪。」黛玉道：「你却乖巧，把這難字與我寫了。」鄒武道：「橫豎他不是問你借錢，你就是照我這話回他就是了。」黛玉答應。明日吳耕雨到喜鳳家，向黛玉道：「我昨日向鄒武說的話，他如何說法？」黛玉將鄒武背後所說的話，一字不瞞，總告訴出來。吳耕雨聽了，冷笑了一聲道：「我却與他作朋友，那曉得是個半吊子！」氣勃勃出房去了。黛玉等鄒武來時，將吳耕雨生氣的話告訴鄒武，鄒武並不介意。那知吳耕雨因此懷恨，要設謀陷害鄒武，不知有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 公差大鬧烟花院

## 契友私探死囚牢

話說吳耕雨因向鄒武借錢，鄒武既未供給，反在黛玉面前說了許多狂話，黛玉又不瞞藏，逐細告知吳耕雨；因此含恨在心，欲思算計鄒武洩忿。恰恰事有湊巧，適值上憲行文，各屬查拿賭博之人，松江府上青兩縣，皆差了許多衙役，在上海四處搜檢，也不知有多少殷實富戶，遭差羈在上海縣裏，有個差役，名叫包光，與吳耕雨素昔交好。吳耕雨因要算計鄒武，知他每日晚間，總要到喜鳳家，黛玉房裏，過癮後無事，與朋友們鬪牌消遣，遂找着包光，向他說道：「兄弟有個盒子，送與大哥喫喫。」包光道：「甚麼事？」吳耕雨道：「海關差人鄒武家裏有數千洋錢家資，每日晚間，總在喜鳳家鬪牌。你帶幾個夥計，約摸二更時分，闖進喜鳳家，到黛玉房裏，將鄒武等同賭具獲住，人贓現獲，不怕他跑到那裏去。我在他家別的先先生房裏坐着，等你們聲張起來，我假裝不知，跑出來。」

來做攔停。他怕打官司，至少也要弄他幾百塊洋錢。大哥！你同我怎麼分法？」包光道：「大行大例，攔錢二八，如今我同你三七分，但是一件，你可拿得穩呢？」耕雨道：「甕中捉鱉，拿不穩也不來同你說了。」兩人商議明白，約定今晚辦事。吳耕雨又向包光道：「你可曉得黛玉房間在那裏？」包光道：「喜鳳家我去幾次，在那裏吃過幾台花酒，那黛玉的房，就在廳後堂東首，那個房間內，是與不是？」吳耕雨道：「真正不錯，晚間再會罷。」辭別包光回家，喫過夜膳，就到喜鳳家內。其時黛玉房裏有一起客，坐在那裏打茶圍，吳耕雨就在黛玉對過小寶房裏坐下。黛玉聽得吳耕雨來了，又送了一盒鴉片烟與吳耕雨，在小寶床上開燈過癮。過了一刻，黛玉房裏那起客方才去了。事又湊巧，恰好鄒武隨後就到，就在黛玉房裏開了燈，在那裏過癮。到了二更時分，包光糾合幫手夥計項光胥光，又另外帶了四五個夥計，在酒館裏喫了晚飯，點了兩三條火把，來到喜鳳家裏。喜鳳正在廳前迎着，請過衆人安。包光悄悄問道：「關上鄒武可曾來呢？」喜鳳道：「來了，現在黛玉房裏。鄒老爺與各位老爺們門牌消閑，老爺招他說話嗎？」包光道：「你不要送信把他！」現在那些夥計坐在面前，包光同着項光胥光，走到後面黛玉房門首，掀起門帘，三人進了房來。鄒武正在同朋友們門牌得高興之時，忽聽得房外脚步聲響，又見門帘揭開，有人走進房來，疑惑是熟人，到此尋人的，連忙立起身來。黛玉也就跼起來，看見是包光們，連忙迎着，請叫了一聲：「三位乾爺請坐！」包光就走到黛玉牀邊，向着鄒武將手一拱道：「請坐！」就在牀邊坐下。項光胥光在兩旁椅子上坐了，娘姨獻茶裝水烟。包光向鄒武道：「尊姓是鄒？」鄒武道：「不敢，賤姓是鄒。還未請教三位尊姓。」包光道：「我姓包，名光。」指着那二人道：「他叫項光，他叫胥光。」鄒武請三人喫烟，包光道：「鄒大兄，你請過癮。」遂在烟燈旁睡下去。鄒武打了一口烟，安好在槍上，將槍遞與包光手內。包光接着，並未向燈上去嗅，開口道：「足下高興，近日手氣好否？」鄒武道：「一時無事，在此消遣，非賭輸贏。」包光道：「無事不敢驚動。我們是上海縣裏見班，上人打發我們過來，奉請老兄。」鄒武聽道：「不知何人告犯爲着何事，借光。」

與票子我看看。」包光道：「並無人告犯，是奉憲查拏賭棍；現在人賊并獲，還要甚麼票子看呢？」鄒武聽了，才曉得他們來捉賭，正欲與包光講話；只見房外走進一人，向着衆人拱手招呼。衆人請他入坐，那人道：「因晚飯後無事，到這裏頑頑，坐在對過房裏，適才聽見弟兄們到此，又聽說爲公事。我是鄒大哥朋友，既聽見有這事，不得不來問問。諸凡百事，要向小弟臉上推情。但小弟是個外行，不諳公事，不知弟兄們可有個商議？」包光道：「這鄒大兄與各位，我們久慕他是個朋友，只要對得我們住，我們就要把個壞門戶，幾條腿相與朋友，也可以送得來。」那人道：「兄弟們請坐一刻，我同鄒大哥到對過房裏談句話，再過來奉申。不知弟兄們可放心呢？」包光道：「這有何妨？請過去談是了。」那個人拉着鄒武就走。鄒武早已看見，那人是吳耕雨，心中明白，知道包光不遂，糾約這些人來，欲想嚇詐銀錢，恨不舀碗涼水，將他吞在肚裏，所以任他在房裏與包光們講說，總未招呼係他。此時拉到小寶房裏坐下，吳耕雨道：「小弟不敢如此造次多言。我看這事必須趁早撕擄，說不得破費幾塊洋錢，省得到了縣門首，那就懊悔遲了。」鄒武冷笑道：「我該應造化，碰見你調停，你酌量叫我出多少錢是了。」吳耕雨道：「小弟與大兄並無深交，今日偶遇，冒昧多事，大兄必須說個尺寸，小弟才好向他們說呢。」鄒武道：「我雖在海關當差，那有司裏事，絲毫不懂。據他們說，也不過是個海巡查他的籤票，也無我的姓名。如今算我悔氣，送他們二十塊洋錢，拜托你去說就是了。」吳耕雨道：「大兄，你且請稍坐。」遂起身到了黛玉房裏，向包光們道：「諸位哥哥，小弟有句話，諸位不要見怪，適才鄒老大談了半會，他說有個非敬，喫酒不醉，喫飯不飽，送你們衆位二十塊洋錢。小弟清水攔停，並不沾光，諸位可否賞個臉罷？」胥光道：「輕人輕己，二十塊洋錢還不穀把小夥計呢？」包光道：「若論公事，派個流罪，就是納贖的，也要花上了一千多洋錢。如今既是你大哥出來爲好，只要他識便宜，至非送我們五百洋錢，不然連黛玉喜鳳帶到縣門去，看他們要費多少洋錢，還要問罪，叫他自己划算就是了。」吳耕雨又到小寶房裏，向鄒武道：「他們的話，你可曾聽見？」鄒武道：「我又不



解如何不聽見像這樣捕風捉影的事，要幾百塊洋錢；若是我打死人，做囚首，還不知要多少洋錢呢？不瞞你說，我穿得華麗，不過是幾件騙衣，關上門，只是個總名，我如今總是沒錢，人也不信我；若稍有家資，也不做這關花子交易了。既是朋友找到兄弟，我送四十洋錢，大衆兄弟買個飲食喫罷；若再不行，只好聽他們辦罷。該應命裏要問罪，也是逃不脫的。」吳耕雨道：「大兄，你說他們無籤無票，說真就真，說假就假；你不趁此商議，弄到門首去，你再要化錢，那就難了。」鄒武道：「不是我太吝，實是拿不出。你向他們去說，倘若不依，只好跟他們到門首去罷。」吳耕雨又到黛玉房裏，向衆人道：「鄒兄，只有出四十洋錢，多一文不得。」包光聽了大怒道：「叫他留著添補鋪監罷！」忙喊夥計到後而來，身邊取出鉄繩，將喜鳳鎖了，說他窩留鄒武在家聚賭，引誘良家子弟，又要將黛玉鎖起，帶着同走。嚇得黛玉哭哭啼啼道：「鄒大爺，你坑死我了！我幾百里出來，出乖露醜，喫把勢飯，家裏多少人靠我養活。我雖同你相好，你自己問心，我得了多少大錢大鈔！今日被你帶累，我拋頭露面的受罪，你心下何忍？你如今說不得沒有錢，加增些錢，諸位乾爺做點好事罷。」鄒武恐帶累黛玉，又托吳耕雨添他二十洋錢，包光們仍不依。先前包光們初來的時候，三子見來勢不好，恐其有事，就趕忙去請庾家福。此刻來了，聽見喜鳳已被鎖起，遂到黛玉房裏。包光三人見他來了，彼此招呼，入席。庾家福問了細底，到小寶房裏，悄悄將鄒武再三開導，勸鄒武加添錢文，買靜求安。鄒武道：「承你四老爺的情，爲的是我，勸我添他們錢文，非是我太肉麻，實是並無拆措，允多了沒處設法。」庾家福道：「我因爲好，恐怕你吃苦；你既說是並無拆措，我也不好深勸。但累及貴相知，同喜鳳，怎麼好呢？」鄒武向庾家福附耳道：「我是因爲吳耕雨借錢未遂，糾約他們來想時詐分肥，冤有頭，債有主，喜鳳黛玉同差人並無仇隙，你四老爺代他二人多少允幾個錢，我到堂時不扳着兩人，就可以不帶他去了。」庾家福道：「了個好，你這話說得降氣，我同他們去說。」又到黛玉房裏，向包光道：「適才向這姓鄒的說了半會，據他說實是拆措不出。你們諸位能於方便，就照耕雨兄說的那句話，推點情罷。你們

若是實不能行，他說只好直着膀子穿衣服，叫你們公事公辦，他情願一人隨着你們帶去打官司。如今我同諸位想要個臉，這喜鳳、黛玉兩人盡個情面，可以不把你們帶去罷。」包光道：「你四老爺所談，理當總要遵命。無如鄒武看不起我們，不把個色樣他看看，他何肯善眉善眼的頑錢？你莫見怪他，連你總關在門外，不要理他。若黛玉、喜鳳，你四老爺怎麼說，怎麼好，只要對得住我們就是了。」庾家福向喜鳳、黛玉道：「你們放明白些，做個主人，我代你二人賴諸位的交情。」喜鳳道：「你老人家曉得我的事情，你轉懇他們諸位老爺，做點好事罷。」黛玉道：「庾乾爺你老人家雖是常到這裏的，却不曉得乾女兒的苦處。我在這裏做的捆帳，到一季捆價，總家裏人拿去，不必說了；我家婆同我丈夫，除拿捆價之外，一年來此幾回。他一到此地，也不曉得我在這裏有多少私房，那一回不是吵着鬧着，非要十千就是八千，還買這樣那樣盤纏禮物，住在這裏的房飯錢零用錢。前日來了告訴我，說是家裏被水淹了，要收拾房子，要買糧米，七七八八又弄了十幾千錢方才回去。我沒有錢，借的是乾爺陳家的十千錢，九扣加三，三個月一轉。我身上又沒有好客，自己每日又要戴花，又要另用，又有兩口倒頭烟。」又向庾家福附耳道：「這吳耕雨冤家，一年到頭，不知要栽培他多少！如今底下幾十千錢債務，衣服是一季抵一季，總穿不週全。此刻又弄出這件事來，乾爺怎樣好呢？」說着，哭着。庾家福道：「閻王顧不得鬼瘦，此刻你說沒錢，人也不相信。弄到縣門首去出了醜，還要頑錢，依我說，顧不得你沒錢，只好允下來再設法。」黛玉道：「拜托乾爺，望省儉上允罷！我窮乾女兒沒得孝敬，只好多磕幾個頭罷。」庾家福道：「你這個狀娃子，我難道還拿你兩個人的錢送盒子麼？」遂向包光代他兩人告苦講難，再三再四說定了，共是六十千錢。此刻先把四十千錢，等鄒武若問罪時候解府，再找二十千；若不問罪，到一月後交代。包光們要這四十千錢現把，庾家福允寬兩日，包光允向庾家福道：「情是惟你四老爺的，但兩人要你保的，並非我們難順，鄒武到堂供出他二人來，我們向你老人家要的。」庾家福道：「認我認我。」包光方才喊夥計，將喜鳳、項頸上鐵繩開了，點了火把，將

鄒武等鎖着帶了賭具，並賭徒一衆人等就走。臨行之時，鄒武將耕雨痛罵道：「耕雨，你與我無仇無隙，你因借錢未遂，糾約人來捉我，我到了堂，斷不饒你！」吳耕雨只裝未曾聽見，悄悄走了。包光們將鄒武等帶到縣前，寫了稟帖，繳了賭具，伺候官府陞堂審訊。再說宋中，此日因在親戚家拜壽，吃了晚酒，才到喜鳳家裏，小寶就將鄒武的事告知。宋中聽了，跌足道：「鄒二哥，好不見亮！這種事到不得官的。差人在這裏的時候，賈老爺、蕭老爺，可在這裏？」小寶道：「若有一個人在這裏，到可以沒有事了。」宋中道：「獨巧今日我有事，他們又不在這裏，該合常有事。」趕着離了喜鳳家，到上海縣前尋着熟人探信。那人道：「適官府坐堂，將鄒武打了三十個嘴巴，收了禁了。」宋中聽了，心中雖是着急，此刻已將近三更，不能進監去了，又到喜鳳家去，將這些話告訴小寶。那黛玉聽見宋中是從縣門首回來，趕着來向宋中道：「姐夫，你在縣門首來，鄒老爺的罪怎樣？」宋中遂一一告知，黛玉聽了大哭，到自己房裏去了。宋中住了一宿，次早清晨，趕忙到上海縣衙門頭門裏，到了監門首，他因從前曾收過上海縣禁，所以監規他都曉得。這禁子名叫葛愛，宋中向他道：「我要進去會會鄒武，好代你們去潤色。」葛愛見他說話在行，就放宋中進去。禁子引着過了獄神堂，到了號房前，但見鄒武週身刑具，禁住號房口廊簷下，兩腮臉紅腫，滿口血跡。宋中見鄒武這般形容，好不凄慘。走近前道：「鄒二哥，鄒武見是宋中，不覺泪下道：『兄弟，愚兄只因一點小事，未曾酬應，被他砍頭的下此毒手。此仇今生諒亦難報，只好等到來世罷。』」宋中道：「二哥雖說被人暗算，然而也是自己流年月建，且放寬心，好想法出罪要緊。」鄒武道：「禍已臨身，還有甚療法可想！如今收在監裏，我又存兩口烟，這一夜，那裏是人過的日子！此刻心如火焚，要像這等光景，不消三五日，我就沒了命了。」宋中聽了，就在腰間荷包裏取出幾片高麗參，送到鄒武口裏道：「你本身體不大健壯，加之又有幾口烟，昨晚收到這裏，又受了刑，又懊悔，又沒有烟吃，如何不難過呢？如今先要將刑具鬆了，另想戒烟的方法，然後徐圖出罪方妙。」鄒武道：「我的小兒，年尚幼少，族中的人素與愚兄不睦，我今弄出事來，正

趁他們胸懷親戚也沒有能辦事的，無人出來料理。如今賢弟只作與我同胞一體的心，代我調停料理，倘若要用銀錢，你到我舍下，同敝房說，叫他設法拆措就是了。」宋中答應，辭別了鄒武，向葛愛道：「葛大哥請到茶館去談談。」葛愛就同着宋中出了監門，同到茶館，不知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 賄禁卒私鬆刑具

### 囑經承翻改口供

話說宋中邀約禁卒葛愛，出了監門，走到縣西丹鳳樓茶館裏面，揀了一張僻靜桌子坐下。跑堂的泡了兩碗茶來，宋中道：「小弟想替鄒敝友開一開刑具，特請足下來商議，約摸要幾多錢呢？」葛愛道：「這件公事，我一人不能作主，必須將提牢吏段晴耕先生約了來才好說呢。」宋中道：「我在這裏候着，拜托你將段先生請來，望祈原諒一切，不必挑剔，格外自有菲敬。」葛愛道：「好說好說，你且請稍坐，我去找他，立刻就來。」葛愛急急出了茶館，等了好一刻工夫，同着二人進來。宋中看見連忙立起身來，葛愛指着那人，向宋中道：「宋大爺，此位是我們家刑房提牢吏段晴耕先生。」又指着宋中，向段晴耕道：「這就是宋中宋大爺。」彼此見禮入座，跑堂的又泡了一碗茶來，談了幾句客套話。宋中道：「敝友鄒武，因賭案收禁，他家內無人，小弟冒昧，想代他鬆一鬆刑具，費二位哥哥的心，一應不開包，要幾個錢？」段晴耕道：「令友許君鄒爺，財名在外，連捕衙老爺總想他的錢。既是宋大哥出來，預這件事，你先將捕衙老爺的話，說明白了，其餘上下管少爺們，與籠頭衆犯，水兵更夫三班上宿的朋友，以及頭二門巡風，那些行當，我同葛敝友兩人總可効力。」宋中道：「求官要從地頭求起，今日我兄弟既來找着，你兩位，不必推辭一切，總要費心，你們說定，不拘甚麼行當，我都不管。」段晴耕與宋中道：「宋大爺，你把難字與我們兩人寫了。若說是包與我二人去辦，大約算起來非三百洋錢不可。」宋中道：「理當遵命。奈因鄒敝友的家道，你們也打聽得出來，包光們捉他的時候，他若有一百洋錢，不到你們這裏來了。如今

也說不得他沒錢，一應在內，作五十洋錢，另外你二公，每位送幾十洋錢外敬。」段晴耕尚未開口，葛愛便道：「宋大爺！你拿我們兩人開心了！不瞞你說，昨日他收監進來，我將前年的當票，總查了出來，爽利些說，我一個人就要想他百十洋錢。好容易扳着一個大魚頭，他們海關大頭兒，輕易也不到我們這裏。如今你說這幾十洋錢，還是夠把那個行當呢？」宋中道：「葛頭翁！你不消生氣！這種事，秤也秤不得，斗也量不得。有句俗語，家資多大禍多大，不怕你二位見怪，若是真窮的，收到監裏，沒有錢開傢伙，難道你們把他的活活餓死了不成？我們這駱敵友，不是我代他哭窮，實是空有虛名，拿不出錢來。我也已不能代他，允幾塊洋錢，我還可以從中沾沾光呢。此刻是清水攔停，望你二位推推情罷！」段晴耕道：「並非葛頭兒發急，你大哥說的這幾個錢，實是派散不來。你不要見怪！」宋中道：「不瞞二位說，我兄弟上年因為訪案，收在上海禁裏，我一共化了二十千錢，並不是我不肯代他多用，實是拆措不出，你二公原諒些罷！」段晴耕葛愛二人，賭咒發誓不行，宋中同他們說之至，方才講定共八十洋錢正項，他二人格外十塊洋錢外敬。段晴耕道：「你大哥雖是委我二人，我們尚不敢滿允，先要將捕衙老爺的話說明，其餘就總好說了。我們相應飯後會罷。」宋中道：「我適才的話，已是紙盡筆乾，就算是定局了。你大兄不必再掛鉤子，加添一文，總不能的。」段晴耕道：「我今日才遇見你這很手攔停，你的話真如斬釘截鐵，行與不行，總是飯後定局罷。」二人說畢，別了宋中欲走，宋中道：「且請稍緩，還有點事，另要你二位作個小弊。」二人忙問何事，宋中道：「駱敵友是有癮的人，如今到同那位到烟館裏去，燒兩個泡帶進去，讓他好搪塞。不知二公可肯相與我兄弟呢？」葛愛道：「任憑甚麼難事，你宋大爺既開了口，也不好意思回你。」段先生不吃烟，先請到司房坐坐，我同宋大爺一走就來。」段晴耕向那宋中又拱拱手，先出茶館去了。宋中回了茶錢，出了茶館，葛愛引着宋中到一家烟館，進入裏面，葛愛便請宋中烟床坐下，叫了一聲：「拿烟！」早有烟奴遞過烟，問拿幾個。葛愛道：「拿四五個來罷。」烟奴答應，拿了四五個簪子烟在盤裏，又倒了兩碗茶來。葛愛

睡下去，向宋中道：『大爺請用烟！』宋中道：『我不會，你老實些吃罷。』葛愛遂打了四個烟泡，用箬子包好，剩的烟總是葛愛吃了。宋中將烟錢會過，葛愛將那竹箬包的烟泡拿在手裏，同着宋中出了烟館，才走到縣門首，看見跟鄒武的小廝發子，在那裏鬼張鬼智的訪信。見了宋中，趕近前面問道：『宋大爺可曉得我家大爺在那裏？』宋中道：『這是鄒敵友家小廝，我要同他到監裏去，讓他主人吩咐他，好回家去設法辦理。』葛愛應允，宋中向發子道：『你跟着我們去見你家大爺。』發子答應，跟隨在後，葛愛引着他二人，到了監裏。發子看見鄒武站在號房簷下，滿嘴血跡，週身刑名，不由得一陣心酸，落下泪來道：『大爺，你是怎麼樣的？』鄒武看見發子，也不覺泪下道：『跌娃子，你也不必問了。你問宋大爺就知道細情了。』宋中將會葛愛段晴耕的話，向鄒武告知，將所允數目含糊未曾說明。鄒武道：『拜托賢弟，向他們說，以速爲佳。』宋中向葛愛道：『請你擎個碗，取些開水來。』葛愛擎了碗，到廚下去取了開水，端在手內，在箬子裏取出兩個烟泡，放入開水，用手指將烟泡和開水，就着鄒武的口，叫他喝了下去。鄒武猶如得了甘露，三兩口喝乾。葛愛道：『還有兩個烟泡，存在吾身邊，回來再與你吃罷。』鄒武點點頭，將發子叫到身邊，附了發子耳，不知說了些甚麼。發子點點頭答應。宋中辭別鄒武，又叮嚀葛愛，飯後在丹鳳樓，先到先等。遂同着發子出了監門，叫發子回去吃飯，午後到茶館聽信。宋中也就回家，吃了午飯，便到茶館等候段晴耕們回信。再說禁卒葛愛，找着段晴耕，兩人商議明白，先到捕衙裏，將老爺同門上爺們，書辦，皂頭，馬快，門皂，茶房，傘轎夫各行，總皆講明，又到監裏，將上下管監爺們，籠頭，衆雜友，還有那一位提牢吏，以及各禁卒，一切小行當，說得明明白白，然後回到飯館，吃了酒飯。葛愛到烟館過癮，段晴耕先到丹鳳茶館，泡茶等候。葛愛也到茶館，兩人吃茶閑談。宋中已到，招呼入坐。段晴耕道：『我兩人會過大兄之後，到了捕衙裏，老爺開口想令友三百洋錢。我再三四說了八十塊大洋錢，門包在內，一切外費，還有上下管監爺們，監裏各款使費，還要在外。你大爺酌量就是了。』宋中道：『我午飯前已會說過，實是不能再增了。』段晴耕葛愛搖

首道：『若照飯前那句話實是効勞不來算我兩人辦事不力，你大兄相應另找別人罷。』立起身來要走，宋中將他兩人拉住道：『請坐請坐！你二位拿我作蜜臉了！我同你二位說過話，你二公不行，我就再找一千二百個人，也無用處。如今也說不得了罷了！我同鄒武有個交情，我除不賺攔停外，腰包裏添十塊洋錢，將來他認也罷，不認也罷，二公推個情，打夥兒看破了些，只當這個猪沒有長頭，原全些罷。』段晴耕、葛愛只是搖頭不允，又趨趨有了兩個時辰，宋中又加添了十塊洋錢，才講定了。約定傍晚時候，在縣前交錢辦事。段晴耕、葛愛辭別去了，適值發子前來討信，宋中道：『你午前回去，你東家奶奶如何說法？』發子道：『家裏奶奶說是一切拜托大爺辦就是了。』宋中道：『鋪監各費業已說明，不知你家可曾設出法來？』發子道：『奶奶請大爺到我們家裏當面談呢。』宋中回了茶錢，同着發子到了鄒武家裏，諸在廳房坐下，發子獻茶裝烟，後報知鄒武的王氏妻子，由後走出來，到了廳上，與宋中見了禮，另在一旁坐下道：『諸事費了爺爺的心了。』宋中道：『二嫂，愚小叔與二哥交好，已非一日。今二哥被人暗算，弄出事來，愚小叔理當出力効勞，現已代二哥將鋪監正項講定了，是一百洋錢，一切雜費，偏手外敬，又是八十洋錢，允定今日傍晚時分，交了錢，二哥的傢伙就可以開了。』王氏哭道：『不瞞爺爺說，我家大爺是個空架子，搭得好看，雖是海關有個門戶，有名無實，他向來又在外面貪頑，家裏淘得空空。此刻平地生風，又弄出這件來，你的姪子年紀又輕，族中衆人，素昔又與我家大爺不甚和睦，如今他們不管，也罷了，他還在背地裏譏笑，親戚中也沒有能辦事的。昨日我聽見這個信，急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鳴，全無主意，我整整哭了一夜。今日午飯前，發子回來告訴我，說是費爺爺的心，在這裏忙呢。我就趕忙將家中首飾衣服拿去，送到當典裏，當了一百洋錢，說着，就喊老媽，將洋錢包拿了出來，放在桌上。』王氏道：『這是一百洋錢，請收了所少的，我適才已經向我娘家的兄弟商議借貸，請爺爺担到明日，還要累步到舍下來交代。』千祈拜托爺爺，同他們商議，今日就要代他將刑具開了才好。你知道他身體本來生得瘦弱，加之又有兩口烟，如何受得住。

這般苦楚呢？」宋中道：「二嫂但請放心！愚小叔任憑怎樣，今日總要叫他們代二哥將傢伙開了，不能再受這一夜的苦了。你這裏叫發子送些飲食，同烟泡到監裏去要緊。」王氏道：「諸事拜托！」宋中道：「放心放心！」王氏道：「還有句話，要請問爺爺。耳聞我家大爺這件事，是因爲在甚麼沒相干的地方，有人借錢不遂，串合起來的。爺你可知細底？如今可有甚麼法想救他出來呢？」宋中道：「二嫂說得不錯，等稍停一日，慢慢告訴你細情。我此刻趕着去將鋪監的事料理清楚，先將二哥刑具鬆了，明日早間去會承行的書辦，同他商議，看他可有法想，再來回覆。」王氏往地下一跪道：「一切費爺爺的大心！我家大爺若能僥倖出罪，回來再爲叩謝罷。」宋中忙道：「二嫂請起，我不便回禮。我同二哥是至好兄弟，二嫂不用說這些套話，我是儘力辦就是了。」遂將洋錢包收起，辭別王氏，離了鄆武家，先到錢店裏，將洋錢看過，另用皮紙包好，餘多的洋錢，收在腰內。到了縣前，看見段晴耕、葛愛兩人，站在頭門首。宋中將兩人約到僻靜處道：「他那裏來了七十洋錢，所少的認我明日午飯前交代，望光今日就要將他的傢伙開了。」段晴耕與葛愛道：「諸事遵命！」宋中拿出洋錢，三人同到錢店，重新央店內人，逐一都看過，段晴耕接了，內中有幾塊龍洋，還要換過。宋中道：「此係中國洋錢，何必換？」段晴耕、葛愛道：「你大爺過很，喊我二人作難。」宋中道：「委曲些罷！現在賭案捉得紛紛，恐其捉個野豬來，還你們愿的，也未可定。」段晴耕、葛愛啞了一陣嘴，將洋錢收起，向宋中道：「此刻將晚，官府快下收封，不便請你進去，我們要趕着到裏面，將鄆大爺的傢伙開了，明日你到監內去問令友，才把我二人作人呢。」宋中拱手拜托，又問他二人：「此案是何人承行？」段晴耕道：「是敝同事卞治池承行。」宋中問了卞治池住址，辭別二人，仍到小寶那裏住宿。次日清早，宋中到卞治池家，將卞治池邀至茶館，泡了茶，談了幾句套話。宋中道：「敝友鄆武的案，是閣下承行；小弟特來奉懇，要求設法救他，自有菲敬。」卞治池道：「令友昨日到堂，說是包光聽信甚麼姓吳的，挾隙串台陷害。敝上人聽了此話，就生了氣，將令友打了三十個嘴巴收禁。不瞞你大兄說，現在包光們要算



是個紅人，官府是言聽計從。令友這個案，除非是內裏有路，才可出脫；若沒有線索，堂供雖好，官府也不聽的。要照這樣口供，令友零碎苦吃不了呢！」宋中道：「全仗鼎力，敵友托兄弟，有個不恭非敬，送開下八塊洋錢，另外書供，拜托設法周全。」卞治池道：「自古杖不收禁，令友若想乾乾淨淨出來，却難；如今只好向令友說，覆審之時，叫他認是自己朋友，偶而消遣，並非設局，陷害良家子弟，不意他被訪拿獲，如此供認，可以稍受些零碎刑法。大約這些現獲各犯，若能辦個徒罪，就算造化了。令友之事，既是大哥吩咐，我兄弟儘力幫忙，所允厚賜，不敢領情。」宋中見他嫌菲，又添兩塊洋錢，卞治池依允。宋中道：「還要叨光，將差票批示，同前日訊約堂諭，賜予底稿。」卞治池道：「明日着清書抄好送上。」兩人用過早點，宋中會了茶錢，約定卞治池，明日仍在這裏交錢。出了茶館，分路各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 因禁娼陸蘭芬賃屋

### 爲戲賭鄆泮君遭刑

話說宋中與經承卞治池，將話說畢，同出茶館。分路之後，宋中到了監裏，只見發子早已送了衣服來了。那鄆武看見宋中來，連忙立起身來，向着宋中跪下道：「兄弟一切費心！」宋中連忙還禮道：「二哥請起，你我兄弟何必拘這些套禮？」將鄆武攙扶起來，問鄆武的刑具，果是昨晚開的。葛愛走到號裏，向宋中道：「宋大爺，你問過令友，我們說話可錯？」鄆武逐細告知，宋中作揖道：「承光謝謝！」葛愛退出去，宋中遂將會見經承卞治池談的話，向鄆武逐細告知。鄆武聽了，嘆道：「前生冤家，今生聚首，大約劫數難逃，只好聽天由命罷了。」宋中安慰了許多言語，辭別鄆武，出了監門。發子跟了出來，請着宋中，同到鄆武家內，仍在廳房入坐。發子送信之後，王氏忙將十元鈔票，交與宋中收了。宋中又將會見卞治池所談之話，告訴王氏。王氏聽了，大哭一場，向宋中道：「爺爺！你纔允經承二十四塊洋錢，等我今日再向人告貸，喊小价發子，明日送與爺爺呢！」宋中道：「到明日把

他也不遲。」王氏道：「我還同爺爺商議，我想到監裏去看看我家的大爺，可能去否？」宋中道：「監中各費，我總談明，二嫂要去，只管同發子進去，並沒有阻攔的。」宋中辭別王氏，將五十元鈔票，送與段晴耕葛愛。次早又到茶館，會見卞治池，彼此招呼，謙遜入坐，泡了茶來，談了幾句閑話。宋中就將昨日所允的承行的禮書，十元鈔票一張，五元一張，共是兩張鈔票，交與卞治池。卞治池接過去了，照數收起，拿出一個梅紅簽小白封套，內裏裝的抄來底稿，遞給宋中。宋中接過來，略看了一眼，收了吃過點心，宋中會了茶錢，出了茶館各散。宋中到了監內，將適在卞治池抄來底稿，遞給鄢武，接過來仔細一看，只見上寫着：

「具稟原差包光。」

稟爲查獲請訊事。切奉硃票，仰身協同各坊地保，查拿局賭之人稟究等因。遵卽協同各保查拿。今查有海關差役鄢武，恃蠻藐法，設局窩賭，陷害良家子弟，身協地保，方尙往拿，目見鄢武正在開場聚賭，當將鄢武及賭具一併帶轎，爲此稟明，伏乞

電賞帶訊，批示遵行。上稟。

某月日批

「卽將鄢武隨堂帶訊，該差仍卽上緊查拿，本總自當獎賞，亦不得妄拿滋擾，致干重咎；所獲賭具，着貯庫，票仍發。」

鄢武供：小的三十四歲，從前曾在海關充當差役，因誤差，已奉斥革。小的偶與諸友玩耍，並非局賭；從今歸聽得各憲查拿，小的就不敢再玩。只因曾經訪拿的吳耕雨武童，前日記不清日子，向小的借幾十千錢使用，小的因爲沒錢未允，不意他由此懷隙，串同憲差包光項光多人，平空硬栽小的窩賭。吳耕雨叫小的出幾百千錢，就可沒事；小的不甘，就將小的帶案。小的現在實不窩賭，提吳耕雨質訊到案，就是恩典了。

某月日堂諭

「查訊得鄒武，係曾充海關差役，膽敢藐不畏法，違禁窩賭，今經差將人具並獲；庭訊之下，狡不承認，混以無據空言，冀圖牽累，殊屬刁頑。先行收禁，候覆訊研究，照議詳辦，取具監收投呈。」

鄒武看了，默默無言，長吁短嘆。宋中道：「兄弟愚見，二哥這案，除非差人上控。若沒人出頭，那卞治池向小弟說，若是覆訊時，二哥仍照前次口供，官府斷不聽訊，只怕零碎吃苦不了呢！必得偶爾認係玩耍，方可定案。僥倖辦徒罪，就算二哥造化了。」鄒武道：「不拘甚麼案，只怕問官作對，莫說我現在沒人出來告狀，就是有人上控，沒錢沒力，也難翻得過來，事已如此，只好聽天由命罷了。」兩人又談了些閒話，宋中道別去了。過了數日，有信覆審，宋中道又代鄒武料理鋪堂各費，又賺了許多錢。文縣官陞堂，將鄒武提出覆審。鄒武照前供，官府呼叱，又要將他掌嘴。鄒武一嚇，只得照依卞治池的話供招，官府並未深追，叫鄒武當堂畫了供，還禁擬了流罪，解府解司。守候轉詳撫院咨部，發下兵牌起解，此是後話不提。且說包光等，將鄒武帶到縣前，稟明本官，陞堂訊審收禁，到了第三日，包光、項光、胥光三人，找尋庾家福，拿前日所允之錢。庾家福約他在茶館裏坐着守候。庾家福到了，吳喜、鳳家、喜鳳請在僻靜地方開燈，讓他吃烟。喜鳳向庾家福道：「我同老爺商議，前日允的那四十元洋錢，想要總出在黛玉身上，老爺幫我個忙，小人自有孝敬。」庾家福應允，將黛玉喊來，向黛玉道：「前日允那差人的錢，派你四十元，今來拿，你可會辦齊呢？」黛玉聽了詫異，又不敢細問，可憐一時那有四十元洋錢，只得將自己的金銀首飾，連床上擺的樣被，並自鳴鐘，總交三子拿去，在典當裏，共當了二十四元，交與庾家福道：「乾爺，請你先拿了去，所少的，寬三日，讓女兒再想個法。」庾家福故意作難了半會，方纔拿去，到茶館裏，把了包光們所少之錢，允約三日找清。黛玉叫三子去請吳耕雨，想要託他在那裏借貸，好把差人打發。那知吳耕雨自

從糾約了包光們，將鄒武捉去，他自己不好意思到黛玉這裏。過了數日，找着包光們，想要分錢。包光向吳耕雨埋怨道：『你同鄒武會仇，借刀殺人，叫我們代你出氣，將這樣好事來挑我們，弄這麼一個不吐沙的肉頭，如今要我們解府解司，要用一百多塊洋，虧得我們額外生枝，在喜鳳那裏弄了幾個錢，庚四又賺他錢，算起來還不穀，頭審吃堂食呢。我們不要你招錢，就算交情你了。如今還想來要我們的，真正不見亮了。』吳耕雨說之至，再內中有人做好做歹，把一千文與他；這總是害人不得人己。正在心中惱恨，只見三子來找，說是黛玉請說話。吳耕雨早聽得人說，黛玉已將衣飾當盡，現在差人的錢，尙未清楚。此刻叫三子來請，必是叫我代他設法借貸。想起素昔穿他多少衣服，用他若干銀錢，吃他多少鴉片烟，住了多少白廂，我不應該做壞，將他身上紅客捉了去，又累他化差錢；如今算是反害了他了。自家又沒錢鈔幫他，又沒處代他騰挪，怎好到他那裏？遂向三子道：『我即刻就到那裏去。』三子回覆黛玉，黛玉等了兩日，吳耕雨還未曾來。各債戶見黛玉已將衣飾當盡，總逼着要錢；那差人的找項，又約在明日交代。告貸無門，哭了一夜。次日清晨起來，將些零星物件，叫三子拿了小押典裏，押了一千多錢，忙着梳洗已畢，將當來的錢，用一條麻布手巾，將錢包好，箍在腰邊，向喜鳳道：『我到吳耕雨家去，找他設法借錢，即刻就回。』喜鳳因他常時去慣，且又在咫尺不遠，並未着人跟隨。黛玉獨自出了喜鳳家大門，順着走來，到大東門，走到城門大街，想起鄒武說起，鄒武在喬公祠門首，所說的話，遂順着河邊，由荷花池到喬公祠門首，一直向東，到了小東門碼頭，恰好遇見蘇城一個熟船戶，將黛玉請上船去，問黛玉：『因何一人至此？』黛玉道：『我如今累下許多債戶，各債主屢逼要錢；我一時無措，所以逃走，想回家去。』遂將腰內手巾包的一千多錢，把與船家道：『你送我回去，恐有短少，到了蘇城家裏，算賬找給。』可巧他船上貨已裝滿，正要開船，樂得做個現成人情，聽了這話，立刻開船，送他回蘇城去了。這一日午飯後，庚家福到了喜鳳家內，向喜鳳道：『那差人尾項，黛玉可曾辦現成呢？還告訴你句話，現在戴大老爺出示禁娼，又委了許多委員，你作速將家

內夥計，避避風頭。鵲子頂上，沒有多大腦子，莫要弄出事來，就受不起。」喜鳳聽了，先叫三子到吳耕雨家找黛玉，又向家內小寶蘭芬道：「現在又聞禁娼，要剪幾天門，如玉先生，我把他送他乾娘家住幾日，你們二位，想想是到那裏暫避幾日呢？」小寶聽了，恰好宋中在他房裏，遂向宋中道：「他家要剪門，我往日叫你留意找房子，你可曾找尋着呢？」宋中道：「會香里有所空房，三間兩廂，房東同我相好，可以搬去暫住，隨後再把押租成交，我再借些傢伙，你就可以住了。」小寶道：「你快些去說，我今日晚間就要搬了。」宋中答應去了。三子回來向喜鳳道：「吳耕雨告訴我說，黛玉先生並未會到他家裏，我不相信，在他家裏找尋，果然不在他家，不曉得到那裏去了？」喜鳳聽了大驚，叫人分頭四路找尋，並無踪跡，只得另外設法，暫借了十六元洋錢，交與庾家福拿去，找給差人尾項。庾家福自必扣下攔錢，不消贅述。再說蘭芬聽得喜鳳說要剪門，正在躊躇沒了安身，只見賈書到了房裏，方纔坐定，蘭芬道：「你來得正好，今日庾家福爹來說，現在戴大老爺禁娼，叫喜鳳暫避幾日，喜鳳將如玉先生送他乾娘家去了，叫我與小寶姐姐，各處地方暫避，小寶姐姐，是宋老爺代他尋了房子，今晚就搬了，只有我沒處安身，我曾同你談過，我家婆同我丈夫大伯，租了人家半間披屋，只設鋪了一張床，我若回去，那有地方住宿？若說是另上人家，我們這裏剪門，天下老鴉一樣烏，諒必別的人家，也是要剪門的，也沒有人家可上。我處着難境，正在這裏焦愁，如何是好？早知如此，前日有個機會錯過。」賈書道：「前日甚麼機會？你未曾告訴我呀？」蘭芬道：「前日有人向我說：『是鎮江地方，有人在蘇州弄夥計，情願出四百塊洋錢，把二百元與你家婆同你丈夫做薪水，那二百元自己添補衣服行囊，去走一遭，恐其那裏比上海好些，弄幾塊洋錢回來，豈不好呢？』我想了幾想，有幾層不能去的苦衷：第一，我與你相好，算是朝夕不離，我何能捨得你，就到外路去了？再者，我去頑得好，不必說了；若是不好，借下這四百塊洋錢代當，還不出來，就算賣在鎮江去了；還有現在欠人許多債，他們怎肯讓我呢？」賈書道：「你不必說，捨不得離我，灌這些迷湯，你共欠人有多少債務？」蘭芬道：「計

算起來，却有三四百元洋錢呢！」賈書道：「你若告訴我，要到鎮江去，這些債務，我可將各債主約來，我代你承認，讓我代你償還，這有何妨？」蘭芬道：「現在我累得你多了，何能又要累你想我自幼早苦，父親早喪，母親許配我到吳家做養媳，七歲就被我家婆把我帶到清江，叫我學彈唱，也不知受了多少打罵，十三歲就逼我梳櫛接客，吃了這幾年把勢飯，受了萬苦千辛，好容易今年回到故鄉，我拚在上海討飯，再也不將這幾塊骨頭，擦在外路去了。在上海與你相好，別人我靠不住，還可倚靠你，再苦幾年，我稍須聚幾塊洋錢起來，你再添補我些，代我家癩鬼的丈夫買個人，把他混飯吃，我情願跟你家去，就是煮粥煎湯，不拘怎樣，我死也甘心，難道派我吃一世把勢飯不成？」說着兩個眼滾下淚來。賈書聽他說了這一番言語，疑惑蘭芬真從良跟他之意，對蘭芬道：「我的親家，有所房子，共是六間兩廂，在寶善街，現在空着，未有租戶，我去同他商議，可以不要押租，每月認他幾千行租，我再同他借些傢伙，你就可搬去住了。」蘭芬道：「好計，你快些去說罷。」賈書趕着離了喜鳳家大門，找着親家，說明不要押租，每月把四千錢行租，當時將鎖匙要了過來，帶在身邊，又向親家借了三張桌子，辭別去了。賈書又到傢伙店裏，看了一張涼床，一張梳桌，六張椅子，六張櫈子，腳盆馬桶，講明價錢，允約節期把錢隨卽趕到喜鳳家中，向陸蘭芬告知，蘭芬聽了，滿心歡喜，隨卽同喜鳳把賬算清，給了出房禮，那裏有個高媽，情願服侍跟隨，蘭芬也願帶着他去。遂將房裏字畫，銅盆，燈台，茶壺，零星物件，收拾清楚，喊了一乘小轎，蘭芬乘坐，又喊了挑夫，挑了行囊腳籃物件，賈書引到寶善街，空房門首，蘭芬下轎，賈書用帶去鎖匙，將大門上所釘木鎖開了，蘭芬進內，賈書開發過轎錢，挑夫將行囊物件挑進房來，堆在地板上，拿了挑錢走了。賈書先在鄰舍人家借了一張板凳，叫蘭芬權且坐着，又高媽跟隨，先到傢伙店，叫人將涼床，桌椅，凳杌等件，送到空房裏面，又到親家家裏，央着他僕人，將所借的桌子送去，復又買了鍋碗等件，叫高媽拿回來，央了一個閒人，將空房打掃潔淨，就將涼床安好，掛起帳子，將桌椅凳杌等，擺設得端正好了。高媽代蘭芬將鋪蓋，鋪得停停當當，賈書拿出一塊

洋錢叫央來的人拿了換錢，買了些米魚肉菜蔬作料等物回來，辦晚飯吃了，把了二百文酬勞。那央來的閒人去了。賈書叫高媽關好門戶，就在那裏住宿。次早到良媒店內關照，送一個男僕，燒飯打雜。蘭芬叫他家婆，將原住的房子辭去，搬來同住。那知他丈夫吳二不肯家來，每日要蘭芬把二百文與他，在外面吃鴉片烟，住下處。蘭芬的婆，同大伯吳大搬來一處同居。雖有熟客往來，蘭芬戀住賈書，不肯另留別客。遂日將賈書留在這裏住宿。一切薪水日用，總靠着賈書過活。蘭芬與賈書，是一刻難離，較之在喜鳳家做分賬，萬分安樂。蘭芬於閒暇時，親手做了一對耳枕，送與賈書。接過來一看，是大紅外國緞，元色絨，繡了十四個字，是「情隨錦線時交頸，意送金針常並頭。」用大紅絨，繡了兩方篆字圖章，一方是「同心合意」四字，一方是「蘭芬特贈」四字。賈書見這耳枕，繡得字跡端方，筆畫工楷，當爲至寶，帶回家內珍藏好了。再說蘭芬由喜鳳家動身後，金如玉就坐了小轎，往乾娘家去了。宋中去告訴金小寶，房子已經弄定，傢伙業已借備現成。小寶遂同宋中，將賬算明，把了出房禮。那裏有個僕婦王媽，情願跟去。小寶應允。王媽代將房子一切物件清理，喊到了小轎，與小寶乘坐。挑夫挑着行李物件，離了喜鳳家。宋中跟隨小轎到會香里新兌的那房屋門首，小寶下了轎，進內。宋中早已央人，將房內打掃潔淨，將涼床安好，擺了桌椅。挑夫將行李物件挑進，交與王媽查明收下。宋中開發了轎夫挑夫錢文去了，叫人去買柴米魚肉等物，吃了晚飯，將喚的人辭去。宋中途常在這裏住宿，並不回家。這一日，小寶的母舅到了上海，先到喜鳳家裏，那裏指引他到會香里，問到小寶家內，留他吃飯住宿。次日，向小寶要六十元一年的捆價；若不依允，就要將小寶帶回家去。小寶聽了大怒，與他母舅吵鬧，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二十六回

### 贈金釵姊妹喜重逢

### 修墳墓姑媳爭閑氣

話說小寶的母舅，姓張名三，到了上海，在小寶家內吵鬧，疑惑他跟人住了，故此開口，就要六十元一年的捆

價若不依允，就要將小寶帶回家去。小寶道：「你莫疑惑我，此刻跟人住了家了，發了大財，實是因戴大老爺禁娼，喜鳳家剪門，我沒處安身，承宋老爺情，同朋友借的房子，讓我暫居；又貼補我薪水，敷衍過活。我在上海這幾年，累下一二百元債務，如今你要帶我回去，我是求之不得。你代我將債還清，跟你回去，免得我在外吃苦現形。」

吵了數日，宋中做好做歹，把一百塊洋錢與張三，叫他寫一張賣紙，聽小寶自便，嗣後斷絕往來。張三依允。宋中將代鄴武料理各事所賺的銀子，拿了出來湊着，換了一百元洋錢，把與張三。張三寫下賣紙，將洋錢拿回蘇城去了。小寶從此，死心實意跟隨宋中，遂將自己的積聚私下銀子，總共拿出，交與宋中去放生息，貼補薪水。宋中擇日備了酒席，請賈書、蕭化、陸蘭芬、金如玉。他們知道小寶要跟着宋中從良了，各人送了賀禮，齊到新宅，聚談了一夜。酒闌席散，方纔回去。宋中因小寶業已跟他從良，不便仍呼先生的話，因為他乳名四貴，故以四娘稱之。又到家，將小寶跟他從良這話，稟明父母。他父親宋同，因為娶媳，尙未生育，聽了這話，十分歡喜，擇了吉日，喊了乘小轎，將小寶帶回家中。小寶拜見了宋中父母，把了見面禮。小寶向僕婦道：「請大奶奶出來，讓我拜見。」

那知杜氏推病不肯出來。宋中父母，將小寶留在家中，頑了一日，吃過晚飯，方纔坐了小轎回來。宋中自此，常在新宅，同小寶住宿。將家中妻子杜氏，視為陌路。逢時過節，回家去拜見父母便走。小寶也算終身有托，這且不表。再說大凡衙門一切案件，皆係虎頭蛇尾，那禁娼的公事，各家堂名花盡使費，喜鳳家復又開門，仍將金如玉接回。蕭化舊情不捨，還是常在他那裏住宿。蘭芬住在寶善街上，靠着賈書貼補薪水，也可過活。蘭芬吃烟，每日要到四更時分，方纔睡覺，到交午起來。賈書是常在那裏住宿，蘭芬開燈吃烟，賈書就睡在那邊。蘭芬將烟燒好，安在鎗上，將鎗遞與賈書道：「你吃一口頑頑。」賈書道：「我已經戒斷，不應再吃了。」怎經得蘭芬逐日鬧着，笑着，揷着，賈書吃這麼一口兩口，不消數日，又將烟癮吃復原了。這日午飯後，蘭芬正開了燈，與賈書對鎗過癮，外面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一二歲的婦人，身穿舊布衫裙，漿洗得乾乾淨淨，帶着一個十三四歲一個男孩，走進



門來，蘭芬的婆戴氏正在拿了一副紙牌，在桌上拿對子消遣，那婦人走到裏面，看見戴氏，便叫道：『太太！多年未曾，你可認得我了？』又教那帶來男孩喊婆婆。戴氏凝神望着那婦人道：『你可是大姨奶奶？』婦人說道：『真正不錯。』戴氏望着蘭芬房內喊道：『二姑娘！你家大姐來了！』蘭芬在房中聽着，連忙立起身來，走出房外一看，見是他個胞姊。他嫁與林家爲媳，因蘭芬許與藍家做養媳，被戴氏帶到清江，因些十數年未通音信。今日姊妹相逢，抱頭大哭一場。蘭芬將林大娘請至房內，賈書告知，彼此見禮入坐。林大娘叫那帶來的男孩喊蘭芬『姨娘。』蘭芬喊大娘道：『姐姐如今幾個娃子？』林大娘道：『已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這一個是第三的。今年十三歲。』兩人各訴離情，賈書喊僕人辦中飯。林大娘道：『已經吃過了中飯。』賈書叫人買了點心，款待他母子，起身來，向林大娘道：『少陪。姨奶奶請在這裏談談，吃了晚飯回去。』蘭芬道：『你到那裏去？』賈書道：『有點小事，辦畢就來。』蘭芬道：『你早些回來，莫要在別處耽擱。』賈書答應，辭別林大娘去了。蘭芬向林大娘道：『姐姐，你怎曉得我回上海，住在這裏？』林大娘道：『自從你到清江，那先幾年，問問清江來的熟人，還曉得你的消息，後來這幾年，連信總問不出一個來了。我不怕妹妹見怪，諒必今生難以重逢，做姐姐的，是無日不想，無日不想。前日偶然站在門首閑頑，有那前日做過鄰舍的汪奶奶，他如今在各堂名裏做鞋子，他告訴我，說是你回了上海，住在這裏，我纔知道。晚間你姐夫回來，將這話告訴他，你姐夫聽見你回來，歡喜了不得，趕着催我來看看，所以今日帶你的姨姪，問到這裏來。但不知妹妹這十數年來，光景如何？妹妹夫可好？可曾恭喜你生個女兒麼？』蘭芬嘆了一口氣道：『姐姐做妹子的苦楚，說來話長。自從七歲，我家婆太太將我帶到清江教習彈唱，也不知受了多少打罵，到了十三歲時，就逼我留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氣。在清江開個堂名，家中却有十幾個夥計，生意原不壞，無奈你家姐夫同他哥哥，又嫖又賭，又吃大烟，亂回家內夥計睡，鬧出了許多事來，打了幾場惡官司，欠下人家一千多吊債務，牢門開了。今年春間，一家溜到上海，又把我送到新清河坊喜鳳家內，借

了十千錢印子錢，做鋪蓋，就在他家做分賬。虧得遇見這纔在這裏姓賈的，一切照應。後來外面鬧禁娼，又是賈老爺尋的房子，買的傢伙，叫我們婆媳住在一處。你家妹婿，又硬着不肯來家，他一個人住在客寓，每日風雨無阻，要拿二百錢出去吃鴉片烟，要的衣服，都不算賬。幸虧我沒有現形，養一個兩個。如今家裏開這兩扇門來，柴米零用，我自己又要吃烟，這賈老爺也有兩口烟，養一兩土，只好敷衍四天，算起來連你妹婿，每日要一千多錢，才得過去。現在我時常有病，不能留客，若不遇了這姓賈的，我却不知弄得什麼光景了。這些年來，未曾會見姐姐；不知姐夫近日光景如何？」林大娘道：「妹妹再也莫提我的事了；你姐夫考武，下了幾回泰州，沒有進學，後來我家公死了，殯葬一切，累下好些債務來；姐夫了憂，武又考不成了。良不良，莠不莠，無行無義，坐吃山空，將家中折賣罄盡；又有三男一女，就靠着我漿漿洗洗，做點針指，敷衍過活。前日聽你到上海，我就歡喜的恨不得立刻飛在這裏。一則你我姊妹未曾會同你談談，二則來想同你商議，借幾個洋錢，與你姐夫做個本錢，好做個什麼生意。論理今日纔會見你，本不該說這些話，實是不得已。」蘭芬道：「你我同胞姊妹，今日重逢，埋當不要姐姐開口，送你幾塊，纔是姊妹情分；無奈我並不是發了財回來，如今算如打敗將，溜回來的。到了上海，若不是遇見這姓賈的，不知弄成甚麼樣子了！如今就是靠着他人，他又不是做財主，只好敷衍度日，現在並無餘錢。姊姊！你莫多心！看你現在光景，大約也是拮据得極。」遂在頭上，拔下一枝金如意，遞與了林大娘，手內道：「妹子實是並不寬餘，你拿了去換的，把與姊夫添補幾個本錢罷。」林大娘接過去道：「等你姊姊手頭稍爲寬餘，弄了還你。」蘭芬道：「自家姊妹，不必說這些套話，但願妹子做得來，就貼補一些，這有何妨？還要問你，山長子如今在那裏去了？」林大娘道：「再莫提了！從前他在南京做三尾子，以後到上海，住在我家，有十多日。家內娃子，舅舅長，母舅短，臨動身的時候，多謝他，奴娃子把了一百錢，那知從此一去，自今杳無音信！」蘭芬嘆道：「爹娘苦了一世，生得姊妹三人，弄得東拋西散，我在外面，漂流了十多年，今幸回了上海，原指望姊妹可以常常相聚，

那知他杳無音信，不知他死活存亡。他若有個長短，豈不是何氏門中要絕後了？我自從到了上海，打聽不出你兩人消息。今日幸喜會見了你。我久欲到父母坟上掃祭，又記憶不清，難得今日你來到這裏，我早晚等你空閒到此處來，同我到父母坟上去走走罷。」林大娘道：「後日清晨，我來同你去就是了。」遂向他兒子道：「三子夥兒，我同你回去罷。」蘭芬道：「姐姐，你在這裏吃了夜飯再回去。」林大娘道：「黑夜不好走路，改日再來擾你罷。」蘭芬又拿了一百錢，把與三子道：「窮姨娘這幾個錢，拿出買糖吃罷。」三子接過道：「多謝姨娘。」林大娘辭別了蘭芬同戴氏，帶着三子回家去了。到了晚間，賈書來了，蘭芬就將林大娘借錢，將金如意給他的事告訴，賈書聽了點點頭，並未言語。蘭芬道：「後日早間，你同我去喊部馬車，同我到我家父母墳上去上墳，還要同我買個紙箱，買些紙錠。」賈書道：「車是我叫，後日我還有事，你自去罷。」蘭芬道：「本來是我不是，你乃買大老爺，是個頑友，何能變尊，到我家坟上去呢？」賈書見蘭芬生氣，方纔答應同去。次日，買了一個黃紙箱子，裝滿了銀錠。到了後日清晨，賈書着人叫部馬車，到蘭芬家門口等候。蘭芬是黎明時起來，梳妝方完畢，林大娘帶着三子來了。到了蘭芬房裏，賈書蘭芬招呼他入座。賈書叫人買了點心，四人用畢。賈書蘭芬每人吃了幾口烟，就將烟燈烟槍，用口袋裝起，邀請林大娘母子，帶着高媽，提着水烟口袋，大烟槍口袋，拿着黃紙箱子，上了馬車。賈書吩咐開車，過了陸家濱，一徑到龍華灣進口，朝西北首停車。蘭芬父母坟，就在龍華。蘭芬跟隨後邊，三子指引到了坟前。賈書看見，只有一個坟塚，坍塌不堪。蘭芬大娘見了坟塚，放聲大哭。賈書叫高媽將紙箱放下，同三子到看坟塚內去，叫看坟人前來。那人姓田，名叫田銃子，聽得呼喚，趕着帶了大紙煤，拜墊，肩着鐵鍬，到了坟前。叫過衆人，將拜墊紙煤放下，用鍬挖了一個坟帽，擺在蘭芬父母坟塚之上。林大娘蘭芬三子，總磕頭了。賈書也拜過了，叫三子將大紙煤吹着，將黃紙箱點着。但見火光燦燦，頃刻間那箱子，同着裝的銀錠，總焚化過了。蘭芬向田銃子道：「你代我將坟包好，要多少錢呢？」田銃子道：「你把一千錢。」蘭芬道：「我也不能少，把五百錢

與你。』田鏡子不肯，賈書又添了一百錢，田鏡子方才應允。又問了蘭芬家住處，言明將坟包好，再去拿錢。賈書又把七八十錢與田鏡子，田鏡子接了，拿着拜墊，肩了鉄鍬去了。賈書引着蘭芬們，離了坟墓，到了虹橋東首，走到一引小酒館，揀了一張大方桌坐下。此時方才交午，尚未有人來吃酒飯。賈書同蘭芬先到店東王二娘房裏去，開燈吃烟，吩咐弄菜。等他二人過了癮，邀請林大娘母子，用過酒飯。賈書蘭芬又到房裏吃烟，叫高媽坐下來吃飯。等高媽吃畢，賈書吩咐高媽，將烟具收了，關照王二娘寫賬，同着蘭芬們，仍復上車，到張家庵，靜安寺，各處游玩。用過茶點，已到傍晚時分，將車放回，到了家裏，開發車錢。蘭芬留林大娘母子，吃了晚飯，告辭回去。過了數日，田鏡子回到蘭芬家裏，說是坟已包好，蘭芬把六百錢與田鏡子，又要了幾十文酒錢，田鏡子拿着去了。到了晚間，蘭芳正與賈書在房裏開燈吃烟，蘭芬的婆戴氏，在堂屋裏自言自語道：『我家老鬼的坟，在梵王渡地方，我們離了上海多年，未曾上坟。今日回到上海，我說過幾次，想必要打幾個包子，帶幾百個銅錢，到坟上走走，總沒人買我的帳。今日自己曉得上娘老子的坟，就有了錢了，自己的父母就要緊了，我說的話，就當着耳邊風了。』儘管在那裏咕咕咕，蘭芬聽不耐煩，就在房裏道：『你家坟，有兩個大兒子，你老人不同他們說，在我跟前咕咕略略，做甚麼？我將父母遺體賣錢，養活你一家人口，就是我代我家娘老子包一包坟，也不爲犯法。且現在我身上，又沒有多少客，如今一切事件，算是全靠了賈老爺。難道他在外面，還管你家穿吃，還管你家這件事情？你老人家偌大年紀，話這些不講理的話。』戴氏道：『我的兒子，若是有得用，尋錢養家活口，到不能讓你堂客，陪別人睡覺了！你代父母包坟，原不能阻你，也要想到我家來的時節，我家老鬼怎樣疼你！你如今有了本事，自己能賺錢，就一苗帚，掃得乾乾淨淨。我不過見你代娘老子包坟，我想起我家老鬼，他養的兒子沒用，我辜負說了這幾句，你就生氣，將來還不能開口呢。』蘭芬仍欲與戴氏辨白爭吵，賈書趕忙攔阻，走出房來，向戴氏道：『太太，你也不必說，總怪沒錢，蘭姐若有餘錢，上人坟墓，那分彼此，他早已辦了。如今家內不必有傷和氣，明日

我帶幾百錢來，讓你老人家上坟去就是了。」戴氏聽了這句話，向賈書道：「既是老爺吩咐，我老媽媽子就遵命不說了。」賈書仍到房裏吃烟，用過晚飯，仍在這裏住宿。一宵已過，到了次日午飯時分，忽然聽得外面來了一個老婦人，找尋蘭芬。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貧賣女

藍小姑好色勾郎

話說賈書正同蘭芬在房裏吃烟閑談，忽聽得外面有個老婦人聲音，來找尋蘭芬。到了堂屋裏，高媽問他姓名，何處來的，找我家奶奶做什麼？那老婦人道：「我姓楊，從前與你奶奶做過鄰居。今日聽得他回了上海，我來看望他的。」蘭芬在房裏聽見聲音熟識，就站在房裏將門帘揭開，往外一看，認得是從前做過鄰居的楊老太，如今約有六十多歲，遂迎出房外道：「你老人家，可是我的楊老太？」那老婦定睛將蘭芬一望道：「你可就何二姑娘？我的姑奶奶！如今長成這等縹緲模樣了！我老媽子，若是在別處會見了你，還認不得你呢！」蘭芬將他拉到房裏，楊老太看見賈書，向蘭芬道：「這可是二姑爺？」蘭芬道：「這是賈老爺，你老人家請坐，不必問。」高媽獻了茶，裝過早烟，蘭芬與他兩下談談多年離情，叫人買了點心來，又款待留他吃中飯。閑談半日，知道蘭芬並未生育，遂向蘭芬道：「姑奶奶，我娘家住在那裏，有個鄰居姓王，丈夫死了，遺下了四個女兒。大些的三個，總把與人家做養媳婦了；如今還有一個小的，今六歲，生得面貌不醜。家中養活不起，王大娘要想把與人家養活，只要幾千文錢。姑奶奶，你何不花幾錢，把這娃子弄得來明日養個大頭大臉兒子，我老媽子過來吃蛋。」蘭芬聽了這話，一時豪興道：「楊老太拜託我去說，不拘那一日，將那小女兒帶來。我看若果然不醜，我要就是了。」楊老太答應道：「是了，多謝你姑奶奶。」辭別去了。賈書向蘭芬道：「你纔說要買娃子，倘若這老媽媽子帶了來，你看中意了，千萬不可說是你買，只好說是外路人買的。你們這等人家，不應花了錢鈔，代人家白養。」

人到了日後，纔將娃子有了眉目，親生父母，鬧來要人。我眼睛裏也不知見過多少。」蘭芬道：「我曉得。」過了數日，楊老太同着一個鄉村婦人，約年四十餘歲，衣服襤褸，抱着五六歲小女孩，到了蘭芬家裏。楊老太太走進房內，悄悄向蘭芬道：「姑奶奶前日所談之事，今日他母女總來了，你到外面去看看。」蘭芬聽着，拉着買書，走出房外，看見一個鄉村婦人，呆呆坐在堂屋裏，傍邊坐着一個小女孩，並沒疤痕，却生得討人歡喜。雙瞳眼，長眼睛毛，面容小瘦，大約是因家中飲食，不能依時安頓。那大腳婦人看他出房，立起身，喊了一聲：「老爹奶奶請坐。」蘭芬向那女孩道：「你今年幾歲？」那女孩道：「六歲。」蘭芬道：「乳名叫個什麼？」那女孩兒道：「我叫轉子。」蘭芬道：「你可出過天花？」那大腳婦人道：「三歲時就恭喜過了，託菩薩，到是六日紅。」蘭芬看了那女孩，滿心喜，到房裏，抓了些果子出來，把與那女孩子吃，又叫人買點心，款待他們吃畢。楊老太道：「姑奶奶看了，可中意？」蘭芬道：「娃子到也罷了，並不是我要。有個外路客人，托我買的，斷絕往來，不知他要幾文錢？」楊老太道：「向我說要八千錢，一刀兩段，白紙做事。」蘭芬道：「與他四千文罷。」楊老太向王大娘說知，王大娘嫌少，不肯。楊老太再三說合，叫蘭芬把六千錢作成，王大娘方纔應允。到街房上，央了一個測字先生，寫了一張賣紙，上寫着：

「立賣親生女文契人王門張氏，因情夫故無子，鮮親乏族，遺有幼女，乳名轉子，現年六歲，四月初四日卯時建生。年歲荒歉，家貧無力養活，今情願挽鄰說合，立筆據，賣與過客老爺名下，當得身價大錢六千文。正白賣之後，斷絕往來，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買主領回撫養，日後長大成人，聽其爲女爲婢，或自收房，或另擇配，均與王姓無干。此女並非受過他人聘定，以及指腹割襟，換杯過房承繼等情，如有親族人等，出爲異說者，係出筆人一面承管，與買主無涉。今恐無憑，立此出賣親生女文契，永遠存照。」

後面寫着年月日期，遞與買書，將賣契看望過。王大媽含着眼淚，打了手巾，楊老太立名作中，也畫了十字，將

賣契交與蘭芬收。起蘭芬將六千文把與楊老太轉交與王大娘用一條破藍布圍裙將錢包裹好了背在肩上一目含淚，向着那小女孩子道：「你在這裏頑頑，我在街坊上去買果子來，把與你吃。」那小孩不肯讓王大娘走，拉着他的衣襟，哭哭啼啼。王大娘硬着心腸，將那小女孩子一推，將六千錢背着去了。蘭芬留住楊老太吃了午飯，把了一千錢謝儀。楊老太袋了，往家中去了。那小女孩子見楊老太走了，更加啼哭。蘭芬將他攙到房裏，又抓些果子茶食，百方哄嚇，方纔住哭。代他重新辮子梳梳，換了紅紮辮，洗洗臉，搽搽粉，趕着叫成衣做了新衣服來，週身換了，將他身上破衣褲收藏好了，又叫高媽替他做雙新襪新鞋。賈書代出取了一個名字，喚個桂仙，從此合家衆人，總喊這小女孩子桂仙。過了數日，桂仙已熟慣了，並不啼哭，夜來跟着高媽睡覺。賈書每晚無事，用紅紙裁成方塊寫字，教桂仙認。那知他天性聰明，每日可以認一二十個字；次日再把他認一字不忘。因此賈書同蘭芬將他愛如掌上珍珠。那一日林大娘做了一雙鞋子來，送與蘭芬；到了這裏，看見桂仙，問其原故。蘭芬叫桂仙喊大姨娘，訴知來由，又央林大娘代做一雙裹脚的布鞋，好代桂仙裹脚。臨行之時，蘭芬瞞着了戴氏，把數百錢給與林大娘，辭別去了。林大娘時常往來，蘭芬是不拘多少，總要貼補他些。那林大娘代桂仙將鞋子做成，送到蘭芬家裏。賈書取過歷日，譯好了黃道吉日，代桂仙裹了脚。戴氏因林大娘常來，知道蘭芬不無貼補，時常尋事吵鬧，已非一次。瑣事難以贅敘。這一日午後，忽然外面來了一乘小轎，跟隨一個挑夫，挑了一担行李，問到蘭芬家門首。那小轎內坐着一個女子，年約二十餘歲，下了小轎，進入裏面，到了堂屋裏，那挑夫也將行李挑了進來。高媽趕進房來送信，蘭芬走出房來一看，乃是蘭芬的小姑，名叫愛林，向在清江堂名裏做生意。如今因蘭芬們一家兒，總離了清江，到了上海，他趁着便船到申，在大東門碼頭，叫了小轎來的。蘭芬與愛林彼此相呼過了，請他房裏去坐。愛林進了房，看見賈書，便問蘭芬道：「這位老爺尊姓？」蘭芬道：「這位是賈姐夫。」愛林遂請叫過賈書，方纔坐下。蘭芬將轎錢挑夫的錢，開發過了，吩咐高媽將行李查點收下，挑夫們拿了錢去了。戴氏在房中聽

見愛林來了，也到蘭芬房裏。愛林看見母來，母女相逢，各訴別後離情；談了半會，戴氏出房去了。賈書看了那愛林年紀，却與蘭芬彷彿，不似蘭芬風騷，一臉的烟色，一雙足也比蘭芬大着好些。蘭芬叫愛林到床上，與賈書對鎗過癮；又吩咐高媽，將對過房裏收拾潔淨，將愛林的行李拿了過去，鋪設床帳，好讓愛林宿歇。過了數日，這一日午後，蘭芬在堂房裏與戴氏說話。賈書開了燈，在蘭芬床上吃烟，見愛林走進房來，賈書道：『愛小姐你來吃烟。』愛林道：『姐夫請！』遂走至床前，並不向那邊沒人睡所在的去睡，反睡在賈書身上，將臉靠着賈書臉上。却好賈書拿着烟鎗，上有安好的一口現成烟，愛林就將烟鎗搶過去，啣在他口裏，就着烟燈便喫。賈書道：『你要吃烟，睡那一邊去了？你睡我身上，設若醋罎子走進房來看見，豈不鬪氣？』愛林道：『你又不是他買定了的，難道我就巴結不得你嗎？他在清江，也不知勾了我多少好客，我從來未曾同他說個甚麼閑話。我們姑嫂是極好的，只要你放大了胆，他也不好意思吃我的醋。』愛林口裏說着，手裏就將賈書腿上左指右指，弄得賈書騷癢，閃讓不及，兩人滾在一堆。蘭芬在堂屋裏，看見愛林進房，原不介意。此刻聽得房中兩人嬉笑之聲，心中生疑，就不與戴氏說話，揭起門帘，搶一步走進房裏，看見愛林在床上，伏在賈書身上，不由得心中大怒，遂向愛林道：『妹妹！你不必鬼鬼祟祟，我代你做媒。』愛林只認他是句好話，微微一笑。那知蘭芬走到床前，將愛林一推，騎在賈書身上，揪住賈書耳朵道：『偷嘴貓兒打不改。平時你在別處地方，偷雞摸狗，我說你兩句，還在我面前賭咒發誓，同我洗清狡賴。今日人賊現獲，賴不到那裏去。你們兩人，既然有心，我也不做惡冤家。你我好來好散，從今日起，你另外尋所房子，將他帶了去罷。唉！罷了，辜負了我的心了。我爲你這麼一個人，不知受了我家婆婆，同我丈夫多少閑氣。莫說別的，單是我月經來的這時候，留你在這裏過宿，他們說多少閑話；你不在這裏的時候，我爲你背地裏，同他們吵多少，鬧多少，也不過要買你的人心。那知你平昔在我跟前說的那些話，總是假的，哄得我信以爲真，將別的客總冷落盡了，恭維你一個人，實指望和你天長地久。那知你見好愛好！』說着，在賈書



頭顱上亂碰，滾來滾去，鬧得無休無歇。賈書百般剖白，蘭芬怎肯相信？愛林見蘭芬這般光景，白覺沒趣，跑到戴氏房裏，說了些半邊詞語。戴氏庇護女兒，趕到堂屋裏出來，說蘭芬許多不是，誣我愛林，若不得他在家裏，一派蠻語。蘭芬聽了，更加氣惱，哭哭啼啼，鬧了兩日。賈書賭咒發誓，百般安慰，俯就蘭芬，氣纔漸平。愛林在這裏蹣跚不安，同戴氏商議，叫將他送上蘇州去做生意。戴氏又同蘭芬吵鬧，要盤纏動身。賈書備了數千錢盤纏，暗地裏又送幾塊洋錢與戴氏，纔同着愛林蘇州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 情切切蘭芬探病

### 意綿綿賈書贈詩

話說戴氏帶着愛林起程，往蘇州去了。蘭芬算是拔去眼中針，纔算安靜。賈書仍是照常在這裏住宿。因賈書家先人週忌，家中延請僧人拜懺，音樂饒口，施食放燈。蘭芬聞知，定要去頑。賈書不好相推，到了那日黎明，蘭芬就起來，梳洗打扮，換了衣服簇簇新，喊了一乘小轎，與桂仙坐着，叫高媽備了禮物，到了賈書家門首，下了小轎，攙着桂仙，進入裏面，賈書同李氏妻子，接着蘭芬，先在供的容像前，禮拜過了，與李氏見禮，叫桂仙喊李氏乾娘。李氏答應，邀請蘭芬坐下。家中老媽獻茶裝烟。高媽將禮物送上，賈書全收了，開過力金橋錢，擺了四盤點心，款待蘭芬。桂仙吃。李氏知道蘭芬吃烟，趕忙叫老媽在房裏開了燈，邀着蘭芬進房過廳，談了幾句客套。蘭芬是久在烟花中人，言語豈有不會奉承？因此李氏甚爲喜歡。頑了一日到晚間，看那些應福僧人，關燈跑方，變施，甚是熱鬧。又看着和尚拜臺，上了台，蘭芬就要告辭。李氏那裏肯讓他走，再三留着蘭芬，在家裏住宿。頑了幾日，纔讓他回家。臨行之時，又拿了繡花荷包，內裏放着小銀一錠，計有三錢，又叫人買了四色，點了幾枝安息香，喊了小轎，送蘭芬回家。從此蘭芬閑時就到賈書家，與李氏談話，彼此酬些時新禮物，往來甚密。一日，蘭芬正在家中閒坐，外面來了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男子，乃是蘭芬的胞兄，姓何，乳名叫長山子，由安徽省回來。林大娘叫兒子，將

他送到蘭芬家裏。姊妹重逢，悲喜交集。蘭芬就留着長山子在家宿歇，款待他的飯食，還要把錢他零用，剃頭洗澡。蘭芬此時，因出外多年，回到上海同胞姊妹三人，幸得重逢，骨肉團圓，滿心歡喜。那知樂極悲生，賈書腿上忽然患了濕熱流水症，不能行走，睡在自己家中。蘭芬聽了此信，心中十分着急。明日清晨，就往賈書家中探視，親自代賈書煎藥，煎水洗腿敷藥，不賺醃醃。賈書的妻子李氏，素與相得，今見蘭芬煎藥敷藥，更覺放心。蘭芬一片真心，服侍賈書，更比李氏倍加殷勤。只因桂仙在家內，怕帶了來，賈書生煩，因此不放心。蘭芬每日，總是早去晚歸。一連去了約有十日，賈書腿患，方纔漸漸好了，在家調養。蘭芬纔放了心，隔一日前去探視。又過數日，賈書腿患全愈，能於行走。這日，在家中吃了午飯，慢慢走到蘭芬家中。桂仙、高媽、何長山子看見了他，總迎着上前，請叫問候。蘭芬迎至房門外，猶如半天見月，十分歡喜，挽着賈書的手，進房入坐。高媽跟隨進房，獻茶裝水烟。蘭芬道：『恭喜你貴恙全愈了！可曾用過飯呢？』賈書道：『托福！已經全好了。適纔在家裏吃過午飯，只因半個月未曾出門，煩悶得了不得，所以踱到這裏，同了你談談，解解悶。』蘭芬道：『你腹中可餓否？買甚東西來吃？你是病後之人，不要餓了。』賈書道：『適纔吃飯，腹中尚飽，過一刻兒再講。』蘭芬趕着，喊高媽開燈，與賈書吃烟。賈書道：『我在家中忠腿，累你枉顧多次，代我煎藥敷藥，不嫌醃醃，服侍殷勤，我心中甚不過意。在家中調養數日，晝長無聊，撰了一副對句，六首絕句奉贈。』說畢，即在衣袖內，取出裱現成的一副蘋果綠臘箋對聯，另外一副粉紅晒金箋紙，將對聯打開，但只見上寫着：

『鳳鳥不棲無寶』

伶人常唱有情詞』

上款寫『蘭芬僊史雅鑒』，下款寫『太癡書生贈』。又將那一副箋紙，展開來，皆是寫的草字，寫着『戊

戌仲春，友人邀聚清和坊，乍晤蘭芬女史，見其豐姿綽約，體態溫柔，儼似良家粧束，絕無烟花俗態。及聞筵前清歌妙舞，真令人心悅神怡，與余清談半晌，承蒙青眼，訴以肺腑，遂與訂交。屈指二載，朝夕盤桓，殆無

虛日已亥孟秋，偶因腿患臥榻，蘭卿日逐枉顧，親煎湯藥，洗敷瘡患，不嫌醜來，不辭勞苦。今幸患痊，在家調養，晝長無聊，戲占六絕以贈，並希雅正！

其一

年來生怕惹相思，邂逅相逢不自持；應是夙緣前註定，豈關一見便情癡！

其二

椿萱早逝情誰憐？（蘭芬少失怙恃）卿別申江十二年。（蘭芬本是姑蘇人，爲其姑帶往清江十二年，方來申）若使當初便識面，髫齡尙未整花鈿。

其三

梨花如面柳如腰，蓮步輕盈舞袖飄；最是酒酣羞怯怯，可人醉目不勝嬌。

其四

憐卿鎮日感春山，常傍粧台淚自潸；底事傷懷無一語，却緣家事許多艱。

其五

我嗟患病苦相磨，旬日勞卿幾度過；自信待卿情甚薄，卿何爲我太情多？

其六

愧無金屋貯嬌娘，辜負卿卿一片腸；若果深情真眷戀，相期來世結鴛鴦。

蘭芬道：『你在家中患腿，我一聞此信，嚇得手足無措。雖是每日親往你家去，晚間回來，我總記望着你，也不知望空燒了多少香，許了多少願，那有一夜放下心腸，睡得着覺。如今托天庇佑，恭喜你患已全好，改一日，我請大香大燭，將允下來的願還了，保佑你嗣後無災無難，承你愛厚，送我詩同對聯，可惜我認不得字，你念與我聽。』

「賈書叫人先將對聯挂起，就將對句同六首七言絕句，逐一講解。蘭芬聽了，十分歡喜，遂向賈書道：『你快些將這詩句送到裱畫店，裱糊好了來，讓我掛在房裏，你慢慢逐句教我念熟，我閒暇時，也好念念解解。我雖不通文理，聽你那詩句內，有甚麼「和期來世結鴛鴦」之句，我等不得到來世，只要你誠心愛厚我，你不拘弄出多少洋錢，買一個人與我丈夫混飯吃，我跟你回家去，豈不是今生結鴛鴦了？何必說些頹喪語句呢？』賈書道：『我因在家調養，晝長無聊，胡謔了這幾句大略書詞，聊爲解悶。何能作爲字畫對條掛起來？被人看見，還要將牙齒笑下來呢！』蘭芬道：『我不曉得是好是歹，我聽得你念得貫通好頑，你代我送去裱就是了。』賈書道：『你一定要叫我獻醜，我帶去送到裱畫店，叫他裱好了，再帶來讓你好掛，讓你開心，讓我被人笑罵。』蘭芬道：『掛在我的房裏，有誰人看見笑你呢？』賈書將桂仙喊到房裏道：『我十日未來，你認的字，大約總忘記了，你且將這對聯上的字，看看有幾個字認得，逐一念與我聽。』桂仙細細一看，凡是曾經認識過的字，他總認得；這副對聯上，竟認得七八個字。賈書甚是喜悅道：『我只說你將所認的個字，沒人每日盤你，諒必要忘記了；那知你一字未忘，有如此聰明，可惜是個女子。』遂在順袋內，抓了幾十文與桂仙道：『拿去買果子吃，用心認字，我纔歡喜你呢！』桂仙拿着錢，笑嘻嘻的，往堂屋裏頑耍去了。賈書吃了幾口烟，蘭芬叫人買點心與賈書吃。下午晚間，就在這裏吃晚飯，住宿過了數日，戴氏從蘇州回來，下了小橋，到了裏面，戴氏哼聲不住。蘭芬聞知，趕着出房，到了堂屋，向戴氏道：『太太因何這般光景？』戴氏道：『我把愛林送到蘇州，在胥門內航船港鴻福堂裏做生意。我因爲有病，纔回上海來的。』蘭芬代戴氏開發了蘇州來的船錢，並小橋挑夫錢文，請醫生代戴氏診脈，無非是受涼停滯，服藥調理一個多月，方纔全愈。光陰迅速，早又殘冬歲底，一切過年費用，皆是賈書備辦。到了除夕這日，賈書將蘭芬合家押歲禮物，輕重不一，纔開發清了晚間與蘭芬吃過守歲酒，將這裏各事辦好，到四更時分，賈書方纔回家。中元日午後，賈書就到蘭芬家裏，高媽等二人，看見賈書來了，忙點放旺鞭，道了個

喜。賈書走至裏面，戴氏同他大兒子吳大，並何長山子，總向賈書道喜。賈書進房，看見房中地下，烘烘一盆炭火，桌上點了一對大臘燭。蘭芬迎着賈書，互相道喜，將桂仙喊到房裏，向賈書磕頭道喜。高媽獻上洋糖元寶茶，擺了果盒，蘭芬將盒內糕糖、桂圓、棗子、花生、瓜子，抓了敬賈書，又說了許多吉利話。甚麼高、高、爽、爽、甜、甜、蜜、蜜，元元發發，早生貴子，長生不老，殿瓜綿綿。賈書吃了一個元棗，拿出幾塊角子，與戴氏、吳大、何長山子、高媽、張二進財，將一塊洋錢與蘭芬，轉把與他丈夫吳二，把了一塊洋錢與蘭芬進財，又把了幾個角子與桂仙買果子吃。蘭芬喊高媽將烟燈開了，邀請賈書吃烟。晚間是十二碟一鍋，蘭芬陪着賈書吃了酒，就在這裏住宿。到了十三日上燈日期，賈書到洋涇橋，買了幾盞走馬燈，一盞鯉魚燈，與桂仙點了頑耍。元宵這日晚間，賈書又買了兩盒烟火，同各色花炮、流星、九條龍、垂楊柳、線穿牡丹、金子銀台、飛魚兒、賽月明，並幾桶花子，與蘭芬飲酒慶賀元宵。十八日下麵落燈，到了二月中旬，賈書的眼睛，忽然害起病來，只認是風火，不爲介意。那知到了五六日，兩眼胞腫，猶如大桃子一般，難以睜閉，延醫看視服藥，散藥薰洗調搽，皆無效驗。痛極傷胃，並連飲食少進，睡在蘭芬床上，日夜哼呼。蘭芬着了急，睡到夜靜，用涼水漱了口，將舌尖代賈書嚼餬，眼胞上膿血，直餬到天色將明的時候，賈書覺得眼睜稍爲停痛些，合眼朦朧睡覺。蘭芬方纔不餬。按連餬了三夜，賈書的眼睛，方纔定痛消腫。向蘭芬言道：「我的眼睛，害得只般兇狠，許多膿護住二日，就是結髮夫妻，也不能代我嚼餬，虧你不嫌醜，一連數夜，代我將眼睛餬好。此情銘刻在心，終身不忘。」蘭芬道：「但願你精神強健，交情長久，我就死也甘心。那個要你說這些感情話？」又過了幾日，賈書的眼睛全愈，方能出門行走。時光易過，已到清明佳節，蘭芬預先數日，叫賈書雇了馬車，邀着林大娘母子，同何長山子同到他父母墳上，拜掃清明。這一日，賈書同蘭芬帶領桂仙去看城隍三巡，到了牡丹芍藥開放之時，又叫賈書雇船，同去賞玩。端陽節去看龍舟，他二人真是如魚得水，一刻難離。這一日，賈書正同蘭芬在房中，開着燈對鎗過癮，忽聽得房外來了一人，與高媽講話，不知何人來作甚麼事。且聽下

## 第二十九回

## 背盟誓蘭芬另嫁

## 捲資財如玉回鄉

話說蘭芬與賈書在房中開燈過癮，對鎗吃烟，只聽得堂屋裏來了一人。高媽問那人尊姓，來做甚麼？那人道：「我姓戈，名叫戈仁，在永安街老儀和客棧裏擋槽。我們寓裏昨夜來了一位老爺，是山東人，父親做過宰相，姓盧。他是那一部裏甚麼官，水晶頂子，帶了許多家人，賃了我的寓所，一個獨院住着。今日喊我帶一個手口俱全的小姐，過去談談。我聞得你家蘭芬先生，彈唱俱好，所以過來請他的。」高媽道：「我家先生，是有包戶的，不去應局，你往別家去帶罷。」戈仁道：「我是特意到此來請的，你向你家先生說一句，他去與不去，我等你的就是。」高媽進房，將戈仁所說這些話，向蘭芬告知。蘭芬道：「我自到這裏，並未到那裏出過局，你也不應來告訴我。我不去，你叫他走呀！」高媽正欲轉身回去，賈書將高媽喊住，向着蘭芬道：「你在家中，橫豎無事閑坐，這種過路客，何不到那裏，弄他幾塊洋錢，回來買幾兩土煮袁，也是好的。」蘭芬道：「並非我不肯去，你在這裏，我若是去了，沒人陪你，所以我纔回他不去。」賈書道：「你不必灌些迷魂湯了，高媽！你去問他出多少洋錢局包？」高媽答應，到了堂屋裏，問戈仁：「那姓盧的，曾說出多少局包麼？」戈仁道：「我已曾向那盧老爺講明，是五塊洋錢局包，但是我的回手，却不能照例，要八大的沾沾光。」高媽復又進房，將所說的告知。蘭芬尚在躊躇，賈書向高媽說：「你出去叫那來人先走，說是先生收拾清了就來。」高媽往外打發戈仁去了。蘭芬將癮過足，重新梳洗，換了衣服，叮囑賈書不准回去，坐在房裏等他回來。賈書答應定了，蘭芬這纔坐了小轎，張二拿着琵琶口袋，喊了大曲烏師，跟隨往老儀客棧去了。直到三更時分，蘭芬局散回來，開發過轎錢，向賈書道：「那盧老爺的父親，做過宰相，他是個員外郎，家裏有幾個小奶奶，養了幾個兒子，那大兒子，也是姨奶奶養的，中舉人，中進

士已經點了翰林。這翰林的生母，在兒子進學以後，被這盧老爺，不知因為何事，打發去配了一個成衣。如今這盧老爺，是從北京下來，到清江揚州蘇杭各處，找他父親的門生故舊，打秋風，最喜吃酒，那鴉片烟一口都不吃。同我談了半日，唱了一套大曲，兩個小曲，陪他吃個酒，把了五塊洋錢局包，另外又把了兩塊洋錢與我。『遂取錢來，遞在賈書手裏。賈書道：『你還不肯去呢！如今可以買包士總轂了，省得我想多少心思。』蘭芬道：『我留着做衣服呢。賈書道：『便宜你了。』遂睡下來吃烟，蘭芬平空笑道：『我還告訴你句笑話，他愛我脚小，叫我跟他從良去。』賈書道：『好呀！』只認是蘭芬說的頑話，並不介意。二人吃了一回烟，收拾安息。到了次日，戈仁又來代局，蘭芬叫高媽拿了四百錢，把與戈仁，算是回手。戈仁拿着錢去了。蘭芬重又打扮完畢，又吩咐賈書在家等我，方纔坐了小轎去了。直到四更時分才回，吸了一回烟睡覺。兩人睡在床上，蘭芬向賈書道：『這盧老爺一定叫我跟他，不論要多少洋錢身價，他總情願出的。我所以回來同你商議，可去得去不得？』賈書聽了這話，沉吟半響道：『我若說擋你不去，你現在上海，現今又沒有多少客，不過我在這裏跑跑，論起年紀，我又比你大着十多餘歲，我家中又有妻子兒女，我又不能要你跟我從良，我也不是個財主，無非是把勢局面，糊得好看。此刻將你留下，日後你若發達，不必說了；不如此日，你必欲埋怨我，說我當日有那麼好頭路，多是姓賈的打攔頭板，不讓我去，帶累我今朝受苦。我若說是叫你跟他，第一他是山東人，在京城裏做官，那北邊日子，飲食起居，皆不及我們南邊。你曾住過清江西壩，諒也曉得那些光景。況且你又喫烟，他又不吃，如今他是一時豪興，要你同去，未必能容你喫烟。再者，你昨日告訴我，他將養了兒子，點了翰林的生母，尚且配與成衣，足見此人性情了。承你的情，與我商議，我且不好決斷，只好自己斟酌。如不決疑，可到那廟宇裏去燒香，求條籤，問問菩薩，好歹如何便了。』蘭芬聽了，並未言語，安睡一宵。次日清晨，賈書方纔出了門，蘭芬叫張二，將他丈夫吳二，喊了家來。蘭芬向吳二，並他婆戴氏道：『現在有個人叫我跟他從良，你們划算划算，要多少洋錢身價，纔能讓我走呢？』吳二同他

母商議，要了四百塊洋錢。蘭芬道：「我七歲到你家來，這十數年內，不知代你家尋了多少洋錢，如今總不說了。我叫來人把三百塊洋錢與你們，有了這些洋錢，也可以買兩個人混飯喫了。」吳二搖頭嫌少，蘭芬道：「你不必糊塗了！我的年紀已離三十歲不遠，身上又時有病，還有幾年把勢飯喫呢？你有三百塊洋錢，我去後家裏留下這些家伙等物件，我還有些衣服，算起來還值兩百塊洋錢，還不穀過日子嗎？你若是不肯，我也不勉強。從今日起，就不讓這姓賈的進門，我也不接別客，不喫把勢飯了，情願關起門來，跟你討飯。你們划算划算，那樣便宜就是了。」吳二聽到這話，知道蘭芬心去難留，同他母戴氏商議明白，方纔應允。蘭芬又叫張二將他胞妹林大娘請來，向他說道：「我今欲跟人從良進京，罷罷你我姊妹一場，送你四十塊洋錢，與你們做個生意罷。」林大娘聽了這話，心中雖是割捨不得，又聽得蘭芬把四十塊洋錢與他，因捨不得這錢文，口中雖說何忍分離，心內是求之不得。蘭芬又向他兄何長山子道：「送送我進京，我代你謀一件好事，讓你回家。」何長山子聽得允他謀事，心中歡喜，滿口答應。蘭芬將各人的話，均皆說明。喫過了午飯，過了癮，又喊了小轎，到老儀和客棧，同盧姓將話說明。晚間回來，等待賈書至此，晚飯喫畢，將烟燈開了，二人過癮。蘭芬道：「昨夜告訴你那件事，我今日已經與這姓盧的說定，約在明日成事。六月初四日就要動身。費你的心，明日代我將洋錢拿到錢店裏去，好把我家丈夫同我家姐姐，別人我不委心，你我和好一場，你却不可推却。」賈書口中雖是答應，心中猶如喫大塊冷冰，想道：「却看不出這麼個人，如此狠心。當月初會見我的時候，耳朵上帶的是銅環子，我怎麼幫扶他後來外面鬧禁娼，沒處存身，同我告難，託我代他尋房子，買傢伙，那一件不是我管得他家盛水不漏，如今弄得成了一個人家，穿喫可以不焦不慮。他是那一天不說跟我從良，只因我暫時拿不出如數洋錢，把與他丈夫，代他回去。前日怪我不是撮他出局，如今這姓盧的，不過同他一而之交，就貪圖他有銀錢，忘記了同我這兩三年在一處，發多少誓，賭多少咒，何等恩愛綢繆，一刻難離的相好！我昨日送他六首七言絕句，詩中有『若果深情真



眷戀，相期來世結鴛鴦』之句，那知此言，竟成無意詩讖。此刻我就明白了！大凡烟花中人，任憑甚麼蜜語甜言，總是假的。我此時同他評論幾句，外人間知，只當我因為在他身上，用了些銀錢，此刻見他跟人從良，我不服氣，吐酸心中一恨，罷罷罷！該應我只少欠他這些，已經還清；若非這姓盧的到此，我兩人何能暫時離散？諒來緣滿，由他去罷。』一宿已過，這日盧姓着家人送了洋錢，到蘭芬家裏，交與蘭芬接過，蘭芬遂向丈夫吳二說道：『你去喊一個測字先生來家，將賣紙寫成，我將洋錢與你。』吳二答應去了。蘭芬將洋錢交與賈書，附耳說了幾句。賈書點點頭，將洋錢拿到錢店裏，央櫃內夥計過目，一筆三百元，一筆四十元，拿回家內，擺在桌上，將那餘剩的洋錢，仍交與蘭芬收起。吳二在街坊找着一個測字先生，請到家內，取了筆硯，已將賣紙寫成，念與蘭芬聽了。蘭芬教他丈夫吳二畫字。吳二提起筆桿，望着蘭芬，撲簌簌兩淚交流。蘭芬只做沒有看見。吳二心中一恨，硬着心腸，畫了十字，打了手模脚印，放聲大哭。戴氏同大兒子吳大，並蘭芬的胞兄何長三子，胞姊姊林氏，各人總畫了字。蘭芬就將賣紙，交與那盧姓家人拿着去了。吳二林大娘各將洋錢收起。賈書看見蘭芬事已做成，細想既如此負心，我還有甚麼割捨，不如硬着心腸，由他去罷。在酒館裏買了一桌酒席，挑到蘭芬家裏，晚間代蘭芬餞行。今日他二人雖在一桌飲酒，比往日大不相同。賈書是悶悶不樂，蘭芬是喜形於色。飲酒三巡，賈書向蘭芬道：『罷罷，你和我相好數年，你這一去，享榮華，受富貴，諒必今生不能重逢。我意欲屈你唱個小曲，不知可賞不否？』蘭芬聽了，喊高媽將琵琶取來，接在手內，又叫高媽將腳籃內那一雙未曾穿過的白洋縐顧繡三藍鞋子，拿出來放在賈書席前。蘭芬彈起琵琶，轉動歌喉，唱了一個離京調，其調曰：

『洋縐花鞋三寸大，未曾穿過，送與冤家，冤家留為紀念來收下。我沒奈何，硬着心腸來改嫁。你若想起我，只好看鞋上花，要相逢，除非三更夢裏罷。若要想團圓，今生不能，只好來生罷。』

蘭芬唱畢，將鞋子遞在賈書手裏道：『你收起來，做個憶念罷。』賈書接過去收了，向蘭芬道：『你代我彈個

吉祥草。蘭芬答應，彈起琵琶，賈書遂唱道：

「窈家要去留不住，越思越想越辜負。想當初，原說終身不散把時光度；又誰知你抱琵琶走別路！我是竹籃打水，枉費工夫。爲多情，誰知反被多情誤？爲多情，誰知反被多情誤？」

賈書唱畢，蘭芬將琵琶交與高媽接過去，斟了一大杯酒，奉敬賈書道：「我自從與你相識，承你百般栽培，何忍捨得與你分離？此刻奔這一條路去，是想借盧姓的洋錢，將吳家一斷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然回來，你我再爲相聚罷。」賈書將大杯一飲而乾，又斟了一大杯遞在蘭芬面前道：「但願你此去，白頭到老，勿以我爲念。數年不週之處，望乞海涵。路途保重！我却有一事，甚不放心，你那日過了黃河，上了道兒，每日四更時分，就要開車。你的烟癮，尙未過足，如何是好？」蘭芬聽了這話，方纔落了幾點眼淚，將酒飲乾，即便散席。一宿已過。次日，蘭芬拿出洋錢，托賈書代他買了許多零物等件，又買了一包土，煮出烟來，准備帶了上路。賈書癡情未斷，在真戴春林香粉店內買了一掛百零八粒叭喇薩嗎香串，送與蘭芬。蘭芬接過去，在褲帶上解下一塊白玉佩，送與賈書收起，各自留爲憶念。到了六月初三日晚間，賈書在蘭芬房裏，睡在蘭芬床上，與蘭芬二人開燈，喫了一夜燈。賈書是長吁短歎，蘭芬是一言不發。到初四日黎明時分，盧姓家人，同着轎子前來。蘭芬就趕忙梳粧完畢，換了新衣，向戴氏道：「太太，我去了。」這時候他丈夫、大伯、胞姊、桂仙、賈書，皆在蘭芬房裏。蘭芬連眼稍總未瞟着衆人一眼，只向戴氏說了這五個字，就揚揚的走出房裏。戴氏同林大娘、桂仙，看見蘭芬走出，各人放聲大哭。賈書向戴氏、林大娘啜道：「他都不哭，你們哭個甚麼？只當他暴病死了，就罷了。」蘭芬走未多遠，裝着未曾聽見，同着他胞兄何長山子，出了大門，上轎去了。賈書等蘭芬去後，滿腹煩惱，離了蘭芬家，回歸自己家中去了。再說蕭化聽了蘭芬跟人從良，隨到喜鳳家裏，將這話告訴如玉。如玉聽見道：「噯！這就是蘭姐姐不在了。賈老爺待他還有那一樁兒不好？當日初到上海，那般苦况，若非賈老爺扶持，他一家人口，不知弄成甚麼光景。若論此刻日子，

也穿吃可以不焦，將就過活罷了；那知他如此狠心，竟不念前情，將賈老爺撇下，竟自從良去了！若我像他有這樣個好客，能與我尋房子住家，管我穿吃家用，任憑別人將金銀鋪滿一地，我也不能跟他去的。只是辜負了賈老爺一片好心，只怕蘭姐姐去後，這兩日賈老爺要惱悶壞了。」蕭化道：「我也是這麼想。明日約宋三哥請到這裏來擺酒，讓大哥散散心。」如玉道：「我想着心事，有句話同你商議。」蕭化道：「請教。」如玉道：「我想那時黛玉姐姐、小寶姐姐、蘭芬姐姐同我四人在此，我們同胞姊妹勝似，好不鬧熱，不意黛玉姐姐因鄒老爺弄出事來了，他又自己欠人債務，逼着回家去了；小寶姐姐跟了宋大老爺從良，終身有了倚托；今日蘭姐姐又跟人進京去了，獨自我一人，久在烟花，想來終非良策。却好我的父親前日到此，來拿季錢，我回他說，叫他放我一條生路。我父親先原不肯，我同他已吵鬧了幾日，現在已經同他講定，叫我把二百洋錢與他，寫一張憑據與我，聽我自便。我這數年，雖積聚了些私房，却沒有這些。我想同你商議，幫助我一百塊洋錢。你若可以將我帶回公館，我情願做丫頭，服侍少奶奶；你若不帶回公館，聽你在外面，不拘尋一間半間房子，幸喜我烟戒得大半，只剩了幾口烟了，每日只消數十文錢，就殼了。你若能將我提出火坑，保佑你養一個大頭大臉的小少爺，連中三元。」蕭化聽他這話，又可憐，又近情理，只不過要一百塊洋錢，遂滿口答應。吃了晚飯，住了一宿，如玉在枕邊說了許多蜜語甜言，叮嚀囑咐。次早蕭化起來，吃了煨蓮子，就回公館，取了一百塊洋錢送來，交與如玉收起。如玉道：「還有一句話，要同你說嗎？」蕭化道：「又有何事？」如玉道：「我在我父親前，原說是向人借洋一百與他，並未提出你來。他若曉得你幫我洋錢，就要疑惑你要我從良。你又是個候補道少爺，不知你出了多少洋錢；他又是奇貨可居，這二百塊洋錢，又打不動身了。這兩日，你不要到此間，你自己斟酌，還是將我帶回公館，還是在外面尋房子居住。讓我同父親將事做成，打發他回去；你到第三日來，我就跟着你走。此事你知我知，你勿在別人面前談及，露了風喜。風他們，倘若曉得，又要同你鬧甚麼出堂禮，喜酒等類，不應瞎花錢。」蕭化聽了，心中更加歡喜。

點頭應允，辭別如玉去了。那知如玉等蕭化離了這裏，就同喜鳳算清賬目，將所欠人的零星各賬，開發清楚，收拾行囊，並房中物件，捲捲資財，同着他父親，連夜僱船回蘇州去了。這兩日蕭化忙着尋了房子，將家伙物件，置備現成，又雇了一個老媽，准備伏侍。蕭化到了第三日，興匆匆的，到了喜鳳家裏。三子請他到如玉房中去坐。蕭化纔進了房，看見房中字畫，床上被褥，總是換了。老媽跟隨進內獻茶，裝水烟，另有幾個女妓來相陪。三子道：「蕭老爺貴相知同他父親，回蘇州去了。我另外有代你老爺做媒，不知那位先生有福，巴結得上你老爺呢？」蕭化聽了，十分詫異，大爲掃興，又不便向別人講說，恐人笑話，雖有幾個女妓陪着，蕭化那有心腸，向他們談笑，勉強坐了一刻，立起身來，辭着就走。出了喜鳳門前，往賈書家，尋着賈書，約他在一壺春茶館，各談心事。不知他所談甚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 慶中秋心明染病

## 燒夜香小寶祈神

話說蕭化邀着賈書到一壺春茶館吃茶閒話。賈書道：「我這數年間，我同蘭芬互待的好處，一言難盡！我在家裏患眼，蘭芬每日到我家裏來，代我煎藥敷藥，怎樣伏侍我；我害眼，他每日坐在床上，到五更時分，怎樣代我餬眼睛；平昔日，在我耳邊，怎樣發多少誓，賭多少咒，怎樣說同生共死，一刻難離。故而認以爲真，任情將銀錢花在他的身上，算起來，不知花費了多少洋錢。那知他遇見個姓盧的，帶兩回局，又未落過他交，一旦就跟那盧姓去了。足見烟花中人，任憑他什麼蜜言甜語，總是假的。久未會見你兄弟，不知貴相知可好？」蕭化嘆了一口氣，道：「大哥再莫提起了！」將平昔待如玉各種好處，如玉與他何等恩愛綢繆，如今如何將他洋錢賺哄過去，跟他父親回歸姑蘇，這一番話，細細告知。賈書甚爲詫異，兩人談得又氣又惱，越談越恨。賈書道：「這總怪你，不該在烟花中貪戀，自惹煩惱，已往之事，說也無益，不必談了。這連日未曾看見宋二兄弟，我們何不到他家，會他

談談。」蕭化答應，關照寫了賬，出了茶館，到了會香里，宋中同小寶住的所在。用手敲門，王媽開了大門，邀請至裏面。宋中迎着，彼此見了禮，賈書請叫弟媳，蕭化稱呼三嫂見禮，小寶只在房內，回敬了一聲。「大爺叔叔」並未出着房門，賈書蕭化深爲褒讚。宋中邀請他二人至客座裏，王媽獻茶裝烟，宋中又叫三媽，在炕上開燈，請賈書吃烟。他三人是幾日未會，談了些套話。宋中問及蘭芬如玉之事，賈書蕭化遂細細告知。宋中道：「這些頑笑地方，雖說是露水情緣，却也是前生註定。他們如今跟人的跟人，回家的回家，賈大郎蕭兄弟若是正看之，心中未免有些不捨之處。據小弟愚見看來，你二公少欠他兩人的孽債，業已還清，從今以後，只作他兩人暴病身亡了罷。」又道：「多日未會，請在這裏便晚飯，你我兄弟談談。」兩人許諾。宋中叫人到館裏，買了幾樣菜。賈書蕭化入座飲酒之間，賈書問宋中道：「甘兄弟回府，至今曾有信息否？」宋中道：「甘兄弟却未曾有信來。前日小弟會見常熟朋友，問及甘兄弟消息。那朋友向小弟說道：『甘兄弟從上海回去，被他父親嚴加責訓，鎖在家內，現在患了一身毒瘡，性命尙不知道如何。』」小弟一聽此話，嗟嘆不已。」賈書道：「此話不知真假，若果是實，甘兄弟設若因毒損命，如此年輕，豈不是這一條命，送在寶珠手內，也不知何往？這種負心人，諒亦歹多好少。」蕭化道：「這纔宋中三哥說，是這些事，皆是前生註定，此言真不謬也。」各自嗟嘆。酒飯用畢，告辭各散回家。時光易過，已到中秋佳節。這日清晨，宋中先往自己家中，拜過父母的節，又到賈書家中賀節。適值賈書在家，彼此見禮，道喜已畢，邀請入座。僕人獻茶裝烟，賈書向宋中道：「賢弟想起甘兄弟在申的時候，你我兄弟幾人，朝朝擺酒，夜夜笙歌，追歡取樂，何等熱鬧。自從甘兄弟動身回家之後，鄒二兄弟爲人陷害，配罪他鄉，黛玉回籍，如玉騙了蕭兄弟洋錢逃回去了。惟有兄弟將弟婦帶了爲妾，算是如了心願，不怕賢弟見怪，家中弟婦，不相和睦，也是美中不足。我那蘭芬窈窕，不念前情，竟是跟人從良去了。他動身之日，愚兄却是朝夕思念，如有所失。後在尊府聽賢弟所說孽債還清那句話，我就恍然大悟，只作他死了，將這肚腸子，一搭斷，並不思想。那知昨晚對着一

輪明月，不知怎樣思想起他來。戲填一詞，取來與賞弟斧削。宋中道：『小弟雖係才疎，到要瞻仰瞻仰。』賈書到書房內，取出一張洒金蠟箋，斗方，遞與宋中細看，只見上寫着：

蛩聲聒耳，桂香撲鼻，孤鴻攪亂心頭。憶當初朝夕，無阻綢繆，倏忽一朝別去，空遺下無限閒愁。鐵馬聲隨風斷續，無了無休思悠悠。玉人一去，只空樓遍處閑遊，不知卿肥瘦。向月遙求，曾見卿卿玩月，心兒裏訴甚情由。可憶及昔時舊友，故園淹留？

右調鳳凰台上憶吹簫

宋中看畢，連聲讚好道：『詞句清新，只見大哥癡情，蘭姐薄倖，妙極！妙極！他既忘情負義，大哥你也不必想他了。』賈書道：『他要算是個薄情中魁首，將這數年，我待他的好處，拋在九霄雲外，跟了個一面相識的，竟是去了。』那個還想他呢？昨宵憶及往事，一時戲筆耳。』二人又談了些閑話，宋中立起身來作辭道：『小弟告辭，還要到蕭兄弟公館賀節，改日再會罷。』賈書道：『既如此，恕不深留，愚兄即刻到府回賀。』宋中道：『不敢不敢。』賈書送至大門外，一拱而別。宋中到蕭化公館拜過節，回到了小寶這裏，叫人買了許多果品，晚間見一輪皓月東升，宋中擺設花菓，焚香點燭，同小寶敬過月宮，擺了果品佳釀，對酌賞月。飲至半酣，小寶道：『我自憐命薄，墮落烟花，曾經看過那上海烟花竹枝詞九十九首，內有一首道：

『枉自朝朝伴客眠，

相逢都是假姻緣；

中秋說盡團圓節，

獨妾團圓不是圓。』

我每年到了中秋佳節這一日，想起這首詩詞來，莫不嘆惜。偏偏去歲中秋沒客，我將這首詩反覆吟哦，整整讀了一夜，越評越有滋味。越恨那作詩人，可謂體察烟花，無不致矣。我自料久老風塵，終無出脫之期，且喜你將我拔離苦海，彼此終身有托。今宵對此明月，不知能常團圓否？宋中道：『你這話，還要說呢。我雖有正室，如同陌路。你既將終身有托於我，正好朝夕相聚，百年偕老，如何出此不利之言？今宵對着嫦娥，如若負心異念，即

如此月」遂取大杯斟滿了酒，敬了小寶一大杯；小寶飲乾，斟了一大杯，奉敬宋中，接過去飲乾。小寶又斟一杯奉上帝道：「今宵團圓佳節，奉敬一個成雙杯。但願你我二人，如月常圓，白頭到老，妾之幸也。」宋中接過大杯道：「誠如卿言。」一飲而乾。宋中向小寶道：「外日你說那酒令文簡意串，今又愛那詩句，諒你必能作詩。今日却要請教，你若不作，罰你一大碗酒。」小寶道：「我強不過，你定要叫我獻醜，請命題限韻罷。」宋中道：「我不知甚麼題目不題目，就如今日卽景，就用你方纔念那首竹枝詞原韻罷。」小寶略爲思索，遂口占一首七絕詩云：

「會夢鴛鴦並頭眠，

今生應合了前緣；

莫將佳節空辜負，

滿樹香醪慶月圓。」

小寶吟罷，宋中連聲讚好，自飲一大杯，又敬了小寶一大杯。二人觥籌交錯，談談笑笑不止，飲至更深。宋中吃得酩酊大醉，小寶伏侍他先睡覺了。王媽將殘殺收過，揩抹桌台，小寶照應門戶火燭已畢，也自解衣上床。今日是團圓佳節，宋中睡了一覺，酒已醒了，二人在被窩裏，幹些俗事，不能細說。一夜已過，次早宋中起來，就覺得有些咳嗽，尚不介意。到了六七日後，吐出痰來，有許多紅星。小寶看見着了急，趕忙叫人請了醫生來，代宋中診視。那醫生說：「是肝腎兩虧，謹防久延，湧吐生變。」立下藥方。小寶立即叫人配了藥來，煽着炭爐，親手煎好。宋中服下，並未見效。一連數日，請醫服藥，皆是小寶殷勤伏侍。日重一日，到了半月之後，宋中又湧吐了許多血，小寶更加着急。每日皆是請幾個醫生來家診脈，斟酌立方。那服下藥去，如石投水。一月之後，又添了哮喘，飲食漸減，起動無力，身體日漸羸瘦，病勢有增無減。宋中的父親，過來探視，回到自己家中，將宋中患病日重的話，向杜氏告知，叫他到小寶這裏來看視。宋中杜氏難拂翁姑之意，喊了一乘小轎，帶着家中僕婦，到了小寶門首。下了小轎，僕婦送信，到了裏面。小寶聞聽，慌忙迎到大門首，看見杜氏，遂喊道：「大奶奶請裏面坐。」杜氏並不回言，小寶遂請到堂屋裏，小寶立刻進房，取出一條紅毡，鋪在地上，道：「大奶奶請上坐，賤妾甄氏拜見。」說罷，就拜了下去。杜氏也不答應，並不還禮。那跟杜氏來的僕婦，看不過意，將小寶攙扶起來。杜氏就在堂屋裏椅子，入了坐。

小寶自己獻茶，王媽裝了烟。小寶趕忙叫王媽拿錢到茶食店裏，去買四盤細茶食，另外再買四包。王媽答應去了。杜氏看見東首房門掛有門帘，小寶方在房門內取紅毡，諒必是宋中的臥室，立起身來，向房內走進。宋中睡在床上，聽見杜氏來了，心中本不歡喜，此刻看見他走進房來，宋中就翻身臉向床裏，假裝睡着了。模樣杜氏進向房來，看見宋中面龐，比從前瘦了好些，遂走進床前，喊道：「大爺，你連日病體如何？今日特來看你。」宋中裝在熟睡，並未响聲。杜氏見宋中這般光景，心中大怒，立即轉身走出房來，却好王媽買了茶食，小寶將細茶食擺了四盤，放在桌上，重新獻了茶，邀請杜氏入座。小寶站在桌傍，恭恭敬敬，將盤內茶食，敬在杜氏面前道：「大奶奶請了點！」杜氏並未吃着茶食，用手指着小寶道：「你這一個狐狸精，我將的丈夫，如今纏得這般光景。我今日到此，一則看他病勢，二則將他交與你了。若是病體好了，與你萬事干休；倘若我丈夫有個不測，你只狐狸精，也莫想整屍首了。」說畢，立起身就走。小寶款留不住，叫王媽點了兩枝安息香，提了四包茶食，交與那跟來的僕婦。小寶送着杜氏，到了大門首，望着杜氏上了小轎，帶着僕婦回家去了。小寶吩咐王媽關好了門，趕緊進內。宋中睡在床上，聽見杜氏在堂屋裏，向小寶說這多好言語，恨不能走至外面，打他一陣，無奈病體，行走艱難，自己睡在床上，又氣又急，連聲喘哮，險些伸不出氣來。只聽得杜氏已經去了，掙了半響，纔喊了一聲：「四娘！」却好小寶走進，聽得喊叫，趕到房裏。宋中向小寶道：「我家那不賢，適纔在房裏，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話，得罪你。諸事還看在我分上，不必忌憎他罷。」小寶道：「大爺，你這話說錯了！大奶奶到此，適纔所說幾句話，並非無理。我何敢怪他！平心而論，就是我的丈夫，久不回家，如今在外面，染了病，我到那裏看見丈夫病重，走到床前喊你，你又不睬他，就是我也要生氣，說這些話的。你趁早不必生怒，保重自己，但願你病退災消，我就是日日被大奶奶責罵，我總是情願的。」宋中聽了小寶這話，愈加敬重小寶賢淑。再說蕭化賈書因宋中病在家中，時常到此時候，與小寶見了面，不過互相請教一聲，並不多說一語。宋中病勢日增，小寶每日清晨，坐小轎到各庵觀廟宇，



求仙方，求籤問卜，遍請名醫診視，親自煎藥，煎湯製備各種飲食，與宋中滋補調養，晚間伏侍宋中睡熟，小寶即到夜靜，在天井內，望空擺設香案，焚起檀香，跪到塵埃，向天祝告道：「女弟子薄命，墮落烟花，幸遇宋郎，拔離苦海，終身依附。那知他染患怯症，延醫服藥，全無效驗。女弟子隻身一人，上無父母，中無姊妹，下無兒女，絕無罪礙，情願以身代死。只求保佑女弟子夫主，病退災消，好讓他上待父母，下接宗支，庶不致宋門絕嗣。上蒼憐念女弟子一點誠心，女弟子雖死無恨！」一面磕頭，一面哭泣，每日在地上跪求，頭顱上面，血皆碰出，不顧疼痛。直等到宋中一覺睡醒，在房中呼喚，小寶方纔立起身來，進房遞茶遞湯，真是晝夜無眠。不知宋中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 短命郎檢券遺囑

#### 癡情婦服毒捐軀

話說宋中的病勢，日重一日。到了三個月的時候，臥榻不起，小寶遍請了名醫，來家診脈，總說是脈象甚小，大事難保。衆醫生彼此推諉，不肯開方。小寶再三跪求哀告，大衆商議，勉強定了一個獨參湯的藥方，拿了藥金，錢，衆醫生上轎去了。小寶趕忙拿出銀子，交與宋中的父親，宋同，到人參店內，換了人參回來，用參吊煎好，小寶親手遞與宋中服下，也無效驗。這一日晚間，宋中的父親，總回家去了，宋中叫小寶，將盛券約的拜匣，取了出來，放在桌上，喘吁吁的將拜匣揭開，將內裏許多券約，逐張查明，向小寶道：「我因一時糊塗，不合將你帶了回來，實指望與你天長地久，那知我命祿已終，使你半途而廢。這些券約，是我數年辛苦，同你的本錢，全上這些紙上，所有借出各戶，如今計算起來，已有五六百金。我已早知病難痊愈，我將這些券約，後面總皆註明了，各欠戶的住居，作何事業，喜得你認得字，可以一看便知。今日趁我有口氣，在將這些券約查出，一并交付與你。我死之後，諒必我家不賢婦，何能容你？萬事總還要你忍耐，等我出殯之後，你趁此年輕，選一個少年誠實之人，你有了這

些券約，慢慢的將本錢索討過來，也可以彀你下半世過日子了。我這病了數月，可憐你煎藥捧湯，晝夜無甯，殷勤伏侍，日夜焦愁，枉費你一番辛苦。你我只有這點情緣，俗語道得好，大限難逃。你須自己保重，不必想念我了。」宋中說話之間，止不住兩目墮淚。小寶聽得這話，心如刀絞，哭得噎咽不出聲來。又恐過於哭泣，惹得宋中要更悲傷，只得忍住哭泣道：「大爺你自己要保重病體！只求皇天有眼，保佑你一個筋斗，打了過來，等了災消，生個一男半女，以接宋氏一脈。倘若你竟有甚麼不測，想我生來命苦，幼喪父母，墮落烟花，幸虧你將我提出火坑，實指望終身有托，白老頭來，那知半路分離！正所謂頭醋不酸，徹底皆薄！我如此命苦，還想另嫁甚麼？我說在門中苦守，不怕你大爺見怪，你家大奶奶怎肯容我？我已想定主意，你若一日我將拋棄下來，我無兒女，絕無掛念，我必追隨地下，與你同到陰司，百年相聚，豈不勝似在這世間受罪麼？」宋中聽說這話，疑惑是怕他傷感，說這幾句暖心的話，微微笑道：「年紀輕輕的人，不必說這些歇話，你現在年尚少齡，正好另配一人，享榮華，受富貴的日子，還在後呢！你快些將券約收在拜匣內，我要小解了。」小寶忙將券約收於拜匣裏面，取了過去，喊王媽進房，兩人將宋中攙扶下了床來。小寶代他褪褲腿下，坐在淨桶上小解過了，將底衣穿好，扶了上床。只見宋中哮喘不止，那頭臉上汗如雨下。小寶趕忙用手帕代他揩汗，叫王媽取了獨參湯，與他服下去，方纔氣消，漸漸平定。服侍他睡下，小寶又到天井內，焚香祈神，整整哭了一夜。到了次日，見宋中的病勢，有增無減，日漸沉重，大約光景，大事難保；悄悄同宋同商議，辦後事，代宋中沖喜。小寶拿出洋錢，交與宋同，到材板店內，看妥了枋子，講明價目，令將棺材合成；又買了衣料，將裁衣喊來家內，代宋中做了壽衣。各事辦得齊齊備備。這一日，宋中更加沉重，昏暈過去幾次。小寶是哭得死而復甦。宋同看見兒子這般光景，諒無多日纏綿，叫人往自己家中送信與杜氏，叫他前來。杜氏聞知此信，向着那來人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太太，你家那大爺，他沒有我妻子，我也沒有他這丈夫。我前日好意，到他那裏去看他，誰知他伴爲不知，反將臉向床裏，假睡着，連話也不與我說一句。」

他既無情，也難怪我無義。此刻叫我到他那裏去，無甚話說，索性等他嚙了氣，我去領孝就是了。」那去的人，唯唯答應，回轉來，將杜氏這番言語，回覆了宋同。老夫婦聽得氣的目瞪口呆。宋中睡在床上，小寶坐在床邊，時刻不離。此刻望着宋中，看他連話總不能說了，四肢發冷，湯水不能下咽，只剩了微微一絲氣息，奄奄待斃。小寶見宋中光景，不得遠了，遂假詞向宋同夫婦道：「太爺太太聽稟，我看大爺這般光景，今夜大約難保。你兩位老人家，可趁此時沒事，回家去，家裏事件料理清白，再到這裏。今夜你兩位老人家，不能回去了。」宋同夫婦聽了這話，不錯，即回家去了。小寶等他夫妻去後，遂假說氣疼，叫王媽沾了四兩高粱酒，拿到裏面，向王媽道：「我氣疼得緊，我想吃兩杯酒，留在床上歇息，你不必進房驚動我。你在堂屋裏，照應炭爐上粥吊，恐其大爺醒來要吃。」王媽想是小寶日夜辛苦，真要歇息，遂連聲答應。小寶在房中，開了箱子，將自己平昔愛穿的衣服，總皆穿換了起來，又換了新裹脚，襪套新鞋，將筆墨硯瓦取來，放在房中桌上，將墨磨濃，又取了一張竹紙，放在桌上，自己坐在几上，凝神思索了一回，提起筆來，在竹紙寫道：

「妾命不辰，生逢惡宿，椿萱早喪，姊妹凋零，悔落烟花，慚言家世；緝如逐浪桃花，宛似隨風楊柳。迎新送舊，備嘗艱苦；覆雨翻雲，反還宿孽。幸遇宋郎，拔離苦海。夫與糟糠，仇如陌路；妾雖側室，寵佔專房。人以爲樂，妾反生愁；恨乏調和之帶，甘受誹詬之言。自謂終身有托，滿意白首有期；奈因人難強命，郎染膏盲之疾。徒用參苓罔效，妾思誠可通神；妾秉齋戒之虔，那知天地無靈！諒來共枕共衾，夙緣已滿；何妨一棺合殮，夢兆先徵。連理枝枯，何須下斧；鴛鴦笺折，不待張弓。郎已待斃，妾豈偷生！欲踐共死之盟，難免輕生之誚。惟慮郎若先遊，素聞陰界崎嶇，我郎病履維艱，何堪行走。莫如妾竟先逝，縱然冥途跋涉，賤妾年力正強，尚可扶持。挽手共向枉死城中，先將今生孽債勾除，俯首同登森羅殿上，再乞來世姻緣永締。人與世辭，言無可訴，淚隨筆聲，情寫於詩。」

## 永訣行

遊絲萬丈從何起？隨風飄蕩無定止。妾家本籍住蘇城，窮質無依失怙恃；宛似柳絮逐狂風，不啻桃花隨流水。堪憐薄命犯桃花，不工針黹習琵琶；一朝墮落申江地，陷入平康自嘆嗟。無辜打入煙花劫，見人猶自羞怯怯；送舊迎新夙生因，朝雲暮雨今生孽。煙花自謂老終身，不期而遇脫風塵；自慚獨佔專房寵，愧對家庭結髮人。爲他反目妾嘗勸，若得聯和我情願。奈何執意不相依，使我終朝心愁悶；夫視精糠陌路人，妾被旁人多議論。朝朝暮暮勸不來，月夕花辰強笑過。回憶中秋對月明，我郎飲酒妾吟哦；人生樂事不可極，從來樂極必生魔。歡娛未盡生煩惱，我郎病染竟難好；延醫服藥病轉增，拜斗祈神空祝禱。滿鬢白首可齊眉，夢兆鴛鴦宿水涯；可憐一彈傷雙翼，猶是同棲尙不離。眼看床上呻吟態，膏盲病重已垂危。冥路崎嶇徒走難，我郎病重怎能移？莫如先向歧途守，扶郎挽手入陰司。任人笑我太情癡，我惟癡情不是癡；世人癡情癡不盡，我今癡情無所遺。已效鴛鴦同日死，來生願作連理枝；私囑良工取大木，剖一巨棺同郎宿；妄非不作未亡人，怕對孤燈守孤獨。吁嗟乎！妾今作此永訣行，吟成一字一聲哭！

小寶題畢，將筆仍放在桌上，又低低的吟了一遍，不覺淚如泉湧，又不敢哭出聲來，恐王媽聽見要問。小寶立起身來，將宋中存在家內，預備賈書們到此好開燈，與他們吃的，所剩四五錢鴉片煙，取了出來，和在高梁碗內，望着宋中，仍是昏迷不醒。走近床前，用手摸着他，四肢冰冷，面上冷汗如雨，遂喊了幾聲：『大爺！大爺！』宋中全不知覺，料想他命已垂危，萬無生理，心中說道：『大爺！你且緩走！等我這苦命人兒先行。我在門首等候着你，你病體難行，讓我攙扶着你一同行走。』就將那鴉片烟相的高糧酒碗，揣在手內，就着口，一氣兒吃了下去，將碗棄在旁邊，走近前床，睡倒床上，與宋中並頭共枕而臥。王媽在堂屋裏靜坐，望着火爐，有好一刻工夫，不聽見小寶說話，疑惑是日夜辛苦，此時睡着了。遂悄悄走進房內，只看見小寶週身換了新衣，倒在床上，心裏就有幾分

生疑；忙趕走至床前，喊了幾聲「四奶奶！」但看小寶臉向床裏，並不答應，更加疑惑；隨即各處搜尋，在床下尋出一個茶碗，內有鴉片烟迹痕，拿在鼻子前一聞，又有高糧酒味。王媽方纔明白，知道小寶吃了鴉片烟下去了。正在忙亂，却好宋同夫婦來到這裏，王媽將這話告知夫婦，兩人聽了着急，叫人去取糞清，買隻白鴨去了。宋同一眼看見房中桌上，有張竹紙，上有字跡，忙趕取來一看，他雖是習武，亦頗通文墨，且善作詩，遂從頭至尾看畢，不覺兩淚交流，向他妻子道：「四娘有如此敏才！今日矢志殉夫，可算烟花中第一人，也亦是我宋門之幸耳！」正說之間，那去的人已將糞清取來，又買了一隻白鴨，當時宰殺，取了鴨血，同着糞清，來灌小寶。那知他牙齒咬得緊緊，不肯張開來；宋同的妻子同王媽用力將小寶捺住，硬向他嘴裏去灌，纔到了唇邊就吐，當面亂噴，仍是未能灌得下去。忙亂了半日，可憐小寶腹中煙性發作，在床上滾下來，又將身爬上床去，鬧了幾個時辰。到了傍晚時分，小寶嗚呼哀哉，過身青紫，七孔流血而死。小寶死的那時候，宋中喉嚨裏的痰，望下一沖一突，兩人在一個時辰，一齊噓氣，正是：

癡情男女同時死，一對癡魂赴冥司。

宋同夫妻，見宋中小寶二人皆故，撫屍大哭。趕着叫人家去喊杜氏，又着人分頭送信，與各親友諸親友，同賈書齋化衆人，一聞此信，紛紛前來探喪，聽得小寶殉夫，大爲罕異。宋同又將小寶遺筆永訣行，取出來與衆人看；衆人莫不嘆息。時有好事者，抄傳出去，茶坊酒肆，作爲奇談，且自不表。再說杜氏見家人去送信，已知丈夫身故，並不傷心，叫人喊了一乘小轎，到了宋中小寶這裏，下轎進內，走進房中，看見宋中與小寶屍身，睡在一床，心中大怒，趕忙喊人將小寶的屍首抬下床來，拖放地板之上。杜氏假作悲聲，哭道：「呀！你將家中神爲路人，終朝貪戀着這個狐狸精，將你纏出病來，死在這裏。兒女全無，叫我有何依靠，如何是好？」說着，披了麻，領了孝。看見小寶週身穿的新衣，遂叫跟他來的老媽，將小寶穿在身上的衣服，全行剝下，賞與這老媽，叫老媽身上所穿的破

衣脫了下來，代小寶重新替換起來。杜氏正鬧之間，宋同已叫人往材板店裏，將代宋中合現成的棺材發來；另外又買了一口十二段圓花棺材，抬了家來，准備與小寶收殮。兩口棺材，纔抬進門，杜氏看見有口棺材，是收殮小寶的，就大哭大鬧道：「這個狐狸賤人，將我丈夫活活纏死，還不速速將他的尸首拋棄荒郊野外，好讓豬狗嚼他的，大鷹吃他的心肝。如今拿多少洋錢裝他，他還沒有這個福氣呢！」杜氏叫人將這口棺材還店裏。宋同夫妻勸說不依，急得又氣又哭，親戚中女眷太太奶奶們，向杜氏道：「人死無仇，大奶奶家，還買棺材施捨與人。此刻已經買了，抬到這裏，那有抬去還的道理？你只當做件好事，由他去罷。」杜氏道：「我是不依的，將這口棺材退去，我就一頭碰死，讓我先睡在這口棺材裏面，待我眼閉脚直，聽憑買杪枋把他，我不看見，就不氣了。」說着，杜氏在棺材碰頭打滾，潑鬧無休。衆女眷見他不賢，由他碰鬧，並不拉阻。宋同恐怕杜氏認真尋死，忍氣吞聲，趕着仍叫抬棺材來的人夫，將這口棺材抬回店裏。杜氏的胞兄杜富餘，硬自做主，叫人仍在材板店內，買了一口五底棺材前來，趕忙先將小寶收殮。宋同憐念小寶盡心伏侍宋中，矢志殉夫，本欲將他棺柩，供在一處，待得出殯之後，一同抬入祖塋合葬。今見杜氏如此潑鬧，不便將小寶棺柩在家停供，只得叫人送至西門外，在斜橋的西首，買了一塋墳地，先將小寶棺柩抬去埋葬。然後叫了僧道陰陽，將宋中入殮，停在所住房子內。親友候了殮，衆人拜畢各散。時人因小寶，本係青樓女子，有此烈情，捐軀殉夫，直煙花中罕有之人，第一奇事，遂作了七言古風詩一首道：

「妓女本是章台柳，縱或從良難得久。誰見從良能始終？四娘殉夫世罕有！可憐昔日落平康，月媚花嬌淺淡粧；歌聲瀝瀝欺鸚鵡，舞態翩翩引鳳凰。花枝十年推年少，花柳場中色藝妙。狂且愛色兼愛妓，不惜千金買一笑。自與宋郎初定情，矢志從良遂結盟。欣然超出風塵外，日日惟聞獅吼聲。嬌姿弱質遭凌虐，無處能求療妒藥；狂風亂舞楊柳飛，急雨摧殘桃花落。慵拈脂粉雙淚痕，忍辱含愁歲月昏。淒涼寒夜難成寐，寂寞

幽窗欲斷魂。紅顏一命薄如紙。宋郎怯病竟不起。殷勤侍藥又侍湯。拜斗祈神願代死。苦郎病已入膏肓。私囊盈餘盡付將。囑咐青春須改嫁。答說郎亡妾也亡。暗將酒釀和鴉片。吞入咽喉顏色變。滿拚一死不惜身。情愿來生作姻眷。人情竟有兩情癡。生同衾枕死同時。晝棹驚散鴛鴦鳥。利斧分開連理枝。鴛鴦驚散連理折。夢斷三更寒月缺。吁嗟乎妓女尙知從一終。愧煞良家人改節。

其時亦有人以此爲題。紛紛唱和。難以贅敘。再說宋同。因小寶爲他兒子捐軀殉夫。又未有好棺衾收殮。心中甚是不忍。等待宋中百日出殯之後。邀請了地保鄰友。開具事實冊結。聯名具詞。同到上海儒學。並上海縣。暨各衙門。來代小寶呈請旌表。不知准與不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 遵國法犯罪發配

#### 沐皇恩烈婦入祠

話說宋同因小寶捐軀殉夫。心中欽敬。遂邀請了地保鄰友。同到上海儒學。並上海縣衙門。遞了公呈。學官同知縣收下呈子。只過了數日。批准。加了勸語。備文申詳松江府。江海道。江蘇布政司。他們接到詳請。也各加了勸語。轉詳江蘇巡撫。江蘇學政。兩江總督。三院會題請旨。宋同接得各縣批詳。就用黃紙報條。寫着『三院會題請旨旌表』八個大字。貼在自己家大門外兩傍。專候恩旨消息。暫且不表。再說鄒武收在上海縣監獄之內。已經一載有餘。這一日。江蘇巡撫衙門那裏備了文書。轉行到上海縣。令把鄒武即日發配起解。知縣接得火牌。立即叫卞經承辦了長文短文。簽批撥了兩名解役。無非張三李四。次早委捕廳衙門點解。發了提監票。與解差到監獄提人。鄒武昨日已知兵牌到了。預先送信回家。此刻聽見提到。就將行李。以及衣服。帶出監來。解差將鄒武帶到捕廳衙門。伺候捕廳陸堂。點了鄒武的名。驗過錄拷。給散過了口糧錢文。將兵牌短投文封固。發交解差。捕廳退堂。兩名解差。帶着鄒武出了衙門。喊了一名挑夫。代鄒武挑着行李。一同出了南門。到了城外。鄒武妻子王

氏帶着兩個兒子——大的今年十二，小的年方十歲——同王氏兩個胞弟，早已站在路口守候，迎着鄒武。他兩個妻舅，請邀鄒武，同兩位公差，到一個清淨飯館，一同進內。兩個妻舅陪着解差飲酒，鄒武與妻子王氏，另在半邊。鄒武向王氏道：「拙夫不才，貪戀烟花，因而結怨，被人設謀串害，犯罪他鄉，累你青年獨守孤幃。」又指着兩個兒子道：「這兩個畜生，年尚幼稚，須要賢妻嚴加教訓，勤讀詩書。他日長大成人，須要習正，不可讓他們到那些烟花場中走動，他們如若不受教訓，賢妻可將拙夫今日這般光景，告訴他們，作為榜樣。拙夫此去，諒必不能還鄉，若要相逢，除非等待來世。家中各事，一切拜托。拙夫此刻方寸皆亂，不能多囑。」說着，兩目中紛紛落淚，王氏同兩個兒子，總哭得天昏地暗。王氏忍着哭泣道：「家中各事，大爺不必心焦，做妻子的盡力撐持，但願你此去一年半載，遇着恩赦回來，好骨肉團圓。路途之間，自己保重，一到了那裏，務必寄封信回來，好讓我做妻子的放心。」談畢，又哭。兩個妻舅，走了過來勸說，二人方纔住哭，安慰了鄒武一番，將鄒武拉入了席。鄒武向他兩個妻舅道：「二位賢弟，愚姊丈家中，一切拜托，兩個外甥，全仗二公管教他。」二人道：「老姊丈但放寬心，弟等無不盡心照應，路途保重要緊。」勸着鄒武，同兩個解差，吃了酒飯，會過飯錢。王氏將四季衣服，盤費銀兩，皆交與鄒武，隨將銀兩收在隨身，將衣服箱子，交與挑夫挑着。鄒武夫婦依依不捨，怎忍分離？兩個解差的再三催促，鄒武硬着心腸，同着解差，押着挑夫，出了飯店，走未多遠，後面是賈書蕭化二人，纔得信趕來送行，向鄒武說了許多安慰言語。各人送了程儀，洒淚而別。衆人望着上路去了，賈書蕭化進城，分路各散。王氏同兩個兒子，望着鄒武去遠，不看見了，又大哭一場。兩個兄弟勸住，同進城，回歸家內，教子持家，不在話下。再說督撫學三院，接到江蘇藩司申文，遂會銜具奏，殿旨發下禮戶二部，議明覆奏。皇恩浩蕩，奉旨依議，准其入祠，給帑建坊。部覆出京，轉行下來，文書到了上海縣衙門，知縣接奉上憲公文，差人將宋同傳去，當堂將帑銀給交宋同領回。那建坊的帑銀，本是三十，扣去各衙門使費，所餘的銀兩，宋同具了領狀，領回家內，自己添了銀兩，購料雇匠，興工建造牌坊。又



預備了執事，儀仗，亭子等物。諸事辦齊，選擇日期，准備迎請牌位入祠，預期通知親友，賈書蕭化，各親友聞信，總皆送了賀禮前來。到了這一日，早見街坊有許多男女觀看，擁擠非常。再說宋中的表弟穆竺，住居百步橋南首穆家莊，在家農務，娶了妻子，如今生了兒子。正欲來申，到興勝街首飾店，兌換銀鎖銀鐲，與兒子帶，却好宋同，着人報迎牌位入祠的日期，到他家內。穆竺的父親，隨即備了賀禮，就叫穆竺到申，一則到宋府賀喜，二則代孫子兌換鎖鐲。穆竺歡歡喜喜，更換新帽新衣，新鞋新襪，直奔上海而來。走到大南門裏頭大街，只見男女紛紛，擁擠不堪。穆竺不知何故，只得站在鋪面門首，只聽得一捧鑼鳴，兩對紙糊篋絲高燈，上貼着『奉旨旌表，恩准入祠』紅黑字，有幾對硃砂漆凸金子銜牌，上面是甚麼『候選儒學，某科武舉，候選營分府，候選縣副堂，例贈孺人』還有兩對『肅靜迴避』牌，四面飛虎清道旂，文武職事，又有兩對紅字黃牌，寫着『奉旨旌表，恩准入祠』有許多儀仗，一把金頂黃綾傘，一柄畫龍黃遮陽，四首提爐，香烟飄渺，後面八個人，頭帶紅頂木黃涼蓬，身穿黃布號衣，抬着一架黃亭，內設香案；後有軍牢衙役，紅傘綠遮陽一對，銀瓜鼓手鼓吹，奏樂吹打；又有營裏朋友，騎着四匹對馬，一個武職小官，頭戴金頂幃帽，身穿補褂，騎着馬，引後面四首艾爐；有許多親友，衣冠楚楚，各持萬壽香，搖搖擺擺；又有兩名家人，提着一對大圓明角提燈，上寫『例贈孺人』；復有四名夫人，頭帶沒纓紅涼蓬，身穿青號衣，抬着一架紫檀雕花亭子，四角掛着小方玻璃燈，內裏供着牌位，是楠木天藍字，上寫着『奉旨旌表節烈，恩准建坊入祠，例授登仕郎，心明宋公淑配，甄氏孺人之位』。亭子後面，有許多後擁執事。這亭子方纔抬了過去，就有許多看熱鬧的閑人，紛紛議論。有人說道：『方纔這個亭子內牌位，是個吃把勢飯的妓女，名喚小寶，非獨矢志殉夫，且有才情。我讀他那永訣行，真令人傷心感歎！這要算是烟花場中，出類拔萃第一人，也可憐死後，連好棺材，好收成總未曾有！今逢盛世，皇恩浩蕩，名傳千古，也算是死後風光！』又有人說道：『世間婦人吃醋，我不知見過多少；從來未有見過這宋中妻子。丈夫在日吃醋吵鬧，只也罷了；及丈夫已經

死了，他還遷怒與小寶，將他屍身所穿衣服，全行剝脫下來，不與裝殮，不許用好棺材。如此的狠毒，普天之下，可算這宋大娘是個醋中之魁首了！今日小寶如此風光，這宋大娘將來，却不知他怎樣收成結果呢？又有人說：「姓宋的若不是貪戀烟花，與這個粉頭迷戀，也不致於將家中結髮夫妻，拋在家內獨宿孤眠，因此杜氏與丈夫終朝吵鬧。宋中與小寶賃房，另住在外，竟將杜氏棄為陌路，絕不聞問。如今兒女全無，豈不是宋氏門中，從此廢宗絕嗣？」聖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足見貪戀烟花之人，要算世間大不孝之人了。」又有人說：「據你們所談，烟花場中，那些粉頭，皆係花言巧語，哄騙人的銀錢，害男子們為色所迷，夫妻反目，傾家蕩產，損財喪命。這粉頭之中，竟沒有賢淑的好人。今日所迎這牌位，不是妓女從良，捐軀殉夫的吗？」又有人說道：「據你說，他是烟花場中出類拔萃，賢淑好人。據我說，若是姓宋的不貪戀烟花，將這妓女小寶帶出來從良，另自住家，終朝貪戀色慾，也不致於將身體勞碌，染弱症而吐血死了。說到歸根，這烟花場中，究竟還是不到為佳。」衆人你一言，他一語，正在辨白不清，忽見又一人，年約五十餘歲，髮白齒脫，面容枯槁，拍着手掌，高聲作歌道：

煙花好！

煙花好！

三朋四友邀約了；

進門只說打茶圍，

兩次三番熟識了。

煙花好！

煙花好！

綠綠紅紅看不了；

任君平日吝銀錢，

一到煙花肯用了。

煙花好！

煙花好！

大曲小曲聽不了；

朝朝擺酒夜笙歌，

不覺被他迷住了。

煙花好！

煙花好！

蜜語甜言差放了；

衣服首飾與金銀，

這樣那樣辦不了。

煙花好！

煙花好！

越是情癡越壞了；

昨宵枕上說從良，

今日另跟別人了。

煙花好！

煙花好！

被他迷湯灌足了；

不怕花費許多銀，

誰見粉頭嫌多了？

煙花好！

煙花好！

戀情刻刻難離了；

朝朝暮暮不回家，

妻子猶如陌路了。

煙花好！

煙花好！

財盡囊空錢盡了；

百般恩愛許多情，

一旦無錢臉變了。

煙花好！

煙花好！

風流毒兒沾染了；

眼殘鼻爛破頭顱，

毒若深時命喪了。

煙花好！

煙花好！

我被煙花迷久了；

從今跳出陷人坑，

不受粉頭欺哄了。

這人口裏歌着，手掌拍着，一面笑着，一面走着，似癡若癡，引得許多閒人，跟隨在後，越聚越多。那人走過打狗橋，向東首四馬路而去，在人煙輳集之所，忽然一陣清風，那作歌之人，杳無踪跡，衆人不覺大異。有一人道：「方纔這作歌之人，我却認識他，姓過名時，字來仁。平昔最喜的煙花場中，擺酒住宿，終朝迷戀。今日不知他，因何拍掌作歌？想必是那一個妓女，哄騙氣悶急了，得了瘋疾。你們可曾聽見他歌的甚麼？」好了好了！我想天下事情，人生在世，總是一好就了，那煙花場中，越是要好，越了得早。如今這過來仁，不知他跑到那裏去了，且待送個消息。」這人說畢就走，趕忙到過來仁家內送信，那過來仁的妻子兒女，聽了此信，大驚，謝過只送信的人，趕忙着人分頭四路找尋，多日並無踪跡。只等待在下，因日後迷失路途，誤人自迷山，才知過來仁隱居深山，已經成仙，贈了在下這一部海上花魅影。那書後，更有七言絕句詩四首：

其一

搜場吐血枉勞神，

風月須知莫認真；

寄語青年佳子弟，

撰書却是過來仁。

其二

爲何相好喊冤家？

淫孽冤家報不差；

若再貪淫重作孽，

冤家復又把冤加。

其三

那曉煙花煙裏花，

烟花窟裏竟爲家！

一朝花謝容顏散，

怎樣收稍結大瓜？

其四

卅年日日步平康，

關過烟花夢幻場；

編敘一書聊警世，

說荒唐也不荒唐。

